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七一冊目次

紹聞堂精選古文覺斯定本十卷(二)

〔清〕過瑛輯評
清康熙十一年紹聞堂刻本

一

元明八大家古文十三卷

〔清〕劉肇虞輯評
清乾隆刻本

二八五

紹聞堂精選古文覺斯定本十卷（二）

〔清〕過瑛輯評

清康熙十一年紹聞堂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孝文皇帝
是說秦之強如此此受
請服至于微弱之君直獻
是說秦之強如此此受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孝文王昭襄王子昭襄王孝文王于即始皇父也
王雖嗣前烈然享國之日不久故國家不及見其強及至
唯之孝此鋪叙作過文不好落空故帶筆點綴二王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棣楸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孝公惠
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他時周分爲東周西周周
孝王封弟桓公子河南是爲東周周君而以洛陽爲西周
日二周桓公至短杖也桓公南走枝也皆言周衰也及
始皇其強愈盛舉孝公以六世之餘業一旦奮發而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四
四
紹聞
之振舉天下之長策而御宇內因先世吞二周之舊
蹟而滅六國之諸侯廢當世至尊之位而控制乎上下
四方之六合應天下不服執棣楸以鞭笞之威聲振動乎
四海而具強爲何如按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
年滅東周則吞二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
間勿使誤認始皇事
君侯皆繫頸委命下吏
百越謂越有百邑也侯同衛秦之
始皇則取百越之地分爲二郡一以爲桂林一以爲象郡
致使百越之君侯首不敢仰視自繫其頸以委其命汗
官下吏此在六國之外乃使家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林南之國服其威如此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既振威于南遂從
中于北乃使其將
蒙恬起築長城以爲籬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
始寧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
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士受秦之
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當此天下已定之時，推始皇之心，自以爲獨中外此之固。金城千里之固，可爲子孫帝王萬世之基業。一強不再弱矣。又何所慮哉！此段寫自以爲只此幾句，乃真是始皇既秦之過，看來秦通亦只是一味太愚更無別說。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殊俗遠方也。謂既沒之後，餘威所至殊俗猶爲之震驚，看下文又然而陳涉四子。

然而三字，筆勢昂作大轉。然而陳涉纔觸繩繩之子，呾隸之人而遷。此是再帶一句。

陳涉之徒也。陳涉名勝，二世元年起兵，莫聞以足妻爲竄。陳涉既非徒，謂涉曾遣戍漁陽也。始皇之餘威若此，縱使豪傑將相，誰敢便生異心？然而陳涉何人，不過楚編戶之民，爲氓作隸之人而東遷西，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徙之徒至微賤也。

陶朱猗頓之富。察其才能，且不及中等之人，至庸愚也。考其品行，非有仲尼墨翟之賢德，足以服人也。問其貲財，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財可以聚衆也。按范蠡相越滅吳，泛舟江湖，止于陶朱，姓名爲陶朱自號陶朱公。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論秦論六。

以爲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之閒，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富，則棄明書寒賤，朱公富往問術，公曰：子欲富，黃金覆生，乃適河東大畜羊。子猗頓之南，無息不可獲。計十年間，貲蹻足行伍之閒，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

以夜。

羣行伍軍中也。倡音出，倡起。聚起也。阡陌田間道路也。南。

北曰阡，東西曰陌。罷同疲，將去聲。揭高舉也。羣音盈，羣也。

景同影。言涉既非其人，又無其資，宜其貧賤終身矣。不意馳驅行伍之閒，驟起田野之內，所幸者盡疲弱之卒，所將者幾數百之衆。即此數百疲弱之衆，皆秦之衆也。以秦之衆轉而攻秦，苦無鋒刃而斬木以爲兵，苦無旗幟而揭竿以爲旗。吾方悲其不量力爲天下笑，孰知天下附和者如雲之集，天響之應，聲通軍餉者如形影之相隨，不知凡幾。

者陳涉不遇夫耳爲首倡而作難遂至上朝隨之而造
亦就于楚人項羽之手爲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施仁義不知攻守之勢不同所以敗亡通篇結
此在
過商侯曰仁義不施攻守異勢是一篇對秦主意抑妙
在蘇過一過于趙萬言只是論秦如此之強又于趙萬
言只是論陳涉如此之微正不知過在何處後一點融
冷人豁然遂覺始皇張暴不仁并吞不義其過迭不可
言

治安策序

賈誼

時天下初定制度疏濶匈奴侵邊諸侯王皆為逆謀誼數上疏陳事多所匡建故曰治安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先自出其目立通篇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先駁倒時論也此段入論本末舛逆首尾衝突詳訂百文覺斯定不

九

紹開堂

此段入論本末舛逆首尾衝突詳訂百文覺斯定不

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為樂十二願時所立其制簡朴指顧而成之故建久安之勢或長治之名此段歷舉治安之效欲動之六親父每兄弟妻子也以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此言為治者德在祖宗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幸愛也此言為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此言為治者德及後世以陛下之明達此句暗文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暗自許至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具為治之資素預也至此序已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詳訂百文覺斯定不

家山治安策二

一

紹開堂

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亡同無此段言所過商侯日本未詳明首尾諸實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特其明日張胆無所忌諱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也

論務農積粟

貫讀

[illegible]

之才以有七年之旱無聖人之世亦不能無旱
吳彭祖此天行之數也
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
以之
兵旱
臣受天下大患
罷夫羸老易子而歸其營
能發督卒舉而爭起矣
易之乎
詳訂古文
不能也
下之大命
危存亡之所繫
亦何事不可爲
如下文所云也
何招而不至
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
於農使各出力耕作
爲衣食之資著同著
長謂雖錢之功者
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
爲此廩廩也
窮爲陛下惜之

又以能爲不爲致惜望文帝必行也
過商侯曰此適合貴稟論參看然務農更在貴粟之先
里免賈誼爲韓妻之文帝開籍田以勸百姓其於兩人
之言均有感耳

羊丁丁之墨片三六 未日論務農積貯三三 召月三

正之暇
立足人
加奇平
正起幾句

至言

賈山

漢文帝時日食下詔求賢有願陰候騎士費山見
文帝與近臣射獵恐妨害政事乃止書論善治亂
亡之理名曰至言者
明其言之切至也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者臣

山是也謂人曾有是言向所歸而慕之者臣今日願效其人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

借秦以爲諭以韓學恐其過自非歸已唯陸少加意

焉此段是一篇文字起法妙
冒然在奏疏中則爲變體
大有衣冠帶之上也貧賤

爲帶無節中。僧身於內。故宅於外。而後世不絕。息衣之。

以形下文秦始皇不能長有天下意

如士族下位貴族之子弟。或文。順貌也。敏。

數其吏餼之由。竊恐又二官不。賄貪道。賄貪取也。重。平。增錢。增加之。又加也。數。有。姓。王。罷。任。謂。役。事。罷。音。

征采不時也。言軍機之
也。此言差者。長于進學。答
言者赤色也。犯罪者衣

役之冬 赤白 言被罪者序等皆使

夫大諄呼天

下德者陳勝是也。大呼首先倡亂也。陳勝即陳涉。是秦

非徒如此此止如起咸陽而西至咸陽宮名雍州卽京兆府

泰孝公所居離宮三下，離宮卽行宮謂于別處。鐘鼓起猶白，非常所居也。三百言多也。

帷帳不設而具凡音樂之器牀第之飾又爲阿房之殿殿

收於上三
心驚食諸侯
歟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之
臣聞忠臣之身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忠臣之事君
道其過而臣之謂不明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忠男思地之號者雖有善德不能生焉
意同達比于之不
生於瘠薄之地影下江皋河嶺
大者偏生于肥
影下勢競雲霧之匹藥于明君
詳訂古文覺斯
卷四
者夏商之季
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
用
臣也皆以強諫死此是善無不能生者
文王之時豪
傑之士皆得竭其智
智得盡其力此周之
所以興也
臣也上
是第一段復申自己盡忠竭忠之
不君之仁者善養
是第入欲君之納其言也上引喻起
此亦用喻
雷震
擊無不摧折者
折音舌
萬鈞之
所歷無不糜滅者
碎也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
重非特萬鈞也
更重于萬鈞下無不畏懼故往往不得
開通失然其主庸君亦只在此處
關道而求諫和顏色
別晉山論此蓋為下文周恭張本

而受之周其言而顯其身上猶忍而不故曰品類是

使之直言無忌又和顏悅色虛心聽受其言可謂即極而

行之而且朝以官議舉幽其委而等之之上猶忍而不

或謂其言不義迺況於經欲遂行見其過而忍之

縱欲以自快多暴以凌人惡之以此滅之以此則難有

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能折者哉如之以此則難有

尋常之人無倫矣即使智勇如孟賁之勇如孟賁之勇

此則人主不遇其過失矣弗謂則社稷危矣使人者

獸苟有則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也明且天子之過失

行于下民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也明且天子之過失

此則人主不遇其過失矣弗謂則社稷危矣使人者

獸苟有則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也明且天子之過失

行于下民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也明且天子之過失

此則人主不遇其過失矣弗謂則社稷危矣使人者

獸苟有則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也明且天子之過失

行于下民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也明且天子之過失

此則人主不遇其過失矣弗謂則社稷危矣使人者

獸苟有則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也明且天子之過失

行于下民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也明且天子之過失

分而諸國各出其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一年之中

一而籍取民之財其數不過如此其一謂十分之君有餘

財民有餘力而欲聲作謂天子有餘獨王畿千里之地

民有餘力而欲聲作謂天子有餘獨王畿千里之地

下矣獨六詩之一頌帝王之嘉交作于秦皇帝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此之謂力罷不能勝其役也役役使也

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弋獵之娛

天下非能供也天下非能供也天下非能供也

宜乎有餘矣然却民力罷不能勝其役也役役使也

得不足以供上之取用者何故蓋治身以一人之身

奢修其所以自養者只馳騁弋獵之樂所費勞罷者不

無窮故雖以天下之財不能供一人之用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

寢不能自供無可持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

也一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

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

後知也此後以馳騁弋獵之樂所費勞罷者不

會諸貴會諸今浙江紹興石著其功

以如此

士亦宜重

宋蘇扶杖而往觀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東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詔令民雖衰老羸瘵廢疾病者
 莫不扶老攜幼往觀之皆謂太平指日可待但恐我輩
 老病將死不及見之願得少須臾思見德化之成也斯
 民望治之心如此此段歷敘文帝之美將以觀其後效
 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嚮風正在向風之時自當終
 日思德化之成今從豪華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
 少副百姓之望今從豪華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
 僞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言在左右
 方正人也今乃與之日日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
 業使天下之人失其所望臣切為陛下惜也大業指上之功
 業方就三句詩曰大雅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始之難
 說悼傷也願少須臾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
 也臣不勝大願成終也願少須臾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

詳訂古文麗斯定本 卷四 至言十一 紹開堂

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漢初尚仍秦制以十月為歲首今
 春二月為歲首定明堂以制禮度循于古法須用夏時之
 之典招集儒生修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以答天下仰望之
 心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此段勉文
 老尊賢之事然後可意意古者大臣不媒也爵故君子
 所為及使可寧曲盡其意惟無時不敬故反不見其
 不當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敬之容色也見同現顯示
 也齊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以稱大禮道
 也稱副也謂宴游射獵之事非大臣方正之士所得與故
 皆以道自處以節自勵大臣如此凡在羣臣莫敢不正身
 修行仰副朝廷優待臣如此前所則陛下之道尊敬功
 下之大體矣稱去聲

不如此六
 句收結
 果欲文帝
 尊賢養老
 求道而
 開其過也
 再申一結
 海不天
 三句皆
 全篇

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前所則行
 日壤而榮日滅矣見射獵之事不尊不敬也行日壤而榮
 日滅言因此射獵一事即有從前無窮盛夫士修之於家
 德必至日就虧壞而榮名亦日以消滅夫士修之於家
 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慙之修古政猶澤民之道其在
 家如此一旦有司薦舉登于天子之廷正是得志行道之
 時乃為諸臣借陛下與諸臣宴游宴游之事與大臣方
 臣又為諸臣借陛下與諸臣宴游宴游之事與大臣方
 也慙音敏悲也借陛下與諸臣宴游宴游之事與大臣方
 正朝廷議論朝廷之事與大夫游不失樂以至一游也朝
 不失禮一朝也不議不失計一議也不執事之大者也法
 度之大者也陛下為得念
 秦之失而思所以致治哉

詳訂古文麗斯定本 卷四 至言十一 語 紹開堂

過高侯曰朕豈不遠是極切當事借秦為喻是極不切
 當事然人主好諛而惡直比德于堯舜謀功于湯武而
 不知天下已潰又是古今極切當事此言之所以為至
 也

商而夫能入粟以受爵者有餘於其出以供上
 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少也所謂損者餘而不足令出而民
 利者也此令一出不止為國計而為民利也此言損
 上文所謂順於民心所補者三所謂益者三曰勤農功
 用足以取有餘二曰民賦少三曰勤農功人
 今令以下
 一層生計
 復卒三人
 不為卒者
 益此當曰
 益于武備
 若有公子
 詳訂古
 石城十仞
 之官如此
 亡同無
 必藉要
 果之有益
 以上適復
 免也
 者上之所
 所種生於
 欲也
 邊以并爵
 免罪不過
 三歲
 下之粟必
 多矣

粟少之故若以此制行之則邊地養粟可計時而待
 是入粟又可為邊防計矣此收應上文廣蓄積句
 過商侯曰是一篇布帛菽粟文字不蹈奇險不立格局
 自有照應起伏而絕無照應起伏之迹蓋思詳盡氣勢
 優緩是漢文守中不多過濶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鄒陽齊人與枚乘嚴忌等不可說去之梁從孝

王遊陽為人智略優於不可有介于羊膝公

走二句
爲生義

臣問忠無不報信不見疑以忠誠事君者必得腹心之報

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爲然誠意其竟不然而昔者荆軻燕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曰主大其氣如虹也白虹貫

月實于秦始自趙之無禮月去則秦割荆令西刺秦太子

精誠格天自如爲之貨日將入志待其客未發太子并

疑何謂謂之爲先生爲秦盡長平之事太子白飲鼎昭王疑

之白虹爲秦使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趙國道衛先生說昭

走二句
爲生義

王益兵備其備蓋于趙于天故太子白爲之也鼎昭王疑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獄中上梁王書一

爲趙分野將有兵故太子白使然知爲趙侯所害致昭王夫

疑之而事不成太子白使然知爲趙侯所害致昭王夫

精誠變天地而信不除二主身不哀哉變動也陰陽也南

也此三句今臣盡忠竭誠願知盡其計議左右不明

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吏考問致臣之行爲世所疑是使刑

刺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此點出自

竟是一昔王人獻璞楚王誅之楚人和氏得璞玉于山下希

主相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仲和

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仲和

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最爲忠直始星崩胡

亥立斯具五刑此則足以箕子伴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射淫亂不止箕子伴狂乃魯狂爲實楚賢人雖通字接輿以

高陽五世思過此禍故地此三句見如震之士爲能遠害

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王胡亥

之聽爲謬故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又爲一段臣問

後之而不不用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又爲一段臣問

比于剖心子胥鴟夷復遂則此千載其心于胥自刎吳王

夫差乃盛子胥以賜夷之草靈之江臣始不信乃今知

中以此皮作鴟夷鳥形名曰鴟夷此草靈之江臣始不信乃今知

之梁王欲殺之故又深此四句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此段言己以忠信下獄願諸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人

王熟察其心勿謂之信下獄願諸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人

見自少至老其猶猶新猶舊相若猶若相若猶若相若猶若相若

語云孔子遇程子于途相若相若相若相若相若相若相若

至梁故引是語何則知與不知也此引于子胥故楚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獄中上梁王書一

於期逃秦之燕鞅荆軻首以奉丹事于秦逃之燕太子丹

今荆軻刺秦王何見樊於期曰今秦將將軍之首願得

之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左耳持其神右手操其

以解燕國之難報將軍之仇於期遂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白頭以却齊而存魏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報之行有合于其志故慕義之無窮而不自惜其死以

而慕其義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蘇秦相濟

信于天下而獨至于燕則有死生之信尾生者燕之信

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白圭爲趙中山將亡六城若欲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以與燕趙之主相知故燕趙之報梁必有所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駟驪食音嗣映提音大韓駿馬也生七日而起其母以珍奇之白圭顯於中山功而尊顯之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不信惡之之言反以夜光之璧賜白厚隱隱除王問羊勝公孫詭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後易其心德收上相知之意以上言言人以舊主之不相知而去舊國以新主之相知而人言國既入新國必圖報効其主雖間有謗之者遇之益厚方第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 獄中上梁王書三 紹開堂得相知之深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如得寵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惡其專權此四昔者司馬喜賈脚於宋宰相中山願受膺脾之禍而後卒爲衛中山之相范睢摺脇折齒於魏李爲應侯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襄王問魏齊以何此魏告魏魏齊大怒使人害擊魏摺脇折齒齊安平王替以入秦秦封爲應侯音職收也腦音爲左右腰骨也音音音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盡捐也此言被嫉者本當無用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盡捐別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二人顯榮當其先則受宋魏之禍辱者以其告曰信必然不易之見相棄別黨之私而不用惟挾持孤立獨處之交而不與世和同故入嫉之如之有所不能自免是以中徒狄蹈也此言人有才不肯阿附所以被嫉如是以中徒狄蹈

前復此作十段每一段引一結雍之河中徒狄股末人說君不徐衍負石入海徐衍自投投于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此也周密也此言王人雖不見容而其心惟義是趨終不敢苟且欲其比周於朝安希求合以取其心惟義是趨終不敢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穆公賢於人問奈貪而無資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甯戚爲人飯出戚扣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短布單衫適至野從昏飲牛耕田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舉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人原爲官也見二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知之深有如膠漆之堅有如昆弟之不可須臾離者豈謂謂之口所能疑惑其志哉此段見士路不苟合而人主用人亦不借私交之口隱隱當已不阿附羊祜公孫故倘聽生奸獨任成亂時之偏者易致于生奸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齊人歸女樂季桓子故使宋信子冉之計因墨翟宋無子堅守之得免于難後宋信子冉之說遂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鑠音化也謂金骨乃至堅之骨爲之銷其言遂使之銷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由余戎人穆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子臧越人臧宣公川之而霸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二王用之以強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

世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通言兼齊之用二士不拘
世世俗之見而聽其一端之詞唯以公心處之所以當
世有知人之明此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
言公聽言觀之效

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周公位冢宰管叔蔡叔誅言挾成決以雲閣公乃致辟
論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謂言與臣之意契合與否原不
管親疎遠近如意氣相投則羣者可親是卽秦之用余齊

逐之則五霸不足待也
三王易爲比也
武王言用人不
公聽並觀
具與衆意
是以聖人
經悟謂子
之心而不
說田常之
賢
子之亦蘇
固常陳說
也齊謂公
悅之

詳訂古文彙纂卷四 後集卷四 詩 紹興

後常獄簡公而亡之公曰公既位則當爲相五年封比干
齊桓之頃皆歸田常凡有景親近而能害主者
之後修孕婦之黨殺制子婦殺其胎元王克而修其故
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奪無厭也聖子之受燕之心而不
常用常專權之賢曰賢武王封比干而修孕婦使功業

王欲善之心無有厭足也此
段言秦齊之知于以誦梁王
侯晉靈公使寺人披輓佚文公於蒲黜文公使寺人斬
其衣袂從文公逃匿寺人求見將問呂甥卻黃長伯悔
納公謀作亂勃鞞知之故求見文公釋其怨而齊和用其
見之勃鞞以呂甥之謀告公遂免于難而齊和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以爲相弼晉勾帶弒公何則慈仁慤慤
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語士之可用不唯用不在

主之心何如耳彼兩君齊而用之其仁恩厚殷勤懇摯
城有以深人人之心之隱故士樂爲之用此非可以虛詞假
借得也此段言人主不當信讒及蔽耳目只是一意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束弱韓魏
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奇若犯罪以車裂之裂分開也車裂謂以四肢及首懸于五馬轡之
使走其屍爲五也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
文種佐越王勾踐滅吳一大差矣要與此
此言秦越之爲士始見而爲害之舍同也
是以孫叔敖
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楚之處士要在相遭之三月而相楚三爲相而不害其才之自得也三去
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相去聲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於陵子仲陳姓子子
終即陳仲子齊之廉士楚王欲以爲相是使仲子仲出
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此言二子去位辭祿而歸
嬰誅身之辭所以今人主誠能去驕倨之心懷可報之意
不樂爲人用也

詳訂古今覺斯死本
卷四
紹興堂

言士有以報之此即微善也。臨所墮，心腹見誠之意，見情懷也。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土，與之始終無間而于士之所求各惜則祭之犬可使吠堯而跡之客可使刺由。唐堯葬音多盜跖也在許由棄時之高隱者漢謝通曰祭之犬吠堯豈非不仁夫罔吹非其主下句倣此言待士之厚則士感其意無不用命非實事也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主之資乎况勢非祭士無不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湛音沉沒也制制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俱從子及妻父母兄王閭閻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就其妻了婚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

懷才不遇
宜有此派
惜一

之上陶帝寵釣模範也以其能制海島大小而不牽乎卑運化裁成聖王制天下亦循是也

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卽行之不爲卑詞所午制亦不爲佞口所奪

秦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匕首匕首知刀也中庶子官名制軻至秦持千金贖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客于秦王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此言信左右之端

周文王獵渭渭誠呂尚而歸以王天下西伯立爲太師此言不拘于左右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

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得觀乎昭曠之道也謂秦之已至周之王何也以其能破執滯之習以馳騁乎域外之見而獨觀乎昭明曠遠之大道也

今人主沈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 周書卷五 卷八

詔諛之辭牽帷牆之制沈音泥溺也牽引也帷妄之所止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不羈謂才行烏塞不可羈繫也

羈之士無以自見羈如牛與驥同類而共食于一皁之中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

富貴之樂也鮑焦周之介士怨世不用採葦子道抱木而

之也退盡由左右非聖王用人之道隱隱臣聞盛飾入朝喻樂王用人不當聽信羊勝公孫詭之言

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謂人各有志不以義自矢者乎故盛飾入朝者必貴義斷不敢以私汚之

砥礪名號者必貴行斷不以利傷之此謂濁之大節不墜

失也砥礪言其自修廉隅若磨礪于石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勝母地名曾子母故不入

亦顧名邑號朝歌墨子廼車

結作朝歌之邑朝歌者不勝思義也

起事此人可見正人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
必不肖無亮苟合 權脇於位勢之貴而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有伏死蹈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超闕
下者哉 今欲使天下恢廓廉達之士以威重之權誘之以
而求親媚乎左右使無志之士則可猶有志者則夫之難
恐不逮寧寔死乎山林草澤之間所甘心也尚望其有類
者矣此段明已難爲平勝公孫詭所誘終不肯貶志以求
合

過商依日餉議太史公贊謂陽辭雖不避其比物連類
有足悲者予正病其比物連類未免用事太多然其論
虞訟之禍最爲痛切學者但取其長未可以少疵短之
也

羊丁古史記所主下
大馬微中上策張書元
是

吳王名濞，高帝兄之子，封於吳，稱吳王。中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全安之道也天下之人

無所失此其故不可不察也
今大王意有所爲而不爲其遺
劉墮之夫實無寸土以受秦
則身名俱泰慶流後裔一得則無所不得苟失自全之道
則身死名滅殃及後裔一失則愛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

無方錙銖之計也
馬無十戶之察
王諸侯水更無十戶

湯武之地不過百里

三光之明合天德下不傷百姓之心者心有王德

詳訂古文懋斯定本

王德政初平上順天心下孚民志終開數百年之盛若

故父子之道天
性也

爲臣自能盡忠義一死故要之以建臣云云

避重誅以直諫則寧無遺策功施無恨

則國家之事可無遺策而功垂久遠流芳萬世矣

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憫恤之心於臣

夫以纆之任繫千鈞之重也三十斤

上懸之無杓之高下準之不測之端不可測度

愚之人能知其不純也今一移玉鉤在干鈞至重也

集 171—21

賢良策一

董仲舒

仲舒應詔陳天人三策奇其辭之後為公孫弘所
擠斥為膠西王相以病免居桂陽山著春秋繁露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言臣之所能及也
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
天人一體此身使應災變不測有道者天便奪佑無道
者天便棄絕其相與之際甚是可畏看他開口便見
本領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
可畏也
如木旱疾疫之類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
如日地震之類此語句即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也
知災變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然後滅亡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恐懼修省不至于亂亡也
而安全之天心仁愛人君若無道之甚必不可使改者
無不欲扶持事在彊勉而已
意而已彊勉二字是大德
學問得此二字是大德
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以明此道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博而智慮愈覺開明能彊勉于修為反躬實處此皆可使
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彊勉之有益如此詩曰夙夜匪解同

書曰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此引證以足前意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治不由之則亂乃是人君所由以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道是總名是虛位故仁義禮樂可實見諸行事者皆為行道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自古聖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傳及家八百皆是禮樂教化之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意樂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王者治之初一代之樂未作則用易即以前雅頌之樂以深入乎民心及夫教化既行屋宇易詳訂古文定本卷四 夏 樂 一 二 望 紹聞堂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前代聖王子周傳至幽厲王周道遂衰其衰道未嘗亡只是幽厲行暴虐不修德由先王之德與幽厲之德相背也意相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輿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樂然復興宣王查發有為與其廢滯補弊其故與以昭詩人美之而作美而作詩以頌之上天祐之為主賢佐如仲山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風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此皆風夜不懈力行善之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弘我之德也此段暗承強勉之意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亂廢興在於已全在子人非天降命不可得及紹聞堂詳訂古文定本 卷四 夏 樂 一 三 望 紹聞堂

此以復古
也即古字
之論也

孤立必有類應如居之有鄰也積善累德之效明自其矣德是吹動時君語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地之肥瘠廢德教而任刑罰此句說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謬繆而妖孽生矣此是聖王時君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此言災異之由看他荷任刑俱從實處指點正見天人臣間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相與處以上引符瑞災異一投天人臣間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命者天之所賦性者理之所歸而生之性如質如一欲如一理如一而人與天或詩或仁而有愛惡一理之微則自天而之矣或天或詩或仁或師陶冶而風之有變于此不能移美有治亂之所生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賈展第一四聖紹開堂故不齊也商以迄周各有不同天必因材而錫成之如陶冶之治器然但其間有不幸或生於亂而錫成之如陶冶之治也或生於治世不能等類而外亂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在土之君子主乎上小人主乎下應其德為草草上加之以風故堯舜行德則則必偃伏小人而德之以君子則必順從德化民德于下故民仁壽樂紂行暴則民離天堯舜以德化民德于下故民化民德于下故民離天堯舜以德化民德于下故民入天此四句申上治亂之所生夫土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鈞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鑄惟冶者之所鑄雖音與造瓦之人鈞造瓦之法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其中旋轉者鈞鑄器之使能也緩之而民斯來動之而謂也民斯和協正此土之化下下之從上之謂也以上對

此以復古
也即古字
之論也

性命之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端始也月正次王王次春王正正月之上春春者天之所為也也時之序春為首天之王者主之所為也人君行政一今也看地終以天字作主正者主之所為也人君行政一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願天以春為歲首正月為歲首取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此段就春秋王正月之義分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陽和之氣即為德用主殺而德主生和氣生飲是故陽當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當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無事也物從此生養陰當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無事也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賈展第一五聖紹開堂之助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此實地證驗布施於上而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助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德主歲非陰不能生物陰得陽之助而歲功乃能有成此見刑以輔陽以成歲為各此德亦不可廢陰陽相助為理者陽以成歲為各此天意也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王者法天以治天下自宜如此此二語可刊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王者用刑以治世猶天之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則之意故不刊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躬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此篇指
用歸吏放勸其尚德類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者
刑宜求其端于天者虐者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者
為惡則當平素教之苟不教而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
達發其民則謂之殘殘者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
被四海故難成也以上舉天之任德不任刑以明人君不
知本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謂公始即位何不一者萬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此而始天下之大本皆從此而正此解一元
兩字是專賣天春秋深探其本而左自貴者始謂春正
下于君意春秋深探其本而左自貴者始謂春正
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治道不心求全在正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 夏 第一 六 望 紹開堂
心虛明光大不為私欲所蔽則凡所行之政事所正朝廷
發之號令必皆合於天理而小人而可以正朝廷矣
以正百官亦必皆合於天理而小人而可以正朝廷矣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則遠近莫敢不一於
正而亡有邪氣其間者已而無邪也謂百官正則
正則方無遠近通暢平自無一人一處之不歸于正
矣若德教正天心自益至和萬民無有邪氣得于其間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澤沛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少木
茂民無邪氣于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澤沛而萬民殖
之問被潤澤而大豐美謂四萬之內開盛德而皆徠
臣生和而諸福之效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止則正氣應之孔子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矣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數有無無不得致此符瑞此
備孔子以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可致
操可致之符可致又有能致之資可致行高而思
厚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知明而意美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
好愛民而好士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則天下之
先王然而天地之應而美祥莫不至者何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 夏 第一 七 望 紹開堂
未必時時有之也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
何風雨之應也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
不正也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
萬民之從也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
化隆防之不能止也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
原何所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
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謂位之可致資之可致
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已足以正民便是教化故治天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以教於國京師中設立太設庠序以化於邑

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此太學序中又設師儒之
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其惡德用義去其不
他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仁義禮樂
不用嚴刑重罰而民自不犯法禁由上之教化行而下
之習俗美也由是觀之欲致治者當在行王道欲行王道
必先教化治天下聖王之繼亂世也靖除其迹而悉去之
者當知所務矣此句指省復修教化而崇起之聖世承繼亂世之後必復
刑罰之事一切廢除革去遺弊此句指與教化既明
天下之耳目盡太等之事業此句指與教化既明
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永敗也天下故守
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改又益其之此下又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有儒子之言者告諸時賢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家始皇之病其病只在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秦禮義之病其病只在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志荷簡之治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亡矣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滅也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更張之乃可鼓也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也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漢自高祖得天下以來歷世聖賢多矣天下治平
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仍故也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異二意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此句指聖王一人聖王一人

民又宜乎在上之人以此能賢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
祿於天而尊神祀于廟也
王者所當修飾也修飾者以五帝之治而見之于政治者
也歸到五常正是修飾教化之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
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過商侯曰性命天人之際聖賢無言三代以後之君祿
明白其義其日無鬼神之事又無善惡之代以後之君祿
法大學衍義數千言只正心以正德而後能致遠矣
西漢去戰國餘習未遠而儒生又生漢遂覺天地另
自一世界亦幾幾乎太初元氣在子而復萌矣

年丁巳之夏斤乙之月...

主諒微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物宇人獸俱在內謂陛下萬民
人力定能制獸耳臣聞則不然然物有同類而殊能者
稱鳥獲力而鳥獲之方則殊所以有力必謂鳥獲力
忌之也王僚之不罷又言其走之速也謂人雖不若鳥獲
走之速也則彼所以勇期實有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
捷走必言其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勇也
古至今無勇士之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西人皆勇有不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此下神聖事不若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然則力之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今陛下好勇而臣等恐其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
地犯屬中之清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言犯至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然則下之所好有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焉使戰事常亦何是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驚其地不能自勇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之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而有烏獲逢蒙之使力不得
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時倉皇無措欲逐而還之而後史不及遠也夫勇士本不
論無巧即有巧計亦不得用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
大力達蒙巧射亦不得用也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
林木朽株盡為難矣夫勇士本不若鳥獲捷走必言其
是切越也於般下而

重申明非
天子所宜
道

陛下臨危之大反覆明臣願陛下之留意
切到底無蒙府詔
過商侯曰通篇只是輕萬乘之重一句作主見武帝長
楊射獵真輕萬乘者也相如不取斥言博浪之機但出
色寫獸之駭發而不度竊發之疑雖法言外所指者一
而所誣者百也意思婉婉深屬可思

集 171—29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武帝讀相如子虛賦悅之以為郎會唐蒙使蜀通
夜郎西焚微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守又多為微發
轉漕諸人用軍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
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誅告巴蜀民以見本非
意上

告巴蜀太守

次太守下縣道使之肅念者他不敢
自擅不討之久矣

也時使從漢使士大夫發時而後也惟其不討之久矣
其如此也

第二等方官 下下即位 天下安中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先補寫制 然後與師出

單于怖駭

拱手以謝

重譯請朝

越相誅右

自相殺而

無復有抗

討南夷

長

具其美延

臣妾

川但深

不願者

上下一

諸使不

道之不

其今

詳訂古

與之制

當行者

之十開

諸弓而

恐居後

踵是不

編列之

民

巴蜀

異主

哉

此段殺人
之新例
把黨三
路出兩
部之上
功身與
二一
八之
人其
而所
士上
日見

獨豈家宰之命而與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制符之封析珪而爵謂分也符即今之印信也析亦分也珪以玉爲

之白藏天子者在諸侯矣荀勗載之以合于天子者此而封之賜也或者道則天子報功之典亦不無故有制符

乎子孫萬人之世傳之地於子孫後世不但身享茅土且傳土地

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而不流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欲死而不辭子無非為忠義功名雖也自邊郡之士可至此言人臣之節雖有兵革之事戰國之患亦不唯然充但

論見為臣民者決自罪馬今奉幣役至南夷郎自賊或亡逃抵誅役不過卒南夷而止其實行皆威德感發或逃

亡抵罪而至于一身死無名諡為至愚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辱之志漸平成習見其被刑戮不宜宜乎

身勢為臣妾必故北出師以討強胡使南馳使以討
不遇之度外故北出師以討強胡
勁越王侯將相楊四面風德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集仰流之相次即承流
億計南此諸外
若平數外入于江
界界者以木為欄
梁孫原也謂孫若
此今日未關之邊境則道德之
恩廣施遠取長駕使疏遊不閑則得
詳訂古文變斯定本卷四
是者何也將使思無不施無不及而所
直至千達遠而長之境固金疏遠之國不獲阻深
昧未沾于化者復得照平光明以似甲兵於此而息誅言
伐於彼遲遲一體中外不亦康乎
欲使遠近同享太平之福而無夫拯民於沉溺拯民
至尊之休德哀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
急務也中國之有聖人今欲援而救之必加以至尊之恩
德則凡我世殘虐之政盡及而歸之厚以繼周王之業
大業是皆當今之急務不可一刻緩者也陵遲衰微也
業如海不揚波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
重譯來朝之類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
止而不為哉此誠數語明勞民必不可已且夫王者固未以

有不始於終於
有承上以見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
不終于勞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
受天命而為天子之符合在於此矣
合在天命而為天子之符合在於此矣
揚樂頌王若治定功成而樂作于焉
此則也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觀推瞻者未聞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已辨乎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澤觀之也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詳訂古文變斯定本卷四
觀者之於於是諸大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其
所觀之於於是諸大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其
不愛其然若失而無可言矣然則稱曰允哉漢德此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信哉漢德此
人素不識也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人素不識也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生之徒也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通商後日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明則露出言功成而樂作于焉

得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事幸...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衆... 滅跡掃塵斯其... 身命一死二死... 勝十萬軍于... 容主之... 猶扶乘劍... 皆扶病不任... 臂一呼則病皆起...

走時猶有... 天地為陵... 不克耳... 萬眾困於平城... 納七日不食... 得現當... 士而情死... 故欲如前... 之恥曹沫... 區區之心... 藉七年... 齊魏三戰...

此處有
作新

者也。實則不足以服人所以辱顯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亦
負也。後無功以報漢。周為昔人有言。雖忠不知視死如歸。
孤恩漢。後無功以報漢。周為昔人有言。雖忠不知視死如歸。
忠事君。雖無德。激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容春乎。使
烈之行者。亦不肯受死。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容春乎。使
今日能安于死。事以報漢。而不負德也。男兒生今不成名死
漢亦未必能容春。念于陵而不負德也。男兒生今不成名死
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關。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此安能出。受史議以誦不測
之罪。願子卿勿再望陵。歸漢也。刀筆之吏。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吏治獄之官。文墨如招。詐案卷之類。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我意已決。相去萬里。人絕路殊。人又半途。生為別世之小
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後見幸。謝故人勉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谷蘇武書七。一。五。紹聞堂
聖君。故人指大將軍。足下。微子無恙。勿以為念。武在匈奴
訓。生。子卿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簡周。南風。北何
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簡周。南風。北何
人。是所望也。李陵頓首。

然天下若更行李陵之遇。又當別寫一李陵心事。何必
借鼎為美談哉。真作無疑。

尚德終刊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無知弑殺公桓。公殺
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如嬖姬欲立其子奚
子奚齊。後里克弑奚齊。及其弟卓子惠公。立惠公。近世趙
卒子懷公立。文公殺懷公。自立而霸。諸侯伯同。而趙
王不終。趙王如意為。諸呂作亂。呂產呂祿。而孝文為太宗
繇是觀之。繇繇。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
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
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四。尚德終刊書。一。五。紹聞堂
海內。言。已之心。是以國富。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
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
即世而無嗣。即世。人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
而立之。皆受。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
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大
軍謂。肱腋漢室。披肝膽。決太計。黜亡義。亡。并無無義。立有
德。謂。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
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

無取事 國君舍詔 傳引之以明辨謗之罪不謂大獄也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誠諫之路歸臣
秦之失政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廣治誠則太平之
風可興於世矣

風可興於世矣 太平之風
入獄更心則止如鏡影虛空中現出一片清涼世界竟
不知堪羨多
元氣多少

平月丁巳也所之天 卷四 四庫全書

聖主得賢臣頌

聖主得賢臣頌 王襄為新州刺史以襄所作中
和樂歌宣市寺奏於宣帝言襄有歌平上乃徵集
樂至志

大荷榜被委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大荷榜被委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荷負也荷也
細毛也純綿綿布也麗密麗也密也
不與論太宰之滋味 滋味滋味也
西句案已非實臣意 今臣辭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萊之下 蓬萊蓬萊也
極隆之累不足以塞厚 應明旨 應明旨也
詩訂古文粵斯定本 卷四 聖主得賢臣頌

詩訂古文粵斯定本 卷四 聖主得賢臣頌
古帝之學聖 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 臣雖愚不
能與少仲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
正統而已 恭惟也恭惟也謂聖主賢臣二者每相須也然
其始圖之故 必有之曰敬思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
一氣之始者 國之始五始具在惟在乎 夫賢者國家之
宗士宰已而行之正位以統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 能為人君建立功業隨用隨效與工臣所用之利
器無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所任賢則國家之舉措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成就衆 用力少而成就衆 故工
人之用鈍器也 勞筋苦骨終日斫 斫斫也
人無列器

此後引之
卷三下賢
孤者不憂至寒之懷恤也。言其無所歸依也。謂時當至寒而不憂其無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易治也。謂附寒。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聖人君子亦為是以嘔喻愛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受用也。是接也。謂生而知其然所以每見賢人君子必和悅以受之者夫錫智蓋欲特開寬大之途以盡天下之英才俊士也。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明依也。樹立也。乎賢者必建三王仁民之策索諸遠方以求平上若此則泰欽五伯之德如下文所謂維是也。昔周公稱曰握之勞故有圖室之盛。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成之日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也。國名哉竟制該國圖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四 聖主得賢臣第三

合之功。齊桓公及楚威王以待士之欲遂見者期年而士不至者以見平陽人曰不以九九足見也。去士所以不致者以君為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若若故不至也。夫九九萬能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焉。期月四方之士相率而至矣。匡合即匡合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當未得賢招聘訪或求之在朝或求之在野何等勤勞及其人臣亦得其後將國家政事付之幹略何等安逸。人臣亦然。君擇以臣昔賢者之末遭遇也。圖事採策則君不用其謀。圖謀成功揆度計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破却用車策而君不之用。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破却用車而君不信。進仕不得施效。盡忠無斥逐又非其愆。換斤又是之信。故伊尹勤於鼎俎。鼎俎是烹調飲食之器世傳伊尹善知五味饌膳時曾身負鼎俎為庖厨之事。

必。仰。屈。伸。若。彭。祖。原。呼。吸。如。喬。松。壯。然。絕。俗。離。世。哉。
 言。即。此。便。是。長。生。之。道。所。必。第。彭。祖。若。喬。松。原。離。世。之。
 後。可。以。得。壽。壽。時。宜。帝。好。神。仙。故。王。侯。求。金。馬。紫。錦。之。
 神。妙。靈。應。制。作。頭。為。終。及。此。所。以。高。舉。之。意。也。彭。祖。原。居。
 也。王。子。高。好。吸。氣。導。引。神。氣。之。術。應。高。舉。之。意。也。彭。祖。原。居。
 子。神。農。時。主。醫。藥。至。堯。帝。山。上。帝。止。而。王。子。高。中。計。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享。盛。德。平。其。以。寧。也。不。幸。微。之。詩。言。而。可。
 信。

詳訂古文苑折正本

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明已志入於報應。憚家方隆盛時。
 乘朱輪者。十八人見。慶帝真而通其先世之當貴。位。在。列。卿。
 爵。為。通。侯。上。通。王。宰。也。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傾。天。下。之。政。
 事。皆。得。與。聞。此。應。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期。
 之。感。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之。感。
 憚。才。朽。行。微。文。質。無。所。庇。行。去。學。虛。污。也。底。至。也。言。
 度。其。才。則。朽。而。無。用。自。其。行。則。微。而。不。彰。外。而。為。幸。賴。
 先。人。餘。業。得。借。宿。衛。其。父。故。曰。為。不。相。宿。遭。遇。時。變。以。復。
 爵。位。反。對。不。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終。不。勝。其。任。也。
 治。事。足。可。哀。其。愚。蒙。賜。書。教。習。以。所。不。及。慙。慙。甚。厚。此。時。
 免。詳。訂。古。文。苑。折。正。本。卷。四。新。會。家。言。一。論。紹。興。堂。
 昔。貴。也。最。其。顯。顯。然。猶。根。是。下。不。深。惟。其。終。始。
 而。從。隨。俗。之。毀。譽。也。受。之。中。平。事。由。隨。俗。入。之。見。以。為。不。
 譽。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笑。過。之。道。心。事。似。乎。是。足。
 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兩。志。之。意。若。竟。不。說。天。故。敢。略。
 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明。已。志。入。於。報。應。憚。家。方。隆。盛。時。
 乘。朱。輪。者。十。八。人。見。慶。帝。真。而。通。其。先。世。之。當。貴。位。在。列。卿。
 爵。為。通。侯。上。通。王。宰。也。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傾。天。下。之。政。
 事。皆。得。與。聞。此。應。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期。
 之。感。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之。感。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世家者紀諸侯之世系也以其子孫皆有國土故曰世家孔子非諸侯而亦稱世家者以聖人爲教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瞻望也景大也行路也景則可以仰而行之矣行之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謂高山景行則可以行之矣

想見其爲人余固心之嚮往而依歸其書聖道德仁義

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及至魯拜觀孔子之廟堂遺風猶在見其車服禮器之容禮器存雍和之色後考諸生

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若孔子不過一布衣未嘗爲

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折衷折其過中理也上自

者皆折衷可謂至聖矣子孫不能贊一詞但約略想

孔子一宗而孔子之學已出無幾矣無幾無幾也

孔子反世其家爲世之有過于孔子者誰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秦楚之際月表

司馬遷

時天下未定秦楚之際月表按秦楚之際月表其事而見之謂事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陳涉謂秦既失政

逐鹿之時也陳涉與吳廣領丁夫至大澤鄉失期當新

各自稱王以叛秦謂秦楚之時擾亂紛爭天下未定太史

公因讀史而至於秦之際曰秦并天下自以爲萬世之安也

計其難滅秦自項氏項氏謂項羽也

聲虐戾滅秦自項氏項氏謂項羽也

又一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自高帝起

無道秦其子也者撥之使定器者誅之使平因以平定海

內卒踐天子之位以立漢家不拔之基此號令又一體也

詳訂古文登斯定本卷五

兵五津諸侯不期而合者八百餘國天人交應似可以王矣猶以爲未可遂榮糾之虎日甚然彼戰焉於之于南東也此段引湯武受命之難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終音穆也謂聖王之難歟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六國即楚魏趙燕齊也韓魏也韓魏如蠶之食葉自近至遠也謂蠶公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孝公之後始再計以蠶食六國并冠帶之倫得謂合年萬一也况乎謂其能束縛者皆來亞細亞則世之餘豈有一割之地乎豈不能并之難以德若帝之心而無帝馬是不正也此說言秦受命之難彼夏湯武用力如此統指蓋一統若斯之難也言唐虞湯夏商周用力如此統指蓋一統若斯之難也武秦五代是也秦既稱帝愚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從以分封於是無尺土之封皆無尺土之封墜名城拆毀名城使無險之詳訂古文堂所定本兩卷三秦楚之際月表二七紹聞堂銷鋒鐐銷鎔也鋒刃也銷音時音頭也秦恐民間私藏兵器鑄金人十二座各重十二萬鈞鉏豪傑鉏誅殺也殺索傑置在宮中則天下無亂具鉏豪傑鉏誅殺也殺索傑人雖雜萬世之安雖計也謂計度今萬民之安而兵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閭巷之中都實起于膏粱也合從討伐軼於三代漢高與項羽爭力攻秦破過于湯武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逆耳三代之弊其難如彼漢開五年而成帝業受命易下之運其代何難蓋泰若有封建則名城下屋銷鋒不銷處深不鉏逆閭巷中有起事者亦必有諸侯藩鎮以之爲難末易成功今秦之禁如故憤使是所以資野蠻而代其驅除以爲難之人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主不王成語言高帝奮起

羊丁古之新邑之

平準書

司馬遷

漢武帝朝桑弘羊領大司農書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餉費則賣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師故命為平準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自漢文景至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殷富都鄙廩庾皆滿官倉粟多倉有餘

庾庾而府庫餘貨財官多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久錢索朽壞不可計算校計也此言錢之盛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陳舊粟也相因齊恣言積粟太多倉中不能容受甚或堆積積年久也積露天以至腐爛敗壞多不可食此言粟之盛庶街巷有

詳丁古交遊所記本司馬遷平準書一

馬肝陌之間乘羣而成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牝音藥字

雖也字牝字乳之母馬也言國家有征伐會同之事皆乘父馬若有乘字牝者輒擯斥而不用此言馬之盛肝陌田

間道也守閭閻者食梁肉者即今所謂里長也梁粟之美者為吏者長子孫為胥吏者久于其職至于子孫居官者以

為姓號司馬氏司空氏之類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納恥辱焉結同誼猶除法也謂自愛之人不敢輕

當然偶有犯此之時網疏而民富也網法役財驕溢或至兼并滿弱肉強食勢不至吞併不止此軍就居官者言豪

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富豪無官位者以威勢宗室有土

此段叙武

帝初年風

俗因富而

此下四節

皆列事而

其而學民

實則給足

之以此此

其從其此

之驗也

之驗也

之驗也

之驗也

之驗也

之驗也

之驗也

之驗也

兼并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修室廬與服僭於上無限度
民地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修室廬與服僭於上無限度
謂室廬與服僭于天子克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時國家無
不以職分為限有平法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時國家無
所用人視之自然不其惜所以有此變盛而衰者自是之後
舉動凡物不能不盛無壞此固其變盛而衰者自是之後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今福建台州永康縣人也
南越今廣州南海江之南蕭然煩費矣平定南越東甌
閩越今福州建安江之南蕭然煩費矣平定南越東甌
以閩越今福州建安江之南蕭然煩費矣平定南越東甌
淮之南此謂一處有事則一處耗財唐蒙司馬相如開路
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疲
疲于應役也此謂兩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
處有事則兩處耗財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
而滅之更置其地為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詳訂古文豈斯定本卷五平準書二
三處有事則及王恢設謀馬邑侯誘匈奴入朝伏兵馬
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
滋此謂天下有事則行者齋居者送行謂兵發在途者居
精竭粟而餉也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抗
玩消耗之名巧法巧避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瞻財耗而
事又不可息故行巧避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瞻財耗而
生財之法如下文所云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法選
舉陵遲廉恥相冒而人鮮實行此責爵流弊武力進用法
嚴令具而治加嚴酷此責法流弊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桑
弘羊孔僅之屬賣爵賣法俱有流弊而用復不足故又別圖興利之策

過商侯曰武帝勞民費財不曾一字斥言然揚厲其盛
處字字皆有下溫之意即明言物盛而衰亦只說得一
半並未暢所欲言云與利之臣自此始也語氣極冷
極嚴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博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
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言謂經孔子求得黃帝三孫帝囑
之書迄秦燬今凡三千三百三十
亡四十二篇是詩書有缺亡也然尚猶有堯典舜典大禹
之事數尚可知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問岳牧咸薦堯舜乃試之於位一見典職數
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祚示天
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此虞夏之文可以
之難如此以明讓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
天下于許由之妄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 伯夷列傳一 三 紹開堂
不受恥之逃隱許由字武仲堯開致天下而讓焉而逃
州長山不與許由字武仲堯開致天下而讓焉而逃
由許由不與許由字武仲堯開致天下而讓焉而逃
洗耳集又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不與通誰能見子于故
浮遊求聞其名者汚吾襟口壅情上流微之此見說
者之易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一不止此何以稱焉
如此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一不止此何以稱焉
務光殷湯讓以天下並不受而逃然經史所稱能讓者惟
堯齊不及許由隨光今以堯舜讓位之難觀之則許由隨
光或出于寓言未必實有太史公曰文選余登箕山其上
其人故不稱說之也作太史公曰文選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由家云堯齊不及許由隨光今以堯舜讓位之難觀之則許由隨
道非太史公言有許由家又似實有其人作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
以所聞由光義至高謂堯齊不及許由隨光今以堯舜讓位之難觀之則許由隨
水不隨自投于桐水堯齊不及許由隨光今以堯舜讓位之難觀之則許由隨

而去之義之士遺之使去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周
即歸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自以商家臣子恥隱
周也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首陽山在山西及餓且死作歌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
非矣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黃帝神農虞舜夏禹救世樸樸之道忍焉吁嗟但
兮命之衰矣但死也言已今日雖死亦是命遂餓死於首
陽山傳詞由此觀之怨耶非耶謂觀此詩之意一似有怨
止此則所傳者亦未必真然此更別無所考信矣是第二段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
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以上是說幸而傳不幸而不傳
不同流俗離天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
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看他陪一許由又陪一卜
厭謂不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伯夷之善不宜餓死舉
顏回之貧且天以盜跖日殺不辜盜跖柳下惠時見莊子
託天道報善之爽肝人之肉肝人之人肉聚黨數千人橫行天
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言盜跖所此其尤大彰明較著

只是說人
世上有
何天道
有言者
取之耳
何乃有
一之耳

言
言
言

者也。入學。點。漆。而。齋。以。証。天。道。報。不。善。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法。至。近。世。之。人。操。履。行。誼。所。為。不。
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靈。寶。戲。齊。衆。之。比。皆。是。或。擇。
地。而。蹈。之。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衆。足。高。山。之。頂。時。然。後。
出。言。當。可。言。之。時。然。行。不。由。徑。道。不。由。小。捷。之。徑。路。非。公。
正。不。發。憤。事。不。公。平。正。直。之。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此。人。品。
似。亦。可。以。免。禍。矣。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此。人。品。
已。爲。李。陵。余。甚。惡。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太。公。惡。于。
而。被。刑。余。甚。惡。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太。公。惡。于。
公。正。而。遇。害。總。言。太。道。本。不。足。信。若。爲。善。而。必。責。二。語。子。曰。
則。未。免。有。怨。言。伯。夷。必。不。如。此。以。起。下。文。輕。重。二。語。子。曰。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伯。夷。列。傳。五。主。紹。開。堂。
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述。猶。路。也。不。同。人。各。分。
一。路。上。走。底。人。是。爲。善。人。爲。事。必。不。去。合。惡。人。商。議。那。向。不。好。
非。禁。之。謀。也。此。自。不。能。爲。彼。謀。彼。亦。不。得。爲。此。謀。各。從。其。議。
志。之。所。向。而。已。此。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証。前。天。道。雖。有。不。
可。阻。爲。善。之。志。不。可。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引。孔。子。之。言。証。前。天。道。雖。有。不。
松。柏。之。後。凋。舉。世。污。濁。清。士。乃。見。大。家。之。最。後。少。凋。以。喻。凡。
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當。國。家。最。後。少。凋。以。喻。凡。
清。潔。者。自。見。此。伯。夷。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操。行。不。
報。而。改。節。乎。此。伯。夷。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操。行。不。
所以。然。死。而。不。怨。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操。行。不。
遂。雅。不。可。恃。以。吾。論。之。豈。有。是。理。哉。自。當。以。夫。子。之。言。爲。

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所。欲。者。不。在。報。施。只。惟。
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
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
徇。名。者。死。權。衆。庶。焉。生。四。句。出。自。賈。子。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
矜。夸。者。至。死。不。休。湯。音。凭。鴻。生。即。貪。生。也。大。史。公。引。賈。子。
之。言。以。終。上。文。各。從。其。志。意。命。已。之。欲。作。史。記。亦。若。貪。夫。
徇。財。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觀。此。五。句。是。周。易。乾。象。之。辭。太。史。公。引。此。概。伯。夷。叔。齊。雖。
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此。時。言。自。己。証。上。文。稱。揚。而。名。彰。顏。
淵。雖。爲。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此。時。言。自。己。証。上。文。稱。揚。而。名。彰。顏。
穴。之。士。起。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沒。而。不。稱。悲。夫。處。之。士。用。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伯。夷。列。傳。五。主。紹。開。堂。
合。因。于。其。時。若。此。實。齊。顏。淵。之。流。負。其。賢。行。與。焉。學。卒。至。
名。湮。沒。而。不。見。稱。于。世。者。往。往。多。有。亦。可。悲。矣。此。特。深。痛。
採。行。如。伯。夷。而。不。遇。孔。子。論。列。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士。謂。聖。賢。立。言。傳。
承。上。言。發。穴。之。士。多。不。能。傳。者。以。未。得。有。聞。之。人。欲。砥。行。立。名。安。得。
引。遠。至。其。名。不。出。閭。巷。耳。今。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安。得。
不。然。鮮。有。不。湮。滅。者。深。慨。後。世。立。名。之。難。也。是。第。三。段。
過。商。侯。曰。太。史。公。著。書。本。是。一。世。皮。氣。隨。往。往。題。辭。發。
揮。即。如。此。傳。其。事。伯。夷。之。事。也。其。文。伯。夷。之。文。也。其。實。
萬。言。自。古。及。今。如。伯。夷。之。事。也。其。文。伯。夷。之。文。也。其。實。
經。聖。人。論。定。總。綱。不。便。爲。之。立。傳。若。伯。夷。得。夫。子。稱。
稱。道。常。絕。不。可。據。故。若。爲。列。傳。爲。首。他。如。許。由。下。隨。
有。煙。波。杳。渺。之。觀。

晏子之傳
想平日與
見其自待
形狀故耳

即論海林
一事可見

六尺高位重祿自相齊國臣君濟民名顯諸侯即今者之
出雖然不安儼若有思安觀其意念深矣雖無大賓之見
常若有以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見役于人然子之意
自下者自以為足矣是以求去也若吾子身長八尺不啻過于晏
而御車誠可羞也然觀子之意氣不知自媿其後夫自抑
反昂然自得妾何所仰望乎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
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其夫深自
抑損晏子怪其異于昔日因而問之遂以實對
晏子賢其進德足當大任薦諸公朝以為大夫
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仲及
晏子春秋晏子所詳故其言之也有此句方既見其著書
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管晏列傳五至紹聞堂

軼事軼事往也吾思著書易行事難既見其所著之書
因欲觀其所行之事故論次其傳至其書亦宜入
傳因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傳傳中亦未止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
其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左傳崔杼弑莊公
禮而哭之成禮而後出義在則勇往晏子入枕莊公尸
為之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晏子入枕莊公尸
說者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諫不苛其說雖至
犯君之顏而不避由此觀之其思之所假令晏子而在余
有豈非所為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諫不苛其說雖至
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令晏子而在余
忻慕然而不可得也故次
其傳而歎息不能置云
過商侯曰兩人霸駟之迹傳在人口畧不寫及只將軼
事續寫一查冷處著筆此文章人素我取之法也○管

仲傳首叙其之出處次言受鮑叔之知次言任政相齊
事凡三段縱橫自得真神化之筆○晏子傳獨取解左
驛薦御者之事蓋太史公為李陵故幽于縲紲家貧不
能贖罪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驛贖石父者
自傷不過其人故寄慨于晏子耳就驛贖石父者
是一轍一轍一轍一轍一轍一轍一轍一轍一轍一轍
題目發自己感慨不然僕御之婦且蓋其夫為晏子御
豈堂堂一太史反折慕執鞭耶正妙在借御婦作一反
我以發其然切仰望之詞耳讀之不察便謂太史傳晏
子時特表此二事是豈作者本意哉

管子列傳六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屈景昭三佐皆楚之同族如屈

以爲氏左徒官名卽左右拾遺之官

於治亂寫其間於辭令寫其文章音韻音韻屈原本領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治亂處出則接選賓客應

對諸侯是如干戰五世任之遇爲下爭寵之由任

疏字疏字對看上官大夫與之信列列故爭寵故爭寵必思害其能心寵寵必思害其能心思思害其能心害害其能心其其能心能能心心心懷懷王使岳平造王王使岳平造使使岳平造岳岳平造平平造造造爲爲

其命宇也深蓋圖之已久待時而發也惟三任居三近分

實乃曆三之三也。今之本尚未改正憲治也。

夫見而欲奪之爲爭屈平不與此以未定此當留改削者因

之曰詩也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切中庸君之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以尊而不與誣其居功自伐且謂每

語合正所以害其能也王怒而疏屈平從刺庸主多譴令

一單目下房取義本屈平疾王聽之不
怒且疏蓋爲此也此寫屈原竊棄之由
屈平疾王聽之不

聰也諱言譚詠之蔽明也就于王言邪曲之害公也

之能言方正之不容也見疏言古憂患思口作離患憂

也以上寫作辭原之因
憂國熱腸故獨言辭
憂先聲雖熱字義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馬山香齋詩集

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 不宜呼至密而無可如何未嘗不呼此情所

必至也。如望子能當此間去。屈平正道直行。語即其呼天呼父母處。此發明騷中之意。

立思盡知以事其君後漢書護人間之聲可謂實勞仁

見疑志而禍謬自無從乎忘中怨即憂愁也思出乎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以上寫離騷

之意非怨也。屈平之作離騷，名之曰怨，而實不然。指二南小雅，怨而不亂，指節南山以下，不能國風子色，而不望。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好色如斯近之所在望岳臺之

之語非實亭怨非如云九死未悔願何傷等語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屈原傳二 詔開堂

性亦怨而不怨也其詩深得旨趣上稱帝聖
屋既受貽今

恐帝卒之兆非謬也帝嘗下詔曰
者將往聘之又恐帝警先我而得帝警俞諸國賢君也
云云宣藏之經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寧戚衛人

下道齋桓該備也輔相也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齋東

角而歌桓公聞之舉以爲相申述行立敬分周諒遠而莫
差言湯禹周武皆嚴肅祇敬謝讓道德無有以刺世事明

差殊故得永年此三句是博問
直惠之廣崇台亂之條貴
龍不畢見治指三后重華等經

道初二居安之富二作一

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沅湘江水名在南故云南

陳之亂指夏康羿浞桀辛等經云厥九辨與九歌兮夏商
吳以自綴九辨謂禹辨九州之物產也九歌見舜禹之樂

文

云此年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
稱三問大夫謂曰君嘗見茶甚善但為蛟龍所竊今
若有患以樹葉裹包用五色絲繫之此物蛟龍所畏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天問招魂
各悲其志者謂其志可與道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
日月爭光而不見其志也
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賈誼平居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君今何必懷此
故都二語似以爲不必死故怪屈原之自取
同生死輕去就又與然自失矣鵲音伏鵲鳥似鵲不祥之
之鵲鳥入室主人當死賈誼所為作賦也其賦中言同
生死輕去就具有曠讀又不必執當去不當死之說爲
詳訂古文覽斯定本卷五屈原傳七 元 紹開堂
也發借

<p>滑稽列傳 淳于髡</p>	<p>司馬遷</p>
<p>滑稽列傳也稽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是 若非也。則與同也。故滑稽云。滑稽流酒器若漏卮之 類是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以比人之言語出 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云滑稽。</p>	
<p>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言六藝之文雖異其禮以節人 和而樂以發和。恐其情書以道事。先王之政詩以達意 易以神化。生乎動。春秋以道義。則臣賊子知所 通焉。易以神化。生乎動。春秋以道義。則臣賊子知所 易春秋六藝之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道是以治天下。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所謂談之言微中。微中者。言其言微中 語得滑稽。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兒音坤。淳于。姓。兒音 稽要領。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兒音坤。淳于。姓。兒音</p>	
<p>詳訂古文覽斯定本卷五 滑稽傳一 三 紹開堂 黃潤之贊 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雖不出。然滑稽多口辯。是以屢奉使命。應對諸侯。自能 應機。應變。未曾以詞之或屈。而受辱。數音。明。賢也。使去聲。 此段見 齊威王之時。喜隱。喜隱。謂自恃其明智。好爲淫 樂。長夜之飲。晨夜自暮。連旦也。此 沈湎不治。沈音沉。湎音 無休時也。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委付托也。 政事一委之于卿大夫。百官放其淫樂之所爲。國且危亡。 相率而爲。荒逸。連亂。以致諸侯並侵。其地。國且危亡。 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以隱說便是 齊國中有六鳥止王之庭。三年不盡。又不鳴。帝成王在位 致一。無所王知此鳥何也。不飛不鳴。王曰。此鳥不飛則已 爲。豈同哉。</p>	
<p>過商侯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起生也。怨字道得甚。齊 于四而發。酒孝非怨不成。原澤畔而行吟。忠非怨不整。 文亦怪。怪也。韓得志字之意。</p>	

秦即告
韓王曰
韓王曰

一篇之中
如田光與
燕王相見
直也

於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
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
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固小力
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
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
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震韓魏趙氏也北有甘泉
谷口之河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有崑崙之山左闔
般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
以備邊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 尉繚子 三 紹開堂
逆鋒哉險秦之不可犯也此言置且不徐何論私怨
曰然則何由免秦對曰請入圖之且請入居有間多幾
去聲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
秦其受而舍之十 鞠武諫曰不可不可以使於期為客
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燕人亦何心戰
之乎太子曰臣死且不避況將軍之在乎先王
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也言將來秦必
加兵其言不可不為是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
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先令樊於期去燕入匈
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先令樊於期去燕入匈

得無可容
何之極端
出言耳
轉為後
兵之計請
西約三晉
趙氏共
分晉地
號曰三
晉南連
齊楚
北勝於
單于而
結好秦
國以相
救援購
然後趙
可圖也
然
方有者
手處太
傅可謂
善矣
太子曰
太傅之
計曠日
彌久心
惓然恐
不能須
臾也秦
之威也
臣死不
能久也
此秦他
約連購
三晉
且非獨
於此也
夫樊將軍
竊圖於
天下歸
身於丹
丹終
不以迫
於強秦
而棄所
哀憐之
交置之
何奴是
回丹命
卒
之時也
願太傅
更慮之
謂欲求
別策此
時非中
鞏武曰
夫行危
而求安
造禍而
求福計
淺而怨
深連結
一人之
後
交一人
則不顧
國家之
大害此
謂資怨
而助禍
父夫以
鴻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 尉繚子 三 紹開堂
毛燎于熅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鳴鶴之秦行暴惡之怒
豈足道哉韓太子身上燕有田光先生未出刑軀先其
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胸中有成見矣太子曰願因太
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急欲辭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
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秦之事田光曰敬奉教乃造
焉太子遂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應是教田坐定左右無
人太子避席而請曰避席而請禮也燕秦不兩立明大計
願先生留意也其勢不兩立必為田光曰臣聞驥騮盛壯
之時一日而馳千里之壯健至其衰老為馬先之之言已
之衰老

用對周勃
之言即為行使人太子曰拜而跪膝行流涕表其意厚也

後言曰有頃臣又極不能出聲也丹請以誠因先生始

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微史行刺之今日先生以死明

不言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先臣也

此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臣已得聞此天所以哀

燕而不棄其孤也或記者失辭或謂侯劬手時亦借劍弑

今秦有貪弱之心而欲不可足

也其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顧今秦已虜韓

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

計書古文壘野定本卷五 刺客傳第五

李信出太原雲中

之衆距漳鄉趙不能支秦必入臣謂趙必入臣則

趙不能支秦必入臣臣謂趙必入臣則

燕小弱數困於兵所謂數音朝今計舉

門不足以當秦虛候服秦莫敢合從魏武之計難行台從

秦固以重利秦王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勇士使於

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使之不得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誨

與後必欲生劫之句相照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誨

此兩全之善計也按齊桓公伐魯魯師敗莊公請獻

邑以平桓公之喪魯國問魯曹沫以匕首劫桓

逐退其兵

下其力

共其財

公

音難上聲肉祖也。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切齒謂磨牙也。同扼腕持也。扼音克。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同扼腕持也。扼音克。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切齒謂磨牙也。同扼腕持也。扼音克。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不可忍云。腐爛也。乃今得聞教。今二字。乃遂自刎。不可忍云。腐爛也。乃今得聞教。今二字。乃遂自刎。
情制也。此何等物件。持贈如此。直天子問之。馳往哭極哀。情制也。此何等物件。持贈如此。直天子問之。馳往哭極哀。
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裝於期首函封之。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裝於期首函封之。
首恰用得着。太子落得盡力哀哭。以表其始終愛客之誠。首恰用得着。太子落得盡力哀哭。以表其始終愛客之誠。
玩既已無可奈何。六字。非惜其不能生。乃蓋首入函。故着。玩既已無可奈何。六字。非惜其不能生。乃蓋首入函。故着。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
名男子也。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名男子也。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
短刀也。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短刀也。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
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縷音。以七首試人血。出乃。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縷音。以七首試人血。出乃。
為裝遺荆卿。為裝治行裝也。謂將七首入督。燕國有勇士。為裝遺荆卿。為裝治行裝也。謂將七首入督。燕國有勇士。
詳訂古文見斯定本。卷五。刺客列傳七。星。紹聞堂。詳訂古文見斯定本。卷五。刺客列傳七。星。紹聞堂。
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
軻有所待。欲與俱。已。知舞陽之。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軻有所待。欲與俱。已。知舞陽之。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
既有所待。又欲待人。與俱。其日中。不見有舞陽。可知。既有所待。又欲待人。與俱。其日中。不見有舞陽。可知。
余疑其必。燕市狗屠。狗屠。不著姓名。此日。不來。必恥為。余疑其必。燕市狗屠。狗屠。不著姓名。此日。不來。必恥為。
用也。頃之。求食。太子遲之。疑其改悔。無何。理。乃復。用也。頃之。求食。太子遲之。疑其改悔。無何。理。乃復。
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以舞。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以舞。
行之。荆卿不得已。荆卿怒叱太子。當得怒叱。曰。何太子。行之。荆卿不得已。荆卿怒叱太子。當得怒叱。曰。何太子。
之意。此後。荆卿也。舞陽也。謂舞陽。今日。此去。必。之意。此後。荆卿也。舞陽也。謂舞陽。今日。此去。必。
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舞陽也。謂舞陽。今日。此去。必。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舞陽也。謂舞陽。今日。此去。必。
不得。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不得。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
俱。謂吾所以遲。不去者。欲。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明知事未成。不得不發。亦出光。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明知事未成。不得不發。亦出光。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
皆白衣冠以送之。送之以。恐。不出。力。臨行。使人着喪服。至易。皆白衣冠以送之。送之以。恐。不出。力。臨行。使人着喪服。至易。
水之上。既祖。取道。送。死。子。道。後。以。為。行。神。凡。遠。行。者。祭。之。水之上。既祖。取道。送。死。子。道。後。以。為。行。神。凡。遠。行。者。祭。之。
謂之。高漸離。擊筑。看。他。又。叙。出。一。荆。刺。和。而。歌。為。變。徵。之。謂之。高漸離。擊筑。看。他。又。叙。出。一。荆。刺。和。而。歌。為。變。徵。之。
聲。士。皆。垂。淚。涕。泣。變。徵。為。羽。其。聲。悲。又。前。而。歌。曰。風。蕭。蕭。聲。士。皆。垂。淚。涕。泣。變。徵。為。羽。其。聲。悲。又。前。而。歌。曰。風。蕭。蕭。
今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慨。其。聲。今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慨。其。聲。
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擊。上。文。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擊。上。文。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
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瞋。音。春。上。聲。目。怒。聲。軻。以。世。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瞋。音。春。上。聲。目。怒。聲。軻。以。世。
界。無。知。已。故。其。聲。悲。復。念。已。畢。竟。有。以。自。見。故。其。聲。壯。界。無。知。已。故。其。聲。悲。復。念。已。畢。竟。有。以。自。見。故。其。聲。壯。
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是。與。高。漸。離。飲。燕。市。傍。若。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是。與。高。漸。離。飲。燕。市。傍。若。
詳訂古文見斯定本。卷五。刺客列傳八。星。紹聞堂。詳訂古文見斯定本。卷五。刺客列傳八。星。紹聞堂。
無人行徑。且這些人。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無人行徑。且這些人。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
原不在荆軻眼中也。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原不在荆軻眼中也。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
寵臣中庶子蒙嘉。遺。即。厚。贈。之。意。嘉。為。先。言。於。秦。王。曰。代。寵臣中庶子蒙嘉。遺。即。厚。贈。之。意。嘉。為。先。言。於。秦。王。曰。代。
作詞命語。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謂。作詞命語。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謂。
又。是。一。調。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謂。又。是。一。調。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謂。
畏。秦。之。威。不。敢。出。師。以。與。秦。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畏。秦。之。威。不。敢。出。師。以。與。秦。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
之。軍。吏。抗。怖。音。布。恐。俱。也。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之。軍。吏。抗。怖。音。布。恐。俱。也。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
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
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而樊於期之頭得矣。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而樊於期之頭得矣。
况又贈以督。函。封。為。下。發。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况又贈以督。函。封。為。下。發。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
亢之地耶。函。封。為。下。發。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亢之地耶。函。封。為。下。發。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
惟大王命之。蒙嘉代作辭。令語動聽。銷算千金。秦王大。惟大王命之。蒙嘉代作辭。令語動聽。銷算千金。秦王大。
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廷。國。必。立。九。卿。九。卿。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廷。國。必。立。九。卿。九。卿。

九賓以陪之尊崇之義也看他大劍張體面九賓公侯伯子男公孤卿大夫也使去聲荆軻奉樊於
期頭函也函封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分出至陸秦舞
陽色變振恐往昔之羣臣怪之果非吾客幾露出破綻此
客有別一以表舞陽之怒二句一以表荆軻前此待
陽後此未嘗上殿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
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荆軻習懼也此願大王少假借之
使得舉使於前假借謂不使迫近威嚴致其驚惶失儀也
竟與舞陽持圖上殿下使序去聲秦王謂軻曰取舞陽
所持圖假借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句圖窮而匕首見
現露出來見音現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詳訂古文登斯定本卷五 刺客列傳九 荆軻
之袖一手把秦王之袖謂匕首尚秦王驚自引而
起袖絕謂走故拔劍句劍長句操其室劍鞘因
把其時惶急劍堅句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愕句卒起不意盡失其度此又夾敘羣
不得持尺寸之兵兵無功之具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不得持尺寸之兵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時殿下
之具而不得用他百中硬插入秦以故荆軻逐秦王
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共者受

是時侍醫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荆軻也藥囊謂醫藥之囊提音抵謂抵住荆軻使
不得向前秦舞陽前走也看他自中敘出無且上
為軻雖不得前左右曰王負劍句王負劍句推在背後俯
而拔之易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軻廢人不成廢棄之
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擲即不中句中軻柱句軻不知不能逐
之中秦王復擊軻句軻被八創傷也軻自知事不就
不得初又倚柱而笑此笑與前顧武陽而箕倨以罵曰箕倨
不能刺音據傲也盤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
如箕倨也盤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
詳訂古文登斯定本卷五 刺客列傳十 荆軻
報太子也生劫之謂欲如曹沫之劫桓公約契謂以所反
辭至此方恨生劫非左右既前殺軻好死亦秦王不怕者
良久是景况走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生
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
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今順天府薊州是也燕王
喜太子丹等喜燕王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
擊燕王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迫燕急
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

殺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
 太子丹欲獻之秦子丹處死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
 滅燕捕燕王秦二國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
 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
 保之工人匿作于宋子宋子人久之作苦勞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謂客
 有不善者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
 召使前擊筑一座桐善鳴酒宋人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
 無窮時出頭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
 奇可下覺斯乃宋子人而前舉座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
 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傳即傳食之義聞于秦始皇始
 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
 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其目使不得使擊筑未嘗不稱
 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死故置鉛于其中使
 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中于是遂誅高漸離
 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丁高漸離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
 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
 也也異者吾叱之彼乃以吾為非人也荆軻魯句踐之言而以

前出高漸
 離為附傳也前蓋頭魯句踐雙起偏放過
 蓋耳而以魯句踐單收是文家避呆板處
 過商侯曰子于荆軻之刺秦王有三恨焉待所善客與
 俱以激于太子決計遂發而望與荆軻共事一也方把
 袖時又不肯以試人滿樓之餘使之立死必欲效曹沫
 生劫齊桓桓故事反為所擊二也引匕首擲秦王不中
 杜廷其劍術未善誠有如蓋頭魯句踐所說三也然軻
 事雖不成把一箇七尺軀仗出驚天地大買賣來照
 耀千古讀之至今凜凜有生氣安可以成敗論英雄哉

酷吏傳序

司馬遷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太史公憤酷吏之慘刻嚴刑固
引孔子老氏之言立案而以已意斷之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此引証一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再
老氏雖非孔子之倫其所稱亦有足述者老氏之言曰德觀
之上者不自見其德因循自然資人姓命而其德治天地德
和氣流行民德以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自守不敢失德
全是以有德也謂法令則有德可見有德可稱然不謂法令
是起之也謂法令則有德可見有德可稱然不謂法令
禁暴止邪不知法令謂法令則有德可見有德可稱然不謂法令
因之而起矣老氏之論如此謂法令則有德可見有德可稱然不謂法令
也謂法令則有德可見有德可稱然不謂法令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酷吏傳序一望紹興堂

去嚴法崇寬簡是猶破稜角之物而為圓去剛野之俗而
反使本角之大魚寧使之漏網焉此三句言其極疎遠
上綱而吏治然悉不至於姦姦不必巧過責成黎民又安民
必乃選法律此二句謂寧漏大姦不必巧過責成黎民又安民
道必不姦不必巧過責成黎民又安民
在酷吏姦不必巧過責成黎民又安民
遇商侯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將酷
吏一章轉轉極至上下相避至於不振其勢不得不謂
嚴酷乃是反其一句而取道德耳語不多而意深焉
若本孔氏家法班固識其先貴老而後六經若水之殘

貨殖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因李陵獲罪。自傷家貧不足。自贖故感憤。而作貨殖傳。通篇洋洋。其富家得勢失勢之。言似不能無點綴。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序。並稱千古之絕。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大不寧此謂。

其聲相聞者。一以見相去不遠。一以見太平之極也。民各甘其食。取之。美其服。得之。

安其俗。俗安其土。樂其業。各守其本。至老死不相往來。其。

無情欲。故終其身。必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

行矣。此即指上文所云。輒同。挽塗民之習俗。恐當今之世。亦幾。

乎。無此等美行矣。此太史公將傳已說而先引老子之。太。

言破之以見其必不能然。行去聲。身之所行謂之行。太。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貨殖傳序一。兒。紹問堂。

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極芻豢之味。草食曰芻。身。

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便無此等風俗。勢能謂勢所。

能至之榮多也。此一句妙。見人使俗之漸。民久矣。謂民之漸。

之欲富者。皆由此念。樂音洛。已入矣。雖戶說以。聊論終不能化。助音妙。謂雖告以微妙。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

下者。與之爭。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此是四之利導。人各任其能。

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則賤則人。

將來之必貴。貴極則人爭。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

取之。使可。微將來之必賤。賤極則人爭。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以需於勤。勤無日。夜之休息。則所出多。不召。

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之。自。不。用。發。微。期。會。矣。豈非道。

之所待而自然之。驗耶。此皆合於道而。周書曰。農不出則。

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

賤少。虞。虞。人。取。財。賤。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

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從事本計者多。

而人登饒。裕從事本計者少。則不足。以。上。則富。國下則富。

阜財求而人憂。憂乏饒充足也。饒少也。上則富。國下則富。

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以。致。富。愚。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貨殖傳序二。平。紹問堂。

拙者足以致貧。此故太公望封於營丘。營丘。地。鴻。幽。首。

便富。自傷家貧。意。此故太公望封於營丘。營丘。地。鴻。幽。首。

富為盛者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

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奏。輻。錢。申。也。輻。車。輪。中。木。之。直。指。

車輪也。故齊冠帶衣履。甲天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襄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

重也。九府。周禮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則桓公以。

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三歸。名。位。在。陪。臣。

自能連用
行而合符
益彰失勢
益彰失勢

景公千
不愛其
往壞同
乃前萬
而況匹
之類以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濶而魚生之。山濶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太史公自傷家貧。富者得勢。而欲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非富人能仁義也。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若至一朝失勢。則向來趨炎。以而不樂夷狄。益甚焉。以當作已謂趨炎附勢之徒。見此光景。憤為九。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終以其能自愛其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壞同壤壤。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千乘數句。時府庫虛乏。責及侯王。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而以此失候。諸頗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賞殖傳序三 三 紹開

遇商侯曰。通篇只是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一句。詳說。上牛不言貧富。下半連用數個富字。打醒全篇。意自可

游俠傳序

司馬遷

游俠者。以布衣立氣。志作威。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謂之游俠。太史公為之作傳。而先列總序。於前。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一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王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然游俠之總名。謂當世之。乃居然輔翼其當世之主。所建之功。所立之名。俱著於春秋。且褒之。美之。反無言其術取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公哲哀字季次。與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行去。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段言不得。二。游俠。今游俠。說入。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行去。既已存亡。死生榮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二語。俠亦有足多者。焉。游俠。雖不取。然其能羞伐其德。二語。俠亦有足多者。人之所時有也。若以游俠為不足取。必人處斯世。無所緩。所時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井原。伊尹。負於鼎俎。傳說。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井原。伊尹。負於鼎俎。傳說。里飯牛。飯音反。飯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

本傳至此
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
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此承上言游俠所以足多者以
微察自己。鄙人有言曰。人之殺急有河委命也。此處便
有德已作以。謂作享。謂世之不取游俠者。不通口仁義也。
平而為之。謂其言。謂人嘆息。即野之人亦忿忿不
具。謂者即。謂之。謂有德之人。下即以古人証之。
驪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伯夷以周伐
驪。暴戾其徒。謂義無窮。侯宜為人。所唾棄。乃為其徒者。皆
也。蓋以享其利也。由此觀之。竊釣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
仁義存。三句出若非虛言也。此謂游俠之有賴於世。如彼
詳訂古文見斯定本。卷五。游俠傳序二。 註。 紹興堂
者。易刊不知。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
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人寸為咫尺。寸為尺。尺為
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萬千里。謂義為死。不顧世。此
此亦有游俠之勢而已也。此就游俠之故士窮窮而得委
命此。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委託也。謂上當窮客之
侯。明大。其利之。也。誠能解免。不得。不托
侯。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子
易。少哉。要平聲。功見就。於人言。信就立身。言。俠。難。州
儒之此。亦自成其為義。安可以儒而少之乎。此

人處若此
不可少。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推過布近世延陵季
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
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相士。辭。吳
李。此。齊。公。子。玉。昔。君。田。文。楚。公。子。春。申。君。黃。
歡。趙。公。子。平。原。君。趙。公。子。信。陵。君。魏。公。子。如。願。風。而
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有。藉。於。勢。利。而。至。於。閭。巷。之。俠。脩
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行。士。聲。此。段。言
以。可。然。儒。墨。皆。捐。擯。不。載。以。見。不。可。不。為。之。自。泰。以。前
匹夫之俠。湮沒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
仲主公劇孟郭解之徒。此。謂。游。俠。傳。序。三。 註。 紹。興。堂
詳訂古文見斯定本。卷五。游俠傳序三。 註。 紹興堂
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此。謂。游。俠。傳。序。三。 註。 紹。興。堂
之。法。竊。然。察。其。私。義。既。廉。潔。而。不。貪。人。之。利。又。退。讓。名
不。虛。立。士。不。虛。附。名。實。相。副。而。不。虛。立。至。如。朋。黨。宗。彊。比
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忿。欲。自。快。游。俠。亦。醜。之。此。謂。游。俠。傳。序。三。 註。 紹。興。堂
人。皆。其。豪。傑。之。徒。而。不。為。主。和。黨。接。而。設。財。役。貧。貧
之。徒。也。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
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是。謂。侯。曰。不。察。其。能。為。其。能。是。謂。侯。者。絕。大。本。而。欲。俠
而。有。之。俠。而。侯。矣。今。旁。觀。之。者。有。不。敏。于。正。義。一。句。斷
然。後。層。層。說。大。日。有。足。多。日。非。苟。而。世。利。豪。賢。間。曰。
是。謂。侯。曰。是。為。難。曰。有。足。多。日。非。苟。而。世。利。豪。賢。間。曰。

而輕儒也。只為緩急人時。有胸中自有感觸耳。故讀伯夷安嬰游俠貨殖等篇。作太史公文看。便有理會。作列傳看。便沒分曉。班固識其崇勢利而羞貧賤。亦未諒及此也。

卷之五十五 游俠傳序四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作史記。草創未就。遭李陵之禍。被將刑。迫後書成。因自序其作史之意云。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其父同

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明之也。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讓焉。此段言。道統五百年一傳。自惟適當其時。不得不

語。矢口吐出。便是一篇自序。已畢。上大夫壺遂曰。遂為詹

下。忽借壺大夫問答語。反復成文。春秋記事之書。其

大夫壺遂問。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義在筆削。與他經

詳訂古文。覺斯定六。卷五 太史公自序 一 漢 紹開堂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

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此段言作春秋之由。子曰。我欲載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漢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明于上。天子知所守矣。百姓知所善惡。惡知

法矣。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所遵矣。善善惡惡。所懲矣。

賢賢賤不肖。所勸矣。存亡國。之是補弊也。繼絕世。之

賢賢賤不肖。所勸矣。存亡國。之是補弊也。繼絕世。之

賢賢賤不肖。所勸矣。存亡國。之是補弊也。繼絕世。之

太史公自序
先黃老經
此數句可
見尊六經
本意
自任不小
重提孔子
引述子
即是已修
史意
別嫌疑如
趙盾不討
賊手金
君許世子
下齊樂
子弑父之
是起廢也

類事有出
正水明者
春秋則已
非非非
隱微者
多矣
開入錄
登不之
無人然
下須更
上如此
一故不
日請

以春秋
主他經
是防微
極小春秋
細講義

已作史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出於其中 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識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識
性者無不記之 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所以立樂字音洛 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而人無不治矣 此分言六經之體 是故禮以節人

也樂以發和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
結通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 詩以達義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 詩以達義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春秋五 太史公自序
分言六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辨是非以明義 春秋文成數萬其言數

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試觀春秋
義無所不該 無所不備 不獨一事一物為然也
於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試觀春秋

君卓二十四年齊公于南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
君卓二十四年齊公于南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

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歸生弑
其君夷七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厥成十八年齊侯弑其
君光二十六年衛侯遫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閔殺其君
密州昭元年齊公于南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
君卓二十四年齊公于南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春秋五 太史公自序
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郟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
滅陸渾夷二十一年晉滅潁十六年楚子取或蠻氏十七年晉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
款出奔齊二十三年晉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

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此說春秋全節事跡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又為以發
申明之

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

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蒙被也此皆不見義賊所致如

殺申生專日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之誅死罪之名此皆不知經指所故其實皆以為善為之

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欲為不善只因不明其義

故陷於惡名而不能脫夫不通禮義之旨即春秋義字又

其言春秋不可不知聖人因禮義以起

下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後人當因春

秋而知禮義惟不通其旨則君不君則犯犯謂違犯臣不

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春秋援義例以著

此等事

春秋中實
有此等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太史公自序四 五 紹開堂

誅無道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

之則受而弗敢辭子之以天下之大過俾君臣父子俯首

而春秋之旨有以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意極嘆春秋

至其方是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從禮字又法

再信意
語辭疑一
段下便暢
所欲言不
如此終有
餘隙

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明是非以當天子之賞罰此春

秋達王事之旨也今夫子上遇明天子明君下得守職得

任萬事既具威各序其宜一王自有賞罰天子夫子所

發明所以
作史之故

欲以何明今欲作史論列是非向欲何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略折不然明其非之甚余聞之先人曰應起先

其有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心諸經皆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

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不猶也春秋一書人咸

推三代之至德所以褒崇周室以重其成是與衆經一體

供為至純厚至隆盛之書亦非全刺譏亂世而作也此把

前貶天子意漢興以來至明天子指武獲符瑞至雍獲

祠護得好漢興以來至明天子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凡此皆

禪封泰山禪梁父山名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氣所致之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即也言叩東門來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太史公自序五 五 紹開堂

服從也重譯者殊俗言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

語不通故使人傳達也萬事既具威各序其宜

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不克宣明聖德以盡其意願

可不為之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是實主上明聖

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正以上遇明天子之故且余嘗

掌其官掌太史之官廢明聖盛德不載不載之於滅功臣

發明所以
作史之故

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不述其行墮先人所言言余死汝

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者者今當吾世罪莫大焉得守職

而論當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

集 171—76

報任安書

司馬遷

漢武帝時李陵降匈奴帝將誅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後有語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受高刑遷既被刑之後為太史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為益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云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

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先述來書中之詞推賢意氣慙

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不從善也不相師

中之意若少卿怨我不肯相僕非敢如此也輕辨一句僕

雖罷驚也馬之下乘吉日為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謹言古文見斯定本卷五報任安書一 聖 紹問堂

字一曲言雖無用亦嘗聞長者之教言於書中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願自以是為獨抑鬱而

誰與語是以一曲殘謂彼刑穢謂諺曰一曲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之又令許聽之乎上為字去聲令平聲蓋鍾子期

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意在泰山子期日善

琴絕世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知音者然後一曲士為知

已者川女為悅已者容虛所自勉已上聲為去聲若僕大

質已虧缺矣謂彼刑也應上身為二句雖材懷隋和隋

珠下行若夷山伯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

耳點污也已上答所以不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帝還

又迫賤事又值家相見日淺相會之卒卒無須臾之間得

竭志意此說前所以不答之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字安

為屈太子少卿涉旬月迫季冬月後便當就刑僕又薄

從上雍薄迫也言又欲從恐卒然不可為諱卒然言速也

死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少卿死是我終身不

得申憤懣之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死幽明既不相接

氣於足下矣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死幽明既不相接

而我之私心抱恨無窮期請略陳固陋答今闕然久不報前

矣此說今所以答之之故請略陳固陋答今闕然久不報前

幸勿為過處明而欲明向將死之友此等處可想見古

詳訂古文見斯定本卷五報任安書二 聖 紹問堂

人交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合也此愛施者仁之端

也端首也此取予者義之表也此是處已此義耻辱者勇之決也此

是及人此取予者義之表也此是處已此義耻辱者勇之決也此

處立名者行之極也此是垂後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

於世而立於君子之林矣有此始得列於士林今反之於

已無復故禍莫慘於欲利而不得利謂貧不能贖罪最慘悲莫

痛於傷心可悲之事非一而行莫醜於辱先先謂祖先也

廣嗣行莫誦莫大於官刑誦恥也官刑即腐刑男子割勢

醜於此矣誦莫大於官刑誦恥也官刑即腐刑男子割勢

也官為肉刑之首取莫大於此矣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此其辭也
一結正
其心中
與宮中
餘年矣所以自惟也思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
之與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和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詩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 報任安書三 紹聞堂
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抗擊
龍累上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
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鄉同何厠同次太史陪奉
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細維盡思慮此因切恨官刑之迫
更悲今已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關茸音閉乃欲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此段
切恨官刑因切恨故言之纒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纒非反覆辭推賢進士也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 報任安書三 紹聞堂
取諸之語

者其事之始終未明悉也以下 僕少負不羈之才謂才
欲受刑本末用且字重筆起 僕少負不羈之才謂才
遠不可 長無鄉曲之譽長止聲此二句見欲顯身下大夫
之烈豈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固父司馬談曾
不其難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固父司馬談曾
典史職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言宿衛司馬談曾
謂薄才也 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言宿衛司馬談曾
為戴盆何以望天 有賓客室家之累便不能竭才力一心
營職 故絕賓客之知望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
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自明初意如許無奈事有大謬如下文 夫僕與李陵俱居
門下 侍中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 報任安書四 紹聞堂
勤之餘欲救陵非為陵游說可知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
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
士之風自僕觀其為人至此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
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難去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
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也謂一事之失
亦小過耳乃為文俗吏苛責遂致釀成大罪亦猶造酒者
以媒孽而成也令人何等痛心此先略放下更詳敘當去
聲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淩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出馬故曰戎馬單于垂餌虎口橫挑強胡 何言耳垂何
所居之處號曰王庭 定矣也橫去聲

挑下聲挑撥也。仰億萬之師。謂此敵未戰也。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多殺日過當。去聲。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匈奴部長之號。戰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沐血飲泣。呼勞呼軍士而慰勞之也。勞。去聲。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參音。國讀為。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而猶虛張空弓。以抵冒單于之白刃。士卒見陵如此。無一不爭勇而戰死於敵者。此就陵以孤軍。漢人難為力。處敵出。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以少擊衆之功。不宜埋沒。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詳言古文覺斯定本。卷五。報任安書五。紹聞堂。王侯皆奉觴上壽。陵至凌猪山。使庾騎陳步樂還報言。陵以酒上之。天子為之稱。後數日。陵敗書聞。至上為之食不。慶也。使去聲。奉。同捧。後數日。陵敗書聞。至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為陵聞係如。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已上詳。之戰。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思。以見原為主上起見。應上以求親。痛句。洽音。創悲。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衆分。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將去。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彼觀其意。欲。於匈奴立功。以歸。以當其彼。事已無可奈何。不能自全。亦。賊之罪。而報漢恩也。當上聲。事已無可奈何。是無可奈何。

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暴音。僕然其摧敗。自於天下不謂。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名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因問而對。原無所。欲以廣主上之意。塞。之辭。廣音。問也。雖雖音。港音。怒目相。將意。辭指。媒。者。主待將帥之意。兼以杜塞。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前出。值而貳師少力。上以遷不。欲貳師成功。而為陵游說。以。拳之忠。終不能自刻。因為。誣上。卒從吏議。眾更議以為。欺。從其議。遂。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贖罪。而遷家。定官刑。詳言古文覺斯定本。卷五。報任安書六。紹聞堂。忌室家之。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或親知左右能。救則罪猶可。末減。而顧之。皆無。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湊幽圜之中。誰可告愬者。周獄名。漢幽者不見天日。也。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此段詳。降顏其家聲。顏音。頤也。而僕又併之。獄室。併音。武次也。獄室。資難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刑。者。恐有小風之患。須入密室。使與避風。養刑。乃能得生。故。口。室。言我今又。重為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為陵與已皆有隱衷。一樣不能。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功。定。皆申以剖符丹書之信符者。以。

白明教死之故

未通刑自裁請之

作長六寸刻篆書於其上。外而為兩半以留京師半以與
 信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
 俗之所輕也。倡優女樂也。謂其所職掌不過天文律曆。卜
 為調戲。者故為流俗之所輕也。此非自戲。如倡優所畜。以
 議乃再發。事起明所以不自引決。有故。假令僕伏法受誅。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
 次比。次比謂比並也。以所處之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言我何所樹立不
 死而不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
 趣異也。此結通不肯引決下重教。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此不辱之序。根篇首其
 次。此體受辱。如長跪對簿。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犯罪着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關索也。木索如夾棍。後指其大
 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古之犯罪者皆剪髮。其髮以別於平
 練之。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即黥刑。最下腐刑極矣。
 為極根篇首請莫大於官刑。何求傳曰。刑不上大夫。微惡
 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溪山。百獸震恐。及在
 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
 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猶今

交手足受榜箠。榜擊也。謂縛手。幽於圜牆之中。當此
 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此言獄吏之威
 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謂未被辱之先。猶可言也。今事
 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謂未被辱之先。猶可言也。今事
 矣。又曷足貴乎。此段自敘受辱。強上聲。且西伯伯也。拘於
 美里。九侯進女。紂女不喜。淫紂殺九侯。文王聞之。嘆息
 名。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墨宮刑。等四刑。而後大辟。
 故曰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帝釋雲夢。遂縛信。以謀反高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張耳子因貫高等謀反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報任安書八 半 紹開堂
 若擬人不
 論古人
 字不如
 此拘拘
 呂直孝文後勃被囚請
 室諸室請罪之室也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侯寶
 嬰生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赭赤色 季布為朱家
 罪人之服關穿也 三木即桎梏枷三件也
 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 李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高祖滅
 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別侯宗室往賀鍾陰人
 灌大宇仲孫怒罵之乃繫於田蚡之居室見鉗刺髮也鉗
 此言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去聲及罪至同加
 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 同猶法也埃音 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性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
 乎 以上之定計於鮮與古人受辱不自引決合而言之則
 勇怯強弱原無定貴山形勢驅逼而成一聽於人之自

此微言

無限曲
所以不
決之故

此微言
有不小

處耳又何怪其忍辱乎古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繩治也墨之稱也言前數人皆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之此時而始欲引節自決不亦遠者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已上言不引決此下再發筆起論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然定計於鮮其情本非樂死因有所激不得已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快懦欲苟活亦頗識去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五 任安書九 主 紹聞堂

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纒繞之辱哉義理句且夫城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江淹之問呼奴為賊呼能引決自裁况我以忠為說若論義理所激亦非不能引決者應上有所不得已句按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賊者犯賊罪沒人為官奴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婢妾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至此方說出作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個儻猶卓異也先虛提一筆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廣其說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段廣引被辱者書之古人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此段又復舉左氏孫子者以其無目無足與已僕竊不遜近自託之刑餘無異故著書亦宜與之一例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謂其舊聞之得失者則網羅之雖不能盡得其詳然略考其行事合始終而綜計之知其何以成而興何以致敗而壞也此是敘作史來歷上記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任安書十 主 紹聞堂

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此說出不自引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子長所限在此故再加且負下未易居負應作勝負之言也一句總之罵盡俗人且負下未易居之負謂敗名之下難下流多誹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閭

五投先帝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行云聲督督率也愚以為營中之事切中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六投先帝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七投先帝

也先漢高祖文景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八投先帝

長上聲坊本註謂桓靈時則長史參軍當作二人此意自亮死節之臣也

九投先帝

詳訂古文登新定本卷五前出師表二 三 紹開堂

十投先帝

日而待也此三臣先生所進出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

十一投先帝

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三年後當採取先帝於當陽之

十二投先帝

五年也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十三投先帝

心此段重敘先帝之殊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過以起下文出師圖報之意

十四投先帝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十五投先帝

中原指無竭為鉅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

十六投先帝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十七投先帝

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十八投先帝

詳訂古文登新定本卷五前出師表三 三 紹開堂

十九投先帝

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

二十投先帝

之咎以彰其慢此表所憂不在外賊而在內憂也陛下亦

二十一投先帝

思慮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二十二投先帝

先帝曰受任曰恐付托不效當年心事自有耿耿不可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孔明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

賊指曹操此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

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應上偏故冒危

難以奉先帝之遺意是一篇之綱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

詳訂古三登斯定本卷五後出師表一

適疲於西郡皆叛魏應漢是起適疲困于西蜀也又務於

東也既疲於西賊若結好東吳并力西守未可進兵法乘勞

此進趨之時也其法云貴乘勞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

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

高帝謀臣未及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

未解一也此段言成王業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

動引聖人如劉繇字正理據曲阿王朗字子貽據小偏馬

足以知之即如曲阿之劉繇據郡之王朗非不各據州郡

謀王說繇自稱名士當其論安危言計策動必引古之聖

人自以為生義羣疑滿腹眾難塞胸者不可聽今歲不

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孫權兄也謂用人則如賢妹能羣疑滿于腹內則事則畏

首畏兄也謂用人則如賢妹能羣疑滿于腹內則事則畏

戰明年有可乘之勢又顧慮而不敢征使孫策由小致

大遂并江東坐談小偏馬可論事臣之所未解者此其二

也此段言失時不戰必致以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

國資敵應上坐以待亡句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

也勢歸孫吳然困於南陽陽張雲所中險於烏巢

拒操于烏巢時曹危於南陽陽張雲所中險於烏巢

公輕以兵逼其後幾敗北山山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運糧北

陽曹操攻之袁幾敗北山山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運糧北

諱以兵逼其後幾敗北山山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運糧北

營閉門曹操引去雲搗鼓震天以大殆死潼關起于潼關

曹操北渡起時步騎萬餘人然後偽定一時兩功之難

來奔操軍天下如雨操幾殆然後偽定一時兩功之難

詳訂古三登斯定本卷五後出師表二

况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段言不

能定曹操五攻昌霸不下之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

王業曹操五攻昌霸不下之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

名非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

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

向時安卒不能成功此二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圖謀也

作戰死突將無前寶嬰青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寶嬰青兗
蓋皆征南中所營募歸四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
人最精武騎皆驍兵也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
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復去聲分音問此段言不乘時
能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
六也此段言賊守勞費相同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
於楚按十二年先帝將其眾過襄陽州人多歸之曹操
之長坂先帝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乃棄妻子走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計訂古文書斯定不圖卷五是出師表三 七 紹開空
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
漢事將成也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神歸蹉跌曹
丕稱帝神音子仲歸地名魏姓吳遣棄前盟遣呂蒙襲關
敗以致神歸之蹉跌不意曹丕奮力復仇又為陸遜所
此遂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龍
先帝曹操之事而知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過商侯曰一篇只是說事勢成敗難以逆料然却條陳
利害已若燭照數計而應卜其意以為聽臣之言則有
如前所云云意否則利鈍所不敢知亦冀先帝陰有以
諒之也忘款之意溢于毫端真有古純臣進諫之風

紹興堂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渠陽劉豫菴先生鑒定

錫山過 珙商侯選評 男 奕讚揭颶泰校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蜀人父早亡母更適人見養於祖母及長以孝聞曾事蜀後主為尚書郎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欲終養祖母故上表陳情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膳服終喪

臣以險釁風遭閔凶

險釁幸也費禍罪也閔憂也謂父喪也言以賦命報幸於夙昔初生時母

遭閔天不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背音倍乘也生纔六閱行月其父即見棄而死

年四歲舅奪母志

年僅四歲家貧無以爲衣食業爲舅所奪志

母劉慈臣孤弱躬親撫養

慈音同慈母也撫養一書躬爲撫視一飲一食

食親爲調養使臣無父而宛如有父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

行使臣生而強健猶可稍寬顧復之心

奈稟賦虛弱孩提

之幼以多疾病至於成立

今雖僥倖至成人矣然同思從

零丁孤苦至於成立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

鮮音鮮上音作福也承上言臣幼孤無依則賴

思手足而臣又養鮮兄弟外此所望者臣之兒息也不外

幸門戶衰微而養鮮兄弟有兒息得之甚晚將何煩乎

無裨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月之服謂之大功五個月之服謂之小功強是有勢力者

近是嫡近者謂外求之戚屬即大功強近之親可以倚賴

者無有也不得已而內求之僕僕即

五尺之童可謂應門者亦無有也

氣衰孤獨親惟臣一身榮榮孤獨子然以而劉夙嬰疾病

立但臣之形與臣之影互相附而臣之孤苦如此雖欲報劉

嘗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之固極而無以爲報况劉

老矣有夙昔時已嬰疾病嘗困卧于牀蓐之間臣朝夕侍

奉湯藥未嘗廢離而漸離寧今日而認廢離耶此見祖母

無孫速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舉後

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舉過兩次聖朝謂臣也達與榮並刺

及奉聖朝又得沐浴于清化之中前蒙太守臣達推臣下

愛才之盛心察臣以爲孝廉後蒙刺史臣榮薦下求入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之至意舉臣以爲秀才遺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

遇可不謂降馬爲最固辭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

辭不赴職又辭過一次狼狽也東宮太子宮也臣蒙選

門急於星火

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

叙自已進退之難

情既不忍欲苟順私情則告詆不許勢又不能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
 立狼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臣何忍違離其左右
 奉明詔而欲肉之私情以何而告詆之耶縣都縣又
 不許令臣進欲效忠思尚木下而先以忠親為不孝之子
 孫退欲盡孝孝何敢言而先以拒命為不忠之罪於事在
 兩難之際豈不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漢文帝以易月以來
 實為狼狽之極也
 武始復三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故臣之哀老耄者猶蒙推一
 年之舊使仕使其子况臣孤苦尤為特甚况臣以孤苦之人
 得盡孝養之情其子况臣孤苦尤為特甚况臣以孤苦之人
 貧尤宜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但為朝先主官至尚書郎
 於其誤人皆謂焉不知當年三國自陳壽作志以來二
 餘年皆以魏為正統即陳水通鑑亦因之魏既為正則蜀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陳情表三三紹開堂

言不能相離之故

結出終養乃通篇主意

臣安敢違辭哉臣無祖無父無以至今日臣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
 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之命原藉祖
 之命今需臣侍奉而延二人速相依以為臣密今年四十
 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
 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此以年壽較之見終
 養之後仍不得其報國惟全臣之幸苦非獨蜀之士及
 所緩急則忠孝可以兩全臣之幸苦非獨蜀之士及
 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二州牧伯所見
 守達後刺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卒保餘
 年祖母劉榮僥倖之恩卒保其殘年則臣之心無遺憾矣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陳情表三三紹開堂

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魏武子病以妾嬖其子穎曰我
 卒穎曰寧從治命而嫁之後泰晉之戰魏穎見老婦草
 以抗杜回而獲命而獲之獲之獲之獲之獲之獲之獲之
 之父也穎從先人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之治命余是以報真情聲淚俱下請十二郎文前為之鳴
 過商侯曰南樓真情聲淚俱下請十二郎文前為之鳴
 人之性情者深歎

蘭亭詩序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晉名臣也與謝安孫綽郗曇等游及王凝之之族之玄之族之輩為修禊之會於蘭亭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

禊事也三月三日臨流禊濯以祓除不祥晉書謝安

謂之風俗也王羲之會稽之族之玄之族之輩為修禊之會於蘭亭

三十二人少長咸集其會稽之族之玄之族之輩為修禊之會於蘭亭

賢者以此八字少去聲長上聲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大術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樂也於是有仰而能觀宇宙之大俯而得察品類之盛俯仰

懷抱晤言一室之內謂羣賢之樂蓋于俯仰間有所得也

超靜一流人倦于涉獵其相與俯仰一世或有舍談

也子一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或有一人於其所

受必因寄所托而難取舍萬殊靜躁不同必當其欣於

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或取或捨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蘭亭詩序六

外而不同吾不能解其非是也非是也非是也非是也非是也

然自足然推其自足之情則雖大過一得之樂若不知老

之將至者此見樂事未竟無散場之時當境者必不能省

悟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及而倦生則所

快之情即隨不快之事一興一廢而遷焉向之所欣俯仰

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言情隨事遷之時回

者覽一俯一仰之間為期甚速而所樂者已為之逝不可

復得矣此情事之小者也猶不能不以之興懷言情隨事

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年也短壽大也況長年之與短大各隨造化必有終盡之

時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又非情隨事遷者比思之能無

方此一所謂胸中之意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

方此一所謂胸中之意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

方此一所謂胸中之意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

方此一所謂胸中之意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

人生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永上言無數古人
一契吾獨何人又起於斯故每覽古人此等之文固知一
往往嗟悼不已亦不自解其何故也喻猶曉也
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道家之言成即而大
死者莊子云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八百歲之壽此
則所云死生一致彭殤齊年者自是不近人情之論故曰
虛誕妄作此四字分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謂且撤去二種閑話也
古今之人同歸于盡後之視今不見今人故列叙時人在
亦猶今之視昔不見昔人也此是通篇之詩應上一篇一
章之姓名應上錄其所述錄在此是通篇之詩應上一篇一
應難殊事異所以與懷其致一也應上昔人與感之後
之覽者亦將有處於斯文之覽字文即前臨文之文字言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詩序三 七 紹閣堂
後人獨不畏生死哉然則覽我斯文亦當同
我斯文因此一結遂令直至今日我亦欲哭
過商侯曰蘭亭之會樂事也從樂處發出無數感慨
李固序泰運思高致若出一人之手此題係詩曾作
後序則右軍此作乃其前序耳而坊本說之為記不亦
重可笑乎

歸去來辭

陶潛

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為彭澤令時郡守遣督郵
至吏白當束帶迎見之潛嘆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
腰即日解印綬去作此辭以見志後劉裕將
移晉祚不復吐號五柳先生謚靖節處士
就南村言謂之歸來故合言之曰歸去來陶公作令彭澤
僅八十三日其離田園未久故曰將無謫幸其未盡蕪也
若再遲滯不與忘既蕪之後無以為歸計矣故云胡不
歸也此俱是託言蓋傷晉將亡而不顧仕宋之苦衷也既
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惆悵音抽悵音唱悲貌人
為令思之簿書鞅掌百憂交集則此心不能自土反為形
體所役使然此誰役之實自役之也既自役之則自作自
受又何為不若他人之安於為令而獨悲愁而欲歸也此
一解歸計初決看他人胡字奚字一片自怨自艾因知古來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歸去來辭一 八 紹閣堂
高人亦無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予之惆悵欲歸
緬心之華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予之惆悵欲歸
恨無及今日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字承上不
同頭未曉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字承上不
居官者猶人錯走路頭幸僅八十三日雖錯未遠回轉最
易也覺字承上悟字知字來與迷字對至世見得是非
較明止有歸去一著為上策餘舟楫搖以輕颺風飄飄而
無一定也此二解歸心一暢
吹衣解任之後歸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歸而
征夫路上行人陸行多岐與舟行不同故問前路晨光熹
微言早甚也見之明故歸之快歸之決故行之早問難問
路以晨光熹微為恨故本謂此晉室暗乃瞻衡宇載欣
載奔其則也脫然而歸遙望故里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也當其返也僮僕候主人之歸則欣然而遠迎方三徑
微問稚子而稚子已伺候于門首矣此四解到家三徑清

荒松菊猶存

人幸粗安未知田園何以急流覽三徑誰若

者是荒而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未幾荒也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而盈樽此五解所需如松有引壺觴以自酌

有幼有室有酒有樽如此太矣引壺觴以自酌

何以怡顏

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五斗然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自對破窗客膝之小亦足以安此六解受用寬然

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而終日閒閒策杖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觀

謂策杖以扶老也而曰流無定也觀而曰游無定也

也身既閒於園之中目又極於園之外何等自在無拘

評訂古文苑斯定本卷六

七解莫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往莫來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所見而寓有萬物靜觀自得之妙景翳翳以將入撫孤

松而盤桓色蒼苔自遠而近不可遙覽惟撫松盤桓未忍

捨去見園中之成趣無盡而歸去來今請息交以絕游

亦無盡也此八解歸去來者前是未歸而決計於始

此是既歸而矢志於終也今既歸矣請自今以往

凡世人往來交際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今焉求

空之言也往來聲馬音烟交游既絕則世自世我其我

相遺東矣以不台時宜之人而復駕言交游之事其語

何所求哉此九解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解事可知雖憂世之心未能遠忘但以琴農人告予以春

書為樂尚友古人不得排遣而自消矣

九 紹聞堂

若七字為句創不成

其樂音細何快哉

及將有事於西疇

或命巾車

既窈窕以尋繁

此則車行之所歷也

而始流

吾生之行休

樂之機前此意動故向泉前此水已零落春及則

乃當與世相違之時有流之機皆得時使然豈不可羨若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易不委心任去留

評訂古文苑斯定本卷六

盡形乎世去留莫必何不將此心放下聽其

遑何之

不可期

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登東阜以舒嘯臨清流而賦

詩

而登然則登臨可也

是則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後復疑歸來一若見得明得定放得下也此十四

上解言歸來一若見得明得定放得下也此十四

上解言歸來一若見得明得定放得下也此十四

上解言歸來一若見得明得定放得下也此十四

過商侯曰先生豈是一味吟風弄月與塵尾清談者比
蓋因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其不可謂故托五斗折
腰之說解組歸田看箇中義物之得時處吾生之行
休二語微意已見辭義融散楚辭而無怨尤局處之
病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在士農工商之外者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此先生自出五柳先生來歷閒靜少言不慕榮利仕晉
十三年後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此段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此段
好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室廬淺狹環堵也短褐穿結衣
穿簞瓢屨空足不晏如也此段寫先生之安貧常著文章自娛頗示
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此段寫先生之自適贊曰總而論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五柳先生一
有言齊隱士咸王師之不戚戚於貧賤証傳中家不汲汲
於富貴証傳中不味其言若人之儔乎味幾五柳先生
之流証傳中飲酒為文章自娛句
呼証傳中街鵲賦詩以樂其志音咸以口含物也鵲酒孟也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自會義皇上人非晉宋間
結二句與起句相應

過商侯曰此傳即先生自述試把先生行履與
此傳相印證其一種瀟灑奇逸風度宛然恰合

北山移文

孔珪

孔珪字德璋浙江會稽人少游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彦倫隱于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其後人京傳此山故德璋乃發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此山靈之使不復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神也馳煙驛路勒移山庭自煙即氣也驛傳驛之周知也勒謂山之

于靈遠煙底逐路刻令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標標表

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也方比並也則千青雲而直

上凡有所托而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方知之上求之者曰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然世外一

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入山者藉以供飲食仲氏長就性調僕州郡召請輒稱疾不

就謂世無此等人山中便覺寂寞千載以來無人肯遊此

以見真隱原難其人阿世有周子周子名顯字秀倫此

同高功曹即史目也其品好靜養此既文既博亦立亦史

傳俗之士其品好靜養此既文既博亦立亦史

然有文復淵然其品好靜養此既文既博亦立亦史

兼于廣遠之史此謂其才則仕路咸宜然而學通東魯

東魯謂顏回也魯君問其才則仕路咸宜然而學通東魯

曰恐難詳而遠使若君問其才則仕路咸宜然而學通東魯

可得習隱南郭南郭無本姓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適也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吹南郭先生不習等者而一吹之南

中以吹茅食祿宣王南郭先生不習等者而一吹之南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郭乃逃濫借也北岳即北山也中隱者所戴之冠謂隱

林淵桂
子侍賢
巖北山

周子曰我
亦不來
何也謝

所遊至無人相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此林淵桂
問哀之詞也
秋桂造風春蘿擺月皆遠之韻而去矣遠去也擬音
舟上管陂西山之逸議遠其韻而東山即首陽山
檢閱也陂西山之逸議遠其韻而東山即首陽山
之素調子有平素之交已遠其韻而東山即首陽山
乃促裝下色因儀滿從海鼓行促浪樓上京謂為舟赴
舟之極音亦雖情投於魏闕兩傍中央缺然人臣至此思
所闕也起言其或假步於山局二句言其赴京時又欲再
遊北豈可使芳杜厚旃藟蒙恥今其懷懼和以相見
碧道再辱丹崖重澤此四句言山中草木且見周子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北山移文五
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
色丹赤色崖高岸也澤音慈濁也塵游躅於蕙路謂以格
音濁跡跡也汚渌池以洗耳之清醜水宜局岫幌外開之
龍山窓中之帷帳也高與高別掩雲關掩藏也飲輕霧
藏鳴端謂音衣上音水之急流處截來轅於谷口杜妄響
於郊端截端指端之車馬谷口即山在口之外言當
是叢條暝膽叢叢多也除木枝也疊穎怒魄穎即香或飛
柯以折輪車輪折音音古也之乍低枝而掃迹低垂貌掃
柯以折輪車輪折音音古也之乍低枝而掃迹低垂貌掃
木爭起而蔽來轅杜妄響矣
君指山英堂靈而吉與絕也通客通遊之客也俗士通
客皆指周子此言山庭得文而願併力困答所稱之詞

通商侯曰語語為巧靈時神不似山中人物且直令隱
居終南者真覺澗愧林慙顧影自醜至其琢句追章自
靈品致非凡俗能道

卷六北山移文五

召目

王勃

如霧之飄飄於上往來君臺隍枕夷夏之交此樓上樓子之衆如星之張祇以奇麗臺隍枕夷夏之交
城上之樓臺隍城下近河處也以首枕朝日此樓上樓
東謂正北荆楚之方夏謂中南揚州之地此樓上樓
枕藉於此夷夏之賓主盡東南之美此樓上樓
交言地處險阻之賓主盡東南之美此樓上樓
本州之都督將軍於此固者賢盡賢之士此樓上樓
章於諸東南之賓主盡東南之美此樓上樓
自爲人此樓上樓
物所聚都督閫公之雅望榮戟遙臨此樓上樓
範檐帷暫駐此樓上樓
車馬之作此樓上樓
賓主之美此樓上樓
在人今此樓上樓
遊美之儀此樓上樓
暇勝友如雲此樓上樓
詳訂古文此樓上樓
迎高朋滿座此樓上樓
士之詞宗此樓上樓
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此樓上樓
厚之無所不有此樓上樓
逢盛饌此樓上樓
酬賓人武此樓上樓
而想建此盛饌此樓上樓
美向言此樓上樓
三秋序此樓上樓
謂春夏此樓上樓
聚夕此樓上樓

景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

客赴會同行儼驂駢於道途之上

人之舊館臨謂至其所得謂登其上也

館指閣也謂谷途捷勝未幾而到建閣之基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登閣而上矣以上較之月同會到閣之涉歷也

按物自注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按物自注

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壯江南也謂吳會也西向遙望長安則知在日之下極日東

此段熱
悲亦感
之見無

地不滿東南而南漢最深由北歸之則見天關山難越悲
 柱之高莫攀天傾西北而北辰之星亦遠
 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閣而不見
 君門 奉宣室以何年 如賈誼幸宣室之問不知又在何年
 也 見 嗚呼 以下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 外音 馮唐易老
 宣室 嗚呼 以下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 外音 馮唐易老
 馮唐漢人自首為郎文帝幸過郎署與論 李廣難封 李廣
 帝時為右北平太守匈奴流為 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王
 飛虎將軍以受奇不封侯 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王
 鴻運之干北海豈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
 無武帝之明時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知白首之心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滕王閣賦二 三 紹興
 貪泉而覺 志為不貪 吳越 虞淵輒以猶憐 潤乾北
 海雖除扶搖可接 扶搖風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漢詩異日
 洞溪終難會 翼運也 孟嘗高舉 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
 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孟嘗高舉 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
 空懷報國之心 阮籍猖狂 阮籍字籍字子真行高舉
 是也 豈效窮途之哭 阮籍猖狂 阮籍字子真行高舉
 狂也 豈效窮途之哭 阮籍猖狂 阮籍字子真行高舉
 纓等終軍之弱冠 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有
 懷投筆慕宗慙之長風 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有
 風破萬里浪 舍簪笏於百齡 舍去簪笏于百 奉晨昏於萬
 後俱為將軍 舍簪笏於百齡 舍去簪笏于百 奉晨昏於萬
 里奉父晨昏定省之外 非謝家之寶樹 謝家為叔父安所器
 禮千萬望之外 非謝家之寶樹 謝家為叔父安所器

樹使其生 接孟氏之芳鄰 孟母三遷 他日趨庭叨陪鯉對
 于庭階耳 今晨捧袂 喜託龍門 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
 詩學禮事 今晨捧袂 喜託龍門 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
 北關公也 楊意不逢 撫凌雲而自惜 漢武帝讀司馬相如
 以明己之 鍾期既遇 奏流水以何慍 伯牙鼓琴志在流水
 子武帝 鍾期既遇 奏流水以何慍 伯牙鼓琴志在流水
 河鳴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 蘭亭王逸少梓澤
 丘墟 梓澤石崇之 臨別則言幸承恩於偉饒 永固公之登
 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
 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王鳴鶴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滕王閣賦三 三 紹興
 朱簾暮卷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欄外長江空自流
 過商侯曰此唐人所謂界劃文字也雖雖綴工綴備極
 人工天巧然畢竟是賦體不是序體其指長全在詩耳

為徐敬業討武聖檄

賈賓王

徐敬業唐大臣徐世勣之孫也勣賜姓李武聖武氏則天后之名也武氏竊據大位敬業因起兵討之特賓王共事故代作此檄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謂出身昔克太宗下

陳曾以更衣入侍下陳謂妾也外戚傳充下陳于後唐洎

乎晚節穢亂春宮更節晚年也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

之嬖隱匿侍先帝之私恩陰入門見嬖嬖君不肯讓人掩

袖工說狐媚偏能惑主如宋承恩結帝後引既而入門則

矣王皇后先帝所稱在婦也末易搖動乃潛殺殺女以誣

之其謾也不啻節婦掩袖之工矣是其狐媚之才偏能惑

詳訂古文堂斷定本卷六 討武聖檄 主 紹周堂

主主心安能不放其罪耶賤元后於翟翟陷吾君於聚鹿

此後極叙其罪之罪不啻故后車后服皆圖翟翟之

影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

者謂武后初為太子才人後為高宗后是父子聚鹿也

加以魑蜮為心豺狼成性也魑蜮為心近狎邪僻殘害忠良

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也魑蜮為心近狎邪僻殘害忠良

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神人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而囚于房州之別

宮武后之宗盟竟委以腹心之重任即嗚呼霍子孟之不

武三思輩是也此後叙其就逆之罪嗚呼霍子孟之不

作朱虛侯之已亡霍子孟輩是也此後叙其就逆之罪

主國無驚駭皇孫知漢作之將盡龍祭帝后識夏庭之遽

人之意趙飛燕于後官有子者皆殺之故有驚駭皇孫之語

袁趙飛燕于後官有子者皆殺之故有驚駭皇孫之語

至亡國以夏后所遺故言夏庭之哀山敬業皇唐舊臣公

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

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

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此

自述其興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以言

則鐵騎萬千以成羣以言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清

乎車則玉軸遠近以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清

詳訂古文堂斷定本卷六 討武聖檄 主 紹周堂

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皆地名海陵江浦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

而南斗平而歸營懸倚之劍氣衝而嶺然若南斗平班聲

或作班馬嘯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音出叱音

又去聲怒恨而嘯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音出叱音

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推服也此段形公等或居漢地居漢

地亦有水或叶周親無骨肉之痛叶音葉或音重寄於

土之恩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

動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

勳無廢大君之命無恙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

廢大君 凡諸爵賞同指山河 凡諸爵賞非予一人所敢定
之舊命 凡諸爵賞同指山河 凡諸爵賞非予一人所敢定
此段勉衆人共事 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 謂進不敢退
兩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 皆坐失偶戈先幾之
之謂 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過商侯日前半寫就媚奸雄處字字是令彼心折中編
為義旗設色寫得聲光奕奕山嶽震動覺兒女世界中
得復觀丈夫梗概

手丁丁之五斤三二二 付武聖殿三

與韓荆州書

李 白

按韓朝宗當玄宗時為荆州刺史人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
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
握之事 周公成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使海內豪
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漢李膺以聲名自
者謂之登龍門此言其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
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
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秦聞邯鄲趙使平
詳訂古文彙斯定本 卷六 與韓荆州書 三 紹興
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俱僅得十九
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薦焉平原君曰士之處門
下者如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未有以自見也遂曰使遂
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豈特未見而已乎平原君竟與遂
至楚而從之遂在三千客中 白隴西布衣 流落楚漢
者此段敘謂能得士 白隴西布衣 流落楚漢
屬荆 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 滿肝俠腸 三十成文章歷抵
卿相 文詞也如去帶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
大夫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此自叙
學及交遊意氣之盛素足見許王公者今君侯制作神
昔得通知于荆州正見所以異于他士處 幸願開張
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荆州本領

此語

心顏不以長揖見拒此二句是求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

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

言接見之後若肯親近尤可自展所長今天下以君侯

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應上一

倍價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

激昂青雲耶此段為荆州既為眾望所昔王子師為豫州

豫州牧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意下車官府到任也既下

車又辟孔文舉名融此一引古山濤作冀州北直冀州牧

三公甄拔三十餘人甄音真甄拔猶提拔或為侍中尚書

詳訂古文覺斯定不卷六紹周堂

再引古人接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

郎中問崔宗之房習祖黎斯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

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街恩撫躬忠義奮發此二句謂荆

人皆感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武推

微軀此段言荆州當接引後進不異古且人非堯舜誰能

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

殘視聽恐彫蟲小技不合大人彫蟲技謂作詩賦之類若

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書人寫然後退掃閒軒繕

長價

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清萍劍名結綠玉

劍下和善識玉故曰長價此段言欲幸推下流大開獎飾

惟君侯圖之

張翮初曰白當王室多難之日作為詩歌不過豪俠使

氣狂醉于花月間耳及觀此書大都街玉求售自為己

地社譽若生曾不係其心齊其視杜少陵

之憂國憂民豈可同日語哉然其文自佳

退高侯曰人謂白一生負才使氣未免粗豪然觀其不

敢為黃鶴樓詩乃是天下第一虛心人能識郭子儀于

行伍乃是天下第一有眼人仰如此書雖有一段強項

不服處然畢竟眼中知有荆州並未曾有目空天下之

想故必有李白之虛心隻眼然後可

以為狂為放人固可負才使氣乎哉

詳訂古文覺斯定不卷六紹周堂

手、紹周堂

集 171-100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字德裕
而遠遊
懷遠遊
思今病
令人悲
同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遊○旅○客○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
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
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大塊天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
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羣季白之諸兄弟謝靈運之弟曰惠連極有文才吾○人○
詠○歌○獨○慚○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侯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
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仲○雅○懷○如○詩○不○成○罰○依○

金谷酒數

金谷石崇園名嘗宴客園中賦詩不成者罰酒三斗

過商侯日只起手二句便是天仙化人語胸中有此曠達何日不堪宴春夜桃李園其寄焉耳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春夜宴桃李園序

三

紹興

阿房宮賦

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阿房宮在咸陽秦始皇所建極其侈麗後項羽入關而焚之其火三月乃熄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兀高而上平也蜀山蜀中

覆壓三百餘里○三百餘里此其地之廣也若言其高驪山北構而西折

直走咸陽○咸陽山在咸陽西其山折起之遠如此二川溶溶○二川渭水也

入宮牆○宮牆高而大下乃縱橫如網五步一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廊腰縵迴○縵迴言廊腰之曲折檐牙高啄○檐牙高啄言檐角之相向

各抱地勢○各抱地勢言各隨地勢而高下鉤心鬥角○鉤心鬥角言心相向而角相背

盤盤焉囷囷焉○盤盤焉囷囷焉言宮殿之曲折蜂房水渦○蜂房水渦言宮殿之圓形

不計其幾○不計其幾言宮殿之多千門萬戶○千門萬戶言宮殿之宏敞

高低冥迷不知西東○高低冥迷不知西東言宮殿之深邃一宮之間○一宮之間言宮殿之廣大

而氣不齊○而氣不齊言宮殿之不一五步之內○五步之內言宮殿之狹窄

每止則分
立地如秋
曉髮也
言髮之多
髮明也
音
渭流漲臙
棄脂水也
言
之烟斜霧橫
扶椒蘭也
言香
雷霆乍驚
宮車過也
輓輓遠
聽者不知其所之也
輓輓也
一肌一容盡態極妍
綰立遠
視而望幸焉
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中美人之名已上寫
美人已下
燕趙之收藏
韓魏之經營
齊楚之精英
國珍奇
幾世幾年
取掠其人
倚疊如山
國珍奇
一旦有不能輸來
其間
此非
六國只是
寫秦之多耳
收
鼎鑄玉石金塊
珠璣棄擲
邈邈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力瓦片也
龜也
音里
以道路也
此
宮中珍寶充積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秦愛紛奢
詳訂古文覽斯定本
卷六
何房宮賦二
三
詔閣堂

人亦念其家
奈何取之盡鑄銀用之如泥沙
兩為鑄十
為錄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
架梁之椽多於機上
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
磧磧石磧瓦縫參差
多於周身之帛縷
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
九州九管
絃謳啞多於市人之言語
也此總上極寫
使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
獨夫之心日益驕固
此寫秦止此
成卒
不取言而敢怒
獨夫之心日益驕固
此寫秦止此
成卒
取諸民而為之
所以欲怒而致滅
滅六國者六國
也非秦也
且不能言等句來
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滅族

取敗亡也

此根上取之盡鑄銀等句來總嘆六
國與秦之亡皆由于暴其民自取其禍
嗟夫使六國各愛
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近三世可至萬世
而為君誰得而族秦也
此五句反說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
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結
世意也
過商侯曰
前半將宮殿樓閣
迴廊複道
美女珍奇
千態
萬狀
運一描寫
壯麗
或窮奢
阿房一齊都現
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其壯麗
或窮奢
阿房一齊都現
房頃刻都盡
世上一切夢幻泡影
石火電光
如是如是

詳訂古文覽斯定本
卷六
何房宮賦二
三
詔閣堂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

先生自號醉吟先生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

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荷水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

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

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

通學小中大乘法悟我空無之理而修者是小乘法悟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原無煩惱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

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宅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明之為酒友

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

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遊也

觀自居守洛川韋布之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

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

操宮聲弄秋思一遍

家僮調法部絲竹

裳羽衣一曲

唐明皇八月望夜夢遊月宮見仙女數百歌

也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

善唱楊柳枝放情自娛略酌而後已往往乘興展及鄰村

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

酌盡興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

酒約百斛

弟姪慮其過也或議之

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

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幸吾好博弄一擲萬錢

奈吾何

承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

今之計者

諷詠之閒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

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

也

子弟入酒房環繞窺窺踞仰而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

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

集 171-103

周威王師事之及卒晉西往見其屍覆以布被手足不
盡斂曾西日邪引其被斂矣妻曰邪而何有餘不若正而
不足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晉西日何以爲哉妻曰先生
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其謂曰康可乎晉西曰
惟斯人也壽於顏淵顏淵曰子淵魯人而復聖魯曰固
而有斯婦壽於顏淵顏淵曰子淵魯人而復聖魯曰固
五十歲足以供饋養所聞于夫子足矣自伯夷樂
於榮啓期唐虞索鼓琴而歌孔子遇子太山問曰先生
男尊女卑男尊貴女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
免強顏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
待終何不樂也健於衛叔寶衛叔寶叔寶風神秀異常乘
晉爲太子洗馬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捨我所好何以遂
其一生多病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捨我所好何以遂
老因自吟詠懷詩吟罷自哂拘攣撥醅也撥開也都酒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醉吟先生傳

也。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
醉醉吟吟相仍若循環然絲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
地。醉吟吟相仍若循環然絲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
陶然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
爲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于唐憲宗時爲翰林學
士至文宗時辭歸林下開成文
宗。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無音矣
地。而醉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
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唐六如曰達言妙論可使睡者頓醒愁者頓樂
遂辭侯門高致落落亦知止亦安分令人可感可揚。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眼音銀崖岸。河水紫帶羣山
糾紛黯兮慘悴。悲日曛。斷草枯。凍若霜。晨鳥飛不下
獸。挺亡羣。此起先寫空。亭長告子曰。此古戰場也。亭長老
亭長言出題方是向。不。當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如今日始知。口吻長上聲。此止。傷心哉。秦歟。漢歟。特近代歟。
秦漢。連。下。即。緊。問。近。代。妙。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
也。此。承。秦。漢。句。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日而宵。于。露。之中。此
二句言路之。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潤。天。長。不。知。歸。路。寄
遠。時。之。久。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弔古戰場文

身鋒刃。臆。誰。訴。秦漢之先列國爭戰。雖在中原。其可悲
已如。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此承近代
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爲。嗚呼。噫嘻。此段言所以吾
想夫北風振。漢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堅。旌。旗
陸川。迴。組。練。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門。組。練。衣。甲。之。飾。此
四句言其利。鐵。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
方。陣。未。戰。利。鐵。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
江河。勢。崩。雷。電。此音。秦。漢。之。先。列。國。爭。戰。雖。在。中。原。其。可。悲
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腰。堅。冰。在。鬚。鵞。鳥。休。巢。征。馬

知蹶蹶音列寒也踵踵音陳行不進貌繪繪音繪無溫溫音溫隨指裂膚裂音裂

尉親降將軍覆沒言被覆之害屍填巨港之岸言戰中用什物都血滿長

城之窟無責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言戰中用什物都刀交兮寶刀折

兩軍蹙兮生死決折音古蹙迫也兩軍句降矣哉終身夷

狄戰矣哉骨暴沙磧此重寫三軍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

長兮風浙浙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甲古戰場文二 完 紹開堂

今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降音抗暴音

也浙音昔風聲也黑音道陰慘貌自鼓衣至此是三軍既

覆之後連言交戰之時竭盡精銳自鼓衣至此是三軍既

逃匈奴言趙趙之良將此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

其在多乎殫盡也痛音學疲也 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

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

太原地名朔方北于也周令兩仲棣棣于此還音旋左傳

云歸而飲至謂歸則告至于宗廟因而飲酒也策勳紀錄

幽閑貌此言周用兵之得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

靈萬里朱殷色久則殷也此言秦用兵之失漢擊匈奴雖

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患同還抵償也此言漢用兵

近代不言蒼蒼燕民誰無父母提攜提音提負畏其不壽誰無

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主也何恩殺之何咎

此以至情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情悵

心且寢寐見之布奠稱觴哭望天涯天涯音天涯地為愁

草木妻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字音酸苦必有凶年人其

流離自蒼蒼燕民三此總言無罪之民嗚呼噫嘻時耶

命耶從古如斯此總結秦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在四夷一語蓋守者正仁義之用也王道也文教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甲古戰場文三 完 紹開堂

臣用奇則有策勳飲至之樂此是作文人意中主見至描

寫戰場之苦陣亡之慘雖極酷慘反是第二層好處按

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無敵過君莫

將沒卒斃耶得失不可不辨

陋室銘

劉禹錫

曲肱陋室
句俱屬雅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先設譬起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
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金經佛經也。無絲竹之亂
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南陽在郡州。諸葛孔明有
草廬。揚雄字子雲。居孔子云何陋之有。
李九我曰。此篇首以山水四句。喚起陋室二句。若痕草

色二句。狀陋室之趣。談笑往來二句。言交接于人之貴。
可以四句。言所是于己者。逸南陽二句。言可以比南陽
之德。西蜀之。舉而不為。陋也。引孔子云何陋之。有一句
過商侯曰。句將陋室字。細案末引孔子語。作證據。最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陋室銘。聖。紹興。最爲有結構。

原道

韓愈

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敘帝王生民道法終
以聖賢相傳之統。其間佛老與孟子距楊墨同功
乃垂世立教之文目。
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爲義。受與行俱主有爲一。由是
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四句是仁與
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
吉。起處把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
也。其見者小也。老子有道德之意。此指出老子病源。只因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譬之人生井中。而曰天小豈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原道

聖

紹興

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
也。此二句。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
言之也。也一人之私言也。自篇首至此。把吾道大旨與老子
開之也。老子尚在孔子之先。時周道衰。孔子沒。吾道不明。
佛法未入中國。故聖言老子。周道衰。孔子沒。吾道不明。
沒三。火於秦。秦非博士官所職。天下凡有收藏詩書百家語
者。悉詣廷。黃老於漢。漢初有蓋公善治黃老言。治道貴清
靜。雖燒之。黃帝與文帝皆極尊黃老。其說遂倡于漢。時黃軒
公薄太后與文帝最好道。書而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
轅黃帝也。黃帝最好道。書而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祭之何民
不窮且盜也此言先王無所事事有妨于民生看竈且盜句見下面許多功用便少不得是第一段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害指下文嘉蛇禽獸飢寒顛病等語有聖人者立指歷代帝

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

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未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專開老佛之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

夏商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

下復破其清淨無為之說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原道四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則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也此一句轉得健收拾前西詩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

則愛而公隱隱見博愛之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隱隱見行而宜之義此總見先王

之則于處已待人存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

而天神假至也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

吾之所謂道也非何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道以道之此句正所以流之行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置方無獎其亦庶乎其可也

過商侯曰渾浩流轉傲岸不羣可與子與氏若千卷書

原毀

韓愈

原毀乃始于責己者不責己則急急則忘

古之君子與對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重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蓋責己厚故人

易從聞古之人有舜者以周來其為人也仁義人也

制事之當然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

其如舜者責己聞古之人有周公者以周來其為人也多

才與藝人也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己曰彼

人也予人也彼謂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

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責己者二此舉舜與周公分

意下只一轉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

世無及焉謂舜與周公二人後世之人無有能及之者復

肩是人也之人即指古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

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以聖人自待所以尊己也其于

人也一承輕曰彼人也能有是足為良士矣能善是是

足為善人矣再承輕以約來看他仍用前法取其一不責

其二必再求其他即其新不究其舊不究其往之非

其新不究其舊不究其往之非

其新不究其舊不究其往之非

其新不究其舊不究其往之非

其新不究其舊不究其往之非

其新不究其舊不究其往之非

其新不究其舊不究其往之非

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為善之利是與人為一善易修也

一藝易能也向順勢行足上意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

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必有一善一藝便足為能不

是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以眾人之待己也善二字翻弄

今之君子則不然與古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

難于為善求備于人故為廉故自取也少薄責于己故自

成敗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字來已未有能

曰我能是是亦足矣以無而為有者外以欺于人內以

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者豈是不亦待于身者已

詳訂古文覽斯定本卷六原毀二

其人不不足稱也字來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再承詳

其人雖有善能不舉其一不計其二舉其一事不計其

其舊不圖其新過其舊日之惡即改恐恐然惟懼其人之

有聞也惟恐其有令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之意刻責

欲以聖人望于人也已上一小扇只是一夫是之謂不以

眾一正雖行文字與上宰相第二書相似夫是之謂不以

眾人待其身不肯刻而以聖人望于人惟知求吾未見其

尊己也如舜與周公後世皆稱為大聖人何其尊也而要

自責則不自修不自修則不能到得聖人地位何難然急

尊之有此于今之君子段獨重束一扇方不雷同難然急

不說毀而毀意自見。未幅結到國家。此是文公
立言主意。即君子器使魯元公無求備之心歟。

羊丁子八卷下

三

為是者有本。有原。其所以不自責而徒怠與怠之謂也。
原世之意。二字指出毀人之根。推意故怠。推意故毀。所以怠者不能
二字下人。下文只以怠字原出毀之情。以見毀言不足信。怠者不能
修而怠者畏人修。常情如善而幸。吾嘗試之矣。
試語于眾曰。此分寫良士一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素與之相應也。與其平。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素與之相應也。與其平。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
不敵。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
以不應之者。此又用一篇作實。謂
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詳訂古文聲新定本卷六
不使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
然則其畏也。
說于色矣。
易一字截。
然兩意也。
其陰私及文行皆無可議。亦必有人嘆其先世惡跡。斷不
許世人深可嘆恨。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
行。雖已難。以無人肯稱揚。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
國家可幾而理歟。
過商侯曰。有來是兩角文字。亦似八股文字。責已待人。
是一篇之柱。詳與廢毀之長。葉思與怠毀之本。根全文。

諫迎佛骨表

韓愈

徐勣原奏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
壽考。百姓安樂。當其時中國亦有佛也。若民福祥皆亦非
因事佛而致然也。此其言宋事佛求福而自得福。漢明帝
時始有佛法。明帝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等往西域求佛。十明
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連祚不長。佛
明帝此也。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奉佛
前加恭謹。計其享國多者。十數。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前後三度捨身施佛。武帝感于佛教。傾心信奉。四十八年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諫迎佛骨表

三宗廟之祭不用牲牢。詔宗廟祭。晝日一食。止於菜果。
長持齋素。斷絕魚肉。日止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國亦尋滅。東魏侯景反。攻臺城。陷之。武帝飲膳多為所裁。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已上
事佛求福。而反得禍。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唐高祖即
除佛法。上命天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
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沙汰一事。遂
即指蕭瑀一輩人。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明句倫比類也。

此段多
之字義
與情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諫迎佛骨表

韓愈

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伏
不惑于佛。句度。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虛還不常。今聞陛下令
羣僧迎佛骨於城。有言。唐西鳳翔府法門寺塔中有佛
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十四年正月。迎至京師。憲宗留在
令諸寺通迎供養。又編送諸寺。令其轉相。臣雖至愚。必知
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必非事佛以求福
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傳言佛骨在塔中二十年。方
此崇奉以狗。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
人之心也。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骨及令諸寺通迎供養上藉勞事佛流弊不可以訓憲宗
實是真心事佛反言百姓誤認止把百姓說作愚冥又用
倒跌夫佛木災伏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
言先王之法言不通故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以衣服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則度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
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政殿一見設筵也再與
禮賓宴一筵賜之以衣服一襲一襲猶一副也言即使活
佛相見止當待以遠國使臣之禮且以異言異服不知大
倫戒其勿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
宮禁此就昇入大內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謂鬼神當盡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諫迎佛骨表三 註 紹開
有所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齋蒱禳除不
祥然後進弔先祝讀祝文者蒱音列蒱帝也古者君臨臣
儀邪不祥之氣以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
齋為鬼所惡也先令巫祝將蒱木煎湯以救帝酒地掃除
先齋蒱不用蒱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恥
恥舉朝無有識之人也此實憲宗之非憲宗之失止說羣
臣不言御史不舉為可恥又用倒跌法此段就御樓以觀
上痛發其過當妙在逐段翻駁却似一氣呵成以此骨付
成其提撥布置之巧與古今第一篇諫疏也以此骨付
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令
人知其幻妄可以斷除一世之疑後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代無所流傳可以杜絕將來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使天

後路
女
集
後

人知大聖人之所舉動遠配古聖帝明王而迺出漢魏六
朝之庸主萬倍也豈非至盛至快之事哉此言佛骨既迎
至京師若發還鳳翔百姓感猶不解佛如有靈能作禍崇
如此措置所以行高祖謙除之意也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殃咎與上福祥
二字相應既以迎佛骨爲所福祥則必以毀佛骨爲招
殃咎矣願以身代受使不畏也此段處處佛骨之法無
任感激懇惻之至謹奉表以聞

過商侯曰冒黎遊戲事佛不暇與談宗旨只在極淺
處開明愚夫愚婦之心便辦却治天下正經大道矣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諫迎佛骨表四

善

紹開

諍臣論

韓愈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第進士後去隱中條山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幸東都召為諫議大夫城未至人皆想望風采謂能以死奉職既拜官久猶未建白昌黎作此論以諷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先言城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埋下問設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聖人

之居子晉之鄙陽城定州北平縣人其地屬晉之鄙人

董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從之游故董崇陽子之德皆為

不知幾十人大臣聞而薦之李泌開其名天子以為諫議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諍臣論一五五紹開堂

大夫德宗令長安尉楊寧齋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皆

以焉榮而陽子居于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意雖說視

其德如在草野如在山野之中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陽子豈以諫官之富貴而改其不求聞之初心非有道之

士不能此數端定是陽城好處必要求出了不然後來

必是皆筆周旋非愈應之曰此答破有是易所謂恒其德

貞而夫子山者也易卦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正矣然此乃婦人之道非丈夫之所惡得為有道之士乎

哉斷佳快利非常語在易蠱之上九云蠱音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易蠱卦上九爻云士君子不遇時自宜尊德樂道不

臣事乎王侯以高尚吾之志而已此謂陽子未出時

又及形三卦分兩段應前四段

自當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卦六二爻云

如此當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卦六二爻云

臣而當王臣大難之際自宜鞠躬盡瘁不顧身家之可若

以承濟之此謂陽子既出時又當如蹇蹇蹇蹇也蹇蹇

蹇蹇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蹇蹇

居之時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援引孟子
此語誠能
陽城不能
諫諍

不消多語
只看陽子
持為難往
乎一轉當
今陽子不
故他

前而意
已說下

是以先為諫官天下仰望何如是第一斷且吾聞之更端
起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人臣即當盡其官若制
之而不專其職則去不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人臣
或則以言為責者即當盡其言若君之
而不得行其言則去不去則廢言為贅矣今陽子以為
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
者也謂陽子既不言則當諫諍不諫則當去無有久
攻難文字須教他不可逃陽子將為諫諍乎古之人有云
遊自前難到此無難了陽子將為諫諍乎古之人有云
有言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仕所以行道是為貴謂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詩臣論三 至 紹開堂
可也若說為貧而仕非以行道位不必論尊卑不必論
以司門啓閉而已豈非以學不虞而已無與于蓋孔子嘗
為委吏矣孔子聖人也亦曾為吏而嘗為乘田矣亦曾為
牧之亦不敢曠其職雖孔子亦不敢必曰會計當而已矣
史矣亦不敢曠其職雖孔子亦不敢必曰會計當而已矣
會者貴會者其職其職其職其職其職其職其職其職其職
子之意謂委吏所司者倉廩之事爾但于出納之間會計
當而不差吾職已盡必曰牛羊遂而已矣矣矣矣矣矣矣
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
吾職已盡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
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為行道之計雖仕亦不宜
居諫職故以不辭也或曰否非若此也子出脫夫陽子惡
祿之是第二斷

生志在
再說開成
韓板

訕上者陽子不欲顯然訕毀
為名者不善諫揚其君之過以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
知焉又在此之書曰周書君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君陳說爾
于稽眾釋思之時其有切于事之嘉謀合于道之嘉猷即
入告爾君于內又不自以為能將順于外曰此嘉謀嘉
猷皆是我君威德主特裁斷于上非臣下所能與也既陳
已之善而獻納于內又以善歸君而宣布于外此忠順之
極至矣書之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謂陽子之用心不
于君有若書之所云者故愈應之曰此答破諫且議使
不諫也結住下更端再起愈應之曰此答破諫且議使
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諫官之道者矣諫官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詩臣論四 至 紹開堂
又接口一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
非陽子所宜行也諫官主于言不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
蓬蒿之下折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德宗重其德行道
又折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諫官之職使當使
行去聲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諫官之職使當使
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忠言逆耳如食魚骨
謂之天子有不惜賞從諫如流之美如流水之美德不
骨鯁即指居諫庶幾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
位言入一折庶幾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
闕下而伸其辭說起莫不彈冠而相慶矣致吾君子堯舜
熙鴻號于無窮也宣明其大君之名于無窮也此言諫官

之所係 若書所謂 謙惟我后之德 則大臣宰相之事 非陽
 子之所宜行也 既為謙官 正欲使人知其謙與大臣宰相
 待德宰相時 再行此 且陽子之心 將使君人者 惡聞其過
 法未通也 又陽子之過 是陽子之過 而引居文過之
 乎是陽子之也 謂君之過 是陽子之過 而引居文過之
 罪激之也 或曰 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 不求用而君用之
 第三斷 不得已而起守其道 而不變 何子過之深也 此又設為陽
 子雖仕 仍守其不求聞用之道 所以不愈 曰 更端再起 此
 諫何責備之太甚也 此竟又推高一層 謂非有心求聞用之
 宇自古聖人賢士 皆非有心求聞用也 謂非有心求聞用之
 用也 此新倒不求聞用 不求聞用 則其時之不平 上天人之不平
 用二句 接口一句 斷住 閑其時之不平 上天人之不平
 詳訂古文覺新定本 卷六 諫臣論五 完 紹興
 下問人 得其道 不敢獨善其身 而必以兼濟天下也 得
 又治也 聖人賢人之道 不敢私之於己 必以兼濟
 斯民為念 此二句 折倒守其道 而不變 句 孜孜矻矻 死而
 後已 極濟為急 終其身 不敢安於逸樂 故禹過家門不入
 禹治水三過 孔席不暇煖 又坐席不及 而墨突不得黔
 其門而不入 孔席不暇煖 又坐席不及 而墨突不得黔
 突室 雖口不及 黑即去 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
 為樂哉 誠畏天命 而悲人窮也 人情莫不欲安 誠畏時之
 耳 此引二聖一賢 夫天授人以賢聖 才能豈使自餘而已
 賢為証 一折 夫天授人以賢聖 才能豈使自餘而已
 各以賢聖之才 能賡之人 非使人 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欲使其有補于天下 耳目之于身也 耳司聞而目司見 聽
 之不足 以兼善天下 耳目之于身也 耳司聞而目司見 聽

其是非視其險易 然後身得安焉 司主也 險不平也 易坦
 問者為耳司 是者為目 有耳以聽其是非 然後無搖惑之
 事 有目以視其險易 然後無傾跌之虞 而身乃可得安耳
 日之為功 聖賢者 時人之耳目也 時人以聖賢為耳目 時
 于身如此 聖賢者 時人之耳目也 時人以聖賢為耳目 時
 人者 聖賢之身也 故聖賢者 天下為一身 且陽子之不賢 則
 將役於賢 以奉其上矣 使賢者 所役使 反若果賢 則固畏
 天命 而聞人窮也 使其果賢 自必敬上天之所命 而聞下
 之惡 得以自暇逸乎哉 雖欲自逸 不能也 豈可守不求聞用
 之惡 是或曰 分看 他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不致以不善
 第四斷 或曰 分看 他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不致以不善
 惡許以為直者 此二句 引經 許音結惡去聲 若吾子之
 詳訂古文覺新定本 卷六 諫臣論六 完 紹興
 論直則直矣 如退之之論 諫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 乃
 文見前 論直則直矣 如退之之論 諫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 乃
 以見殺於齊也 公見國武子 名佐 按國語 柯陵之會 襄
 國而好盡言 以招人過 武子名佐 按國語 柯陵之會 襄
 克通于室 公夫人國佐 責之慶克 以告夫人 諸赦之 國佐
 子也 吾子其亦聞乎 至此自駭 以為不宜盡言 取怨愈曰
 更端再起 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 盡其官之職 守雖
 破言二字 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 盡其官之職 守雖
 陽子未得位 則思修其辭 以明其道 思修其辭 以明其道
 已 我將以明道也 明道二字 非以為直而加人也 此解
 惡許二句 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 未能得善人 而好盡言
 接口斷住 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 未能得善人 而好盡言

能改過
望夫夫
言
凡有
之士
章法甚

於亂國是以見殺。又折亂國謂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又感動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又折之謂所以敢攻擊陽
陽子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且怨。子者亦難得陽子是一個善
者有此一句來收總有托。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
之士也。到底不肯以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
乎？是第五斷上幾段俱責其不諫此段乃望其諫言陽子
第四問作掉尾應。起處激得尤緊。
過商侯曰：此篇到底是一諷陽子以必諫不是諷陽子之
不諫也。若說以下諫諍陽子安見其非盡言以招人過
哉？看其從寬處逼緊更從逼緊處放寬層層辨駁。始終
只是聳動陽子。其後陽子果論裴延齡陸贄兩事至欲
退之一擊之力。

詳訂古文聲斯定本 卷六 韓愈論七 室 紹開堂

再上宰相書

韓愈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
愛。然後呼而望之也。且水火之中而求脫。不專是看也。
于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
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設有人偶立于其旁。其人又與我為
將呼之。而望其相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
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從旁之人聞
蹈水火之事。此時此際。雖非其親。有所憎怨。苟不至於欲
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說水焦毛髮。一句救之而
不辭也。謂其人苟不欲其至于死。勢必盡力以相救。又曲
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憐也。是總領住勢急
情悲是總欠一段。時宰相趙憬賈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
賈愈是總欠一段。時宰相趙憬賈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
力學。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論道之難。易力行不
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即枯水火二。其既危且亟矣。行迫以
致窮餓其身。與其大其聲而疾呼矣。因急閣下其亦聞而見
之矣。連用四矣。其將往而全之。欺抑將安而不救歟。事危
如此。疾呼望救。如此。有來言于閣下者。白有觀溺于水
而熱于火者。又指水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

又起以時
字作被

微借殺
後即時字

以為仁人乎哉。勢空操出一個說話人來以可。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已上言使非不仁之人見愈。謂之不知言者。反謂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其能不足當賢相之。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為在位者。時有不可。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所是責成無已處。非天之所為也。為人之所以設也。又修達又曲折讀。前五六年時。宰相薦問。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易時哉。乃反不可乎。已上言宰相既問。知不可委。詳訂言。不量斯定。太。卷六。再上宰相書三。紹興。之。時而不舉此。一難使人無所。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藉口亦是自開。後門。易入。聲。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問於已仕未仕者。聞去。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切文牒者。此言自。節度以下。尚得。以薦。聞。何。况。宰。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管。相。尊。子。節。度。所。舉。不。患。其。不。行。趙。文。子。舉。晉。國。管。今。布。衣。雖。上。皆。以。為。公。或。舉。於。管。庫。庫。之。上。七。十。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于。此。之。又。不。患。其。失。當。但。管。庫。猶。可。言。也。至。山。自。儕。于。益。而。日。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于。此。其。情。臨。辭。感。卑。願。可。笑。殊。甚。惜。夫。看。他。到。底。曲。折。無。一。直。管。情。臨。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過商侯曰。鍾竟陵謂此書所見似悲感。非悲感也。如此大聲疾呼。氣寔足以籠罩之。祇因昌黎日。空時宰故云。

言激宕如此。即孟子所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壯也。然也。若視其壯也。必為莊語。敢語不敢激宕如此矣。謂悲感而未非善。請昌黎之文者。

再上宰相書三

三上宰相書

韓愈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忽說周公不為。其急于見賢也方一
 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此皆通口中嚼物也。沐濯
 使少無時。相成王時。成子伯禽曰。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
 不故通。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此以周公為相與當時之事反
 為難。有兩。緩急可見。下轉筆。當是時。勢為後發。盡一段伏案。天
 下之賢才皆已舉用。舉用是進賢。姦邪讒佞欺負之徒
 皆已除去。除去是退不肖。四海皆已無虞。三皆已六字
 已。是古。無事。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四皆已十五
 方之夷有九種。謂獫狁。夷。青夷。夷。黃夷。夷。赤夷。夷。玄夷。夷。風夷。夷。陽
 夷也。八蠻南方之蠻有八種。謂天。蠻。南。蠻。西。蠻。東。蠻。南。蠻。穿胸
 詳訂下文。覺斯定本。卷六。三上宰相書。一。奎。紹。開。堂。
 之荒服是流放罪人之地。有服之貢謂貢獻方物也。天災
 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銷。化也。息。止也。天下之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修理謂舉行也。風
 俗皆已敦厚。敦。厚。六字句。敦。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沾被者皆已得宜。八皆已十七字句。休徵嘉瑞。應鳳龜龍
 之屬皆已備至。九皆已十四字句。休徵嘉瑞。應鳳龜龍
 論似不必有此。握之。急。看。他。連。用。九。個。皆。已。字。變。化。七。樣
 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交。有。反。而。起。伏。頓。挫。如。驚。濤。怒
 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
 父之親。周公成其所輔。理承化之功。文盡文章如是。謂以

之功而論亦似不必有吐握之急。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
 如是。指上文。九個皆已。再轉筆。其。求。進。見。之。士。豈。復
 有賢于周公者哉。謂舉用之士皆不能如周。不惟不賢於
 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且不如周公。豈
 復有所謀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又無奇謀異議可補
 見之士而論。又似不必有吐握之急。看此處連下三個然
 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日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
 未及。以貢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所進之士
 亦可以弗求矣。而周公猶急急皇皇。惟恐求之未至。如周
 以貢成王付托之意。以失天下仰望之心。下再轉筆。如周
 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文章如是。而非聖
 詳訂下文。覺斯定本。卷六。三上宰相書。一。奎。紹。開。堂。
 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
 髮之勤而止哉。看他層層倒捲。轉去推原。周公之心若處
 時宰相下。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
 不哀。已上言周公急于見賢之功。看此處若他人用筆。只
 三。字。句。法。更。奇。凡。費。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此。即。以。閣。下
 近。謂。不。多。幾。時。宰相趙鼎。賈似道。賈。等。新。用。天下之賢
 才。豈盡舉用。豈。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豈。四
 海。豈盡無虞。豈。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
 豈。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豈。天下之所

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六豈風俗豈盡敦厚。豈
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八豈休徵
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九豈盡此段謂其時亦未
比皆已二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
字最巧。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又搭。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此
進見之士未必不如求見周公之士。看他本是九個豈盡
字與前段相對說。今分外添出兩個豈盡。即上三豈復有
哉。變。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
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然而已也。士雖不必如周公之待
然。士既有可為之才。亦宜引而進之。豈可棄置。愈之待命
而弗用。至此說閣下。畢下始入自復上書意。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三上宰相書三 卷 紹周堂
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指後十九足三及門而
閣人辭焉。閣人守門人也。謂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
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周公閣下之說畢矣。下又
無可。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仕人皆來弔而慰安也。
故出疆必載贄。疆境也。贄音至。執玉帛以見人。謂之贄。謂
所適國之君。然所以重。自進者。以其于周不可則去之。
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于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
楚也。此叙周秦之士有他國可適。則亦。今天下一君四海
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言舍此無可他往
之。地。書安得不復。

上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山
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山林乃不得志于時之所居。若以
不復。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上自身。書亟上。屢也。兩
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言所以求通不已。歎音頻。頻也。兩
國矣。字其勢急。又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擺佈陣勢。操縱用
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往別
處求通。看此句。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
不下。恐字安穩。是謂二字。在末底。便覺句法奇健。妙端
懼也。亦惟少垂察焉。如容。讀曰威。會。惶。恐。無已。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三上宰相書四 卷 紹周堂
通商侯。曰。前後分明。只是一開一闔。妙于兩股開闔中。
各另有抑揚頓挫。自成結構。文勢便覺呼嘯。峭兀。至以
周公立說。先壓倒後來。時相轉入。不如周公
處。既不久。輕又不失重。可起見其立言之妙。

答李翊書

韓愈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

不欲告生以其道。是有才而能下人。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

其外之文乎。文乃道德所發。李生以下人之志。問為文之

作。文本領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

足以及知是且非耶。諱言已不能。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已

謙言當答。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愈所謂立言者是也。即生所

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凡人所謂立言者。是也。必相

李生一筆以生下意。抑不知生之志。漸勝於人而取于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答李翊書。一。空。紹。生。

人耶。將斬至于古之立言者耶。第不知生之所期于立言

之。又久而以自然得之者耶。漸勝于人而取于

人矣。此二句把求用于人而將斬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

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此二語是。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

膏而希其光。速成無誘于勢利。此二語是。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

以養其本。根而速成。無誘于勢利。此二語是。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

沃者其光。雖成也。沃者其光。雖成也。沃者其光。雖成也。沃者其光。雖成也。

光之所發。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藹和而正也。謂體仁行

越者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藹和而正也。謂體仁行

發之而為言。中正和平。油油可聽。藹乎有道之言。如種樹

者。根茂而致實之。遂膏沃而致光之。譬也。已止言至于古

之立言。其用功抑又有難者。說雖愈之所為不自知其

取效當如此。抑又有難者。說雖愈之所為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諱言兩句埋。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隨即承當

此承上文轉入。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此言有志

夏商周也。兩漢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此言欲

遺。即出處之間。忽忽若儼乎其若思。儼乎其若思。儼乎其若思。

迷。茫乎若失。如有所迷。此六句皆用。當其取于心而注于

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陳言謂陳腐之語。憂

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當其取于心而注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答李翊書。一。空。紹。生。

胸中所獨得。一切陳腐之言。總期刪削殆盡。甚覺其難。及

所為文。不人時俗。以觀于人。有非且笑之者矣。然吾自持

此特落筆最難。俗眼必嘔。是寫無誘于勢利意。如是者

亦有年。焉無草連成意。猶不改。務去之難也。然後識古

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曰。黑分矣。三代兩

亦有正偽。不同而止。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歷幾多年。加

是觀至此。此幾分別得。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歷幾多年。加

也。汨汨然來矣。汨汨然來矣。汨汨然來矣。汨汨然來矣。汨汨然來矣。

利譽之。則以為憂。無誘于。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此是

飲心抑氣
是功也

此是言之
以其道

亦有年看他又鈎連而下然後浩乎其沛然矣此是第三層謂至此
不待有所去吾又懼其難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
取落筆甚易此是第四層謂落筆太易恐難而不留至
醇也然後肆焉此是第五層謂落筆太易恐難而不留至
之所言迎取乎古人立言之意于其所以然乎心而察其
所以然必其有大體而無小意然後放筆為之而無所顧
忌焉此則得心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至得手之後行之乎
應手之候也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
意終吾身而已矣此是第五層行仁義四句皆其所以養
兩漢句至此皆自言學古立言之用功應上氣水也言浮
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
詳訂古文聲斯定本 卷六 答李湘書三 三 紹興

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謂本大則載物有力氣
之短長聲之高下無不相宜氣字根上養字來至此有左
右逢源之妙真快然自足也此自言學古立言之取效應
上文根之茂者其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再謙一雖
實遂四句下又轉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再謙一雖
幾於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此即把上文勝于人而取于
人論雖然行用于人者其肯于器耶器必得人而用土
下議論雖然行用于人者其肯于器耶器必得人而用土
用與舍屬諸人學如此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
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君
處心行已本于道德則見于事業功名舍則如是者其
為名山不朽之業原不顧人之用與不用也如是者其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君子之樂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

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
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言今日志古者少吾見志乎古者
同吾志者數稱之弟勸其自成所志而已不敢謂吾之學
可尚而世俗之學不可尚使其必從事于此也其意謂古
文無用乎今問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
言之便與他人之言文不
過商侯曰李生以道與文為問昌黎把自己一生用功
意讀工夫由淺入深逐層指點是大有益之改學者不可輕

與于襄陽書

韓愈

襄陽郡名屬湖廣于順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以此書上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意輕士在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在下之士必賴在上者為之前此意重士在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在下者為之後以尊譽之而後得以傳其名也此意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不能自彰于當世此二句翻前弱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與于襄陽書

以下凡六

傳後進不為尊舉則在上之士其德雖盛而不能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者看他只用一何總結凡作無數曲折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見相遇之豈上之人無可援援員引而進之也豈上之人雖下之人無可推推欲接之而無可接之後進歟下之人無可推之而無可推之先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皆似有不達解者此總索一句見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語其上下不肯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肯見推負故高材多戚戚之窮不能享大盛位無赫赫之光休光昭世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才負位兩無是處此應上

處此收住

以下凡九

色然公之

我進亦後矣故後生

下更作一曲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非無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非無可推自起至此謂先達與後進貴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于人久誦之然未遇其人故不敢輕易干人也今側聞閣下道過至此方入閣下是遇閣下敢為閣下誦之側聞閣下道過至此方入閣下是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謂其才不特立而獨行不特立而獨行行不同道方而事實道方方正不苟合事實謂于眾也行去聲道方而事實道方方正不苟合事實謂也卷舒不隨乎時卷舒舒放也即行舍意不文武惟其所用文武謂士具豈愈所謂其人哉豈非愈所謂先達在上世者乎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于左右獲禮于門下者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與于襄陽書

以下凡九

但宋開有為之後者以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將志存乎傳其盛德何也後抑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或求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應得後進之士問得委婉疑得諷刺愈雖不材方人自已是其自處不肯後于恒人向以具人自命人之後此下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抑中寓揚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此句郭氏答燕昭王語燕昭王因孤之國亂而築破燕孤燕知以昭賢者郭氏謂曰齊王因孤之國亂而築破燕孤燕知燕之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報可者得身事之郭氏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最

自魏往劇幸自趙往昭王愈今者惟朝夕勿米僕賃之資
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事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謂今窮困別無所求
食之未隨從之僕賃屋之費之數者乃為急務欲得之甚
無難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在愈則已足矣此應上球
得之未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
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是其位不肯顧其下矣士世
之觀觀者既不足以語之此輩原不顧後之傳不傳無資
與同促狹小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此句是主尋音
意此句是賓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此句是主尋音
則信乎命之窮也可干者矣此段自言當遇知獲禮于
與湯侯得甚悲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是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上張僕射書

以知其志之所有
文見結得健
過商侯曰退之上諸事皆各有自占地步處人每
不之察而從以其言詞之遜其為指摘抑獨何哉謝枋
得此謂韓公自處最高如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
上不當為君子之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
人之下也此段或謂是君子而安貧賤盛節無赫赫
之光其去庸人百有餘里是也等占地步處最難後之
君子幸勿輕議為也

上張僕射書

韓愈

張僕射名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
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
十五年三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
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
其不請屈于富貴之人可知
矣射音夜唐時宰相為僕射
受牒之明日昌黎辟為節度推官故受牒在使院中有小
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事宜十餘條其中
不可者條約中不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
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向來在院諸臣出入無時今
晨而入抵暮而歸非有疾病大事不得當時以初受命不
出恐其廢事也其中只此一事不可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上張僕射書
敢言以前所以不言之故先作小曲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楚由余之言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晨入夜
能行之抑而行之必發狂疾勉行之必致狂疾頓發甚言
萬萬不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以初供職
于朝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盡心以自立夫如
是則安得而不言之故下言昔賜言之也凡執事之擇于
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引建封之薦
非以其能晨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
在也謂微辟初意原不在此就身翻入說不下之事上不
必晨入夜歸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

一路用虛
神播蕩嘆
實定兀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上張魯書二 紹興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段分明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又承上抑而行之句泛論奉命不奉命人品在上者當知所好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

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言字之眉

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以張公賢而已又受知可不嫌于唐突也且作

結束下

去再說

愈蒙幸于執事其所從舊矣。向明知愛辟爲節度推官若寬假

之使不失其性。言得以盡其誠

加待之使足以爲名。道不致屈于已

實而

入盡辰而退。不必入申而入盡酉而退不必夜歸

歸者率以爲常。亦不必自二月至九月終有所別異

亦不廢事。私兩得盡矣

此申已意見不

必晨入夜歸

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勢最奇

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寬假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上張儀射書二

三

紹興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步故不
流于靡

丁巳年七月三日 吳二上張僕射書

三 丁巳年七月三日

與陳給事書

韓愈

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第以
論辭舉合旨自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

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原是個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

且會叨知愛為給事所稱許此一起先敘相見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

見則家貧無以爲衣食奔走道途故其後閣下位益尊

篇眼目三字是一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給事中位亦尊矣位大

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所當守自日以疎遠伺候於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進見者多則情有所分自不

此每扇中有二小扇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無實行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與陳給事書 一 終閱堂

聲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既無實行便文日益有名則

同進者忌因有虛聲又不足於始之以日隔之疏不敢求

加之以不專之望不敢求以不與者之心不敢求聽忌者

之說不敢求見四此將閣下愈也兩由是閣下之庭無愈

之迹矣合而論之勢不能不相違本去年春亦嘗一進謁

於左右矣見也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較初相見時屬乎

其言若聞其窮也言有故人憐寒之意退而喜也以告於

人此又重起二扇一扇退而喜而不承其後如東京取

妻子東京即今河又不得朝夕繼見因往東京及其還也

其意如
是也
成文字

亦嘗一進調于左右矣東京歸又逸乎其容若不察其愚

也音貌輕視貌情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言不屬矣情辭

個不假不退而懼也不敢復進恐取罪責故不敢進一屬

其來之不繼也念其輕已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其

進而後言之看他忽將後扇翻出陳給事意思不敏之誅

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此自陳不得已并獻近

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

生紙寫邵氏見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妙輝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與陳給事書二 全 紹興堂

郊序用生紙急於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

而謝不能埃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此禮可略

其意也為一截口中雖是說不得見却反是得見波瀾

最潤指攝最嚴

其意也為一截口中雖是說不得見却反是得見波瀾

最潤指攝最嚴

其意也為一截口中雖是說不得見却反是得見波瀾

最潤指攝最嚴

其意也為一截口中雖是說不得見却反是得見波瀾

最潤指攝最嚴

其意也為一截口中雖是說不得見却反是得見波瀾

答陳商書

韓愈

公在國子時商未第以文求於公而答之

厚惠書語高而古淡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報書

論以所守幸甚謂不以我為固陋而以文求益且示守已

謝其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

知未也謂雖答書白齊王好竿竿音于竿屬韓子十二篇

人之中欲飲食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欲借鼓瑟為

進身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久不此曰吾瑟鼓之能使鬼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 答陳商書一 全 紹興堂

神上下此音尺而白人是非也謂瑟聲吾鼓瑟合軒轅氏

之呂律律能感動鬼神以見有其效也吾鼓瑟合軒轅氏

見重客馬之曰王好竿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言所操者不合其求所謂工

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文雖工人不

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

齊門不能授令齊王之文誠工不利於求謂雖高直難求

好竿也此句收上引喻文誠工不利於求謂雖高直難求

不得則怒且怨怨上此字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此見君

子之所守豈因時而為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
之遷就必不知自反應前吐惟吾子諒察
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
道商侯曰此篇細玩其句法字法篇法婉曲而奇是曲
摹國策文字

答陳商書一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武
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
寸之問是專
指宏詞試也

天池之濱天池即南海大江之濱濱音文亦曰有怪物焉

怪物蛟龍之屬蓋非常鱗凡介品彙之匹儔也介同甲彙類也謂非

尋常鱗甲之屬所可與之比並以見其異其得水變化風

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喻言得遇於時絕大經其不及水蓋

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問隔也喻

雖無遇合所差不多自有用之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之日是第三段下問字去聲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太應刊與人書一論

為猿獼之笑者蓋十八九矣猿獼音賓捷居水中食魚者

機止因無人驚引不能自致反為小人所笑十八九

言十分中有八九分近之極也涵音鶴是第四段如有

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喻言得

者為之提拔便可運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既曰哀其

轉而無難是第五段然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既曰哀其

氣骨嶄然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既曰哀其

俯低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喻言懷才負異自當得

向人乞憐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

固不可知也負異之人不肯遂時俯仰故雖遇有力者因

是第六段是係時眼又不能摸索而得之豈能知其窮與

否也是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又復一轉喻言與書之

第七段意但此有力者不以為

以命自任
其必得非
不得已之
思

怪聊試仰首一鳴號焉仰首與俛首相反鳴號者不
乞憐之態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
也號半聲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
之勞而轉之清波乎乞憐固非我志又不取輕量斯世必
號安知不哀其窮而轉運之乎是第八段看他人段中奇
奇怪怪濤濤曲曲歷歷落落繁繁簇簇奇奇怪怪也
其哀之命也命當得其不哀之命也死於泥知其在命而
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又加一段自為落更妙愈今者
實有類於是通篇皆是警喻只此一段以忘其疎愚之罪而
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應上哀
意之文也以怪文寫怪物乃嘲怪事此所謂大稱
許言寸文此其定不宋六藝科與人書二全紹開堂
過商議曰一意到底却接連四五個轉換波其浪作筆
無停妍吾無以擬之亦曰公所云云文實有類於是

答李師錫秀才書

韓愈

此篇與答王公秀才序同訓一
故友李觀元賓時元賓已不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
詩六章吳中如蘇州常州鎮江湖州其首章則吾子也
與李師錫原不相知是故人舊交也詩中極贊師錫元賓行
因元賓詩而知師錫盛有所稱引是其所相與者元賓行
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其量狹窄不能容物令於尋
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
惟其平日不輕與可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
以決其所與之必賢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元賓文章思
緣相見彼此遠隔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元賓文章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以其相似故
詩言古文覺斯定本宋六藝科與人書一全紹開堂
寫出熟情妙極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勅應尾勅懸之壁間
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句
本諸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
接宛如十年前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以
與者之賢又見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用心似元
似元賓夫文亦似元賓益可貴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
重矣已上敘李生文章之佳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
子分明以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此述來書之
類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詞之法相示然愈
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謂所好者惟
耳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應上將復有激於是者與

吾子樂之道中有許況其外之文乎到此際而為文自然

上計其相

從之意過商侯曰公與李師錫從未相識各書最難下筆此只就元賓以寫相與之情俱是借客形出無中生有法

吾子樂之道中有許況其外之文乎到此際而為文自然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李浙東名與以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時張籍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有心之論是昌黎憤世之談使張君為

籍聞議論者皆云論說起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方伯

師唐之觀察使即今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方伯所屬地方皆惟閣下心事舉筆與俗輩不同聲言落籍固以

聽其節制惟閣下心事舉筆與俗輩不同聲言落籍固以藏之胸中矣悉其詳也此第一層敘初聞李公之賢為私

獨喜不復有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門下協律如古人伏根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

太常寺官名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籍其名也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與李浙東書一六八紹開堂之久不見故人問無恙外善嘉也人人腹食人心古人

之急忙通候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至人從事有主客作恙者非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至人從事有主客

之分故問平安外無暇談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及他事先賀其得賢至人從事有主客

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數日來所談浙東事頗籍私獨喜而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

每常說古今人不相及豈當今世而忽有李浙東其人者安得而喜此二語微相啖人李協律得盡問李君之賢退自悲而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師不能自立

或有不妨

功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財寸步難行

或有不妨

功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財寸步難行

愚快筆
制天威

如此說來
便之不暇
以駭人相
待

只就育字
翻搭弄成
三轉快活
騰那嬉笑
怒罵無不

曲盡

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京師至浙東相去遠隔故不
因飲泣不能語。飲泣而無聲也。此第三層又借目既數
日復自奮曰。轉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盲者明目不明也
盲而廢棄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
固其宜也。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
之道者。不知我之能者。至於行道之人。彼自河朔用我當
自奮不當自廢也。此即將上文俗。浙水東七州。七州即今
錢塘江之東寧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郡戶口之繁
波台州等府也。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郡戶口之繁
不可勝數。其人豈盡。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
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又轉入中。當今盲於心者皆是。當今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與李漸陳書。二。余。紹問
人之不明於心而若盲於目者。何可勝道。此若籍自謂獨
三轉。獨盡天下用世之人。雖毒語亦是實語。若籍自謂獨
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盲於目而不盲於心。與當世
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目雖盲。幸未死實欲
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此第
又借目盲與天下人比對。欲中籍又善於古詩。自負實使
承出資斧招致之於門下也。籍又善於古詩。自負實使
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饑寒足以亂心。倘不以此為。閣下無
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出胸中之奇。閣下憑
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憑几而聽
商音。諸律呂。即樂中所謂吹竹而簫。管鳴。彈絲而琴瑟。奏
敲金而鐘。鐘以有聲擊石而玉磬。以出聲者。未必不如也。

筆筆於此

筆筆於此
筆筆於此

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育目之人精神內故樂工皆盲。籍
尚可與此輩比並乎。此輩之目者多習者。律籍尚可側足於
能詩中丞若得致之於門下。談天下事之外。使籍誠不以
當別有以自見上。皆敬李公此始自敘也。
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所望於
在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錢神有靈則自今至死
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育之
視。句法。法。二語甚奇。當於。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
也。此第六層又以見用於中丞使得有以
過商侯。侯曰。只就日言。一箇生情。描畫其間。忽悲忽
歌。或流。若極其透切。淋漓。得人觀聽。可謂精神特絕。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六。與李漸陳書。三。余。紹問
子。孔子曰。小子。試之。而後。收。子。虎也。此篇用此為。吾嘗疑
証。極好。料。當時。先。得。此。一。句。然後。為。此。一。篇。之。意。
於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
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古者太師陳詩以
之言。以觀人風。之。美。惡。柳。子。厚。作。說。之。意。直。欲。俟。上。之
人。觀。人。風。者。於。取。之。應。以。薄。其。稅。斂。焉。亦。憂。時。之。意。也。
過商侯曰。此本借補蛇以論苛政。故前而設為之辭。與
捕蛇者應。此本借補蛇以論苛政。故前而設為之辭。與
捕蛇者應。此本借補蛇以論苛政。故前而設為之辭。與
捕蛇者應。此本借補蛇以論苛政。故前而設為之辭。與

紹興堂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之七

渠陽劉豫菴先生題定

錫山過 珙商侯評選 男 奕讚捐鴈泰校

送董邵南序

韓愈

按邵南壽川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游河北時
丁北自天寶以後諸藩鎮不稟命朝廷每自辟士
意欲昌黎送之詞多隱諷

痛將過趙。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欲往。河北乃燕趙故地。
先斷一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欲往。河北乃燕趙故地。
作領以下。人董生。忽懷之。舉進士。唐時有進士科。此謂舉進士者是
更不承亦也。董生。舉進士。唐時有進士科。此謂舉進士者是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之七

士連不得志於有司。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抱利器。鬱鬱不得志於有司。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得展其志。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其行也。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皆是也。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皆愛惜也。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不遇時也。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也。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異於古所。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之所云。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非昔日之。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意。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以董生之合不合下風俗之董
生勉乎哉。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之力也。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是也。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董生勉乎哉。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

送李愿歸盤谷序

愚是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向居盤谷後為武宰節度使以罪去職不棄仕進隱居盤谷之間

太行之陽有盤谷

太行山名盤谷地名在今河南府界內

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谷而是一谷也

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之類居之者皆少

阻而多勢阻而多勢隱者之所盤旋也此谷也

起下意以友人李愿居之與公為故稱焉友入只此六

詳訂古文電斯定本

夫者我知之矣夫先總提大丈利澤施於人功立名聲昭於

官而佐天子出令謂居廟堂之上總攝百官才者選不才

其在在外則樹旌旗立其在外之儀從則糾綱引矢

威嚴武夫前呵而武夫向前從者塞途而滿塗供給之人

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奔走不遑焉此其外仕喜有

賞怒有刑威令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韓愈

類左右之人目貌貌貌清靜而便體體清靜而可秀

外而思中外之秀而充裕飄飄裾長袖飄飄然其後

其神態也何如也此其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之

而列列開門以望幸為音代如龍而負恃爭矜而取憐

美之視此則此之特寵者自其美乎為新大丈夫之

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

應此何方不楚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人自其位極

非微特可有一大命而己窮居而野處窮居而野處

而望遠目眺遠景生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處之幽

詳訂古文電斯定本

採於山美可茹薇蕨之屬約於冰鮮可食可用此為飲食

之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此其樂與與其有譽於前執若無憂

於其後與其無譽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執若無憂於其

心也其樂也無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執若無憂於其

也其樂也無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執若無憂於其

知黜陟不問當世之治亂置若不知也此其樂也

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寫世上有此一輩大丈夫

待再計而決不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

而趨起不致行又口將言而囁嚅囁嚅言又不放言處穢汚而

前而望
不盡
微侍
人賢
愈聞
言卑
故應
土肥
誰爭
地窮
廓然
詳訂
盤之
今蛟
不祥
足兮
今秣
李却
等與
杭資
一談
樣人
之入
過商
不說
者如
隱者
不王
言卑
故應
土肥
誰爭
地窮
廓然
詳訂
盤之
今蛟
不祥
足兮
今秣
李却
等與
杭資
一談
樣人
之入
過商

送石處士序
先生名洪字治川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
事之賢者
生者
居嵩
夏一
有以
自老
詳訂
大勸
右圖
古今
敗後
走下
也事
今事
而龜
先生
從事
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

送溫處士序

韓愈

處士名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是東都處士之
秀者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序時公河南尹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羣遂空

馬之地故伯樂過之而馬羣遂空此句
如冒還空忽掉奇語乃通篇發議主意
夫冀北馬多於天

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
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
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

矣而東都處士之虛無人不獨為送溫起并送石亦連及
東都今河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詳訂古文選斯定本

夫之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
石生高品雖有求其南涯曰溫生
能不求開于人者

也大夫烏公以鉞鎮河陽之三月
者賜之鉞然後得專征伐時烏公為河南節度使故用
鉞之儀制蓋唐之節度使即今之巡撫也烏公名重胤

洛陽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
之羅雀也幕府即此意也此先引石生見其能
故如房謂之幕府即此意也此先引石生見其能

意之成意
謂之成意
馬之見之

連石之見之
句法奇即上遇其良輒取之意
東都雖信多

才士朝正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發明空
羣意
之執事
政有

政有
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
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之士大夫

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
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
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斯定本
以烏公為人
與首句相
謂之義
明之義
待力之義

也相將
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
可得也
賀愈

賀愈
二生以待老
然於懷耶
也而反以憾語出文情奇妙

然於懷耶
也而反以憾語出文情奇妙
生既至拜公於軍門言屬附

生既至拜公於軍門言屬附
言屬附

言屬附

五 紹剛堂

集 171-138

甚詬却妙在轉折間閒狀意貶而辭不露中論張旭一段筆勢怒尖玩之却有至理歐此非浮屠氏所知也便寓有諷意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王含字無功。南山人。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弟。每乘牛經酒肆。飲數日。嘗曰。恨不逢劉伶。相與閉門。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合乃其子孫也。

吾少時讀醉鄉記。借其先世遺文。作議論。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

宜超然自得。不宜有所待。他如。猶得趣。及讀阮籍陶潛詩。于酒作爲。是言豈真旨於酒。之味耶。

醉鄉記。內原有。此詞。宗陶淵。乃知彼雖假。蹇不欲與世接。明等十數人。沒身不返。之語。乃知彼雖假。蹇不欲與世接。

地蹇音簡。不正也。狀猶未能乎其心。同不得志。遂有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也。便借酒以自

造其不遇之懷。非真無累。非若顏氏子。搥瓢與簞。顏同旨于味也。此解作記者之意。意若顏氏子。搥瓢與簞。顏同

不攻其樂。會參歌聲。若出金石。曾參雖貧。不以貧爲。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遑

藥之託。而昏冥之逃耶。顏。二。人得遇聖人。孜孜以道味。遺昏冥。冥。消。靡。歲月。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

也。能。平。有。托。而。逃。乃。無。窮。極。思。也。以上自言。讀記之意。建中初。天子嗣位。建中唐。有章貞觀。開元之丕續。貞觀

宗。年。號。開元。在。之。臣。爭。言。常。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唐。立。宗。年。號。在。之。臣。爭。言。常。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

直。廢。惜。其。以。良。臣。之。烈。難。逃。而。名。不。致。此。吾。既。悲。醉。鄉

之。文。辭。文。辭。指。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轉。入。秀。才

身。上。妙。今。子。之。來。見。我。也。美。王。無。所。挾。吾。猶。將。張。之。識。其

子。孫。欲。使。其。遇。而。不。廢。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狀。端。且

地。張。者。廣。爲。稱。道。之。意。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狀。端。且

厚。行。可。此。二。語。實。其。所。缺。者。皆。不。愧。前。人。行。去。聲。惜。乎

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張。之。爲。清。有。虛。乎

日。悲。醉。鄉。子。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能。爲。力。且。與。飲。酒。以

造。一。時。之。樂。不。過。當。樂。聖。人。之。道。以。終。其。身。王。無

功。自。有。聖。人。之。道。不。應。爲。陶。阮。醉。鄉。記。之。作。昌。黎

才。者。何。人。最。是。聖。人。之。道。而。已。韓。子。自。立。處。若。王。秀

詳。言。下。文。覺。斯。定。六。卷。七。送。王。含。序。二。美。紹。開。堂

張中丞傳後叙

愈與吳郡張籍人公為舉進士開家書舊書得李翰所

為張巡傳德府鹿邑縣也李翰延之好友因當時議者謂

張巡困守睢陽不食與其食人易若全人等翰以文章自

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

遠立傳許遠杭州鹽官人敬宗之曾孫時為睢陽太守與

當補又不載南霽雲事首尾遺其乞帥何處進明者李翰

傳中丞又不及之及本傳事蹟略略二遠雖材若不及巡

者謂許遠之才稍遜開門納巡巡討賊王雅位本在巡上

詳訂古文覽斯定本卷七張中丞傳後叙

其為縣令遠為太守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

俱守死成功名垂唐宗時安祿山反張巡為真源令起兵

守寧陵時許遠為睢陽太守祿山又遣尹子奇寇睢陽許

遠告急于張巡入睢陽實夜苦戰凡十六日遠謂張巡事

遠不知兵公智勇兼濟請為睢陽太守是遠署睢陽事

張巡之意故身沒後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及睢

陽城陷遠皆被執并前寄書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

生致許遠於洛陽宋廣德初殺許遠等許遠死

兩家子弟林智下不能通知父志弟不能知其詳以

者以畏死而不能與賊抗也固有此疑故更子去疾遂上

疏乞刑遠官爵此言子弟且不知何况外人所以不能使

愈

為二公

翰為之立傳志字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

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尹子奇久困睢陽城中食盡

食馬馬盡盡羅雀後出受委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

殺我委殺奴之說非真有是事也委殺孤城莫保學虞城

條珠放死列節耳許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當具圍守

時士益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說見昨非菴當具圍守

欲救者固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今孤城困立時

書招延有大將六人官皆謂將進白延以遠見救援不

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謂信其國亡外無待而猶

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計也言

詳訂古文覽斯定本卷七張中丞傳後叙

計日而知所守之地是其遠之不畏死亦明矣此以守時

其被執必無烏有城壞句其徒俱死獨蒙冤恥求活雖至

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睢陽既陷南

遠獨忍辱求活萬無一是此以守時之說者又謂遠與

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

之見無異當二公初守時東南西北原是各分界後攻

等議論是與兒童無知無識之意見何以異也此又人

以城陷歸罪于遠使論不能為之立傳詎知罵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此處受病萬無生活之理

以見許遠當日事勢外無救援內乏糧食是引繩而絕之

其絕必有處。謂人將陷。初不計其斷的所在。然
其適為城。所被破。獨受其禍。是猶引繩而觀者見其
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尤也。當時之人見其
此謂城必有所以。其亦不達於理矣。尤也。當時之人見其
樂成人之美。如是哉。成者。誘彼。以成其事也。美善也
于未成之先。獎勵以樂之。子。成之。後。必欲致其成。以
其美。惟小人。遇小人之善。事。本。當。成。也。及。發。之。使。不。成。則
往。往。如。此。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不。得。免。其。他。則
又何說。如。二。公。之。死。守。乃。是。其。至。美。之。事。也。而。小。人。之。實
句。上。文。單。論。許。遠。此。下。發。論。二。公。故。借。二。公。之。初
小人好議論。發此感。作過渡。勢。其。開。筆。也。當。二。公。之。初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七 張中丞傳 三 五 紹開堂

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待之。更以江淮以南得安全
無。是。時。棄。城。而。固。行。者。不。可。一。二。數。此。輩。當。強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此。輩。更。當。環。繞。也。看。他。有。意。無。意
理。之。功。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
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謂。棄。城。而。走。道。者。不。識。排。兵。而
置。皆。自。比。于。亂。臣。賊。子。說。淫。亂。之。詞。而。相。為。攻。擊。者。也
以上。所。論。陽。之。前。非。遠。道。分。城。而。守。之。過。把。議。遠。之。人
一。片。之。日。兒。童。再。存。之。小。人。三。片。之。愈。當。從。事。於。汴。徐
二。府。官。依。張。建。封。子。徐州。為。說。蔡。維。屢。道。於。兩。府。間。親
祭。於。其。所。謂。雙。廟。者。皆。立。廟。城。陽。至。春。祠。車。鼓。雙。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七 張中丞傳 三 五 紹開堂

感誠為雲泣下之意因斷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雲既不能
建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進明曰雲既不能
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
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秋暴其罪于朝而討
也浮圖即輪也矢箭也著同著也同愈貞元中唐德宗
過泗州屬鳳船上人猶指以相語指上補叙南霽雲乞救
事城陷賊以刃腸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
城陷所餘將士僅四百人皆病不能戰巡向西再拜曰臣
力竭矣不能全城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遂被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詳訂古文苑斯定本卷七 宋中丞傳敘五 至 紹開
可為不義屈呼得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笑得公有言雲
敢不死即不屈以上補叙南霽雲死節事此一事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國中以依
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六十餘矣以巡初
得臨溪縣尉臨溪縣名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以年少之故未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
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
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聽至完一卷一字不錯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

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嘗讀漢書之熟遂疑巡偶
漢書中亂抽他卷以試巡巡卷卷俱熟嵩又取架上
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巡又取架上別樣書試巡
之不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嘗讀書也志則無書不讀矣故
嘗讀書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
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者巡怒鬚鬚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
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
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
詳訂古文苑斯定本卷七 宋中丞傳敘六 至 紹開
者貌如其心又補叙南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
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宅宋開武傳嵩有田在
毫宋開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
籍云了于嵩案
通商侯曰通商章法句字甚古皆太史公有體絕非尋
黎本色其洗發痛快處誠足補記綱之遺落暴赤心之
英烈千載下凜凜有生氣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巧者為巧者，即今之泥水匠也。其有業之其色若白得者，業習以為生，業也。自得即自聽其言約而盡，聽其自得之言簡約，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先出姓名此下，世為京兆長安農夫。京兆長安即今陝西地，唐所都也。天寶之亂，發人為兵，安祿山反，募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利福遂入行，有棄之來歸喪其土田，而後棄官歸農。田喪失殆，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衣食之計約有三十餘年，盡喪去聲，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衣食之計約有三十餘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屋食房租也，當所居之屋，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巧者王承福傳一，三三。

則租于市之主人而還其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質房之價焉，舍當皆去聲，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因屋租之貴賤不一，即以工價之高下償主。人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則以與道旁之有。房租與人之窮餓者焉，此自去農而為兵，又曰粟稼而生。者也，種植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吾皆賴手鋤以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謂一人止為一事，不能以相資為養，此吾所以手鋤為衣食計也。故君者理我，此言彼此宜各致其能，必不能無所事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之類此謂君有治民之事，而百官者承君

之化者也。百官承流宣化，有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血焉。君與百官職任雖有大小，而治生承化，惟其力之所能，一若器血之隨大小以用也。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天殃有所必加，可不畏乎？此句不是一篇主意，提出在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嬉戲遊也。此言任無此食音嗣，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嬉戲遊也。此言任無意夫鋤，句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而乃至易之事，可力勉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鋤乃勞苦之事，雖取其工價夫力易強而有功也，下同，心難強而有智也。智慧乃天人可強，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吾金之為巧，特擇其易為受其直而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巧者王承福傳二，三四。

不可不自嗜，吾操鋤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美也，又往而過其家，則其屋已無地也。下儼此，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受刑或被，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也。子孫不肖，不能保，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其身死，其居已沒，入為官物矣。舉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富貴之家，安于逸樂，不習勞，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智人豈非強勉求智，而智不足，固不擇其才之稱否，自非多行可強勉求智，而智不足，固不擇其才之稱否，自非多行可

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所行之事多有可愧明知其
至此耶此三言將富貴難守功而厚饗之者耶
子孫功過此言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
耶此言此耶此言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
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此言久悟其理樂富貴而悲
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持喪與
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故可
心以養我者而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故可
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若有養子便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
不但勞力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有所不能而謂吾及能之乎自愈始聞而惑之
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天下而此
其為人也過小其學楊朱之道者邪為人其惟楊朱之道
則然不顧其是實能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以道能為己充其為己之心雖使彼拔一毛之微而可
以利濟天下他亦愛惜而不肯為其幾子為己之一偏如
此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肖一動其心以替其妻子其
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夫人指承福也謂承福不能勞心

自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
身者其亦遠矣凡人情當其未得富貴也其不得之恐恐
既得也患失之恐恐然千方百計務求如何焉以遂其得及其
逆此得而不肯復失之念以遂其生乎之願欲勢必肆
之則賢不肖之相法不亦益哉亡國無此三十四字當作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作傳
陸雲士曰此亦一假傳也小品也理何長也義何博
也章法何廣大也何法何體嚴也此豈可作小品觀蓋
大家之出筆無不大家也過商侯曰天下之無功食祿者往往在陸氏食志以自文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
其貪則有不可謂貪矣謂此為貪人入有與斯坊者
使世人再託言食志不傳

海
恩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

起賀舉進士有名唐時有進士科此謂舉進士有名者是州縣取名在應舉之數非今會試之中

進士與賀爭名者有與賀同舉者毀之國賀父名晉肅賀

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謂言與進士同言有廢實

是皆終不知而汲動之舉者亦隱者不察輕輕只下四字

辭變之言不過一人偏私之

詳前古攷觀斯定人

卷七

詩

紹興堂

百物皆以爲厭俗見之曰笑刀而此反是甫更下音若

似實參進士而得寒謫之由抑去歲三月
月。二月且拜罪若不意爲推明表自將勸之學者

不暇自訂與詹且得男與妻者且俱得男不可不辨此作辨之

愈三服
服子接
律曰
名不僞
謂

謂若言微不言狂言狂不言微

是也。孔子曰：『宋不足徵，然曰：『夢在斯，可見單稱一字未嘗』

律也此律曰不諱嫌名謂留聲相近者不必諱也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雨止與蔭之類是也音繁相類字各不同如避禹而雨則不違蔭止而蔭則不違之類是

此引律文今與父名者肅賓舉進士此引律文為犯

名律手爲犯嫌名律手音肅與進士既係嫌名又非父名

卷之六

[illegible]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

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

孔子不偏諱一名即言敘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衛若

聖心名之曰春秋不闢靈之此三
康王釗之孫實爲昭

曾子學

也。蓋又諱名亦不諱。昔如晉者。晉友之類。按晉子父名點。

有所不司之詩與明禁之詩有杜盤字伯度曹魏

周之用王與其澤之用不於月時人以其名同武

字釋爲朴度安在在皆工孝悌此其行宜如何諱卽諱

詔興性音義皆相近

其嫌惡其然乎不諱其嫌惡人之子宜何如諱將復

此言不但手藝家有道不能降者救歷舉客應

漢韓武張名徽爲通改徽爲通不聞又

諱車微之微爲某字也

名雖爲野當特識其名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

也亦止避館字而已治天下之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

秉機也。韋表疏也。辭勢秉機四字音同。諸祖廟諱如唐高

民勢寧與太宗之廟諱相近耶祖名駱素字與世祖之廟

諱相述玄宗名隆基撰字與玄宗之春壽相述而令之上
章以奉天子及寸詔以命四方不聞以此四

字爲諱此言從來國家報名殊未嘗聞

代其母至
此舉
又作問
轉以領
字誤
得無嫌
者了無
地

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代宗名豫玄宗名隆基士君
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古今皆不諱嫌名而諱之者
不敢言以爲觸犯諱夫論機何嘗觸犯此輩自以爲觸
犯耳聽者不察同舉一詞豈皆宜官官安哉士君子表正
人羣言爲世法行爲世則使如此前諱則立言行
事當何所法守也此幾句正要緊不察者細察之意今考之
於經收上文引諱賀之於律收上文引稽之以國家之典
收上文諱諱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已上層層引証
武帝三得舉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收上文作人得如周
進士孔子亦可以止矣收上文今世之士指聽而不察羣不
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
詳訂古文是斯定本錄七 諱辨三 卷 紹開堂
見其惑也謂人貴立身親而無取乎小節若曾參之守
之聖登身雖親不憚爲子可以無諷刺矣立身如周孔
之行以求之聖登造於孔可以無諷矣奈何今世之士不務周孔
子亦見其大夫周公孔子曾參率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
參乃比於官官安而勝而勝乎聖一賢者僅得比于
不當而諱之官官安則是官官安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孔子曾參者耶明是官官安之孝親賢于周公孔
以上復把上文所引証之人比論一
當席片毀者與聽其毀者之非
正意止在爲記嫌名律乎一向以諱之甚悉父名仁
子不得爲人正其嫌名也夫諱之何待從提筆再
發議論以下一

真大辯才也。公此辨其嘻笑怒罵有笑殺當世人總
不識一字之意
過而侯曰昌黎此辨賀之於律考之於經稽之於典三
段中反覆曲折如龍蛇之不可窮絡一機處處有歸宿
至于末後四轉愈奇如虞人虎豹一動一靜一舉一動
不直說出一句以莊詞諷可發一兩直足以文爲戲

辛丁丁之書序之三之卷之三之諱辨四

一

召月

進學解

韓愈

公貞元十八年調國子監四門博士十九年升監
祭御史元和元年擢知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
至六年復為博士履歷不得遷官乃作進學解

以自勵發明已意執政奇其才達諸部郎中

國子先生
先生之設為國子博士展入太學曰太學立館

下海之先生之辭業精於勤荒於嬉業指文學荒廢也

謂文學之事須用勤苦工夫乃能精行成於思毀於隨行

進若其放佚怠惰必致荒廢而無成行己之事皆思思

慮也毀敗壞也隨者任其自便不有省意也謂修為之事

須要時時檢點方能成就若其自便不有省意也謂修為之事

逢聖賢相與治其學張理之具無不張拔去兇邪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進學解一 聖賢相與治其學張理之具無不張拔去兇邪

退不登崇俊良才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廣

古去聲猶也庸用也凡有爬羅剔抉謂網羅人才而後

教長片善無不事而用之爬羅剔抉謂網羅人才而後

也則其擇也決音決原之磨光磨光磨光磨光磨光磨光

學業底于成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謂吾見有學

而與于斯選者矣孰云學問既多淹抑而不能顯揚諸生

者乎以十句言國家儲才之切為嘆精行成而後有司之

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

不公四句總承上文言帶帶其詞是通論議論張本言未

既盡有笑於列者曰子之詞是通論議論張本言未

先生說我之言弟了中先生於技有年矣此起是頭有年

不致以爲信也

先生說我之言弟了中先生於技有年矣此起是頭有年

得之於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書數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諸子百家之記事者必提其要書數之文

披其要領以其纂言者必鉤其玄引也玄深也鉤其玄

句是謂書要訣此二食多務得細大不捐有遺漏指其

終年慮其猶有作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其勤於

排異端無不勤也排異端也排異端也排異端也排異端

佛老之學以老莊為祖佛氏之學以釋迦為祖老莊

漏補綴也其言也上皆所以藉履者韓愈去張皇幽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進學解一 聖賢相與治其學張理之具無不張拔去兇邪

地皇大也謂聖道之內而隱微尋隱微之茫茫獨旁搜而

遠紹遠紹遠紹遠紹遠紹遠紹遠紹遠紹遠紹遠紹遠紹

補其有所得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東放百川

東歸于海若倒逆而行勢必被淹淹而不可救也先生

則常時其端佛老之說流天下猶在焉之既倒矣先生

承繼之使之使導崇儒教不惑于他途也此二句先生之

於儒可謂勞矣微其業之精是二技沉澁醞郁含英咀華

記之說此二句謂其於讀書而得其味也其味也其味

為文章其書滿家此二句謂其於讀書而得其味也其味

窺姚姒姓姚西姓謂其於讀書而得其味也其味也其味

書澤無涯無涯無涯無涯無涯無涯無涯無涯無涯無涯

周語殷盤伯居於牙周語大

周乎又清亂俗於是推備量道
之行事與實序列者數十萬言
謂荀卿之道則自孟子游於齊
三爲祭酒齊人或議之乃
自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
死而荀卿因求蘭陵遂卒
此引義清行或而不終用於世
是二儒者吐辭爲經子荀
卿平日之言博之後世謂
爲經此句是業精之極
此句是行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其遇於世何如也言二儒
或亦可造到聖人地位而猶不
能期其
云遇如此此昌黎借以自解下
傳正文
今先生學雖勤而
不繇其統
此先生是自爲對弟子之言謂
雖勤於學言雖
業尚未能得其要領領上口不
能略一段
多而不要其中
謂言雖多未能能盡其要而歸
於中正之
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謂爲文雖不平庸猶未能上規
先聖
下達莊嚴等書解上流凌瀲都一
詳訂古文覺斯定六卷二進學解五
行雖修而不顯於衆
謂爲人雖盡力修爲尚不能見
稱於
業與行俱不能如孟
子荀卿二儒行去
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
俸仕者之
也倉有屋曰廩
子不知耕婦不知織
謂薄官錢米以養
粟米之有於者
子不知耕婦不知織
其妻子解上號寒句
飽
乘馬從徒安坐而食
謂席厚官錢米以養其
所乘踵常
途之役從痼陳編以盜竊
謂從役道俗而無異能刺病舊
然而聖主不加誅
幸臣不見斥
茲非其幸歟此爲御
吏說解上公不見信於人二句此段自
幸其得過於世猶愈於孟子荀卿二儒
動而得謗名亦隨
之謂爲御史貶竄南夷
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謂博士乃閒
散之官以已
無才其自量最爲得宜解上冗不見治句已
若夫商賈財賄
上進學正文畢下一行解也分去聲本分也

之有亡銀錢曰財絹帛曰賄謂
職之次第資品級也謀之厚薄也亡無同計班資之崇庠下也班官
也也素高也前大調前輩暗指故忘已量之所稱不思己之分量相指前
人之瑕疵瑕實謂下公不明也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
杙爲楹杙音事門槩也楹大柱也杙小而楹大以而皆醫
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脩咎也昌陽卽菖蒲之根者服之
溲泄服之足以傷生此反以傷生之物爲引年之資以喻
無用之人而欲進用也陰總言不能棄情行成而徒責
有司之不問不公者耳猶是也昔晉書敘譏毀
也此段見無怨尤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
過商侯曰設爲問答意蓋自責却反自譽其叙失意處
正是其得意處前人謂趙高要求德倫芳典文公正以
此兩句自責其筆意頗類庾孟堅絕非池家

詳訂古文覺斯大本卷七進學解六四六

車
愈

故作是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繫
繫諸傳，繫諸論語，繫諸孟子，而世人不
知者多矣。然則不靈者或

國政現無千世之弊
 養生者有道焉
 王有道焉
 出於萬物之最先
 聖明也
 詩著於春秋
 維出於
 詩記百家之言
 忠之跡
 維出於
 詩記百家之言
 忠之跡

之定鱗之角已示於詩矣西詩獲麟已書於春秋矣而且歷代傳記及諸子百家紛然雜出無不言鱗矣三句証其

昭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無論博物君子雖然如

詳訂古文選定本 卷二 獲麟解 昌黎 紹興

知爲祥瑞之物也此段說麟祥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

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之此亦謂之自取者何哉。騷之爲物長於深山之中不可

雖兄子紀載究竟人亦

然其所以不離者。以其爲牛。氣者。得其爲馬。犬豕豺狼。

是物也。戶者。吾知其爲天家符。良應也。屬音列。領毛也。此皆畜於

惟其不可知不可知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不可知也既爲不可知之

附錄

下位之人也。然其出處有聖人在乎。位雖爲聖人出。

也。常王之世，麟在郊，藪乃知，麟非無。聖人者，必知麟之

果不爲不祥也。常人所不知。而聖人知。此段說。非不

曰麟之所以爲靈者以德不以形以目皮之爲靈知不可知

若麟之出不待堯舜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同德自當

無待曲贊之良木無待以爲不有也不亦宜乎此段

過問呼先生手出處之際而感深矣
過問隊曰由辭說歸不辭由不詳說
歸辭又由詳說歸

不神又凡六轉而結思則活矣游龍如轉轉愈變化而愈勁厲此奇真也

詳訂古文彙纂定本

100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function $f(x)$ defined by the equation $f(x) = \int_0^x f(t) dt$. It is shown that $f(x)$ is a continuous function and that it satisfies the functional equation $f(x+y) = f(x) + f(y)$. The function $f(x)$ is also shown to be differentiable and its derivative is found to be $f'(x) = f(x)$. This implies that $f(x) = Ce^x$ for some constant C . The value of C is determined by the initial condition $f(0) = 1$, which gives $C = 1$. Therefore, the function $f(x)$ is the exponential function $f(x) = e^x$.

集 171—154

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不自斥三時有人方

能舉之必且復用不窮四無相知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

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信于後知

今無疑也五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

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

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

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嗣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

生之遺腹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

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裴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

詳訂古文竟斯定本卷七柳子厚墓誌銘四

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弟連連逐人

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連其死不去

既往墓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

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通前段曰於紀事中夾入墓誌而折淋漓絕類史公伯

夷屈原傳之子舊選止錄中間情勢處前後文俱刪

去近李子惠特添子厚古文不可輕加刪動且此

文題曰墓誌銘而有誌無銘子厚未安而備載原本

中如路溫舒尚德緩刑書昌黎題張中丞傳後諸篇各

刻有所刪節者因惠特之言今悉存其全矣

祭鯨魚文

韓愈

鯨魚之為物也龍身虎爪鱗目鬚鬣如大如鯨尾長數

丈其大如其尾刺成鈞仍有膠漆常於水濱潛伏

人畜近則以尾擊之食如象之任鼻也時潮州有

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

潮州從六百里自是潮無鯨魚也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衙推或作牙

從事之意俗本衙推衙推是也隱示弓矢以羊一猪一投

惡溪之潭水州城在東以與鯨魚食鯨魚為患潮州

唐天子之命而驅除矣唐天子聖主也不滅而殺恐

傷天地之仁又念鯨魚大物也不開生路無以服萬物之

心因遣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而告之曰昔先

詳訂古文竟斯定本卷二祭鯨魚文一書 紹用堂

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網羅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

驅而出之四海之外烈山猛也獨肯托以叙刺泥中取物

害也故昔先王有天下即烈山澤而焚之復網羅而捕之

獨刃而殺之蓋欲除惡物之為民害者其網羅不盡者耶

之四海之外必不容其存此上以告及後王德薄不能

民也此段先以前王所不容正告之

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觀於先王之

物如此及後王德澤涼薄不能如先王之遠有四海其或

江漢之間不能保全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如周未吳

楚舒號之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在嶺之外海

類皆是也王之棄也鯨魚之涵流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潮海潛伏也

刺史成風
而後以理
前以詩

前制天子
立大議論
此下詩在
與刺史爭

上議

唐位神聖慈武德既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又
有況禹跡所掩揚州之近地地分也以四海六台言之則
所臨潮亦揚界也因後王江漢不能保故以潮州刺史縣
為遠今天子四海皆撫有則潮州寧非近地耶刺史縣
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雖
近式係賴土獨可棄擲而下況此地乃刺史縣令之所
治乎吏雖治而無所出或可開此地乃出貢賦以供
天地宗廟百神之祀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
也自今天子至此言潮州之無刺史受天子
命守此土治此民此土二字緊接難處此土句來言而
魚悍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能豕鹿應以肥其身以種

詳訂古文選斯定本

卷之八 祭鱈魚文二

結開

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悍張目貌神上臂長上臂
食民畜能豕鹿應以肥其身以種悍張目貌神上臂長上臂
之中不食民物猶不害吾之為治可以不較也今乃悍
然如此是刺史欲安民鱈魚欲害民與抗拒爭長矣豕
之豕指山猪也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鱈魚低首下心
怖非家家也心胆眼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
心胆眼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然以貌觀音顯目定貌
言恐畏而面坐視也謂刺史雖驚弱而力弱實天子之命吏
安肯為民吏之鱈魚而低首其首降下其心位位然此
然甘受為民吏之鱈魚而低首其首降下其心位位然此
此言所以不可難處之故維處則勢元兩立伏下與鱈魚
從事且承天子命而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鱈魚爭辨
論是非也言我豈樂與鱈魚爭論是非但以承天鱈魚首
子命而來為吏勢不能舍此他往以容鱈魚也

使之知所
趨而後假
以修其身
之修其身

知其聽刺史言刺史不遠加罪而尤與之辨去其鱈魚之
之策焉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
容歸以生以食謂有海海卵育之所何必愁溪潭之水而
鱈魚朝發而夕至也使至海遠或有不遂疑今朝發於潮
無有全今與鱈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
於此矣謂欲保全惟有鱈魚遵命吏一法此是
子之命吏謂欲保全惟有鱈魚遵命吏一法此是
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則速安天子之民也或三日
期急而醜類不能盡行至五日可也若五日不能是
日再不能更竟至七日則則速安天子之民也或三日
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倘至七日而不

詳訂古文選斯定本

卷之八 祭鱈魚文三

結開

不使是終不肯徙也則目中終不有然則是鱈魚
刺史明與刺史抗拒而不肯聽從其言矣然則是鱈魚
冥頑不靈何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若再不然則是鱈魚
也則速安天子之民也或三日
做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
物害者皆可殺微天子之命吏一罪也可殺也不聽刺史
一罪也可殺也微天子之命吏一罪也可殺也不聽刺史
民與物之害者皆罪也皆可殺也
操強弓毒矢以與鱈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言無
知言不免於罪法無可寬刺史當選長材奇技之吏民操
強弓快毒矢以與鱈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乃止鱈魚須早
圖之其無後悔

通商自口今在是天子二字鑒創在前然後轉入刺史
正西處處明是盡天討罪等義止詞嚴中備動地一
番德制一系令其從容而進雖與頑不得不愧首遠
退矣然非平日實有一片忠愛心腸可以通諸天地鬼
神矣雖有此篇妙文未必感格乃爾

年丁丁丁是斤已... 祭纓魚文四 五 召嗣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貞元唐德。愈如東京。如往也東。道出田
橫墓下。橫墓在河南偃師。也。感橫義高。能得士。其人也。思
為漢將。雖嬰敗。手接下。已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擢。誅。與
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祖。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
後。有。亂。乃。使。使。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至。洛
陽。至。乃。鄉。廩。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
以。王。者。禮。葬。橫。屍。二。客。守。其。塚。旁。皆。自。刎。從。之。其。餘。客
在。海。中。若。聞。橫。死。亦。皆。自。刎。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
曰。予。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也。願。遠。也
而。激。傷。也。謂。今。天。下。如。此。其。大。也。古。今。如。此。其。寥。瀛。也。疏
遠。往。昔。凡。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也。願。遠。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祭。田。橫。墓。文。一。次。紹。興。聖
憂。思。而。不。能。自。已。者。有。昔。人。不。明。其。何。故。即。余。非。今。世。之
反。躬。自。問。其。怨。焉。相。感。者。亦。不。自。知。其。何。心。也。願。遠。也
所。稀。孰。為。使。余。殺。歟。而。不。可。禁。辭。禁。乎。壽。止。也。謂。其。事。食
矣。其人。遠。矣。不。得。復。見。以。自。慰。矣。猶。非。古。人。實。有。不。同。其
今。人。而。為。今。世。之。所。少。者。則。余。之。氣。節。變。而。垂。胸。歟。笑。不
可。欲。泣。不。可。其。歟。歟。而。不。自。禁。者。孰。為。使。之。而。然。也。此。其
有。不。可。解。者。矣。此。段。欲。弔。田。橫。而。先。以。忘。字。虛。翻。旋。見。橫
之。足。以。余。既。博。觀。乎。天。下。易。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庶。幾
動。人。也。余。既。博。觀。乎。天。下。易。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庶。幾
相。近。也。余。既。博。觀。乎。天。下。易。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庶。幾
二。句。盡。今。世。所。稀。之。意。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承
世。所。稀。句。叙。所。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言。秦。無。道
以。祭。橫。墓。之。故。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言。秦。無。道
之。驗。華。雄。爭。角。也。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
劍。鉞。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中。者。擾。擾。言。多。也。豈

許慎說文解字詁林

卷之四 雜著 二

新聞

渴商飲曰解公以命世本每欲爲知己者用而世無其
人故有感於橫之高義出此以發胸中之憤坱其文辭
一種憂鬱之情云爲之意凄然可掬不然橫一本強人
耳又烏足爲公重而爲酒解辭哉

韓愈

乃能銜哀致誠

及時之物也建中

長子名老成者爲

省所怙
日父亡日失
失持長

中年兄歿南方

吾與汝俱幼

陽人河陽卽南陽
歸葬其兄會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

江南後
素宣州
零丁孤苦

吾上有三兄皆不

在子惟吾兩世

言曰韓氏兩世惟

小當不復記憶此上

悲也雖畧分却又不甚分妙妙

與姪相類以下追
之不常幸不可合

又四年吾往河陽

又從此又二年吾

左董丞相於沐州從此又離汝來省吾時

道出家堂
語愈更愈
法

五更
三昧
無字
痛腸
公頃

而病者全乎此言竟不可料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序上文作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謂其天資純明而福澤竟不能蒙被乎二句疑也。此從信轉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也。判疑來將信其死。又疑其不死。將信其不死而傳為而在吾側也。者又以爲死。純是烟波筆。無停姿耿蘭家人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謂其德者嗣必永純明者澤必特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祭十二郎文三。奎。紹聞堂。而壽者不可知矣。此從疑轉到信來。言不壽死而死不然。吾自今年來。又說到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髮白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轉言已亦不可必曰死而有知。友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此轉言已亦不可必曰死而有知。其幾何。離相處。泉下具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若無知。則我之悲日無多。而不悲者終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始五歲。謂祖雙提彼此之子皆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冀望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和登四年第。和生館及表二人給成通四年進士。家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緒之後。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耶。此不過恐其子不

得成立特作疑懼之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請至此不可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此言致往往而劇甚也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侵人病亦人所時有何足爲慮有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猶喪也抑他又作一樣曲折此叙病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又作一別有疾而至斯乎此叙病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又作一東野云汝沒以六月二日此言死之耿蘭之報無月日人耿蘭恒言汝死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因言汝死月日之不同者由于東之人汝死于何月日猶如耿蘭之報我亦竟無東野與吾月日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詳訂古文麗斯定本卷七祭文紹興堂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不遁因東野作書與我客應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此叙汝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即之孤也與汝之乳母乳母乳十二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三年之後孤與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如其不能即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奴婢皆令守汝墳墓以終三年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兆墳也然後惟其所願今汝或已葬矣計吾後此汝于河陽之地得附先人之墓庶汝之竟窆有依而吾之願始遂也以上言既祭之後復恤其墳塋遷其塋域處置其身後以慰嗚呼自此以下一汝病吾不知時病一境死者之心嗚呼往勸哭而齋

汝彼告不知日根上東野生不能相養以其居思汙汝而
相養汝不能撫汝以盡哀汝未嘗盡孝斂不憑其棺方室時不曾臨穴定音便下棺
時不曾空不臨其穴也此追叙往昔寓自若之意吾行
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
以死謂生死俱不變和顯也不言壽十二郎之一在天地
涯一在地之南言其地遠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
不與吾夢相接影與魂俱吾竊為之其又何尤又痛責自
去求厥僧致其人死之罪都足到彼蒼者天曷其有極爾
自家身上此痛悔無可奈何之詞欲蒼者天曷其有極
何使我至今今日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謂本欲成家致
于此極也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 祭二 鄧文五 詩 紹開堂
亦何心于人當求數頃之田於伊穎之上以待餘年伊穎
世之利祿乎此再叙教書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
此而已教子嫁女不分彼此庶幾死者之心嗚呼言有窮
而情不可終結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過商侯曰想提筆作此文疑自來哭夾寫乃是逐段連
接語不是一氣貫注語看其中權接連幾個字一句
作一個樹樑後人真有一鞭撻後人又真有如此一番
連幾個字一句作一鞭撻後人又真有如此一番
捉胸頓足光景寫生前離台是追述處要哭寫死後懷
切是處置處要哭至今猶疑滿紙血淚不敢多讀

政復讞議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舉進士授校書郎
刑部郎中太子舍人王叔文黨敗永州司馬徙柳

臣伏見天官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

父爽為縣尉時所殺之者名即今之御史也
能手刃父讐身歸罪家備力久之師輒以御史舍亭下

元慶手刃之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諸官此叙舊案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其後諸部員外郎柳宗元叙之云云且請編之於今永為

以爲之

國典永為今以昭臣竊獨過之過此句言子昂復讞之
其當臣聞之大本以防亂也禮原為若曰無為賊虐

凡為人子者無故不殺之禮原為若曰無為賊虐刑之
大本亦以防亂也禮原為若曰無為賊虐刑之

合其刑則與賊虐者無異也但刑之用意皆所以防
無容親也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其可
旌其可誅其可誅其可誅其可誅其可誅其可

意此六句互發以足上句意乃以爲案果以是示於天
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

典可乎謂誅其可旌旌其可誅則刑禮俱失若以是法傳
新不可以爲訓此後世便使行義遠害之徒竟無所適從矣

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此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
使刺讞其誠偽察其情之真僞則其刑之輕重自見矣

直理當旌旌者旌當誅者誅不可不旌旌不可不誅
父不陷於公罪則其誅獨以其私怨謂

詳訂古文覺斯定太卷七
此以快報復奮其更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

問上下蒙冒顧號不問頭緒作誅字者非狀平聲而元慶
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大必未殺之誓不與共

人必有其
四君子之
品也
言其
上之
禮也
少子
禮之
為之
定地
此法
情也
情也

其或元德之父不免於罪。其師之誅不怨於法。其法也。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非州牧不知罪刑官不也。法其可讐乎。仇之理可讐天子之法而戕率法之吏是悖而凌上也。其法應誅而反誅者皆逆也。言不當復仇也。自執而誅之所以正邦而何。旌焉。言不當復仇也。自明國法豈有旌其可誅之理。以上言周元慶復仇始末刺其誅之用法。此其直則當誅。當誅必不。此一可以正其誅。步行之失。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其亂誰救。此為親報仇。彼亦為親報仇。是惑於禮也。其矣。子厚之意謂律設大法。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羊丁古文。是所。三。其目也。

痛而號無告也。此者方謂非謂抵罪而法陷於大戮而曰。彼之戎乃殺之不義曲直暴寡脇弱而已。謂復仇要也。論曰。若犯罪而法罪則當誅。而曰彼殺之我其非經肯亦殺之。是不過暴寡脇弱而已。何當誅。曲直哉。其非經肯聖不。此說之失以明其不可為訓。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合勿讐。讐之則死。當殺而殺者反得。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不惟仇恨反誅殺之。于是邦又安得親親相讐也。仇之不可反殺。更不可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以証前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南定論矣。春秋公羊傳曰。以証前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南定論矣。春秋公羊傳曰。以証前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南定論矣。

刃雖移也。復讐不除害。謂止殺也。身不得殺及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自於禮矣。謂既有復仇不除害之說則新舊兩下相殺是相讐。今若取此意以為論斷。便子殺意合矣。以上言子厚報仇中親親相仇之說不合禮意。且引經証之。所云受誅不受誅。仍是上文有。且夫不忘讐孝罪無罪二意。此。謂大旨直貫到底也。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越禮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禮。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為人如此。豈是仇天子之法。議者反以為戮也。戮。謂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以上推元慶之行知甚明。此說其端之。請下。臣謹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令永為國典之。請下。臣謹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詳訂古文。是所定本。卷七。宋。紹興堂。

以前議從事謹議。過商。只註誅莫得而並一句。便已駁歸。以不殺為兩段論。論深。誅所以不可並處。更明白。痛快。肅曹恐亦無此卓識。

文公也。人皆知答景監弘石之罪而不知其誤之者實由文公始之不慎遂致遺禍如此之烈也此見滋其
 端所以陷後代是第七節已。上七節總斷文公之失問罪。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以趙衰之賢而守原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文公之問救賢之
 未為不善。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舉兩者皆得其當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徒以不出于在朝之卿相而出
 士陷後代之君若此是晉。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
 文之罪也。後代指秦漢。救之哉。謂其害之大不可救止柳州趙原余故著晉君之
 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余閱守原之問而悲
 自附春秋之義以許世子不營藥趙盾亡不出境皆書以
 弑父弑君之例其體此物此志也。夫後此者可以鑒矣。按
 晉宣公二年趙穿殺靈公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卒又
 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
 詳訂古文堂所定本。卷之。晉文公原集三。
 子止弑其君盾此欲借以垂訓卽
 非其罪而罪之亦不為深文也。
 遇商侯曰趙衰之賢是以守原救殺之對亦非失舉然
 偶幸以不失舉而免之後有失舉者亦幾從而信之矣
 其利在一時其禍將在數世漸可畏也為探本之論
 以責文公。有由岳不動之貌。

梓人傳

柳宗元

其門頗備陳宇而處焉。夫其宅第在光德里中，有梓人執其空際之屋以居，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八尺曰尋，一丈曰引，尋引所以度長短也。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繩所以爲直，墨即墨斗，所以彈線者，斲者龍磨，斲者琢削也。謂其斲之所施之事，則凡起造屋宇，其長短廣狹，高下度深之宜，若其綜理至于衆削工用之具，如刀鋸斧斤之類，皆問其能曰：吾藝度材也。材有大小，短長，善中無二，而有度者，度其材之大小短長，而使之各得其用也。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長短之宜，吾指使而尋工役焉。上極下宇之制度，有宜高、宜深、宜圓、宜方，宜長、宜短者，而使之各得其宜焉。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二 梓人傳

但賦指役使而衆匠皆聽命焉。此正見尋引拾我衆莫能觀，極繩墨用得他著，斲之器却用不着。捨我衆莫能就一字，室是合衆工之能，以爲能者，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官廩之資，其工價三倍于衆工，食言謂。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人家之役，其工價猶多，于衆工以其能異于衆，故其利獨厚于衆也。此段雖鎖敘梓人專起，而自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爲補理，反欲求之他工。此幾句正見其不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之工。意以前後不便，後入後敘，側勢出之。此運筆之巧處。予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笑其無能，不謂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于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流也。官署官舍也。謂偶過其地，見羣材任委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果集也。寫梓人一伙後有百餘事。

圖之謂之大工執節梓人左持引引也右執杖杖也
 中處焉也大之大也量之量也天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度其量其所當任
 能舉者酌而用之是直能度材矣揮其杖曰斧句彼執
 斧者奔而右有當斧者逐揮其杖而命之曰顧而指曰鋸
 彼執鋸者趨而左有當鋸者逐顧而指之曰鋸彼執鋸者趨
 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揆其言莫敢自斷者於是
 斲削者刑皆聽梓人之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
 不政自出主意寫無人意其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
 慍焉無能之工慍焉無能之工慍焉無能之工
 尺而曲盡其制手摩上不過尺許之大而廣狹高下之
 詳詠古文覺斯定不卷二梓人傳二
 無不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依其闢以構成大厦
 宇之制高深圖方節既成書其上棟曰易云上棟下某年
 某月某日某建則具姓與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宮之
 既成也衆人之力居多而記工者似無客或畧乃視其功
 上樣者但書梓人於字衆工不與焉爲梓人比伏後歸功
 乘數子團視大駭國視也駭也駭也然後知其術之工六
 矣始笑其無能貪祿嗜貨者今觀此然後知梓人之術可
 謂工且大迥非羣工可及已上細敘梓人之能因下文
 逐段分應體涉大方此處不得用曲筆初見而問繼見而
 笑三見而鼓無數波獨看來又昇一氣涼平此文中心味
 也繼而歎曰筆彼將拾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
 歟謂梓人不用力而用心可謂能知要領者一力心者役
 者此以其善度材觀棟宇之制而歎之

不在羣工 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其 者條貫其紀綱輔
之列矣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 均 其法制服物采章
武職是爲子 猶倅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此言相善任
足爲臣工 猶倅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此言相善任
之法守 猶倅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此言相善任
執其使應上梓人持外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十者民之
人而民之使應上梓人持外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十者民之
農禮樂使之各稱其職而天下之兵 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
人者國之本人苟失其業而宗社不安 惟 視都知野 所居
日都知野 視都知野 視都知野 視都知野 視都知野
外日都知野 視都知野 視都知野 視都知野 視都知野
而究焉 言上稱職則庶務理民安則百姓寧然相臣必
天下之民也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目大而細 領事則不同而理則一也 相臣執簡御領其行
訂古文登 定本 卷七 梓人傳四 紹開堂
天下之利 弊人簡之而皆當與華宜損益者無不 猶梓人
謀之悉周而處之各當其宜也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書宮於堵而結於成也 人之盡宮應上梓人書宮盈仄而
通大則無 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 用者並進而用之爲所
也 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恤 休休致也謂進賢退不肖
怨不銜能 功高天下而不自衛其 不矜名 德被生民而不
日不親小勞 功高天下而不自衛其 不矜名 德被生民而不
其 不親小勞 功高天下而不自衛其 不矜名 德被生民而不
職目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有未盡者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相討論之未嘗自以爲是 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
藝也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知爲相之道在識大體 其不知體要
者以此以格勤爲公 而以格勤爲公 而以格勤爲公 而以格勤爲公
其長 侵衆官 其財 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躬聽於府庭而
其大者遠者焉 必親自監治 於相府至國家之大計則
置而不問焉 所謂不通是道者也 按鄭離子云孽播之墟
則八頭皆爭牙然而相啄酒血飛毛食不得下咽而九頭
皆傷海見而笑之曰爾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乎一腹
思衆之助同歸乎一相乎 而漢其勞乎 猶梓人而不知
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日彼相之才也 謂難得者相道難理者萬國今相臣既措
而安受之而不辭是以天下賢之後世仰之莫不舉首望
而慕之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之勤勞而不得紀焉 有談殷周之賢相者不過曰殷有伊
其無不爲焉 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此言相
猶歸功于梓人 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此言相
梓人以姓氏書上棟大 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此言相
辛丁古文登 梓人傳五 紹開堂
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知爲相之道在識大體 其不知體要
者以此以格勤爲公 而以格勤爲公 而以格勤爲公 而以格勤爲公
其長 侵衆官 其財 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躬聽於府庭而
其大者遠者焉 必親自監治 於相府至國家之大計則
置而不問焉 所謂不通是道者也 按鄭離子云孽播之墟
則八頭皆爭牙然而相啄酒血飛毛食不得下咽而九頭
皆傷海見而笑之曰爾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乎一腹
思衆之助同歸乎一相乎 而漢其勞乎 猶梓人而不知
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 此言相善任 此言相善任

聖規矩導引之可以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
 又不能備其工以致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謂始奪衆工之器以自佐其藝究之已之才力不辦而人
 之技能莫展徒致敗功用而無所成而猶謂然自號于
 人曰我梓人也亦不謬歟其不知體要者類如此此反言
 相之自用無成猶梓人之自用無成總反總應其意重
 不知大體奪衆工之長以佐其藝已或曰此另發餘意彼
 上六段皆言梓人之道與爲相同
 主爲室者此必有所指柳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
 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
 而已私智一人之見也奪其世守不得遂也道謀與行路之
 人謀之也此設爲室之辭謂彼築室之主人或執
 一己之見自以爲是奪梓人經營量度每牽制使不得遂
 不知梓人之築室等之數非一時成之亦非一世乃梓人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世守之業謀就有工于梓人者倘謀之梓人又謀之他人
 是奪其世守之業如詩所云道謀是用也築室而與行路
 之人謀之則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哉然功之不成皆
 由主人不肯信用以致于此是豈梓人之過亦在信任之
 專而已此又生一意以主爲室者喻人君之
 任指不能以專行責其成功此論最要補出
 爲智之之難多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
 認作子厚語
 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圯毀也謂
 下廣狹此規矩繩墨之一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
 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卷藏也悠
 此又示以令則留不合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
 則去不可貶道以從意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
 也金玉曰貨利財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若欲隱忍
 又凡育所私皆利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以圖功勢

一論精神
命脉直注
不白結出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七

郭家驊傳三

全

紹興堂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史記晉世家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

汝周公入賀之傳之有言周成王曾剪桐葉爲珪與小弱

周公聞之因入賀焉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

封弟於唐之戲耳周公以爲天子無戲言謂封弟以實前語乃擇地而封叔虞耳

唐此一役引傳言以直率
此者以吾意料度之弟當計耶
周公宜以時言於王

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七

當封則周公夾輔成王官以時言王而請封之不宜待
成王之戲而後入賀以此後會而成其封也此第一駁

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釐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

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中大辯以爲不當并下則不龍邪亦當正色止之周公乃成其不當於

理之戲以唐之土地以唐之人民竟與小弱吳二且周公之主此賢者不爲也其得爲聖人乎此第二聚

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耳知當封與不

如不可苟且鼓譟而止故必從而曲成之也
言有

不幸王以相謀虛婦子引罪葬而徐之信如斯言成王

戲封婦寺之流亦猶王宮不兩苟容而從其戲乎此義
三聚三聚王者之惡在行之而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

錄文法 凡三者之役不任二作

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畜去聲要平聲
因思事當於理則爲德不當於理則爲過凡王者之德亦
存行之何若耳設行之未得其當無論暫改雖十易之亦
不爲病非樂于改也要歸于至當使人不可移易也真實
之端用如此況以戲乎此戲句不惟至言實是妙道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致王遂過也遂或也若戲而不以爲戲必實實舉而行
之則周公非致王立德實致王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
成過也有是理哉此第四段
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教王
必無之事也吾思周公之輔成王是以聖臣佐聖君宜以
修治之道從容不迫而進言之優然和樂而勸諫之要歸
于不偏不倚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有游戲之言又不當束
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言束縛之使不得行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七 桐葉封弟第二 全 紹開堂
又不當強迫封弟馳驟之使其必行使天子若牛馬然後
展足不能欲馴伏無計毋乃太急乎乎怒制之太急使不
可從勢必至于敗壞而不能馴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
矣此應吐從容優樂妙道至言
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克勝也言束縛馳驟之事雖家人
臣然不可踰越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
此第五段至言妙道
所宜用故不可信爲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之聖
所宜用故不可信此應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左傳自有
上吾意不然一句結
明史佚或曰封唐叔史佚也或曰成王封唐叔乃史佚之
過尚侯曰辨難父要難得倒猶爭訟者要爭得倒觀其
節節轉攝節節翻學讀上節不料其有下節讀下節不
料其又有下節意味悠長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五點題題
又一家
天然形勝
天然句法
可領可記
奇境以奇
筆得之
下筆含
神態秀
狀綺縮繡錯
景蒸天鍾秀
山川原是
轉筆方寫
州之遠荒忽
音州境也
駿之乘肆
之上而平
下將皆必有
車輶馬跡焉
使符罕不覺
客木殿止山
揮者以為嘆
耶我仲尼以
方伯之命試
於是邦先厚
從凡名寬字
有諒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
度方面之形無構榱節悅之華
勢以作事也無構榱節悅之華
為山悅音拙榱上不斷椽不剪茨不列墻
櫨也而為藻文不斷椽不剪茨不列墻
不雕新也茨音慈草也不剪謂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
屏風昭其儉也先為茅宇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
萃音
突出也莽蒼馳奔雲蒸
草野之野馳奔雲蒸
里也遠尾蟠荒陬首注大溪
二句形容諸山來朝勢若星拱
山之長遠諸山來朝勢若星拱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七
狀綺縮繡錯
景蒸天鍾秀
山川原是
轉筆方寫
州之遠荒忽
音州境也
駿之乘肆
之上而平
下將皆必有
車輶馬跡焉
使符罕不覺
客木殿止山
揮者以為嘆
耶我仲尼以
方伯之命試
於是邦先厚
從凡名寬字
有諒

柳宗元

也夫其德及政信乎信乎故八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皆

徘徊此山以寄勝樂重提筆為切字蓋遊山而必補寫取

乃鑿乃塗作我攸宇豈人地皆得也於是不

崇朝而木工告成謂亭下每風止而收煙霞餘韻輒角

中施表里貌表以應成爲表應者之版也幸見弟友生

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與山氣在我襟袖西山在湖

絲桐琴也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西山在湖

與馬退山相遠故以極蕭蕭不盈掌獨音覺手取也盈

却如在掌中此爲夫美不自美人而彰勝跡多山

作序後一段勝事也

詩訂古文覺新定本卷之七 紹興山二

人而蘭亭也不遺右軍則清瀾修竹無沒於空山矣王羲之

得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山峻嶺其麓有石室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建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蘭亭志要集于會稽山陰之麓亭自爲亭有云此處有崇

銘鐘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對西山後八日山在衡陽永州府西尋山口西北道三百步

又得鍾鐘潭在西山二十餘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鍾鐘潭水之流處也鍾鐘潭如金形或溫泉故云鍾鐘

可與則戰可與則

羊丁古之邑所尾也
卷之六 鉅鄉澤西記三
召馬

士之上以販賣貨物為業無他術也。其術不能致京城人
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義者皆與忌不敢道足下
之善。恐其貪污之名獨自得之。心蓄之。而不敢出
之。口只好自己說。而不敢以公道之。以公道之。則
多言也。廉潔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者以為得重賂。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十五年。元。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言是。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士。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元。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御。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竊笑者。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之不。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因。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元。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而。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慮。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緒其垣。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顯。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道。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將。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夫。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子。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果。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詳。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子。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文。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許。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必。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也。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等。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過。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河。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云。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公道之。則

而此于道路者... 吾氏三世居是鄉... 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 吾父居者十無二三焉... 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 十無四五焉... 非死則徙... 吾以... 比... 譚然而駭... 吾怖而...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 吾食之時而獻焉...

而甘食其土之有以... 吾氏三世居是鄉... 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 吾父居者十無二三焉... 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 十無四五焉... 非死則徙... 吾以... 比... 譚然而駭... 吾怖而...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 吾食之時而獻焉...

紹聞堂詳訂古文覽期定本卷之八

渠陽劉豫菴先生鑒定

錫山過 琪商侯選評 男 奕讚攝國泰校

待漏院記

王禹偁

漏也。待漏院者。宰相每朝。尚早。則於此院待漏。蓋門也。以待漏院者。宰相每朝。尚早。則於此院待漏。蓋門也。以待漏院者。宰相每朝。尚早。則於此院待漏。蓋門也。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

佐宣其氣矣。品物也。亨。歲功也。成。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

詳訂古文覽期定本卷之八

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

矣。六卿論道。三公分職。張其教。矣。六卿論道。三公分職。張其教。

然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

為之有。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為之有。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

故無待於言。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是以

拱於九重。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是以。拱於九重。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是以。

君臣自然之義。亦所以法乎天也。此也。繼繼上文。古之善相

天下者。自咎。幾至房魏可數也。名房玄齡。魏徵。皆唐太宗

賢相。此句包數代相。臣在內。謂古之善治天下者。不一。君

善相。天下者。自咎。幾至房魏可數也。名房玄齡。魏徵。皆唐太宗

人可歷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人見事功彪炳以

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人見事功彪炳以

是務耳此就點出立相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

然况宰相乎人臣之常事不獨宰相朝廷自國初因舊

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端院示勤政也言幸

相常勤以起待漏院之說蓋待漏取其早入有勤意也按

丹鳳門即朱雀門也宰相來朝至此待漏及晨而後趨朝

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將明也煌

煌光明也謂待漏之說朝廷有其意宰相行其事所以北

闕將曙之時東方未明之候相君即於此待漏朝其在途

之燈猶如大城按李肇國史云每元日冬至至人朝會百

官已至而宰相方至河東劉禹錫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

相滅燭以避之相君至止噓噓驚聲若將至此院而車聲

許訂古文覽期定本卷之八

之職猶金門未闕之門玉漏猶滴之滴漏蓋下車於

如響焉此言待漏之聲也蓋命也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焉以息此言待漏之聲也蓋命也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相君待漏之際能有所思乎此相君待漏之意也已其

上焉相君之德能有所思乎此相君待漏之意也已其

或兆民永安思所泰之濟眾而使其處于復安四夷未

附思所來之德而使其處于復安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德而使其處于復安四夷未。

兵革危事也何田時多燕何以開之也時何以爲聖帝

以爲止息之助也何田時多燕何以開之也時何以爲聖帝

法賢人在野我將之朝廷使無道良之嘆使人人立朝

我將斥之逐遠方母貽禍則思斥六氣不和風雨晦明也

災雱薦至如日月薄蝕之願避位以禳之恐已德不稱其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岳陽樓在湖南岳州府時以滕子京脩樓范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岳州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守之次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年也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事一起最要者此乃重修岳陽樓

叙其政事是作記此乃重修岳陽樓

增岳陽樓制則刻唐詩賦於其上

詩賦之屬予作文以記之

夫巴陵勝狀在洞庭湖

洋訂古文登新定本

浩浩湯湯橫無際涯

而湖若吞之其水之大浩浩

日出而含曛夕則日人而凝陰

流有萬千之不同此言其景之變

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

之遠指所刻詩賦謂洞庭大然則

湘楚遊客騷人多會於此

之客騷人詩賦中不必重述

之廣遠北直通南達乎楚其道里

子小人不一而觀覽之得無以景

起下之意皆天運而難測

事而久雨也謂雲外之月

見陰風狂若怒若若若若

景日星隱曜為之隱而不見

而告商旅不行檣櫓相望

行之所亦不致行氣至久

本喻其氣之盛也

憂謫臣之憂謫臣之憂謫臣

中已先有去國懷鄉之思

悲者行不知何所更何物

悲者伏下不知何所更何物

詳訂古文登新定本

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汀蘭都郁青青沙渚白鷺

景物時變其色不分明

驚人之狀水天之光不分

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

歌互答此樂何極

金之離乎此樂何極

陰佳登斯樓也則有心曠

洋洋者矣

洋洋者矣

洋洋者矣

弄文少時
謂此二語
大負人望
世亦重期
之而泰和
政事不
歲者恨焉

卷八 黃州竹樓記三

九
紹聞堂

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發先生諱光字子陵本姓莊因避明帝諱改姓顧
東漢光武卽位詔求得之欲拜諫議大夫不受隱

居釣于富春山。人高其義。因爲立廟。
文正公守是邦。爲之講堂。作是記云。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先生相尚以道武東漢帝劉秀也

光武徵將與子凌平識故曰故人相尚以道言平素彼此以道相尚也道字包下文節字禮字在內先用此四字總

贊爲一篇之綱下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光武行

師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符來能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位按高祖至光武合二百四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

中興是謂重握赤符六龍者易曰時乘六龍以臣妾億兆

謝訂而後覺斯定不
子也贈字指應選而與首
嚴先生祠堂記一
紹興

贊先生下筆句

天子受命而王天下歸之是主謂赤符乘
龍更造兆者臣妾于我元帝之所以爲帝天下莫
不

加先生獨以氣節傲之。此是先生尚光武以道者。自前重。

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 蘇軾夫立句伏脉○ 沅塗車○

天下孰加焉餐先生惟光武以禮下之是主謂帝與子

帝笑曰朕故人屢子陵其卧耳故曰動星象歸江湖謂

富春山也先生既不受祿而歸隱江湖清比伯夷之聖
賢如屈全天下莫能加也惟光武獨以故人之禮下之

此是光武尚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先生以之引經語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引證光武總屯俱易經卦名。

是乃有是十二

以下而敷上先武以君而下臣一動無乃不練乎非不禮也觀于易而可知矣在疊之上有不事王侯之句以先也觀于易而可知矣在疊之上有不事王侯之句以先也觀于易而可知矣在疊之上有不事王侯之句以先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嚴先生廟記二上紹興堂高不但不成其高也而能使天下之人見先生爵祿不能動其心帝王不能奪其氣雖貪夫亦自愧而知廉懦夫亦自奮而思立况不貪不懦者哉是先生一有功于名什淹教也為之立祠不亦宜乎此獨歸到先生一句結什什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公字君實相哲宗改新法以天下為己任遠人相戒不敢犯違卒之日百姓皆喪考此位大補進器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諫無專

其急後其緩事無所不盡言又一時不能事專利國家而不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嚴先生廟記二上紹興堂

為身謀其後其緩事無所不盡言又一時不能事專利國家而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玄正公蘇人也。公諱仲淹字希文宋慶曆中舉平。生好

施與。五字提綱。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天祐是時

未有方貴顯時。圖報德之田。千畝。而公請諸城郭者

號曰義田。此後。以黃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

娶凶葬。皆有贍。謂之與人米。一升。歲與人錢。一疋。嫁女者

千再娶者。十五。此後。收。葬。田。給。與。地。數。澤。族。之。長。而。賢。者。主

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收。納。有。各。體。其。族。之。聚。者。九。十。口。合

疎。而。言。其。族。歲。入。給。酒。八。百。斛。每。歲。所。入。可。給。以。其。所。入

詳訂。言。交。賢。斯。定。八。義。田。記。一。三。紹。開。堂

給其所聚。以。所。入。之。八。百。斛。沛。然。有。餘。而。無。窮。也。故。給。有

餘。義。出。以。時。而。收。下。本。循。從。無。窮。盡。仕。而。家。居。俟。代。者。與

此。分。給。之。法。已。傳。下。又。別。詳。二。部。仕。而。家。居。俟。代。者。與

焉。凡。人。仕。而。家。居。俟。代。者。與。仕。而。家。居。俟。代。者。與

此。其。所。給。加。此。其。大。較。也。是。其。所。給。與。人。之。大。較。可。較。初

公之未貴顯也。而無依之時。嘗有志於是矣。施與之事

而力未逮者二十年。公生三歲。而所家貧。故有志未逮。凡

此。其。所。給。而。為。西。師。其。所。給。而。為。西。師。其。所。給。而。為。西。師

參大政。後。召。拜。樞。密。使。尋。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

志。謂。始。得。藉。資。以。用。此。公。既。歿。十。年。後。世。子

孫修其業。承其意。其子純。純。仁。純。禮。純。粹。皆。賢。子。孫。也

行義修明。其前。如公之存也。一。如公之存也。一。如公之存也

業繼其前。志。如公之存也。一。如公之存也。一。如公之存也

位充祿厚。公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身。終。身。實。實。食。不

重。歟。退。視。其。妻。子。僅。給。衣。食。則。愛。之。日。身。無。以。為。數。平

其。貧。終。身。不。改。妻。子。僅。給。衣。食。則。愛。之。日。身。無。以。為。數。平

以。道。德。為。富。而。死。子。無。以。為。喪。之。用。不。能。出。其。門。其。子

無。以。為。喪。之。用。不。能。出。其。門。其。子。無。以。為。喪。之。用。不。能。出。其。門

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如。也。惟。獨。獨。獨。獨。獨

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如。也。惟。獨。獨。獨。獨。獨。獨。獨。獨

段。再。說。公。天。性。以。收。虎。前。數。段。皆。要。乎。仲。轅。車。馬。有

仲。名。為。齊。大。夫。乘。轅。車。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蘇。君。有

之。車。馬。若。是。乃。隱。君。之。賜。也。蘇。君。有。之。車。馬。若。是。乃。隱。君

車。馬。若。是。乃。隱。君。之。賜。也。蘇。君。有。之。車。馬。若。是。乃。隱。君

臣。若。之。所。賜。也。蘇。君。有。之。車。馬。若。是。乃。隱。君。之。賜。也。蘇

臣。若。之。所。賜。也。蘇。君。有。之。車。馬。若。是。乃。隱。君。之。賜。也。蘇

臣。若。之。所。賜。也。蘇。君。有。之。車。馬。若。是。乃。隱。君。之。賜。也。蘇

臣。若。之。所。賜。也。蘇。君。有。之。車。馬。若。是。乃。隱。君。之。賜。也。蘇

親而仁民親吾之民 晏子為近之晏子之民 賢於平仲其規模賢於平仲其規模 而萬鍾祿而萬鍾祿 一己而已一己而已 之貧者皆之貧者皆 不得入其不得入其 為大夫為士為大夫為士 謹言古文與野定謹言古文與野定 也奉養之厚也奉養之厚 之人操靈輿為之人操靈輿為 于講中而發于講中而發 也此等私利也此等私利 公之忠義滿朝公之忠義滿朝 于朝廷人皆于朝廷人皆 大功盛名滿天大功盛名滿天 地人乘輿必以此地人乘輿必以此 之者子可無餘之者子可無餘 周給事以見因以周給事以見因以 其義之高處其義之高處 過高侯曰只就過高侯曰只就

仁民而愛物民貴而物賤故民 此乃又精發此乃又精發 今觀文正公之義田今觀文正公之義田 又疑過之又疑過之 鳴呼世之三公位鳴呼世之三公位 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 况於施賢乎况於施賢乎 慶節之充慶節之充 止乎一己而已止乎一己而已 又豈少哉又豈少哉 公之忠義滿朝公之忠義滿朝 是皆公之罪人是皆公之罪人 公之忠義滿朝公之忠義滿朝 功名滿天下功名滿天下 後必有史官後必有史官 獨高其義獨高其義 此段畧叙公之大體此段畧叙公之大體

疏所以可法疏所以可法
 為滿中齊治為滿中齊治
 從世間中兩提出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從世間中兩提出族之人不得其門而
 一信譽回致義明之設實覺仁至義盡一信譽回致義明之設實覺仁至義盡

劇惇頤

水。可愛者甚蕃也。潘多
晉陶淵明獨愛菊。晉陶
淵明之句此是陸而本者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潛安
其高顯姓李氏故爲李重當天后轉宮中有牡丹種其花
特異天后嘆上苑之有焉因命移植焉由北京師人七咸
受之亦是其子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洪也此是水而
草本者以喻潔清而不妖。濯洗清淨不染之水而不爲
不移于俗。草中令寵相通而不碍其外則相幹不蔓不
中通外直。氣而不曲以喻心不容而行不邪意
枝香遠益清。喻無煩文背禮流風遠被莫音萬亭亭淨植
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劉卓然自立威儀可象而予謂菊
詳訂古文選斯冠本卷八愛蓮說一紹開堂
句花之隱者也後獨抱幽芳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謂
味濃蓮之君子者也根上於泥七句斷其有君噫菊
之愛何爾後鮮有聞爲人所難道之愛同予者何人德者
鮮牡丹之愛宜乎衆矣愛之人孰不受富貴意此三句辨
過前候日。漢族先生山愛蓮而寓意在蓮之外曰不樂
者貧賤不移也不妖者富貴不淫也中通者靜虛也外
直者達順也不蔓不枝者主一也香遠益清者永終譽
也遠觀不可褻玩者可大受不同知也聖者讀此同念
明德洗心之功

歐陽修

范司不范職也可諫官各可以建言者則今御史
以親之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進奏吏即自陳州召至闕下
先是韓琦與出知制誥范祖禹觀客引問公不之答
英宗不說進奏吏知制誥范祖禹觀客引問公不之答
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多能卒未能也私心其言以有事
看他只借賀字跌起司諫七品官耳只用七品官三字於
司諫之重卒音終司諫七品官耳只用七品官三字於
執事得之不爲喜執事謂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
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時政之利弊公論之是
諫官言文勢斯定矣
卷八 上元月言
言雖卑而所關甚重可不一賀乎此今世之官對諫
復借上卿輕引起一賀字只管跌人官字自九
卿百執事謂之大九卿六部尚書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正卿
資等卿副都參都大府六部侍郎太常光祿鴻臚太僕尚
左右通政等官謂之小九卿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
職可以行其道也此言尊于七品官者甚多皆可以行然
縣越其封郡逾其境封疆界也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
有守也郡縣之官各有守土之職不能越吏部之官上銓
不得理兵部之官兵部之官不得理光祿之官上膳
吏部兵部鴻臚光祿等句是就官職中拈出互相假借者
見此等各有職司則分有所司而不能大有所爲則觀起
下文宰相諫官二層下文又寫戶部也遂迎御氣其層次絕佳
部建康光祿等句又寫戶部也遂迎御氣其層次絕佳

文不對而自至良錄

卷八 朋黨論三

三

朋黨論

歐陽修

按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等皆忠臣也其政敗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弼等不悅謀傾陷君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去國小人則朋黨之說上施論杜富弼韓琦等忠愛黨論歐陽公發之說上施論杜富弼韓琦等忠愛邪說仁宗惑焉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小人指當時在朝之人謂朋黨本不足怪惟在人君之能耳看他不能辨則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八 朋黨論一 五 紹開堂

先平章下忽憐其故何哉小人所見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小人無朋則君子則不然此轉最難發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則同心而共濟在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此段正言若說故為人君者又重辨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此結上兩段之意竟之時小人共工驩等

四人爲一朋此說小人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
卷八 賈誼疏大德而居仲容叔達謂之八元此說君子
仲容叔達仲伯虎仲熊仲豹李堅謂之八元此說君子
多矣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道元凱君子之朋堯之
時天下大治 用引証退爲朋及舜自爲天子而皋繆稷契等
二十二二人並列於朝 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二人四岳
堯舜龍是也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
二州之牧守也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
卿各相稱其德也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十二牧
天下亦大治 用引証退爲朋及舜自爲天子而皋繆稷契等
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
詳訂古文彙纂定本 卷八 朋黨論 三 紹周堂
紂以此亡國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
周用以其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目爲黨人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是也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美也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者言也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孔也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二也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不可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悟 肅解黨人而釋之
然已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以爲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故然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人及八府實武陳

論 朋黨之說多矣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
名士 或曰之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害遂亡矣 昭
宗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害遂亡矣 昭
年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害遂亡矣 昭
日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害遂亡矣 昭
禁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害遂亡矣 昭
宗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害遂亡矣 昭
而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害遂亡矣 昭
世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害遂亡矣 昭
詳訂古文彙纂定本 卷八 朋黨論 三 紹周堂
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不足爲
之 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不足爲
此 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不足爲
嘆 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不足爲
過 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不足爲
其 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不足爲
爲 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不足爲

伶官傳論

歐陽修

二句喝起

唐莊宗李存勖幸後梁有天下後寵任伶官卒致亂亡

嗚呼盛衰之理。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人事二字最重。是

制得便舍。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

以知之矣。知得。失皆因乎人事也。此總點起得失為世言

晉王之將終也。五代時晉王姓朱耶名克用。沙陀人。先世

襲晉滅梁自立。稱唐。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讐也。矢

帝是為後唐。莊宗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讐也。矢

也。梁朱姓。名溫。初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賜名全忠。燕王

封梁王。竟移唐都。比與吾有仇。怨者也。寫此一燕王

吾所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是吾所立。吾嘗推為尚父。守

吾所立。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寫憾二契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伶官傳論一

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背晉以歸。梁契音擊契科夷種耶

吾與之連和。約為兄弟。既歸。此三者吾遺憾也。未報之恨

而背盟更甚於梁為憾三。此叙晉王李克用。莊宗受而

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用賜矢之命詞。莊宗受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羊曰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盛音成凱音愷

叙莊宗受天而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周德威伐燕。燕王守

能立功之事。王至榆之組。印綬謂以印。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晉

綬懸係于頸上。蒲伏求降。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卿可

入大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卿可

斷吾首。麟遂就梁主。曰。自後函也。謂以木匣盛其首。而

歸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此技言

其盛處

為首盛字上下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

應龍作亂人郭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謂近臣

釋甲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謂為

所中須臾進退但此二語不見于本傳豈何其衰也此段

當日至萬勝鎮登高而望所傳逆事耶何其衰也此段

衰應篇首衰字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

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又一項應篇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

勢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始出手斷定得

篇首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仍用其盛

字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伶人樂而身死國滅為天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伶官傳論二

笑再言其衰仍用及其字按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

而與優人共戲于庭優名謂之李天下後為郭從謙作亂

可見盛衰得失懸絕于此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

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再出手悠然有

遇商侯曰以豪筆寫其雄心悲情壯語榮後繞前非永

叙不能有此姿態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
 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往
 出學琴送楊子大琴之為技小矣而其大者
 意在此樂音落大琴之為技小矣而其大者
 為宮細者為羽其操絃驟作忽然變之而急者戢然
 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
 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離離雍雍之相和也其憂深思遠
 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
 忠臣之所歎也伯奇事後母自無非殺河死屈原
 詳訂古文苑新定本卷八 送楊真序一 主 紹開堂
 楚懷王臣使放作離騷之篇 喜怨哀動人必深二
 連作三四疊乃無政得意之篇 喜怨哀動人必深二
 為下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誦孔子之文章易
 興筆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誦孔子之文章易
 之憂忠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必如騷者不聽之以耳
 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深者為其思則感人之際亦
 有至者焉此極盡予友楊君子好學有文如去累以進
 士舉不得志及從歐陽調去為尉於劍浦既而在東南數
 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日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
 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
 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括幽憂之意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

琴亦將得焉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
 以贈其行且送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一語
 過商侯曰楊子心曠神怡而欲公情琴以解之故道篇
 只說琴而送友意已在其中文致曲折古秀雅淡言有
 盡而情味無窮

詳訂古文苑新定本卷八 送楊真序二

三 卷八 送楊真序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斗引夫豈然哉。然則詩人將
詞之蓋世所傳詩者多由古窮人之詞也。如屈原離騷
字是一篇。目故先借世俗語一句。凡士之適其所不
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嶺水涯之外。謂能詩者
水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此窮
所而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內之所窮。其興於怨刺。以道
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此窮人之蓋愈窮則愈
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惟窮故工。惟工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梅聖俞詩集序。一。五。紹興堂
多出于古窮人之詞。即呂紫所請款。愉之詞。予友梅聖俞
難江窮苦之言。易好妙論。至論結束上文。予友梅聖俞
人。少以蔭補為吏。慶曆中為郎官。累舉進士。輒抑於有
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進士者。是舉他應進士科。此謂舉
甲科。稱進士。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聘書也。為人
也。累上聲。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聘書也。為人
此極寫聖俞之窮。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此二句正
與上句相應。其家宛陵。今寧國府宣城縣。叙其地。幼習於
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是則未窮而先工矣。此點
上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六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春
聲長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如此說者。悅世

之人徒知其詩而已。次出文章。批文章。來件說見得果舉

也。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如張芸叟輩皆云
草衣木食。王公大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
人見之不覺。屈辱。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
之。故其生平所作。於詩尤多。方正點出詩。謂人之求聖俞
其詩所以獨多。而愈合發歸重。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
本題其實是以獨多。而愈合發歸重。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
上者。嘉祐元年。學士蘇轍等薦為國子監直講。遷部
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此豈尋常詩。雖
知之深。亦不果薦也。此下為聖俞轉作。若使其幸得
見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梅聖俞詩集序。二。五。紹興堂
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
者之詩。乃徒發於蠹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應起。世徒喜
其工。應工字。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就世人
處嘆其無益。于聖俞之窮。致其以窮人之辭。自老不
但為聖俞惜。不用亦為國家惜。不及用矣。無限感慨。聖俞
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
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
詩。而思不能盡得之。適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結。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
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撮其尤者六百七十

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

後聖論之詳矣故不復云此

後聖論之詳矣故不復云此
過商侯曰昔人有言疾卿非窮思不能若世急者窮而
後工非特詩也而永叔詩于商侯之一篇則序其詩終
傷其窮蓋詩既窮而後止為其窮正是為其詩勢勢
排須看其始終一片終才至意處

梅聖俞詩集序三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當世賢豪指
者少。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
去聲。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
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健。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
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世莫見者。欲從
而求之。不可得。此故言非常之士。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
先出曼卿。曼卿為人。雖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
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
漓。顛倒而不厭。飲下。曼卿。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
詳訂古文苑斯定本。曼卿。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
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從曼卿。浮屠秘演者。此方人也。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
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憺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
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曼卿音
遇。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其
盛樂。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自也。十年之
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之。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
死。秘演亦老病。歎夫二人者。子乃見其盛衰。則予亦
將老矣。曼卿入夫曼卿詩辭清。

雅健有詩人之意。不勝。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也。奇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壯其素。壯音惡。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此段方敘集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到東。南多山。其巔崖峭崿。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詩因道其壽時以悲其衰。仍以原氣。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致仕初命衣錦還鄉謂畫錦韓魏公名琦相州人初罷相或歌以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酒上金車取酒紅旗去鄰王臺上讀春風此詩蓋其公之重而爲畫錦之樂公以爲然即請字相州作方錦堂於公府之東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八 詩集序二 手 紹開堂

車駟馬旌旄道前旌旄者罕頭而有鈴者曰旗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駟肩梁迹迹足跡之多也瞻望咨嗟而所謂賄夫愚婦者奔走駭汗駭汗憂其記恨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馬是之謂不孝子買臣則又見悔之尤者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此叙畫錦之所以爲榮也下意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初封魏公相人也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安有合德爲時名卿父爲公卿而顯名者以見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任以見未經困海

上只言志
公志不存
志貴而存
功從此止

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以見未受庸夫
所謂將相而貴者公所宜素有應起如窮阨之人指
臣李于僥倖何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
而夸耀之此把世人所謂書歸之禁一德藏然則高牙
大纛不足為公業高牙將軍之旗蓋也今行軍必先祭旗神即
是此羽葆台與恒圭袞裳不足為公貴相三公所執惟
五禾羽為旗者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則非一節可知勒刻也金石播之
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則非一時可知勒刻也金石播之
德之詞聲詩二句伏下刻詩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 畫錦堂記三 紹開堂
公也還公平生之志以見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此韓公
為榮者志字是篇中眼目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
三見見公之志不存也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
來治於相武康節度使來知州是衣錦而歸故鄉也乃
作書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
以快恩望於名譽為可滿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
為戒就詩中之言見昔日季子賈臣之所誇者於此見公
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公詩中之詞見其
舉等意令人誦之愈可想見其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
志量不在富貴而在功德矣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
而夷險一節韓公先時經畧西蜀後平章事是能勤勞王

其功也
之是

其功也於臨大事決大疑正功音忽手版朝
以備忽忘不勒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
也漢武帝因不步移識雷光因不轉珍識金日磾亦足
見他靜定公處放通知其所以記孤奇命韓魏公之凝
立亦類此歐陽公所謂爭神正節不動聲色而措天下
泰山之安形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祭
容得最好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
之器鼎三足兩耳知五味之寶器三代時人乃邦家之光
非間里之榮也獨不歸鄉如此收束方結得本題目
稱得韓魏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美壯麗
公本領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美壯麗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 畫錦堂記三 紹開堂
皆不必叙而特取其作堂之意而言之其意之樂公之志
見于后刻之詩者可補之而知其異于和情也樂公之志
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及知也吾樂其志而喜為傳道
於是乎書自序所以
過商侯口題曰畫錦堂反把衣錦之榮一筆掃開此最
是公善於避俗處前後贊頌韓公皆是實事初無溢
美如此功德文章正堪並傳不朽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亭作于滁泉之上與民共其豐樂因名豐樂亭公守此則對作記以記之

修記治滁之明年名在滁地夏始飲滁水而甘始飲而水甘也自此起句早已用過

之近因飲泉而其上則豐山傑然而特立陪一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

此泉俯仰左右顧而樂之

石闕地以為亭

與滁人作遊具間為下文發揮之地却無迹

詳訂古文苑斯定本

代千戈之際用武之地也

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

他本作生擒其將皇甫麟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

州按其圖記

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

之平久矣

政此反說不

勝數此又豈提筆不特叙滁事

智遠周太祖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

而天下遂向之憑恃發聖則削削磨磨

一統也

年之開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

百年但見山水之勝而先事戰之事

無從詢問矣此承天下之平

淮之閒舟車商賈日賈賈音古

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人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

他處皆知宋祖之休養而滁獨不知則不可以不記也

詳訂古文苑斯定本

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

車商賈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

而聽泉

雪

無不可愛

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天下之夫官上恩德以與民安樂刺史之事也

遂書以名其亭焉

過商侯口從千戈刑武之後寫出一片太平景象中問
慨幸交集無限低便記由水却純述本朝功德看來此
老胸次有須彌大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真州地名即今揚州府儀真縣東園施正臣許子
春馬仲塗三人所作三人圖東園之景求記十公
公因據圖與其
所言以為之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常水路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
運使之治所江准江西淮南也兩浙浙東浙西也荆湖湖

驛御之公署也此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
一起先為真州也

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

三人皆發運使曹部之官治事于真州之人也裏行者唐
貞觀中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周為之自此遂以為官名
按舊日知為太常歷任年久每集與尚三人者樂其相得
書同列號為尚書裏行此即其意也

許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 真州東園記一 紹開堂

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曰往遊

焉次寫東園謂三人相得甚歡則游樂有其人因間暇之

于是作東園而曰往遊焉明非取樂廢時致荒職業者比

此處先藏廢營而字後而蒼烟白露云云正洗發此意已

上記作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

者來以示子次寫子春以東園圖曰園之廣百畝此句總

大而流水橫其前寫一清池浸其右寫池高臺起其北寫

景三此三而臺句吾望以拂雲之亭從池出亭亭名拂雲

池句吾俯以登虛之閣從池出閣閣各登虛水句吾泛以

畫舫之舟從水出舟舟取兩舫舫其華也敵其中以為清

畫舫之舟從水出舟舟取兩舫舫其華也敵其中以為清

到本說世
兀意是人
根節處方
丁其樂喜
思士張得
好不然以
前今不道
欠民事却
幾于浪廢

集 171—206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在漢上章之隱然。先漢峴山。蓋謂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此句通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人。祜一重。方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和鑒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時矣。至於流說。蓋謂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便用側筆。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皆足以垂於不朽。氣。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拖起傳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峴山亭記。五。紹開堂

言。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以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謂以平吳之。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次。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邑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

類。去。君知名當時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余。次。余謂君知叔子之風。應前則重。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霭。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寓離騷之極目者。宜其翫者自得之。補。寫。山。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峴山亭記。五。紹開堂

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補。寫。亭。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過商侯曰。以其人之足。思則山之名亦特著。文情起伏。頗無限情態。俱從一思字取意也。

歐陽修

○五○字○
○環滁皆山也○
○皆○所○親○歷○知○環○滁○皆○山○也○此○勝○
○自○滁○院○到○山○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
○是○第○一○層○
○峰○間○之○林○壑○盡○美○予○較○觀○之○覺○西○南○諸○峰○
○其○林○壑○尤○美○此○破○山○寫○出○峰○是○第○二○層○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瑯○琊○也○蔚○然○蒼○翠○色○也○瑯○琊○山○名○謂○因○其○美○而○望○之○
○就○峰○寫○出○瑯○琊○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
○之○間○者○醴○泉○也○之○醴○泉○謂○切○行○時○水○不○聞○聲○行○至○六○七○里○
○不○獨○山○色○之○佳○漸○聞○水○聲○潺○潺○不○斷○由○此○而○再○進○方○見○其○
○直○寫○出○于○兩○峰○之○間○而○下○積○成○泉○此○醴○泉○也○此○就○山○寫○出○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八○醉○翁○亭○記○一○主○紹○聞○堂○
○泉○是○第○四○層○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泉○之○
○峰○有○路○而○峰○非○碩○石○路○非○徑○直○乃○峰○忽○回○而○路○忽○轉○此○中○
○有○亭○翼○然○加○飛○臨○于○醴○泉○之○上○者○醉○翁○亭○也○此○自○泉○說○到○
○亭○是○第○五○層○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太○守○實○不○敢○居○其○功○然○
○則○誰○作○之○山○中○之○僧○名○智○仙○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非○猶○
○者○也○此○句○點○出○作○亭○之○人○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非○猶○
○僧○不○宜○解○何○以○名○之○為○醉○翁○是○誰○名○之○則○非○僧○名○之○太○守○
○名○之○也○又○非○太○守○名○此○字○蓋○太○守○自○謂○也○此○句○點○出○名○亭○
○之○太○守○與○客○來○飲○於○此○自○注○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
○號○曰○醉○翁○也○翁○并○白○釋○醉○翁○二○字○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平○山○水○之○間○也○意○在○酒○失○孰○知○名○則○醉○翁○而○推○夫○醉○翁○之○
○意○仍○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
○間○也○此○又○從○醉○翁○出○山○水○

也。既在山中，水無不號。山水翕而曰：時。時，山水樂趣足以
 醉心，不可名言。而意寓其意于山水，此又釋所以醉之
 義。自起手至此，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以山間草木之樂者
 敘亭得名之由。若夫日之出也，而雲歸而巖穴暝，則則自
 游覽可盡也。若夫日之出也，而雲歸而巖穴暝，則則自
 林間芳霏之色，因日光而開，而雲歸而巖穴暝，則則自
 晦而氣隨雲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朝則自明，化明
 忽而忽明，變化不一。若一日之間，野芳發而幽香，佳水秀
 如此也。北又登山，水記亭之朝暮，芳發而幽香，佳水秀
 而繁陰，風雨高潔，水然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以言乎
 少，然而無窮。香以言乎，則佳水秀而樹樹繁陰，時而
 秋也。最苦是風，霜凝殺，則風高而霜潔，反聲宜人。時而
 冬也。最苦是風，霜凝殺，則風高而霜潔，反聲宜人。時而
 計之一年之開，如此也。此又從朝暮出亭之四時，總言游
 者之樂，非一端可盡。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
 所以得之心而樂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八 醉翁亭記二 三 紹興堂

亦無窮也。是太守朝而往，欣然也。暮而歸，欣然也。此
 就亭外之景，單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負者息也
 言若太守游而滁人不游，或滁之士宦客而外，通觀之至
 游則太守之樂亦有窮也。今自太守宦客而外，通觀之至
 于負者苦役也，而亦有所快。今自太守宦客而外，通觀之至
 行者勞人也，而亦有所快。今自太守宦客而外，通觀之至
 者呼後者應，游而往，後者觀奇峰，忽忽喜而狂呼。僂僂提
 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僂僂音兩，呂俯躬出脊也。提
 躬必曲，謂僂者，僂者或提或攜，往者往來者來不絕于道
 路者，滁人游也。此從四時出，滁人游樂之多，可以增山間
 佳景而與民同樂。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清
 之意，隱見言外。而酒冽亦隨寓而安，不必窮極四方之味，而後快也。時而

此臨于溪上即漁于溪中喜此溪甚深而魚亦肥坐于
泉間即沽醪泉之酒又喜此泉清冽而為酒亦冽
野菽離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
是太守之宴亦不外山水之趣又此
從漁人出太守應上來飲于此
絲竹樂器也言莫未嘗不酣胡未嘗
不樂然樂則樂矣而非絲竹之樂也
交錯起坐而誦詩者衆賓歡也
所以記到者謂樂不用絲竹也
射指投壺奔圍棋也中去
吏射者中者勝而不中不勝者飲矣再射再奔或中者
不中勝者不勝則饒管交錯更相迭飲或坐或起而語言
詠譯者衆賓飲而歡也此發太守出衆賓應上與客衆飲
句蒼顏白髮顏乎其中心者太守醉也
顏色蒼而髮盡白顏然手首于衆賓之中者太守醉也
此從衆賓又出太守應上來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句已
詳訂古文聲斯定本
卷八
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
落西山人影衆多紛紛散亂其故何也太守歸
而賓客從也此從太守出從應上朝往暮歸句
鳴榔上下遊人上而禽鳥樂也
上下其間其何故也遊人盡去而止有禽
鳥之樂也此從人歸而禽鳥應上語句然而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
守之樂其樂也
試就斯游觀之太守樂也賓客樂也其至
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所以樂人但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
知太守之樂非樂一己之樂醉酒之樂山水之樂賓客之
樂禽鳥之樂乃與民同樂以為樂也此
從禽鳥出醉歸之樂應上得之心句
述以文者太守也
不自樂而同其樂及其醉也又能述醉

翁亭之支者太
守也此記經文
太守何人則廬陵歐陽
修也此自忽作記姓名
過商侯口從滁出山從山出泉從泉出亭從亭出人從
人出名一層一層復一層如累疊階級逐級上去節脈
相生妙矣尤妙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及太守之樂其樂
兩段有無限樂民之樂意隱見言外若止認作風月文
章便失千里

羊子之是斤也
醉翁亭記四
召見

龍岡肝表

歐陽修

起句一提
先公公起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龍岡之六十年。龍岡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先出龍岡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次出肝非敢緩也蓋
有符句通修不幸生四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以待也
居貧自力于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
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
曰毋以足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無房一壠之植
地無以底而為生吾何恃而能守耶吾子汝父知其一二
以行待于汝也。後應前付字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八 龍岡肝表 聖 紹聞堂
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起下第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
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起下第吾之始歸也汝
父免于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
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嘗常不足而今有餘其
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于喪適然耳既而其後
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
之能養也。知其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文書屢廢而歎
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吾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

三提先公
起

再提先公
起

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
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房因指而歎
曰術者謂吾歲行在戊特死。術者謂吾歲行在戊特死使其言然則吾不
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吾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
此語。補一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于外事吾不
能知。又補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于中
者耶嗚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知其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于孝。二句精能利雖不得
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後一句吾不能教汝此汝父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八 龍岡肝表 聖 紹聞堂
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
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洎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
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
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
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
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于世儉薄所以居
忠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
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
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

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人副經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府謂副樞天子推恩褒其三世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會嘉祐崇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學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詳訂古文登斯定本卷八 紹興三于是小子修泣而書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吾祖考清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寔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世譜且刻于碑既又載吾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寧熙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一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勅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鎮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遇商侯印以有符句爲主却將能食有後二段實發有待意逐層相生逐層結應篇法緊要如貫珠其文情懇摯纏綿讀之真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詳訂古文登斯定本卷八 紹興三 公人 龍圖閣表四 五 召見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此以生死總歸也。為英。則其同乎萬物。生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雖是。是論已。且到曼卿。曼卿之不朽。以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邪。如日星。有異此。章就死後。一證其身死。名在與萬物有同。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下之乎。生。由身後進。其軒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軒昂高爽。意。出凡流也。崢嶸峻峭。之。高峻。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音。此。十六字。作。句。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詳訂古文電斯定本。卷八。祭石曼卿文。 紹開堂之精。地土之。不。然。生。長。松。之。子。尺。產。靈。芝。而。九。莖。又。從。想。其。死。後。形。垂。萬。歲。地。下。亦。當。化。為。珍。寶。良。材。為。瑞。草。抑。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淩。露。下。走。鱗。飛。鱗。鬼。火。也。但。見。牧。童。樵。叟。歌。登。而。上。下。與。天。驚。食。駭。悲。鳴。踴。躍。而。嗚。咽。此。言。墓。之。外。不。忍。見。如。此。墓。之。音。今。固。如。此。更。于。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狐。貉。與。麋。鹿。保。如。此。龍。龜。音。語。小。孤。如。如。如。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大。鼎。紫。乎。曠。野。與。荒。城。千。古。死。者。無。歸。子。無。物。則。暫。聚。之。形。乎。日。賢。何。有。嗚。呼。曼。卿。呼。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人。不。坑。

而感念嗚呼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阻涕者有愧夫太上

之志情好相厚不能忘情詞意方全

過商侯曰王雲云是文元當問應者劉海蟾以不辨之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白在也通篇只是此意曼卿得此可以不死矣斐清遠調讀之令人悲感

詳訂古文電斯定本

卷八

祭石曼卿文二

紹開堂

益平書

全
紹興

紹聞堂精選古文覺斯定本卷之九

渠陽劉豫菴先生鑒定

錫山通 珙商侯選評 男 奕讚捐鴈來校

上歐陽內翰書

蘇 洵

洵字源明號老泉眉山人也神曾孫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二子試微司舉進士初除授校書郎知制誥又常因事獲

洵布衣窮居嘗竊自嘆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

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離合二字往

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慶曆二年相仲富公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上歐陽書一

為樞密副使范公與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

范公與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

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為小才無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

用之身度入聲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

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由此看來乃知

人之不遇當是文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慶曆四年以

章大有進益范公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慶曆四年以

西安撫使二人范公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慶曆四年以

韓西賊聞之心范公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慶曆四年以

稱范富公北范公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慶曆四年以

范公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慶曆四年以

敬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

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此段言洵時在京師親見

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

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

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洵公之推揚仲淹

及爾之撫西北由夏竦之洵公之推揚仲淹

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則

得之何傷與前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

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上歐陽書二

方余靖平智高之亂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

復自外入為宰相至和二年將復合為一此段

雖而復合為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

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

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范公嘗公歐陽公余公蔡公

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焉則又為

之潛然出涕以悲范公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

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

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

以此教法
有無異也
歌賦之

又帶書
不覆記

漢書
文選

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
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通入獻公而
其位差不甚貴差在可以叫呼振援而謂之以言而饑寒
衰老之病又病而留之難音故損日傷手足使不克自至
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
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
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謂四人中余
致當公又貴為宰相勢不可以自往而遽止也蔡既遠不得
月又可以言達豈以不能自往而遽止也此段疊叙諸君
子之難合通到蔡公執事之文章矣然天下之人莫不知
身上見已慕望之切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上紹開堂
之然竊以為海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
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截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
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
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
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踴躍無
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爾易容與容服無艱
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顯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
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
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此又突入二
子以形容歐

總括一
韓子

公之文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通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
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詭者
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樂音勃彼不即者則以為譽人以
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
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
知我也此段稱歐公之文章見已雖然執事之名滿天下
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
野泥塗之中墮音惰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
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從手謂空手咫尺者八寸將使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上紹開堂
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此叙已以鄙陋之人欲
歐公未必知即知洵少年不學以下自生二十五歲始知
之亦未必信也洵少年不學以下自生二十五歲始知
讀書從士君子游高麗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二
道有年年既已晚而又不存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
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自以為為可矣謂年已衰晚而志
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自以為為可矣謂年已衰晚而志
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
已大異功業既深又不得遂因取古人之書時復內顧
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後復自省復自
思思知古人為

吾米盡吾力之
凡有餘者以等云云
不月月之云云
一乃可

非免夫天下後世之機在我惟求自善無負天之所任
人者吾何知焉用我不用我吾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
而服為人憂乎哉此通用人者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
不倦夫同知道之所在也此以凡言不肯衛靈魯哀齊
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
心焉耳明知不足有為然我止求自吾心之不盡吾恐天
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
以辭其責也此以衛靈魯哀齊夫聖人責人之用心也固如
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上則雜書三 七 紹聞堂
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須吾事吾事畢矣
竊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是說饑寒困窮之
不勝而號於人此平聲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
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存於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
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此陰韻用今洵之不肖何
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其自輕者何則天下之
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此音促舉步然及其不
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
以富人此以就應用上說非天之所與以見富貴不得

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借言
者不足重以形已得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便
天之所與為可重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便
就用人上說用非天之所與是見貴矣不得雖以生人殺
則生不用則死非天之所與是見貴矣不得雖以生人殺
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是重以形已得天之
所與為可重皆當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
諷意于不言之表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
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
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改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
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
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上則雜書三 八 紹聞堂
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應上天之疑者見執事於
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
來退居山野自分小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
文章詩人之優柔驕人之清深疑難溫醇孟子韓
厚達問之雄剛條貫之簡切吳起投之所向無
不如意欲學其家法當以為輩生得聖人之經其
失也流而為迂是經而不察于權龍錯得聖人之權權指
權似義成有日權宜其失也流而為詐是權而不有

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謂賈誼也惜乎今之世也未見其人也老集分明以賈誼自任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一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為田非因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謂賈誼不棄天與之資以終篇執事之文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策書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上 紹興

九 紹興

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謂洵公不可運天以終上文其責在人意

過商侯曰本是上書求事謂洵公不可運天以終上文其責在人意用與不用都是時君時相之責而已若不與命意絕高至詞意雄健更有沛然不可禦之勢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此二句是主此一篇已具氣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從聖人而在上故其權使可貴而人故善者以治其惡何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禁以辱聖人而在下位其權只可貴是非人故善者從為辱何者周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焉此是第意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如春秋叙孫氏族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十 紹興

大抵一語
又生則人
意之而後
惟此篇為
多而不難

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言也設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事也此說賞罰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皆天子諸侯之
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賞天下謂大夫之欲防諸
有春秋之作而自已先賞罰大夫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
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
位可以公天下道不能公天下所以位道在我矣而不
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道不
過是非即或道在於我而不欲行有位者不然天下其
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賊害也若云道在於
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我便可行有位者之
詳訂古文魯斯定本卷九上 紹聞堂
事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反為位之害矣自則
之衰也至此是第一言言夫子不但非人且賞罰人
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此是第
小無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
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
不笑我者乎言無位無權僅可非人夫子之賞罰何以
異此謂夫子不但非人且賞罰人至然則何足以為夫
子何足以為春秋此論雖似乎意又盡而謂又窮曰夫子之作春
秋也意入本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意略
盡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先安頓不自與曰此魯之書

也魯作之也魯之春秋故賞罰一歸之于魯魯猶尊周
明說與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有功者孔子則用一字
如大夫而賢則書有惡而誅之曰魯誅之也則用一字更
其字之類是也他代魯則罪之意如魯而惡則書其名之類是也此
何以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夫子述文王周公所
辭也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孝經之
託焉則夫子公之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
承得如何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至此
詳訂古文魯斯定本卷九三 紹聞堂
明其解夫子之作春秋也至此是第二言言春秋之賞罰自魯
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
千朝是亂臣賊子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魯之賞罰不出
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此五句是第三言言曰天子
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作意如此此下申明
以天子之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
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
罰天下以存周室謂周公夾輔成王以賞罰天
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周昭王為犬戎所殺于是平王以

春秋與經
卷九
一

非周公
引周公

被侵暴不可久居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
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周王四十九年是魯隱公之元
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
與之也魯公為周公之後不能繼其先世之功以匡扶土
也自天子之權在周也此是第三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
何辨曰如齊桓晉文可也此解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
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此二句是第五辨言何不
得無齊桓晉文陽為時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春秋卷四 三 紹周生
其事而不與其心謂齊晉文名為尊周而實使天子以
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
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應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
此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
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臨王政之執重教萬世耳使孔子而
魯大夫謂晉之乘可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
文之事是與其心而不與其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
也始以周公配說此此經成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
以行周公之事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明
不得不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

引周事
証天子以
實周魯魯
國說去
乃謂其國
禮樂征伐
目諸侯出
別傳諸侯
魯大夫子
魯世不亡

也春秋為魯史假以天子之權者魯為周公之子孫如吾
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
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春秋內意詳
蓋欲魯君效周公之法先使魯之春秋有所自魯外義簡略
來無人取駁然後則魯對天下大義如此夫子歎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桓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齊大夫
欲公魯公孔子則其事是時雖已告老仍辭成沐浴而
朝告魯公則桓弒弒魯弒齊弒之亂賊實天下之首惡我
魯義在鄰國請與兵以討之轉齊之後復公此解我
子完得罪于陳而齊更姓則數名曰桓然則天下之
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此又從實學上看出夫子之意自
齊晉之心不可與惟魯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春秋卷五 三 紹周生
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春秋書法
而夫子獨書續經而獨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
孔丘哉書孔丘卒不是公天下之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
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魯孔子卒易起人疑
徒不達夫子以春秋與魯之遷回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
意是此一見方見前意不虛遷司馬遷也問所因也論班馬史
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為史臣之體宜爾也以起天下有
若則春秋不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感焉謂孔子春秋
當作之意春秋當作之意春秋不當作此十字千天
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謂到後世春秋有君

過商契曰篇中有五篇五解解中先立公安然後起
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辨既改後辨又
辨則解然恰是一意解到底起解反覆都只一片精
神老益於論六經處並以爲可軌正源而此篇較得具
正差相傳以爲

紹聞堂

蘇
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知者凡事理之必然者必為人心而察不啻于好惡利害乃能見其目前之變遷而知其將來之顯著月

暈而風暈者暈月之勢也礎潤而雨礎者礎石也

知其人人知之天也蓋錫之事亦人事之權移理勢之相

周其疎而唯印幾亡而不可則留軌與天也餘易之事

其距源而數千尋者則水漸涸矣

詩言古文體定不
易公亦勸先生

天地陰陽自來也容陽而寢者何不知與荆公游是不知

其故何也常人不君患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知

者亦有不忍其心之好惡爲僞愛所亂其外之利害爲

之故感乎安台必氣

人上但其姦不音焉

青心此人也
嗟嘆良久曰
何物老婦生
此寧馨兒然誤

此引一見徵事者作証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

子孫無遺類矣

見質客解妾不離舅及祀往門子儀悉用侍妾或問其故

無遺類矣此又引一見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見

徵知著者作誦汾言文自人而言之其理極在下只求得

三兩人止
石無幾
石已盡

合而爲人便與日得志其富祿必更有甚于王衍也
 犯者此則事之必至理之固然也此二句便斷倒衣布
 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澣也澣音緩
 衣爲人情所必至之事今也不然衣巨虛之衣
 或有改易誠爲其無所著顧氏云衣之大者試思大大何
 以有衣果爾則當云衣巨虛之皮也且下句用大最上句
 復用巨大豈不重複讀夫顧菴宋名臣言行錄內載衣
 臣廣之衣臣廣二字近文系後知巨虛乃字之說也
 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洗面今其面則知居喪而無量此豈真情也哉非其本情
 而俗高視闊步談古聖之詩書此豈真情也哉非其本情
 處此從不近情處決其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
 爲禍所謂見微而知者
 應應音忒惡也不近人情字
 斷盡爲萬世示觀人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之三
 五 紹興堂
 此三宦官而齊遂無年歲此又引子以蓋世之名而濟其
 近人情之人作証蓋言刁音鄒
 未形之患陰賊險狠處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預說在
 兩猶將舉而用之帝德宗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
 非特二子之比也應上文二子有未必然句孫子曰武
 子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將有功則傷人必使斯人而不
 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
 哉因恤善知人者亦不必有赫赫之名吾今日雖辨其姦
 以爲必生以爲固然使天祥宋而安石不楚見用則人
 未觀其姦必以吾言爲過而安石憤斥不然天下將被其
 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悲知言之名以天下被禍之後
 而我不知斯人不用卽以吾言

為過猶同一用兵者無制勝之功也此段以他事作比過商侯曰謂論便見矣必觀天下。且當時待徐觀中引王衍虛起一人。謂此非在當時人非惟不能識亦不敢道然總從不近人情處推勘出來一結更發得有情人低徊無已。

卷之五 召見

高祖論

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出奇計六出以定利。害於一時此其事雖高祖行之而其揣摩天下之勢。揣音。實是陳平教之也。故不如也。先一抑揣摩天下之勢。謀上聲。量度也。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劫勢脅也。制。摩也。此。再。摩。善。也。二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微無也。時楚漢相距若無良。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又一抑強去聲。木強言如木。天下之智。歸良平見天下未定之先。然天下已定後世子。高帝之智。反不如良平。以圖動下意。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置。及天下既定之發。使去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詳訂古文竟斯定本。卷九。事而為之者。雖。命。不。勅。節。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定之。後。寫。子。孫。計。下。文。知。呂。氏。之。為。惠。帝。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之。計。可令為太尉。太尉官名掌天下之兵者。謂勃持重謹厚。雖。亂。靖。難以安定。我劉氏之社稷者。必此人也可使為太。尉之官。管領兵馬。以備緩急之用。此是帝將廢之言。是時劉氏安。勃又將誰。邪。故先聲此。何。得。起。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呂。周勃遂將北軍。分都悉持節。勃。雖然其不去呂氏何也。女無少長皆斬之。此句斷得。勃。引。昔者武王沒成于幼。而三。捷。勢不可也。高帝之言作。案。

監叛帝意百歲之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與祿父而

無有以制之也也即父武與之計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

豪奴悍婢也即與下抗也上如干也也即如也呂氏佐帝

定天下爲也即侯大臣所製也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

待嗣子之也即也故不去呂后

者爲惠帝計也也即也呂后既不可去故

制其黨以也即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先制去呂氏之

威權即使也即也是以也即也功一且遂欲斬

之而無疑也即也嗚呼彼獨於會不仁耶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高祖本紀三 主 紹開堂

又翻一句也即也功爲不少方亞父嗾

項莊時也即也則漢之爲漢

未可知也也即也張

公人感陽也即也欲誅

以應沛公也即也欲誅

氏者也即也欲誅

之也即也欲誅

會之也即也欲誅

辨其也即也欲誅

女子斬天也即也欲誅

功亦明矣也即也欲誅

起見以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

恤也即也獨喻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

於此者矣也即也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

董也也即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

而已喻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也即也人之視董草一

般明知其毒可療即病亦不至於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

傷人至喻死則其毒尤易療也也即也帝命平勃即軍中新喻平

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也即也喻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

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喻使也即也喻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

喻之死劉氏直使之尚存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

軍矣也即也太尉呂祿者呂氏之族也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

太尉給音矣也即也此喻上獨喻豪傑或謂喻與高帝最

諸將不能制喻言必能爲呂氏之患也即也喻與高帝最

親喻與呂氏出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

皆南而稱孤而續又最爲親幸也即也韓信王韓布王然及高

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也即也誰謂百歲後之後

惟埋屠狗之人也即也誰謂百歲後之後

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也即也故曰彼平勃者遺其

憂者也也即也故曰彼平勃者遺其

過商侯曰高帝欲斬喻爲兒女子計耳即安劉一言亦

恐身後有變也也即也呂氏之禍也老

[illegible]

蘇 趙

桓公卽或公因避朱欽宗諱故改恒爲威然
老泉生在靖康前不應預知廟諱今仍改正

攬夷狄廣諸侯之長終其身齊國富彊鉅山

子書
諸侯不
敢起
違約而無敵有悖叛

齊姓管仲姓死音云以易音馬音方音管音樹音刁音

桓公之卒，政桓公以餓死。子無穀，公子生，相爭立，爲君。齊國大亂，其

之長不得顯將憂音萬懸累延引也如勝之
齊無寧歲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內嬖如夫

子藩公子商人公子雍也公與管仲屬公子

新定本
卷九
管仲論
五
紹興堂

被禁史而立此若孝公
言聖易方亂齊夫功之成非成於成

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

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

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

比作翻案語以起下文。○客意。○

國者不足貴
其月之者林分七

被桓公何人也卽桓公亦顧其使桓公。

仲也。此段言亂齊雖是三子却因桓公之所致。且謂之不由魯仲不能繼其

日林公之用變云一之賢者只自今更作幾處而齊國

伯玉退却。安得此。不。止。君死。曾。以。成。膽。我。疑。汝。重。

尸牖下千... 告公... 而... 參... 自... 一... 憂... 而... 此... 以... 過... 而... 正...
此說管仲不能臨及為賢不得為賢者則下可
而後可以死後則身死而心乃安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此說管仲不能臨及為賢不得為賢者則下可
以死看他他處何樂一句令人無處生活
過商侯曰管仲亦當薦一照朋友不聞何公以管仲薦
而用之則桓公之功成名遂其不居於用賢是誠有之
不然即無有管仲彼哉牛馬者豈少哉然則其言自是
正論不可磨滅

詳訂古文登斯定本 卷九 管仲論 名問堂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
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
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得與戰勝而得
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
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
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
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地有有限。秦之欲無厭。秦之欲無厭。秦之欲無厭。秦之欲無厭。
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
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甚。與蘇而不助五國也。五國
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
秦。是故燕趙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
計。始速禍焉。
後秦擊趙。首再李牧連却之。
計始速禍焉。
後秦擊趙。首再李牧連却之。

一 結許家
容德

邊商往只制盤推原車秦之緊後幅爲六國畫一當
歸到止旨有結蓋宋是時歲輸幣以賂契丹老泉全是
借六賊以誤宋讀者須玩其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

鯨油

敢諫不避死亡然人主亦安能得此輩而任用之乎

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以奇用形勢勝有與

之臨乎淵谷者淵水之深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

之勇不然為怯謂其不勇彼勇者聽怯必跳而越焉其勇

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謂其勇怯相半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

千金不然則否彼勇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勇怯半者

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覩猛虎暴然向逼暴音僕卒則

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言其勇怯相半

而越字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妙此段最

子到家處設喻之妙無出于此若之難犯狽淵谷之難越

詳訂古文聲類定本卷九紹開堂

也自是文家好句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

者也故無不諫焉諫而無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

後諫焉諫而無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怯者

跳而越三分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待故以賞為千金以

刑為猛虎謂其不勇使勇者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

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謂三代所以興者純是賞

本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遂其刑於諫謂不諫者有重賞

宜乎臣之嚙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謂古語云有髮頭

其清苦而為亮也士大夫能甘清苦如老頭陀必能據要

其清苦而為亮也士大夫能甘清苦如老頭陀必能據要

不能勝其口謂其口問或賢君欲用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

不有猛虎以猛虎代刑彼勇者聽怯必跳而越焉其勇

無他聽刑之嚴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

不亦鮮哉謂其不諫亂光廢之羣臣生不舉奏者誅三有餘人

之諫賞賜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

所無謂賞諫之法則諫者直佞者忠克忠直者乎

重乎刑謂其不諫則諫者直佞者忠克忠直者乎

上見猛虎而跳越如康莊意誠如是欲聞諫言而不獲

吾不信也有步

過商侯曰雖並設三喻而意思加重在刑一處此亦未

世之論然其文特摩空有勢

詳訂古文聲類定本卷九紹開堂

也自是文家好句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

者也故無不諫焉諫而無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

後諫焉諫而無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怯者

跳而越三分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待故以賞為千金以

刑為猛虎謂其不勇使勇者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

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謂三代所以興者純是賞

本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遂其刑於諫謂不諫者有重賞

宜乎臣之嚙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謂古語云有髮頭

心術論

論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此言自為節奏泰山崩於前一

色不變鹿與與左而不動然後可以制利害而待

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

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此即式蛙意見

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

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養其心之良法謹烽燧嚴斥候使耕

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

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

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怒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勇

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天下而不慮兵此黃帝之所以

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

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

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

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與動于險阻又絕兵于

蜀中非劉禪之庸庸百萬之師可以生縛彼固有所悔而

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

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

加兵知節而後可以引兵知理則不困知勢則不出知節

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下避小利不患不足以辱吾

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夫患大難養技而自愛者無敵

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

敵吾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

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

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即增其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

之狎而墮其中即困其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

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懼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

不至手必敗尺鏐當猛虎即而操擊徒手焉蚺蛇蟲名

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袒裼按劍則

烏獲不敢逼即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

兩設喻故善用兵者以形圖大能以形罔則力有餘矣

過商侯曰通篇透段自為起訖而層次自有淺深蓋由

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

守備透段相生而下不復有變也至于名言顧論終經

奔起無之更足增長人智識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此記最難下語處有二件一則張公到益州非有汗馬之勞一則老泉于蜀為父母之邦說蜀無冠不得說蜀會做冠亦不得看他如何推尊張益州如何回變蜀人以未亂既亂為易治將亂為難治見得為有功于蜀人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見得蜀人易于從張益州未一段說像處先抑而後揚蓋作畫像記故也是之謂善尊題

至和元年秋宋仁宗蜀人傳言有冠至邊蜀即邊軍夜呼

邊軍因傳言而野無居人言而驚散妖言流聞京師震驚妖惑

聞于京師京師為之方命擇帥天子曰此下代母養亂母

震恐此與後無事照方命擇帥天子曰此下代母養亂母

助變六字方略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張益州畫像記 三 紹開堂

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二句正見將要得人惟朕

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

他接得甚緊張公方平其人張詠時為諫議大夫衆共推之天子曰然公

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

備古者邊地必有守軍因地方遠遠糧草未便即令軍于

所屯之處耕田以自給謂之屯田張公至軍卒悉令歸

農戰守之備悉令撤去此二句使謂郡縣冠來在吾無爾

見張公作用撤音微除去也

勞苦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至蜀比

此與前齊魯句應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

不能禁眉山蘇洵言於衆曰眉山即我囑未亂易治也既

止敬認而
已結張公

代作王言
有如鑒知
繪之意

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

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其亂無亂而弛其備

亂亦不必庄二句即前而不可以武惟是元年之秋應起如

競不可以文今看此如此將亂之秋應起如

器之欲未墜於地元年年之秋傳言冠至人心惶惶如器之

意欲惟爾張公安坐於其考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此二

音溪惟爾張公安坐於其考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此二

民不俗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此

至不忍為也述張公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之言章法更深一步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變出雖稱道張公實回護蜀人筆力婉而確於是待之以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張益州畫像記 三 紹開堂

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

礎斧令疑其不善而以治盜賊之法治之其不善者無論

也令命今也重平聲重足於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

恐恨之至足若不能並也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

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大亂此說出致夫約

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蜀人雖日多變若以禮法

出脫得好老泉是蜀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

人故此一轉尤高

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

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齊民言吾不忍為也此正天子

愛母養亂不可以武鏡之意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

張公至蜀所以歸軍撤守也

蘇氏族譜序記

蘇氏自公而前善未始日也皆再拜稽首曰然上皆與前四

蘇洵又曰此下而公之思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

功業在史官無以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

言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大平居聞一善必問其

人之姓名與其隣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

狀此處用一狀字其意蓋其者或謂其生平所嗜好以想

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於其傳而適使天下之人思之

於心則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斷斷不

可不也由此觀之錄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之九 蘇氏族譜序記

洋訂古之文覺其定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

下天下有大事公可也人何便足

得同護法為難處反說不

得同護法為難處反說不

蘇氏族譜序記

蘇洵

蘇氏自公而前善未始日也皆再拜稽首曰然上皆與前四

匹夫而化鄉人者其門其語矣

其有是言者皆謂其善

於其門是各鄉有庠里有學而人道者赴於其家此段

人有為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

夫子者為善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

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

詳言古文覺其定本

如欲齊家必先修身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

是也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遇百人而不敢服者

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愛治土神言有服者皆同高爾

親切之人不遇百人而易為不歡今歲歲祭蜡社之禮

者至不相往來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

不能化族人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

刻石焉看他人作人題一不連帶既而告之曰人咸在然

後可立約凡在此者必赴此諸君若死也凡在此

而告之使約凡在此者必赴此諸君若死也凡在此

其終也冠娶必族使知族者幾何人也少而

此反言其
爲鄉黨人
其善人也
乃一鄉所仰望者尚然行
此等事則羣然發之矣
其與馬赫夾婢妾說麗粧飾也
粉白黛黑足以誘惑里巷之小人
誘人之
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
誘人之
其矯詐修飾言辭足以欺罔君子
誘人之
之速三看他六段是州里之大盜也
是合智愚貴賤之人皆
不較之竊財之盜又加一等乎此
自以移其虛而受其心
亦總束一句而後下痛惡之詞
此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
以戒族人焉
這樣人所當備告鄉人使共爲戒者也然辨
他如此折筆方涉於斯人之
節者願無過吾門也
諺中
挽到族中
有學他
能事者當損之
族人之爲所誘也老者辭
者之言止此下方及其徒
惡族人之爲所誘也老者辭
者之言止此下方及其徒
許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八
紹間堂
之之
予聞之
而請書焉
之臺以爲鑑戒
老人曰書其事
而闕其姓名
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
則不
內慙
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
乎
然乃記之
云而吾之族人觀之則休惕戰慄惟恐
累
以次
過商侯曰此亭記非虛片也
特從老人坐於亭述其生
平之言爲法戒而刻石於此
以記之始終只是存亭字
上生情妙手起于一段先以吾者興起而後以惡者懲
勸嗚呼讀其文者修身之念亦可油然而生矣

教戰守策

蘇軾

軾字子瞻
黃州築

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
書後東坡居士謚文忠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

能逸而不能勞

患不見於今而將見

可救者

去也

致民田獵以講武

耳目習於鐘鼓旂

詳訂

伐之際而不

之變而民不至

後世

定則掩甲而藏

伏樂幸有盜賊

而不

知危

治此於

貞觀

意之

濕病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

能逸而不能勞

患不見於今而將見

可救者

去也

致民田獵以講武

耳目習於鐘鼓旂

詳訂

伐之際而不

之變而民不至

後世

定則掩甲而藏

伏樂幸有盜賊

而不

知危

治此於

貞觀

意之

濕病

山一出而乘之

囚虜之不暇

實實一

養其身者豈不至

民終歲勤苦而未

之變此疾之所由

所該之所衝犯

風雨是故寒暑不

重屋之下

詳訂

以慮患之具真不

養謂車馬之具

是以

於寒暑之變然

上能逸而不能

起民不知兵之

日久天下之人

小易

耳而不願聽

事擾民漸不可

以下入之

此設言當時不知兵精騎養之變乃大天下固有意外
 上之使然也應上王公小民之奇
 之患也此句轉急提後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
 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
 百萬計北指突丹西指元昊秦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
 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
 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遠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聲天下苟不免於用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
 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此段切
 事勢不可去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
 利害之說曉然
 詳訂古文覺斯定大 卷九 藝戰守策三 聖 紹開堂
 能勞此既所謂大患也 叔安危勞逸句點 臣欲使士大夫
 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行首
 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
 都試之法都試謂會集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
 以軍法從事如今之武校能法中多者然議者必以為
 無故而動民又悚以法則民將不安而難以為此所以
 安民也此又就安能天下果不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
 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
 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陸壓百姓而遷

反覆詳論
其利人
感仙利來
若以兵動
二番否

其土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
 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奸謀而折其驕
 氣人皆知兵則可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過商侯曰侃侃而利利者被然此真可坐而言作而行
 矣讀此則知天下之戰必危之說誠為論也

其利人
感仙利來
若以兵動
二番否

省費用策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昔周之興
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
其廷。謂千八百國之君皆來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
侯而未嘗患無財。謂與諸侯兵革征伐為費甚多未見有無財之患為一層方此之
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
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
用。此段是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此句按人君之
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助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望 紹開堂

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
東下井潞其費用之眾又百倍於今可知也。謂征討湖廣
地與師百萬日費無窮較之今時豈不更
多百倍此段引太職開國時費用之眾然天下之士未
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慮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今幸際
初時征討之費而謀臣策士猶以費用不
足為慮則惑之甚者也。此段最要機也夫為國有三計
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先提起為下
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
無饑也。謂統三十年而計之則有九歲之所入足用而有
餘。歲之入足以供一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謂九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望 紹開堂

厚然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倘值荒亂必至常此所謂
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
禁關有征市有鹽鐵有權權者向本上橫本即今關上
酒有課茶有算算計貨物也說文則凡哀世苟且之
法莫不盡用矣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
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固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
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此段指出前
天下之費故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
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賞賜第三 星 紹開堂
名其為費可勝計哉時天子三歲而郊郊有實又飾佛老
計者所為不急之實而後之則莫大之者臣以為
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
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不省之弊先從輕老釐
源頭
過商後日論節時月處妙在先顧出豫財用源頭而又
一切不用鑄山煮海如彼言利之徒之計以五省則誠
為豫其何以省於此可見城公不領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馬文之
詭異思有以教之極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
以示歐公歐公為喜以為與人欲以冠多士疑
首子固所為也文忠門下士也乃實公第二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
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以君子長者四字破忠厚二字
不有他意同分作兩層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
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
棄其舊而開其新此段正中言古帝王待天下以
命之暨歡休嗟感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吁不然之辭命應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 刑賞第三 星 紹開堂
也憐感悲痛也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
時之忠厚如此其臣呂侯而告之以詳刑曰穆王周康王之孫名滿呂侯一
刑謂刑期至于無刑之地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
而萬民皆和協故曰詳也而能斷制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而能斷制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衰世之
尚書之末此段承上受將虞夏商周作忠厚榜樣傳曰賞
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當賞而疑未必當與而寧與謂疑從
去所以慎刑也當罰而疑未必當去而寧去之即所謂罪
中不出當堯之時獨舉堯以為舜禹湯文武成康為士將
殺人士士師之官也皇陶本無此字他皇陶曰殺之三
舉錄事對映出來此形近誤讀

堯曰宥之三

三三三也宥寬也皇問執法曰殺之至三

知其出處及入謝主司引問出處

東坡笑曰想當然耳諸公大笑

故天下畏皇問執法之

堅而樂堯川則之寬四岳曰繇可用

四岳皆名一人而總

謂為可用堯曰不可繇方命圯族

此敗族類也圯音庇

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皇問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繇

也將戲憫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此段以堯不

從殺人而從用人見用意

之忠厚而先引傳以明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輕嗚呼盡之矣

尚書之言盡乎刑賞

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

詳訂古文堂斯定本

卷九

此見刑賞固貴合宜而仁

義俱當中節皆不可過

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

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此段發人本來

子長者之道

其意無非欲使天下

有牧詩曰君子如龍亂離適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之則賢者得行其志而善日知亂庶幾其速已矣

而惡政不流

有異術哉也

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

此詩之所

以繼也以下發

貴嚴而責人貴寬

亦忠厚之至也

此段引詩

詳訂古文堂斯定本

卷九

此見刑賞固貴合宜而仁

義俱當中節皆不可過

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

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此段發人本來

之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

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此段發人本來

之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

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荀卿論

蘇軾

荀卿趙人名況卿者時人推尊而號為卿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遂家焉李斯嘗為其弟子已而相秦荀卿論濁世之政不遠大道而鄙儒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者列教萬言而卒

折衷孔子
起者此下
連作教法

嘗讀孔子世家史記書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此句是一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此直照見其書境范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是二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水涯高者為岸浩廣大貌津清波處涯水邊也謂觀其言水涯高者為岸浩廣涯似乎遠且深矣而不知其非遠也非深也是三嘆其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荀卿論一

至紹開堂

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是四嗚呼是亦足矣頃一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是五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此一起先折衷孔子作序以入荀卿罪是六嘆于路之勇于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

問置一段
如連似斷
妙

善學聖人
之言

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三者雖可貴終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以其負異于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正見其大異于人處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敢言上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

以與荀卿
無異

四句新定

世字獨手
而相對並
正見荀卿
為其端處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荀卿論二

至紹開堂

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此應上憂天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子不可易也此段正發明不意句句映下荀卿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焚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見非荀卿明之意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此段謂昔恠其肯師之罪今知其皆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論四字立案然是一荀卿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語與此項門一針子思孟子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子也此以子思孟子為一証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此以堯舜桀紂為一証兩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此推其不讓不顧之隱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此段實斷荀卿罪即引荀卿之言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六經謂周易尚書毛詩周禮春秋禮記也烹滅三代

又推制
三代周
見得也
大志

之皆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此段極著
正所以彼見其師歷試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
先聖王皆無足法者此等時者在此不知荷卿特以快一
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禍遂中于天下荷
卿本不料及此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荷卿仇非
此公斷荷卿所以如此云云荷卿見之荷卿明王道述禮
而謂用之者也此喻李斯又特甚者
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此總
人結上李斯事秦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
者荷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荷卿欲人不
等言言之覺斯定本宋九荷卿論三
仍引東於孔
荷卿曰從平實道理看出荷卿立論矯異不合中庸
而即以其徒李斯借証妙于絕不遠求足令彼心服
此蘇氏之指場也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諜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
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吾王自為之
願賜骸骨歸葬故鄉
未至彭越張敖皆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此句獨恨其不早耳
微露主意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初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
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不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
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易為此去哉此段先虛
不早又有設問問答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
集維霰霰集維霰之始疑者也凡天將雪必先微溫然後
詳訂下元是斯定本宋九范增論
此段言人之去就當于知幾尤當及時急不便說增之
合去處且引易之知幾下而說增不知幾張本增之
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當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軍
諸軍之進退皆聽命于義而義意增于此時義然以去則
增之去當為義而義意增于此時義然以去則
此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陳涉漁陽守邊卒也初起
乃假秦太子扶蘇將軍項燕之名為增而增為楚王
時二人已失陳涉誅其尚在感動人心此是借客卿主
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係心言楚之而諸侯叛之也以
弑義帝之由楚之所以立懷王係心言楚之而諸侯叛之也以
懷王之由楚之所以立懷王係心言楚之而諸侯叛之也以
帝實不用其命後使人殺之此段言項氏之興以義
下文論陳之案而日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有立
先以陳涉引起

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增為謀主其存亡禍福自與義帝相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項羽殺宋義便是弑義帝弑義帝之計問羽始陳增而疑之謀此中上文羽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時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論羽疑在先不在陳平行之後此推原疑增之由關羽發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此獨獨道沛公入關不遺項羽知其暴又詳訂古文斯定本卷九范增論二

客形識卿子冠軍於羽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也音韻衆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此段又推義帝之賢以申明發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此段申明弑義帝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增為謀主則羽將范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

不殺然大丈夫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顧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入傑也哉

過商侯曰大意論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一句可下却不便一口斷盡忽橫插陳平一段故作留頓然是始作明收拾而前波後瀾皆從此意中出

羊子子之也

范增論三

召月

留侯論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世相韓，為秦所滅。良欲為韓報仇，因擊力亡秦。每擊秦始，良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求殺良。良亡，上老人急，良封侯於留，故曰留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皆出於布衣，而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此是說能忍者重存卒然無故四字。昭明太子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也。自稱為穀城下黃石，故名黃石公。良自學始，後隱下，邪師當步，若見橋上有一老人，黃冠褐衣，良至而老人忽隱履橋下。良問曰：「子可為我師乎？」老人曰：「能。」良曰：「吾欲求長生之藥，子可為我師乎？」老人曰：「能。」良曰：「吾欲求長生之藥，子可為我師乎？」老人曰：「能。」

言訂古文登斯定太卷九 留侯論 五 紹開堂

者皆聖賢相與警勵之意。老人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老人怒其後期。三鼓乃得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無非欲觀其意也。老人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老人怒其後期。三鼓乃得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無非欲觀其意也。

以為鬼物亦已過矣。老人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老人怒其後期。三鼓乃得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無非欲觀其意也。

在書。老人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老人怒其後期。三鼓乃得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無非欲觀其意也。

之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鏑刺錢待天下之士。錢音。

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其鋒不可犯，而其勢不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其鋒不可犯，而其勢不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此是說子房向有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集 171—244

所以說上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衡突可畏之患。七國之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徐字與下是以得至於成功。此引治水夫以七國之強而敵制之。為之圖。其為變豈足怪哉。不夫能前知其當然。然才七國。吳王濞。西王卬。膠東。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難去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應上專至。循循焉其責何推錯受禍之根。果是因此非。且夫發七國之難。之辭。此是通篇結穴。將去。下。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大難之端。句。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求名句。已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見錄三。至。紹開堂上。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提其至安。下。而遺天子以其至危。而發大難之端。錯已為難。使天子自將。是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秦。錯亦未免於禍。天下之禍。必集於我。何此處看他再進。居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意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錯與吳。錯與吳。有隙。見上。日吳楚以錯則兵可無而。而。上。日。吾不愛一人。以謝使吳楚反。錯天下遂召錯。錯車中。此。見受禍皆錯。下。取。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卒有羣火入水。宋向而待之。使不

至於累其君。使天子居守。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問哉。策如此。一層翻駁。更快。開去。嗟夫世之君子。收筆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一筆意。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到。成。其。不。自。將。大功。惟其欲自顧其身。而天子不恤。好。得。以。乘。其。隙。即。錯之說。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自。禍。收。上。錯。之意。過商侯曰。先立冒頭。以下分應。正如河清多伏流。而脈絡自將貫注。亦天下之偉觀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見錄三 至 紹開堂

過帝侯曰西湖清越之清明明有據而初不之信增吮
竅吹簫聲之聲明明無考而於木杪疑山水本無心亦
聽人之採取而各得其足彼寺僧何足道而今渤澥元
猶不免于隔與雋不有蘇子石鐘山真而且今猶泝沒

卷下 一 石鐘山記

١٠١١

鯨軼

凡物。句。皆有可觀。臺名超然故以凡物二字起苟有可觀。皆有可觀四字是大智慧眼皆有可樂。心有所樂自能隨遇而安適非必怪奇瑋麗者。其情此四字是大解脫心

也。四句就在物上言。錯。糟。酸。腐。皆可以醉。餘味至薄也。

皆可以醢樂存焉耳儲音遠食也果疏草木皆可以飽果

草木異于芻豢供至微也皆可以飽余在焉耳此
隹。七。頁。

四何項見道之節亦依後顯開釀稱酒一敗
打止類

也。吾安往而不樂。大饒六句。就遠物上言。夫所謂求福

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

可以尼吾欲者有盡此指富貴利達而言美惡之辨戰於

以人各云乃吾人世之超然而多三品之辨耳方

古文彙纂定本 卷九 糸開堂

心見美見惡之意假交戰而不爭而去取之擇交乎

前此虛物言常人有主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是謂求福而得福也。求福而得福。福也。哉。勿可以。

是謂之朋。而窮而力竭。而百戰而無一人之助也。吉。物有以

蓋之矣也。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

小也。凡物自有可觀可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

也。庚寅，高人以爲我常玄。凡文夏甲紫中之現。

也。循其力以開戶。則手宮即離。乃裏交。以之繫圖。

又鳥知勝負之所在小正見不能超然處是以美惡橫

生而憂樂生焉可不大哀乎

小不能自遂其樂也。只川予自資唐移寺膠西。方入題錢。

行却認得憑迹世

且後信與陳豨謀反遂夷三族此言臺北可觀看他敘山
川六臺高而安深而明寫臺之制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
十餘字

新刊

起三句可作金龜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

化關盛衰之運此言如孔孟一流人關係於世甚其生也

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申甫呂侯自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說為列星傳說為高宗之相得道

乘東維騎箕尾而歸于天上東為箕尾七宿星名古今所

傳不可誣也此段之言古今聖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舉孟子養氣為証提出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

乎天地之間言浩然之卒然遇之卒者王公夫其貴晉楚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潮州韓文公廟碑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貴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見凡遇此

無所用是孰使之然哉此何原氣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言氣之為氣

長存於天地間不生不死故在天為星辰氣之所在地為

河嶽流注之所則為鬼神氣在手則為足而明則復為

人氣在至明之中則復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一氣之流

然古今之不可易無是源怪者即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自

東漢以來道喪文獎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貞觀

宗年號開元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房玄齡杜如晦姚

唐玄宗年號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崇宋環以上言唐

四句等又公一生

文章韓文公起而笑而麾之天下雖然從公復歸

於正益三百年於此矣夫而為百世師二句文起八代之

衰貞元元和間念六韓之文為諸儒道濟天下之溺公

每言原道數上篇皆此意安深與孟劉楊雄忠犯人主之

相表裏使迎而進之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

怒上表極諫使迎而進之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

折其肱且曰神策六等將如牛元異者公久置之何也廷

奏曰即出之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

翼亦潰圍而出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

盛衰治然而獨存者乎此段言文公關係于世甚大而平

獨存其靈而不滅蓋當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

結住下提筆再起蓋當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

天不容偽此智可以欺王公此是不可以欺豚魚之豚

冥昧之魚微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孚信豚魚為貴蓋中

心有一毫之欺非孚信之實者雖豚魚不可欺也此是天

力可以得天下此是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此是故公

之精誠故文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謂衡山南海

秋雨節陰氣陽勝無所風落心懸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

感通須臾盡掃雲山出仰見笑几樽清茶是誠能開衡山

仕朝于公

天祥志

卷九

書
紹
興
堂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俠氣時為。

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以此馳。

騁。然終不遇。後與余俱下。乃出。公光。

黃間口岐亭。依。庵居。不與世相聞。來車。

娶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笑之。伏。見其所著。

方。而高。此。古。方。山。之。遺。像。予。因。謂。之。方。山。

亭。適。見。焉。曰。鳴。呼。此。吾。故。人。陽。春。常。也。何。為。下。

詳。言。古。文。竟。前。定。云。卷。之。一。紹。興。堂。

在此。方。山。子。之。遺。像。所以。至。此。者。一。詩。通。見。

光。余。告。之。故。而。不。信。而。笑。曰。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

妻子。如。姬。皆。有。自。得。之。意。今。既。營。然。與。之。一。頓。便。獨。念。方。

山。子。少。壯。使。海。好。劍。用。財。如。糞。土。其。前。十。九。

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被。二。矢。遊。而。山。起。於。前。

使。騎。逐。而。則。之。不。獲。方。山。子。怒。馬。躍。出。一。登。得。之。因。

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今。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山。中。之。人。應。前。

之人。與。起。然。方。山。子。世。有。勳。嗣。當。得。官。從。事。於。其。間。今。

有。得。意。

已。顯。聞。跌。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二。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

無。得。而。然。哉。抑。轉。自。得。意。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狂。

垢。汗。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僅。見。之。歟。波。宕。淅。

吳。楚。材。曰。前。幅。自。其。少。而。壯。而。晚。一。順。叙。出。不。可。謂。

獨。洽。方。山。子。一。轉。出。後。追。而。得。十。分。豪。縱。並。不。可。謂。

前。重。復。筆。墨。高。絕。不。言。舍。富。貴。而。甘。貧。賤。人。

過。商。侯。休。休。篇。法。全。學。史。記。然。其。詞。氣。

林。滴。跌。宕。機。勢。沛。然。自。是。長。公。平。色。

前赤壁賦

蘇軾

建安十三年，曹操白江陵，追劉備，順流而下，備求救于孫權，權請周瑜討之。時操軍在赤壁，孫權遣周瑜、魯肅、程普、黃蓋、韓當、周郎、呂蒙、甘寧、凌統、凌雲、程、黃、韓、周、呂、甘、凌、統、雲、等，各統一軍，共討操。瑜、魯、程、黃、韓、周、呂、甘、凌、統、雲、等，各統一軍，共討操。瑜、魯、程、黃、韓、周、呂、甘、凌、統、雲、等，各統一軍，共討操。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子瞻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

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

賦事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中窈窕一章有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九。蘇軾賦一。紹興堂。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好德而悅美色也。此賦尚未行，屬音視。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

東山之上，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

之問。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水光瀲灩，月出皎兮。今以刻在位不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不出所以然之故

是何奇境
界先生所
到如此人
何人間世
之足云

詳有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論書鑒賦四
二 紹開堂
謝商侯曰造物無盡藏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
人但不能領受耳坡公此賦寫得落落飄飄真有御風
遊世之概一册皮不合時
未知爾時清歸何如

蘇
忒

蘇長公年譜公年四十七謫居黃州宮居臨臯亭
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元豐四年七月遊
赤壁十月復遊
故有前後兩雪

是歲明承上文十月之望步月雪堂將歸於臨臯興不必定游赤壁一

客從予過黃泥之坂路不必定約某客○公始至黃州居臨臯亭後又得廢圃于東坡而作

堂焉堂以大雪中成之固繪雪景于四壁
曰雪堂黃泥坂自雪堂至臨皋所經之道也
霜露既降木

葉肅脫此賦人影在地謂視仰見明月此賦望顧而樂

之行歌相答此賦自本欲歸客亦偶從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此處出一片光明空濶客曰今者薄暮舉網

詳句古文覺諸家入
卷九 後赤壁賦
全 紹聞堂

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客言止此
處最近也

歸而謀諸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至此力點出復遊見前此未曾有再遊之想皆

以有客有月有酒有江流有聲斷岸千尺見水先接天無

有岸岸今江流雖涸而有聲
而千尺之高岸已如壁立矣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水淺則
岸低見

山。然則高多其月必。月。月到極高處始得見之故也。

此惟見水也。至是而水則落矣。前此未見石也。至

是水落而有則出矣不幾
又爲赤壁開生面乎
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

識矣謂後遊繼前遊僅三月耳水小如此非復巖壑茫然之景與前遊之江山已不相識認矣市朝遷變人事

升沉亦猶子乃攝衣而上
是焉已矣攝音說引持也前遊山在舟中此則捨舟上岸矣履屨

巖。巖音殘。巖巖高峻貌。山道內有巖之而不憚其險。此山上遊。巖巖。巖音殘。巖巖高峻貌。山道內有巖之而不憚其險。此山上遊。巖巖。巖音殘。巖巖高峻貌。山道內有巖之而不憚其險。此山上遊。

畏其雜此草謂之**踞虎豹**而坐其上此不上遊豈石有虎豹者也

求古木有蟪蛄者攀
而登其上此林間遊
攀栖鵲之危巢
則栖鵲宿於危巢

仰而欲攀之謂
俯為夷之謁宮
也江溪則為夷息手幽宮

俯而欲嘯之謂下臨下臨憂也二句蓋一客不能從焉此

可見登峯造極原非易事。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然

獨草木皆爲之震動宛若山爲之鳴而谷爲之應風忽起

而水忽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察乎其不可留也

客來一方一奇險處客不能從此致驚悸動一然自己亦不能不知難而退也一反而登

詳訂古文彙編定本 卷九 後赤壁賦 三

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

孤鶴江東來翅如車輪立棠蔭衣屨然長鳴掇子舟面

西也。翅音轍翼也。轍音事之。須臾客去。予亦就睡。誰舟中。

夢一道士羽衣蹻蹻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

遊樂乎明明是道士賦出其姓名僂而不荅蹠蹠音藉庭行貌僂同

嗚呼噫嘻古知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道士顧笑若說是鶴使來予亦驚悟此之謂無善惡也開戶視之不見

其處驚悟後門戶何等相絕然不如是小者不得此夢

過商侯曰則遊赤壁仍將山水風月談個不了傷是日
板文字看其節節變換絕不雷同前賦已入悟界猶未

謝氏家
并家未叙
只是二片
創在顯

仙也此則謝仙矣在彼落筆時
不知其然吾亦不能名其所以然

羊耳山志卷之八 後赤靈賦三
召明堂

紹興堂精選古文覺斯定本卷之十

渠陽劉豫菴先生鑒定

錫山過 洪商侯訂選 孫

秉鈞纂書 秉鈞亮深 編次

徽字子由海次子景宣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川號穎濱遺老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

謂文者氣之所形義論極是會觀漢高天風一歌氣魄益

世爲兩漢詞人之冠項羽拔下之作讀者謂一字一源令

人幾絕二公皆當操筆學爲文哉一處得之極然文不

一處失意之極皆氣充于中見于文而不已知耳然文不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之十 紹興堂

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一振文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

小大引証太史公行天下司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

燕趙間豪俊交遊今其直爲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二

此二子者豈當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看他極贊二子其

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

自知也此一落文勢矣凡申明文爲轍生十有九年矣其

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未嘗交游燕

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

大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沉潛之思求天下

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空提以起過秦漢之故都恣

觀終南嵩華之高終南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

古之豪傑得之奇聞壯觀者一至京師仰觀天子宮觀之

壯與倉庫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

麗天下之巨麗如此也此得之奇聞壯觀者一見翰林歐

陽公却先引一歐陽修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

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之十 韓太尉書 二 紹興堂

前所與遊者不過鄉里鄰黨之人今見歐陽公之言語容

貌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至此皆求激發志氣之意太尉以文章冠天下名冠去

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隣之所憚以不敢發聲也入

則周公召公周召公召虎方叔召虎召虎召虎召虎

復命之南征則召虎召虎召虎召虎召虎召虎召虎

之風聞四方之使臣召虎召虎召虎召虎召虎召虎

見焉此更不得不入太尉身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太

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

河之大且深於中見長安西華山中西華山中西華

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

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爲來見却又把山水歎公重叙一遍謂滅天下之大觀矣然必得見太尉而大觀方無遺憾

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此又是自明志氣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時因選期尚遠得以退歸林泉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文幸矣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韓太尉書三

黃川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西陵黃州地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沅音元

北合漢河東南流爲河至漢中東行爲漢河其勢之強

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

齊安齊安即黃州卽其虛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

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

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蓋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

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

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

詳可古文學斯定本

草木行列行首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可指數

此其所以為快者也一曰遊者至於長洲之濱

故賊之虛曹孟德孫仲謀之所聯聘見聘書周瑜陸遜之

所馳騫其流風遠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休旅過武昌藉以御荅覆遜出入直騎曰馳亂馳曰驚

一段律書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
之事以爲快蘇參

風颯然至者入聲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處

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備。屈耳。虜人安得共之。王

之言蓋有諷焉夫屬無雄雌之異扶而人有遲不遲之

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
變也而風何與焉上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
病使其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
謫為患收會稽之餘功會稽音膽計指而自放山水之間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與上將遂戶甕甕無所不快達
此其為甕也此段與前段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
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發散其無不快然連山絕
壁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
所以悲傷憔悴而不仕者為睹其為快也反其味更
詳訂古文登斯定本

過萬侯日前半極力敘寫快字後半則滿篇悲快字
意來首尾機神一片文致汪洋筆力雄勁自足與長公
相稱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華字子固魯國復聖公之裔遠祖徙南豐歷知齊
襄洪福明毫等州人為中書舍人號南豐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之文父反覆觀
誦感與慚并感其意其文之德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
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古之史有功德材行志義之
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
美者懼後世之不知而必銘而見之史兼載善惡銘或納
於廟或存於墓一也其銘之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
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此段申明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
詳訂古文登斯定本

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養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于自立
惡人無有所忌則以愧而懼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
近此段申明後世之哀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
不本乎理故願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
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
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此段言其銘之不實其後之作銘
者當觀其人銘以人而此句苟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
是徇私則不公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
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

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從觀其人翻出公與是一
于史者亦失之矣。此段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
銘之非其人反照出公與是。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
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此一轉徐引入歐
骨蓋人之行有情善而述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
而不可以實指有定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
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此以見非畜道德不惑
不徇則公且是矣。應公與是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
又從道德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此以見非畜道德而
側到文章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此以見非畜道德而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此段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十 歐陽文忠公集 八 紹開堂
能盡公與是必待畜道德而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
能文章者下便好直入歐公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
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
此其遇之難又如此。故作 歐公與是 若先生之道德
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至此結文先祖之言行卓
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此二句挽
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謂古人之事傳去至其可感
則往往肅然不知涕之流也。也肅然痛傷況其子孫也哉
況輩也哉。肅然痛傷況其子孫也哉。其追臨祖德而思所以傳之
之絲。雖以考據歐公必欲追 通明而傳之不朽也。則

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此即所賜之銘三世其
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將已之感恩圖報意略作一結以
用而抑又思若輩之淺薄。則先生道之先祖之屯蹶
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也否塞不通也。則世之魁閥
豪傑不世出之上。其誰不。於門潛通幽抑之士其
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誰不愧以懼。此通應前段
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
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先生。若父若子而天下之為
于史至數美歸于先生。語何等推重歐公若徒為已之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十 歐陽文忠公集 八 紹開堂
祖父作感是。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以感所
猶一人之私耳。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以感所
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承歐公來書
後卓然歸美祖先。其立言地。擢高歐公正是以信今傳
集。中應推為千年絕調。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熙寧中拜相後致仕罷
屏金陵學者稱爲王金陵○秦昭王因孟嘗君欲
殺之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孤白
裘時已獻于秦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人奉藏中盜
以獻姬姬言于王釋之已悔而復追之孟嘗君變
姓名夜半至函谷關問法雞鳴山客追至客有居
下生者能爲雞鳴遂出關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善養士○遊其門者數千人也○士以故
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難鳴
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
可以南面而制秦尚暇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

詳訂古文世斯定本○卷十○孟嘗君傳一○九○紹開堂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令也○
遊商使時太史公作列傳以緩急人所時有獨有取于
遊使乎謂難鳴狗盜之徒法隨侯不遠謂之上固不可
謂之無緩急計而當亦不可不然孟嘗君幾客死秦聞如
懷王之不返矣使當金人遊一帝時倘得一雞鳴狗
盜之力而緩急必能脫難華而皆適何至北轅哉嗚
呼以宋養士之盛生親親難無簡策焉則難鳴狗盜之
徒又焉可少乎

靈谷詩序

王安石

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先點龍蛇之神虎
豹羣羣之文章○極極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
家翹翹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或附托焉○先從物
是觀○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
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上○君實生其址○此隱是主
情致○君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士○臨吾一州者蓋五
六世而後處上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
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羣之文章極極豫章

詳訂古文世斯定本○卷一○靈谷詩序一○下○紹開堂

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
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遊遊于山川之間笑歌
謠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樂主而有詩數百
篇○此處方傳頌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
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
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饒刻鈎物而接之以藻綴非夫詩
人之巧者夫音亦孰能至於此
過商侯曰起處觀起一層結處推原一層中開寫正面
處曲折頓宕極委蛇壯浪之觀不似平開坦途一往無
也

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格非字文叔山東人元祐朝出仕建中靖國時爲蔡京所嫉列名黨碑中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散電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善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貞觀太宗年開元玄宗年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堦竹樹兵車蹂躪蹂躪音柔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其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圃之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十洛陽名園記士紹聞堂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進於朝音音放乎一已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音音享此得手唐之末路是已過商侯曰即名園之興廢推測天下之治亂是小題大做法

貝壘郭式序

馬存

予友郭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考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子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通篇以下俱以此爲論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年足跡不肯一日休自負以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自負以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十贈郭式序士紹聞堂狂瀾驚波陰風怒號迨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見不見介量故其文字瀟而淵深見于文見九嶷之絕縣坐山之嵯峨陽臺明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小雅如濃秋餘如薄故其文妍媚而騎紆見于文而折泛沅渡湘大夫之魂悼屈子之恨竹上猶聞塵而不知魚腹之骨尚者予故其文感憤而傷激見于文而激然北過大梁之墟觀楚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于兵革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

而見下文

道上

可攀躋

○ 衍
○ 德
○ 平

子之容

及。娛。心。便。

沒如尊

欲學字

豐斯

書者爲

其妙事

詭觀縱

醉把金盃

趙秦隴。

子乎不

152

曰文以

文天祥

一天
致仕

正氣

於人口

忠義之

篇四

崔子弘
良史

蘇武

大寶庫

力還此

體任空
骨懷空
幾天玉

張述超

不爲屈

好居濟

烈女
中
所

中五
原胡
五牛

賊勢

象笏

四氣所
此皆正氣所
天十二人

四側或為字分點。是氣所勝。勝即克。稟烈萬古存當。
其質日月生死安足論。貴日月言其光明此。地維賴以立。
維力。天柱賴以尊。應謂首天。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為功。于天地皆本道義而生。即孟子配義與道之說。嗟予
遭陽九。陽九數之奇也。此應上時窮按天運四百五十歲。
之厄。又云。初人元百六。隸也。實不。力。隸。不。力。字乃楚。
歲有厄。故曰百六之會。隸也。實不。力。隸。不。力。字乃楚。
儀之詞。借以寓所繫將士不肯力戰。致已破。執也。按宋史。
元張弘範追先生于五坡嶺。先生眾不及敵。皆頓首伏草。
莽故被。楚囚纓其冠。謂被繫也。按晉書公見鐘儀曰。南。
執也。傳車送窮北。謂楚辭。問。楚。甘。如。飴。求。之。不。可。得。死。而。元。
詳訂古文聲類定本。卷十。正氣歌二。主。紹。開。堂。
世祖不獲根。上生。死。安。足。論。陰。房。闢。鬼。火。關。音。障。寂。靜。也。
來。錢。音。楚。錫。也。節。音。移。勢。也。陰。房。闢。鬼。火。關。音。障。寂。靜。也。
鬼。火。春。院。闕。天。照。兩。雲。之。地。靜。密。而。幽。暗。也。按。宋。史。牛。驥。
是。間。春。院。闕。天。照。兩。雲。之。地。靜。密。而。幽。暗。也。按。宋。史。牛。驥。
同。一。阜。與。兵。卒。共。處。也。雞。栖。鳳。皇。食。當。與。兵。卒。一。朝。蒙。
霧。露。分。作。清。中。瘠。初。在。獄。偶。沾。陰。陽。不。如。此。再。寒。暑。百。沴。
自。辟。易。豈。知。如。此。者。二。年。而。百。廢。殄。戾。之。氣。不。能。加。害。如。
易。入。器。開。張。而。易。其。本。哀。哉。川。加。塲。祖。音。音。音。如。祖。如。
處。日。將。易。而。難。避。也。哀。哉。川。加。塲。祖。音。音。音。如。祖。如。
為。我。安。樂。國。而。無。安。處。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因。我。有。
敵。百。沴。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天。曷。有。
之。故。仰。視。自。雲。而。我。心。之。憂。若。與。天。共。長。矣。哲。人。日。已。遠。

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哲人典刑指上文。
遠而書猶存。應上一。垂丹青句。風簷二句。謂古人雖。
展讀間。覽古道在前。如與吾顏色相映照矣。
遇商侯曰。宋神宗盡先生以致仕起兵。後元滅宋。謝先。
生。歷萬苦而不屈。屹然如山。卒遇害而死。真能全其正。
氣矣。試讀此歌。言言若神鬼。
之淚。誠足沮金石而薄雲天。

却聘書

謝枋得

初得字彙山宋臣宋亡元杜天神欲致聘先生承
相劉忠齋乃先生產生主懇懇受聘降元先生以此

書却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德四浩雖不

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

子商山採芝而食茹食也此

處提兩箇不仕是一篇主顯現蒸藜含糲於大元之名地

乎蒸燒也藜菜也糲飯也謂藜藿之非蒸藿之比大元之

赦某屢矣按宋史元呂師夔物江東先生迎戰敗績棄官

忠子所事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十却聘書

死則不可魯仲連人戰國時高士義不肯帝秦帝赴東

魯仲連不顧為秦民則今既為大元之游民

反之十心斷斷不可也

元安頓劉先生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

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通播臣者亦可

呼我為大元游情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

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

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則為車輪為彈丸悉隨造

化而往來為蟲臂鼠肝隨天付予則為車輪為彈丸悉隨造

惟如此而已車輪彈丸喻轉世之付予終其身若食

應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滿地容哀憐孤臣不忍

應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滿地容哀憐孤臣不忍

應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滿地容哀憐孤臣不忍

不曰見大

宋前曰見

大元無異

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段以下德某與太平草木

同沾聖朝之雨露生朝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

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致忘宋意感恩感德天實降

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

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

察某之心矣

此段連已志

以緩辭之

通商侯曰為宋孤臣死為宋處士始終不忘宋意可

告於人曰天地高風勁節千古不磨當讀其上程雪

樓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所以

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老母在堂耳合之可見先生忠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十却聘書

孝雨

全

孝雨

全

孝雨

全

孝雨

全

孝雨

米
濂

濂字景濂浙江
林學士兼太子
州人明初以聘起仕至翰林
學士兼太子
善卒宣德中追謚文憲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西身長七尺此言其體之壯雙目

有紫稜稜音楞皆角也神靈之成日稜 開合閃閃如電此言其神之旺能以力

雄人此句一篇眼目鄰牛方闢不可劈分前也拳其脊折仆地雄力

市門不鼓士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力雄之二舁音

然好肆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

已上叙其平
日獨飲娼樓
歲馬兩書生
過其下急

力拒之。怒曰：「若終不我從，必

洋訂一中文覽斯定本
卷十 塞子鏤
九 紹聞堂

殺君亡命走山澤其不能忍君苦也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者殺名蹟而逃亡也

兩生不得已與之偕獨自棹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

雨生
手酒肅敬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

鳴鎗音坑兩生素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

今日非速君飲

少壯胸中各半氣。其四詩。書。徒。不。問。唐。有。四。卽。不。能。答。

當血是乃雨生有是哉
諸經救世義耶之七經謂

書毛詩周禮春秋
易經詩經周禮春秋

禮記孝經前首黃帝月身
三十三龍腰口目 經
如而笑曰昔舜狀乎朱也兩

丁三千年新經

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酌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歷

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
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

欲駢駢文學兒撫世
然應上素賤

君等休矣。兩生素。
聞。言。人。愧。下。樓。足。不。得。成。步。

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上言其詩書博而且精秦

定問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奉定元之年號德上元之德王元制御史即從臺臣選擇以其

德士兼治臺察之事可以爲舉
建言有補於國家政事得失也
彌造書請謂閣卒不爲

通關帝昏關卒衛曰若不關關中邱伯遜耶連擊路數人

聲聞於王謂音句令隸人隸人擗人謂髮幸人弼盛氣曰

三訂古文彙纂卷之六
卷一
泰士錄二
子
新開室

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

間者爲海鯨互市於鄞鄞音銀會稽縣名卽不滿意欲出大刀斫

柱役傷我中國民碩音灼碩音也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音控

且其勢國體已甚此言未臣願者西南諸蠻

雖曰稱臣奉貢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

憤韓音通此言既臣類者其故豈又如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

劍伐之則東西止目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莊

士間者皆吐舌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堅城

乎曰能解音械明曉也持執也矛卽長鎗謀同
白萬軍中

人之言語出於心。心之所動。則其情。世嫉邪者耶。而託於相以諷耶。

過商侯。以久度。雖大議論。學上。若有概于精神。先生無不金。其外。則其。中。故。設。為。貴。相。之。議。以。時。寫。其。意。玩。其。文。誠。見。後。卓。調。度。開。和。止。淨。片。流。雅。不。露。骨。不。傷。痕。可。垂。不。朽。弊。卡。者。宜。寫。一。篇。至。疎。側。

辛丁...

答許廷慎書

孝孺字布古別號正學建文

乃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淹上求者。淹者。傳水名。楚。多能。謂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二。悉其詩。為一。層。去。臨海。所。臨海。縣。遇林左民張廷。問足下。言行。滋許。二子。自負。為。奇士。視其友。子。奇則。一。妙。語。云。不。知。其。人。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為。莫及也。一。之。意。不。自。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所。聞。益。真。雖。未。親。足。一。之。從。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難。去。未。果。寓。目。詳。訂。古。文。覺。斯。定。大。一。答。許。廷。慎。書。三。四。紹。興。堂。輒。引。去。極。饑。渴。之。私。却。作。一。跌。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於。懷。特。虛。過。為。一。層。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是。許。公。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一。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所。得。之。是。實。而。知。向。者。之。非。誣。以。前。無。數。驚。慕。之。斯。文。世。以。為。細。誠。為。一。層。而。以。取。天。之。一。下。半。篇。文。字。其。賦。於。人。也。鉢。施。兩。較。不。肯。事。然。最。似。為。天。所。漸。惜。一。其。賦。於。人。也。鉢。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應。時。迫。屢。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此。一。只。憑。空。說。天。之。忌。才。如。僕。自。揣。大。然。如。此。然。自。是。實。語。

自序

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苦而駿駁焉欲挾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不絕也挾音夾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為斯文喜然竊以為非計之得也故下文正意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此方是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藏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悅之於後項者非甚棄之耶將思此悅彼此可為詳訂古文覺斯足本卷十 客許廷衡書 主 紹開堂

足下道邨以發笑且自解耳本為廷慎致勉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適見其弟晃仲先音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不

得絕妙過商侯曰造物忌才然非才之至奇者亦或肯少寬假之廷慎之文足為造物忌其才之奇可知然有道焉忌雖深而道可借是為廷慎慰藉一牛却是先生自己不得意之詞故一篇中往往夾寫而結云其詳有所難言看含蓄處有多少不平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靈博山在永州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宜爾文君因前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毀之乎其新之也人皆嘗毀之意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苗夷欲新先生欲毀是誠曰斯祠之肇也其真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一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敗廢也而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敗廢也苗夷之祠此段延已久而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祀唐之人皆嘗毀之延已久而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祀唐之人皆嘗毀之

則彼斥于唐而猶存于今壞于有庠而益盛于茲土也胡然乎此段先反言象不當祠而兩以不知之矣轉出自然乎然乎設難疑其新之之何為也

巧也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烏而况于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為舜非為象也此言象之有祠皆為舜其人亦愛屋為鳥之意云爾此意象之死其在子羽既格之後乎此意獨獨見解

不然而古之鰥寡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多累世祀焉長也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

此段見象之德化 子羽既格 二德化 何事哉

詳訂古文魯斯定本
 卷一
 象之見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
 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法其輔導之者周也此通象
 之情而達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惟斯可以見象
 之見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于其民既
 死而人懷之也此以意思兄化于舜非虛語也此推出同
 象之故恰像諸侯之卿命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
 舜之封象鯀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
 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據象始未今之
 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言周制倣舜而象兄化于舜
 故其始可而終亦可也此以意思兄化于舜非虛語也此
 推出同象之故恰像諸侯之卿命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
 於舜之封象鯀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
 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據象始未今之
 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言周制倣舜而象兄化于舜
 故其始可而終亦可也此以意思兄化于舜非虛語也此
 推出同象之故恰像諸侯之卿命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

之化於舜好結其不
 意謂安
 也象而祠象必德且澤於祠所
 也策胡然而不可謂乎見化于
 死而人懷之其論是
 常新矣要云乎哉

其
此文以春秋大居正之義為斷
是謂公子非昭公子也毋多議公子。

浪亭記

歸有光

浮屠云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地也宋蘇子

欽澹州人能賦詩行草寓吳門築亭顏曰滄浪諸名士

多集其地今雲瑛所居之庵即滄浪亭之故址也亭

蘇州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

也諸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吳江南越

王錢姓名鏐字具美杭州嘉興人唐末據此兩地梁封

為吳越王蓋武肅傳國四世至趙宋太祖時入朝國亡王

嘗築海塘江湖怒激移命營多致百引滿射潮潮為之却

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榻小枕或枕大輦輦輟輟驚

而廣陵王鎮吳中治國於子城之西南廣陵王名徹鏐之

小城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迤淮海納土此園不

詳其文覽斯定人卷一 滄浪亭 三 紹開堂

廢淮海者謂所納之地臨淮與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

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丁元

時至嘉靖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煙殘滅之餘

將二百有年矣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煙殘滅之餘

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此二百年而始建亭亭忽幻而為庵因亭

而創庵庵忽幻而為亭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易入嘗登

文心師化如雲烟萬狀姑蘇之臺夫音扶望三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此二句見

勢之勝或太伯虞仲之所建闕闕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

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菴與亭何為者哉此段及開雖然

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

世

之爲滄浪僧云

旬

三
招開堂

崇一臣

摘出言中
夫才德不相副而
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不
才爲尤甚。
擬開才德轉入不且今之所謂學者何哉。借孚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美
紹興
堂

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

卷之五

文覺斯定本

卷一

和聞堂

海上談奇

教衍二字

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薦校越時奇其
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奇音中丞胡公宗憲聞
之客諸幕胡公徽州人中大郎令巡撫幕音莫曉乃也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
縱譁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
之士介同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
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方北也劉真長名真字季長號少陵名甫字子美號少陵
陸此段言胡會得白鹿文長作表表上承陵喜嘉靖三十七年
戊午四月公獻白鹿言言其表非其鹿也承陵上表處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
詳訂否之覺斯定本矣下發之長情一
皆出其此段言人主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
視一世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當云文長旣已不得志
於有司乃於浪蕩藥忤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
朔漠其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
物魚鳥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欲寫其詩
爲其目中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
所見之奇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
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噴音森如水鳴峽峽音
夷水如出主如寡婦之夜哭窮人之寒起欲寫其詩之
白峽如出主如寡婦之夜哭窮人之寒起奇又極寫其
胸中所其體格時有甲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

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韓昌黎國巾幗婦人首飾也已上之故總從不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得志中得來韓昌黎曾子固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此說文之奇韓曾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此而奴之。此音也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承上言詩文又不得傳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此說字之奇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之奇。歐陽公名修卒以疑殺其繼室此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伴狂益甚顯名至門或拒不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徐文長傳一卷一

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而頭骨皆折折音百斷也或以利錐錐其兩耳錐音追鐵錐也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奇周望言周姓陶名望齡萬曆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木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結住石公

曰先生字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石公表先生字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其窮雖然胡公問世豪傑未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

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燕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悔客生嘗寄平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始終以奇字斷惟其奇過商侯口古人以數奇不得志而死名多有未若文長之憤極而自戕者篇中寫詩奇歐陽守奇聖奇以至冰悲壯淋漓情事關奏亦是奇矣

錢謙益

水山居。憂幽心上不快病也。拂水水倒逆而上者。蘇州府常熟縣有虞山。山上有拂水而耦耕堂在山西。

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有長治之役

爲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遭鉤黨之

薛訂古艾登新定本

牽輓匹夫磴磴之節幾不能自固輓音挽殘生渺然不絕如

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余深幸夫迷途之未遠而隱居之

遂棲隱而因以。嗟夫。予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

息勞生而移塵韋之具在腹曰韋豈與力沮溺者流軒耕

太息於葵藿之間邑名綴止也 明海濱以落亡季 息焉

亦有不能無慨者余之得交于孟陽也寔以長蘅長蘅與

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粗了築美

以樂而忘死乎長蘅之子曰善哉言乎之言余願爲斯

卷十 耦耕堂記二

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而走今以千里攻人之國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此段

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長安京師也邸舍宴所也酒闌飲

不可恃山林朋友之樂遣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第名利

言 龍田先生三名屬福建興化府三才之乃七名作人
分書以扁於堂八分書謂傲李斯小篆去二而予記其語

久矣。乃方。有八分。即今之隸書也。

於壁間世之君子過而覽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此
說書耦耕與作記而以
前不能無慨然者收之
過商侯曰寫得閒情曠適而仍有憂樂天下之志絕非
泉石膏肓霞烟痼疾者此先生晚年最遠鈞黨之禍早
賦歸田而吾道非歟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之句其
生平直可想見公集克棟佳不勝收錄此以見志云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十

耦耕堂記三

聖

紹聞堂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靖國宋徽宗年號初尚
文武大小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百二十人為嘉黨謂帝
書之刻石于端禮門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乞免著名
于石末越五年以日牛生變門下書侍郎劉遠請今獲見
碎元祐黨碑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稀少也
之猶欽寶錄矣欽敬也錄國錄郎帝王相傳詔制之類
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
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公外凡百
餘人京以元祐反元符末司馬光等百二十人為奸黨
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題元祐黨碑
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出國語二字石
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補
碑上無名之人得傳作
結吐然而止筆力橫甚
之過商侯曰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此元祐諸賢
之所以傳也絕頂見識絕頂議論今讀者快極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公諱順昌字原
文達。蓼洲。歸州人。明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請告歸。是時太監魏忠賢亂政。給事中嘉善魏大中忤忠賢。被逮。過蓼洲。周公與之飲。酒三日。以季女許嫁其孫。忠賢遣太監李實與應天巡撫周公起元及公遂割船會孫起元。寬公。別名其中。遂遣官護送。公而顧佩帶等五人仗義擊官旗被戮。遂繫獄。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闖廢祠址以葬。先是忠賢立生祠于山塘至是除
墓。且立石於其墓以旌其所爲。此點出嗚呼。亦盛矣哉。先
第一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亦無幾耳。自死至墓
詳訂古。竟斯定本。卷十。五人墓碑。望。紹聞堂。
相去止十。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何可勝數。况草野無聞者。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此反跌所以盛予猶憶周公被逮時。在丁卯三月。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辟義。歛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天地。上行字去聲爲士先爲綈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地諸士之倡率也。歛聚也。綈音題。題。古兵服。狹音仄。打也。計音不能忍扶而仆之。綈音題。題。古兵服。狹音仄。打也。計音麻巡撫都御史毛一鹭。尹御史徐吉及道府以下皆在。列小民聚觀者數千人。爭爲公呼冤。歛財送行。哭聲如雷。諸生王南劉羽儀等。直前詰責一。皆謂衆怒不可犯。兩公何不豫宣詔書。據實以聞于朝。一。實無意。臨諸生始爲好語。謝之。巡按御史亦曰。弟無辭當爲所以。然後者衆方環聽如堵。官旗見議久不決。又訝撫按官不以法繩諸生。

也觀手環堂之地位有聲大呼因安在且曰此魏公命可
後耶遂怒曰然則爲旨也爭折鬪奮拳官旗官旗抱
頭東西竄或升木登屋時大中丞撫吳者爲魏閣私人
或謂中皆戰栗乞命

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驚聲以
呵則譟而相逐中丞遂於濞澤以見然曰諸生誦法孔子
知君臣大義詔旨有司君父在也顧羣聚而譟如此遂令
幕中諸將率騎卒至或短刃脇衆衆益怒將奪刃刃一驚
一驚恨不知所爲防于側則始得脫時儒生使者張孝知
府冠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數爲溫言慰諭之衆乃解去
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詠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
杰沈楊周文元卽今衰然在墓者也時一驚俱召騎卒介
疏告變檄有司捕氏鄉佩韋等十餘人繫之獄八御史上
就逮既至京師下詔獄生罵拷掠廝所獄中而忠賢復矯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十 五人墓神記

旨殺風常寺五人杖戍馬信寺七人又黜諸生王卽劉
羽儀寺五人此叙五人激義而死之由及姓名可考

五人將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名而詈之謔笑以死斷
頭注城上顏色不變有賢士大夫購其脰與屍合故今墓
中今乎爲五人也

以財有所求也服同歸嗟夫大閹之亂
結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與

時內外諸臣
子附錄 而五人生於編伍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
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鈞黨之捕徧天下卒
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不可謂非五人力

此因
一掌太閹亦遂巡畏讓不敢再有偏反是一死
而功社稷矣株樹蔓延故旁及者謂之株連卽是以觀

他義高矣而為之客者其義更高而不知其客之為誰吾
 以為非他人必蒯徹也何也徹益心乎為韓者也先有出
 句遂生出這篇文字後賢讀至此等使當日相君之背其
 處便當作出奇想不可草草讀過矣
 說得行信為漢高徹作留侯矣當時楚漢分爭辨士蒯徹
 再足而居遂以相人之時信也信自立為王三分天下
 而向也托言向漢不遇封侯也信自相若之而不遇封侯
 背漢便明稱王也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無利而
 信漢子遂謝微言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無利而
 然一漢高徹信為漢高徹作留侯矣何至有三而其伴狂
 以去去而為巫道知死狗烹之事將不旋踵人言信
 問陳平曰君若天子延將會諸侯陛下第出傳遊雲夢
 信必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
 詳訂古文覽斯定本 卷十 蒯徹論 完 紹開堂
 乃會諸侯於陳信謂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
 人言我死矣先狗烹先馬食焉信曰果若人言我死矣
 已定我死矣去則可以不難共難為巫則可以出入王侯之第
 而無疑豈無意哉其為有孤計者豫矣且雲夢之遊何與
 高后計之者也雲夢澤名傳遊雲夢難計出其族信也何
 亦未嘗不與其議陳平何與高后實共與其謀而為之客者反匿孤就
 何求為存後此非有徹之忠不能非有徹之膽不致非有
 徹之智不足以動何之聽生其哀憫之心而遠託於他
 也蓋文通子房之流也是張子房一流人物淮陰不能用
 之而高祖不能殺之者也咸陽就捕勢必受烹以距大吠

堯一語全生無窮漢高祖還洛陽問淮陰王問信
 上謂齊王之微至漢高祖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則之
 狗吠堯堯非不有然則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
 知問下漢之能保其身者斯能保人之孤而不可測故吾以
 為非他人必蒯徹也惜九原之下不能起相國而問之矣
 設能起而問之有不以爲然乎吾知信之門無二客也信
 門客非不多有如徹之能為信信
 嗚呼蒯徹無兩而信總收上三結
 蒯徹曰余計漢史而嘆蒯徹之為深心士也漢高涉
 戮力臣希希而徹信以相高徹之為深心士也漢高涉
 幸以逆謀歸而以口舌得免則其才有大過人者雖其
 存孤之義史不經見而先生以為非他人必蒯徹說得
 絕非杜撰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先君子字全明號石公江西南州府無錫縣人
年失怙者金北堂諸學政經爲文章皆名世乙未
歲進士不第就選司學請改授南徐郡博士上子
奉爲典範其教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
章有自漢魏以來七十有

漢興從龍之仿紛綸齊威懷忠竭志獻力於王所以助

厥辟張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

日東關公唐宣明結里季吳實夏黃公當廣所里先生周

諸皆以上幾士不爲漢臣今令太子書卑詞固請宜

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千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故

擬其詞云云從龍易曰雲從龍喻受命之君雲喻命

之臣起言高帝受命而興凡先生稟是一窮一微然不欲

天下之土無不爲帝用先生稟是一窮一微然不欲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十擬漢太子書 聖 紹閣

闕天子之聖况嘆之衆哉言四人隱居南山雖漢天子之

金之乎嘆堯舜在位箕穎之叟尚恐天下自累之下類水

之南許由隱居處堯欲讓天下秉斯義也爲嗣德者雖有

下許由由隱居之流謂可類水秉斯義也爲嗣德者雖有

啓聖不能望其改轍若庸依謬樹其堅臥可知矣類之義

則爲嗣德者雖有特啓之聖德亦無望其改轍易轍而來

就我至若樹子以虛快之才非所當樹而謬樹者其堅臥

不出更不必言矣將言下已無顧小子侍帝晨夕惕惕翼

失德處故先作此一跌樹立也顧小子侍帝晨夕惕惕翼

翼深懼一日有背於君親孝友之大誤蹈非禮何者御極

以人勸人以身平居言事偶見斥於高賢長德者卒然有

叩播手弗應矣故小子奉越先生炯炯如在左右先生豈

不能鑒之乎此以己平日求天子未嘗殺食遺先生

也以爲殊尤之類聖有所不必致愚有所不必揣人之恭

結惟其誠也今天下方定撫時及事者志功名耳如其無

意此者自當須之再三俟紀綱大施機宜協順不得已爲

疾呼力籲者一出敵雖不有之於身恒有之於子孫幸野

因窮憐然三聘樹人固爲自世也豈必奮袂攘臂而於自

已得哉方暴秦之末其不足辱先生明義及漢掛彌天之

網而冥鴻矯翼以意南北一時羣臣景之以崧岳士民傾

心不啻父母先生之節自矣先生之高著矣神明直在今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卷十擬漢太子書 聖 紹閣

耳若先生抗身於皇古而不免夷漢於暴秦小子以爲未

盡也昔夷齊醜周呂尚輒開之當其在文王之朝兩人比

肩就養卽一人之身前後判絕者時與道移也先生既貞

伯夷之履兼通太公之澤漢業不難與三王競駕卽不然

足一及庭如孤竹之遇西伯明其不重絕周也漢一家之

事不勝大願但目親之躬揖之渥矣夫論通世之與貴得

其通廣者爲至鵲鵲畏人也而襲諸人間莊吏之云愚有

取焉鵲鵲意而燕也襲襲而取之也二語且天子非甚

媿實也非爲帝出前年手勅詔小子曰汝見蕭曹諸公吾

媿實也非爲帝出前年手勅詔小子曰汝見蕭曹諸公吾

同時人曹公年於汝者皆建并諸於汝兄弟况不為蕭
 曹者哉此又叙帝時大維此端業若涉春水譬之瘡痂須
 杖而行痛音委足軟也足軟小子不及今侍先生若濟
 大川廣舟楫之望望在先生亦宜揆酌曩今不
 膠一成以傷厥道與之與固交議也一子逢世則依一子
 遇世則開其誠通世之成見又諸臣中張子房戮力漢
 母使弟譙於固也重固一邊子房即人下地橋上授以太
 家夙邀圯上教誨公陰符之謀子房即人下地橋上授以太
 上教誨老人接以賓禮龍之久期小子倘得與子房上下
 黃石公也接以賓禮龍之久期小子倘得與子房上下
 乎不然如小子者亦有道所憫念也外具金幣若干車幾
 詳訂書來覽斯定本
 兩衣幾襲一車兩馬幾乘也誠知物外之胸土直
 不顧物外之胸土直誠知物外之胸土直
 之小子固敢聞焉行之者固敢聞焉行之者固敢聞焉
 命使者拜伏道左謙辭即不得先生授樂不得擅返先生
 其向來思道亦道旁也謙辭指上金幣等物即就也言不
 他日天子喜釋尊尊欲致四人者本天子時撫慰長慰曰
 予有後弗棄基是為善處人骨肉者先生也後後人基基
 人之助則基基可保勿為善處人骨肉者先生也後後人基基
 不覺露出四人本旨與基基心基基通篇經不一語露及
 弟子基基尊尊賢德德意且重自謙抑攝厲天子于機

綿骨肉之間情意端加宛然幸友家風自令聞者意極
 若當日偶涉樹當聲援口吻不惟門先生其之青來且
 亦將菲薄之矣於此可見詞令之姓置之兩京詔北未
 知誰為伯仲若公予同年友所著古文詞集數百義其
 不肯為秦漢以下之文類如北令商候評選古今文
 章示表
 章云

神十員
通鑑
文亦
不

鮑隱居記

沈思倫

鮑隱居何沈子開吾氏之所築以藏修者也。開吾子自
無求於世而於世亦一贅。有類夫鮑故名之以自况也。
居與內舍連廣不盈尺數短椽聊避風雨左右列架各二
以實書史中置小几二一疎仁友夢蕉道人所贈爐及諸
名士來札并詩書類蓋對此卽如面良友焉。一置筆硯
讀書之餘興發則隨自拈題爲文與詩不必求工遺意而
止焉。檐際窺天僅二尺許旁植瘦梅一株高可屋齊不
花開香放而亭亭枝葉古翠娛目允足佐爲籍。園焉客有

子者曰時際清平君方強仕不思用世而胡取乎隱
曰子未詳夫鮑之義乎繁而不食固棄物也隱之所以
全其天而不失其爲鮑也者一偏大注意彼夫良璞之
見破求其爲瓦全而不可得也良木之見伐求其爲樗全
而不可得也。以不知自隱而全其天也。而子固鮑如也寧
爲瓦與樗之全焉而已矣。仍繼到鮑上以完

過商侯曰人生一節難彼役利名世餘不丁者不知
閑之趣惡知隱之樂乎何如沈子勉隱一居俯仰有餘
閑也。因思顏子於巷簞食草履若將終身焉者亦只是
識得性天真樂耳

元明八大家古文十三卷

〔清〕劉肇虞輯評

清乾隆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元明八大家古文選總序

余讀元明古文擇其爲大家者
虞伯生揭曼碩楊士奇王伯安
歸熙甫唐應德王道思艾千子
八君子訂爲一帙評點抹截旣
畢不禁作而嘆曰嗟乎余之陋
也夫文不一家瑰瑋絕特之士
各持所得類能爲之然有其道
必本於六藝濂洛關閩之所折
衷有其法必本於史漢韓柳歐
曾之所變化以濂洛關閩之旨
運韓柳歐曾之機而後謂之大

家道不精則其言膚雖或提掇
綱領把握機鍵中於尺度矣而
非其至也法不正則其途支雖
或幽思渺義雄情偉論出人意
表矣而非其至也諦觀元明以
來瑰瑋絕特之士著有成集如
此其衆而律以二者之兼至數
人而外卒不多覩則何也竊嘗
謂爲古文於唐以前倍難爲古
文於宋以後倍易蓋唐以前經
東漢六朝人壞之先秦西漢之
道法俱亡唐人特起而振之爲

難宋以後經濂洛關閩之所發
明道無不彰經韓柳歐曾之所
講求法無不備元明第起而嗣
之爲易乃處其特易之勢而若
有特難之見余求其故而不得
則意者所見之不廣指斷港絕

總序

三

潢以爲江海之窮此余所以自
笑其陋也雖然此數人者揭集
毀於兵燹不覩全璧楊艾抑亦
偏長若夫虞歸唐二王其高深
之分變化之神根之以六藝裁
之以史漢而著之以本色之工

元明兩代固未有樹之蔽者此
則淺陋如余全堪自信也嗚呼
斯道之所以難作者不可多觀
亘古如斯耶而尤怪近代之爲
選者自唐荆川選唐宋名賢論
策文粹以韓柳歐蘇曾王八君
子文抹截評點著其道法茅鹿
門繼之廣其碑銘序記諸體概
爲抹截評點道法益大著後此
之爲選者必唐宋八家不下十
數種而易其抹截評點更不及
元明夫易其抹截評點是不知

總序

四

唐茅二公之選於唐宋門庭路
徑何如徒爲是嘵嘵已耳更不
及元明是不知元明諸公於唐
宋門庭路徑何如上之史漢抑
又何求其陋如此余且不暇自
笑而謬有是役也若夫以茲元
明之文必不足比烈於唐宋茲
之抹截評點未必盡得夫作者
之意深於道法者辨之余之陋
不得而知之余又烏容知之

皆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歲仲冬月

宜黃誠齋劉肇虞撰

凡例

一此書抹○截一評點。、本唐荆川唐宋名賢論策
文粹茅鹿門唐宋八大家文鈔之例抹○提其綱截
以分其段評以解其義點以著其情中又有用大圈
一字於內及一字用二三密點者並篇中着眼之處
與抹同

一書中之抹乃一篇大旨前所謂提綱者也逐段俱有
發明有承有應有樞紐有結束茲皆用抹而於一段
中反覆重疊見綱語者未便句句皆抹祇抹一二語
以側其餘間有全篇未抹者評內詳之

元明入大家古文選卷目

卷一

元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謚文靖公著

卷二

元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謚文靖公著

卷三

元揭傒斯字曼碩謚文安公著

明楊士奇號東里謚文貞公著

卷四

明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謚文成公著

卷五

卷六

明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謚文成公著

卷七

明歸有光字熙甫號震川先生著

卷八

明歸有光字熙甫號震川先生著

卷九

明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謚襄文公著

卷十

明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謚襄文公著

卷十一

明王慎中字道思號遵巖先生著

卷十二

明王慎中字道思號遵巖先生著

卷十三

明艾南英字千子號天備子先生著

卷十四

明艾南英字千子號天備子先生著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虞

文

虞道園文選引

元承宋祚宋諸大家文流風餘韻未遠也一時作手虞范揭楊厥有由來而虞嘗自謂其獨嗜歐陽永叔故其文頓宕淵逸特標其勝要其所蘊藉者閎也上遇主知職掌制誥雍容揜揚高文典冊無間然矣雖然宏才績學不齊制作之任不足以據其蘊者又從從於磨制作之任有不能盡其蘊者蓋鋪張揚厲有臣子之體故公於奉詔諸作多用駢體茲刻不登駢體其他馳神曠渺取義警策楮墨間居然永叔之遺者別擇錄其若干然已美不勝收矣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入大家古文目錄

元虞道園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一

記序

西山書院記

鶴山書院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重修張巖書院記

虞文

目錄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奎章閣記

克復堂記

天心水面亭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悠然亭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五色石屏風記

羊角洞天記

小孤山新修一柱客記

葛生新承蜀詩序

易南甫詩序

張師道文稿序

曹士開漢泉漫稿序

田氏先友翰墨序

吳張高風圖序

卷之二

序議說傳題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醫書集成序

目錄

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送井以禮詩序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送危太樸序

送陳剛遊金陵序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送趙茂元序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送吳真人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謚議

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劉彥溫字說

書法說與劉元

王貞傳

陳炤傳

目錄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孝女贊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

兄弟展和竹詩墨蹟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跋子昂書陰符經

題王維輞川圖後

跋宗高宗親札賜岳飛

題名

目錄

四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一

元虞道園先生著

宜黃劉接應處德選評

記序

西山書院記

此書院廢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

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

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

事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定延祐四年

題名

此段序與大書序同

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

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

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常緒寫

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卽如

臣主之同時議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

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

推其極至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

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

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

前有議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

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此言其言之妙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下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仕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此言其言之大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模範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廣知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

廣文

卷一

二

單論衍義一書語有要領

鶴山書院記
此以序其始之傳在理宗時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緒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國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宋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於茲乎此言其言之大方是時獨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倦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陳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

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
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魯大夫之志也何
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使雖興凡儒先之
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舊山書院者臨邛之
濬養莫之剪治其僞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魯大夫寔
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
明其學雖然不致專也嘉定甲子之秋乃來京師將有
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上在奎章之
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
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

廣文

卷一記

四

阮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
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左
諸平居居湍之隱而克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微微然立
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
乎斯人蓋庶幾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寔由秦
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之所傳授
以揭門相向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
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
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夫性命道德之本卽
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曰不足所謂博文

多識之士若將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起世之
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諸後者
魯弗及於詳博于是傳澤之所存者其非謬誤無稽之
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
其本原誠使有爲於此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國
章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
意於儀禮周官戴禮大小之記及禮九經詳疏正義之
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
器之不離而有以証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
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

廣文

卷一記

五

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其心
自弃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
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
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
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
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承
久而不墜也不亦悲乎臣之曾人父寔與魏氏同學於
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
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任
至寶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兼書樞密事督江淮軍

馬贈太師周公諱文端而學者稱爲龜山先生云
臣虞集奉勅謹記

自開闢以來道統之傳如指諸掌大有關係文字羅
應冠

了翁之學卽周程四君子之學推極原委淵懿春容

康文

卷一 記

六

瑞昌蔡氏義學記

序題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歿其子

士仁等修其屋宇購其供給延明師集宗族鄉黨而教

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

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之麓千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

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尊弼與其從

弟亨仲孫子仿在都昌則有彭係之皆卓然爲高第弟

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

文公歿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

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

康文 卷一 記 七

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子兄弟相與服行

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士子以科舉

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識者憂之或卽先儒之遺跡

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上焉淡泊堅

篤無利欲之感足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

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制

進士舉業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

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肅心竭力於此

焉苟有以深濟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

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

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次負聖賢。而其日暴月棄亦以甚矣。今也綠黨庠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兄子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禹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禹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邇謙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不爲小人之學。文公卷一記

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驕勿怠。始終而無始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須看其借案話題處。古人金針。羅應經律度森然而極抑揚反覆之致。使人知朱子之學不可不讀。不可易言。

重修張巖書院記

此院在鹿洞山

張巖書院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作也。千崖歿。子孫遷仕京師。弗追於茲。而其甥榮岳孫諸舅氏捐貲鳩工。繕治不數月而成。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有。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醇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學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弦誦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建於城關之喧囂。運乎公府之拘制。餽餉時至。無之絕之慮。人跡在焉。無岑寥之苦。思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山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於是者。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擲。越時尙者。竊緒餘以鈞利祿。務高遠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自自吹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聯巷。朱子南軒張子之成。

卷一記

卷一記

九

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祀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祀則馴致於成功爾日衣冠之盛形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

意趣悠然

先言得地次言得師迴薄生波

東文

卷一記

十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康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資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宜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門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畧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寔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

歲次 卷一記 十

會歲薦饑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後矣以吏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問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行省西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某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

直工備之費。稍廉之給。凡爲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庶庶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厨。食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袁民所侵學田五千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御史樊理博化司廩。以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以其事來徵。予文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九子余

虞文

卷一

七

頌。蓋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闢陝道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才之意乎。集開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歌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而推致於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變化育之功。耕稼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孔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况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

何有教之可言。耶。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時起於關中。其學一源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闢雕蟲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頌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欽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卽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於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亦不歸求而有餘乎。此世祖初來。單懷詩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行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其風。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

虞文

卷一

七

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闢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為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為治以極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源本盛大而波瀾壯闊 羅應鑑

為雍學言之特加親切有味

虞文

卷一記

函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脩燕閒之堦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題置學士員外郎領事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承斷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啟戶牖以順清煥樹度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跼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畫評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盡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悅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獻賀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上之載不置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繫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地為一動焉而天地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

應制之作何等莊重嚴緊

虞文

卷一記

五

克復堂記

此段據王節子見其神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

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適得誦其言於方冊

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

沉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

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技未寒源脫然不遠而能

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

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

自以爲此好絕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

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愛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

子識察之精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

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

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

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

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

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

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以兩善

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

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

名其堂而求求文以爲記予既喜其慕向之高遠而又

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與諸壁間因得以觀見而資

其行達升高之一二也

體認經塵八語應好

筆筆壓題

庚文

卷一

三

天心水面亭記

某年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閑之暇，唐虞以來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雖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而可想見其處矣。於是勅臣集書其榜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

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乎庖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首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顓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虞夏。

卷一記

六

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廣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問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始生焉，擬之為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為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是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

既盈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嗟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涇，而為淵注而為海，何意於銜笑。一旦有風鼓之，則橫波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乎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薄，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雖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反。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咏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為記。

虞夏

卷二記

五

深而瑩淡而言羅應經

於詩之十字見邵子全體之學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伐襄樊臨制東南
既而固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漢嶺海莫不率服
區宇既定徵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
於是其帥揚侯珪以至元某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
牙門作新樓於其上及煥治焉魏文公名之曰南平而
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和之至於今六十
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
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亮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
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
辰

卷一 記

辰歲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夾
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神武制勝之迹在焉
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
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雖維千里北出方城
渡沔水達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阜傍徨于陳蔡齊
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
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
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縷革禾麻藁麥衣被于東
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
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稠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

鄰婚姻飽食以嬉熙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
戰久脩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乎天下之治平久矣勝
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
無復遺跡况乎襄之爲郡弱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
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王事敦掌之餘馳驅之暇樂其
風俗之淳美上力之完復於是行逸居安食之思而四
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盡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
幼者壯壯者老者老且以盡矣彼知其長子老孫養生
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
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
虞文

卷一 記

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
乎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烟雲曉蒨之間道先世之力
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儆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
以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禮
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概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
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通鑑豪蕩感慨可歌可泣羅應經

全萃歐公有美堂等記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

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咲於座曰昔柴桑翁

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

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

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齋整其得

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爾心累於

物則局我室廬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

中局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

仁之安外無沴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

古文 卷一 記

古之君子嘗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

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臥草

廬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

月渡瀘深人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

八陣之方嚴礮之整暇羽扇指揮於從容而山川形

勝盡在風雲之變化予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

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

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是悠然者乎客

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三國之孔明六朝之淵明稚子能言之然不究觀於

孔明則知陶之處而不知其出不究觀於淵明則知

孔明之用而不知其體

論孔明配陶處精悍之至

漳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違越。守令有司之所
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皆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
至意也。若猶在昔。世祖不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
天下既寧。兵假弗用。禮樂政刑。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
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穰。
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司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
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承。
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
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

廣文

卷一

誌

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撫念乎血氣動乎形骸之
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醫
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邇遠邑。混於一
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
所自出。必至於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
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術。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
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聖神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
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
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
事世祖。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

來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
加國朝。變民之寔。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保致其
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
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矣。
噫。州之人士。有正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
夫去朝廷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
所。全受。順時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
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罔上之恩德。
不異於伏義神農黃帝之盛。豈不偉哉。

錄此以誌一代之制

廣文

卷二

主

五色石屏風記

此段點題

天子在聖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碧光彩。有雲氣山川人物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敕命臣集

記諸。而攻木製匡廡。楹以爲屏。臣某拜手稽首而言

此段言文石之五色本於二五爲一

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

引前

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

之殊績。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况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以是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深

義文

卷一記

三

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

天。或者疑焉。而臣以爲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裁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不者

以見其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陰陽

之道也。華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名時。近御几

此段言一五而歸於六在列

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

以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於

通以漸際

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

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寔在於此。是故一五之流行

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又時若

之休。任僭豫急蒙。則有恒若之咎。此惑彼慮。國机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善乎。臣集不勝倦倦之至。

小題有此宏論。應經

因事納諫。旨達辭文

廣文

卷一記

三

羊角洞天記

洞天此係羊角洞天所由名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愛絕人

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左有一卷石長

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

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

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

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

紹興中守王侯矩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

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

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仍改至元之三年

庚辰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

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天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

濱而有沐假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以下有民社之寄

責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徭營力役之繁承諸府

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

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

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襟於休暇之餘得

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

以自托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

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

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

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爲勝者乎今熙治之

世年屢告豐更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以優

游閒暇超然埃壙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

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耶洞天而已矣蓋不

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

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

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

然於洞天之說乎

六藝之旨

庚辰文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廿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懷思夫家保贖逸名勝之士與凡積憂憤而懷憾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爾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甃結堅縝闢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度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牟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

虞文

卷一記

三

徙倚焉是時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題曰一柱可乎天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駭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峯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斯嵒嵒在吾目中矣子書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郡官謂之循人文雅有高才以直道剛氣自持

題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咸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卽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文氣聳特有拔地倚天之觀雅與題稱畢應經山在大江孤峯特峙若一柱然題名刻劃之甚然世俗不傳但傳舊名何居

虞文

卷一記

三

葛生新采蜀詩序

北段有美采詩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遊不問於雅壯
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
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
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
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君則莫
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
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遠溯三峽至於蜀都而止焉名
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
而傳之此段之其序而不利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
虞文

卷一序

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師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
使子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
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返萬里而得之且諸
君之屬生厚矣何敢言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
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
其詞章而誦誦之以託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
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嗚呼吾
此段之其序而不利獨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脩載同冊家傳人誦不
可殫載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
孝之君子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

學乎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
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缺殆盡集雖嘗從父師
間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者當在斯時其有
以鳴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
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
此段之其序而不利學者史君秉文官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
與天幸不違斯意因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篇
而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
何啻八九而南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
有遇合者矣

虞文

卷一序

奎

故鄉之情踴躍毫端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詩有樂歌可以祇之樂府其後也轉為新聲豪於才者放為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為傷痛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各條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其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為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曰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為驚濤巨浪之壯或為平波漫流之閑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典隨所寓而有作焉何患乎眾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蘓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為苑囿文章為鼓吹老亦棄去顧獨好為詩耳嗟夫予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固陋而無所遊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意凋耗亦

不復能詩使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克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為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為有可採乎

先生酷嗜歐陽公文故風神獨勝

康文

卷一 序

張師道文稿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為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閔憲帳馮者又言所薦非為帳府求人也乃自海關召至閔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為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事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平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嘆諸途要請之竟不得免而事已浸罷公遂晉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岳瀆

虞文

卷一序

集

情至而文自生 羅應經
可為太息

曹士開漢泉沒稿序

此稿其稿多矣 其後歲游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藹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祖徠之間元氣之克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歎漢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沒稿并續稿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稿也御史府請於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

虞文

卷一序

集

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桂子。貧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盡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始叙其說如此云耳。

雍容藉藉。謂之反覆不厭。

真文

卷一序

美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跡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亡國。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戲。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使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子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序次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問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於世。嗚呼。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予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

傅勃羅應經

其旨達其韻長

真文

卷一序

三

吳張高風圖序

此段在吳張圖中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之第九代掌教立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若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其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傲於時俗者蓋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

序

卷一序

序

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題車蓋不唯不以爲作而更重嘆其不可及自是憂多雨潦規再往未能出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爾吳先生因著亡履戴笠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廐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聞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謂吳學士聞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

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謂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

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迫及於燕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

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焉爲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此或曰昔孟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

書具在莊氏之辨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寔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

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

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

序

卷一序

序

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攷也真人畫地之字蓋予思孟子之言也有如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題間淡而文足以副之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一

元虞道園先生著

宜黃劉學虞唐德選評

序議說傳碑贊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此段略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言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隱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

虞文

卷二序

一

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三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典禮於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為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以有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料繹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為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好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

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類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諱其言如稟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群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援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若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堯寬德韓氏是經舉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攷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五傳而獨以胡氏取士能暢其義難應經胡公感於宋之南渡而作春秋傳此其誠意解此可

與讀古人之書

其文

卷三

三

醫書集成序

此序以不復已而為終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熅以鐵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
肺腑。非有順逆之快。其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
其賜已者。而其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其
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刑
與兵也。聖哲之為治。豈忍使殘忍之徒。以剝削而加諸
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而跳梁擊刺。以為
功也。固將以禁奸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乎。云爾。
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
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也。醫之為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
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與世遠不無缺鑿。難解
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
衆。若成無已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
作者。其小則劉守真。子而真。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
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家寥寥數千百年。天下
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
醫之為道。人之為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
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疎。魚肉菜菓。粃稻之食。短
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

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稀以嘗試雖其誤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慎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克厚膚體嚴密大疔大滿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膠脈察証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藥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爲法當宜然而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同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衆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誇不足以深知劉君之言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赦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遞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

反足以乘其勢而陷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人黃朴硝數斤煮以火酒數斗而飲之不久疾良已又如足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迷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聞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修歛然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鑑有三十六峰者古仙真人之所遊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修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吳越之交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之以還其鄉暇日盡攷古醫經藥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摭拾離合該博互參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愛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予爲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間南行鄧史臺侍御史張公起歲見而悅之曰予宜得廣伯生之序則當助予刊行矣後

數年始能來爲子道之暇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
緯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之治之方其後又有內
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之列而言病者無遺處矣
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條之觀其病之
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卽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
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
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尙有攷於斯文

持論英爽似子瞻使業此者慚悚交并羅應經

用藥之失由於不解讀書入骨之論○大旨爲河間

書而發

廣文

卷二

七

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此以喻古語

韓守敬之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
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
車採之爲張矢楫之爲括棹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
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蓋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
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尙則群趨之
時尙黃老則趨黃老時尙申韓則趨申韓時尙儀秦則
趨儀秦尙風節則有黨錮尙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
也時之所尙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尙黃老
則人材出黃老尙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尙儀秦則人材
廣文
卷一
八
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
之能爲人材此段言尙吏而人豪傑者趨其所尙而表表然出乎其間
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
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
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常趨赴奉承
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
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皆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
舍此奚進哉豪傑繇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
當世之用也無煩矣此段言尙儒則人趨之通者聖上嘉尙儒學而爲儒者或
以迂緩異端取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

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尙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乃在所謂管丞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銜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慨慨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僕嘗書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入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大夫君子能賦者必存以贊其行矣

重士則士有成功自是名言 羅應經
吏儒之間感喟深而修詞婉

送耳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卽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卒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爲念集仕於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耳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卽吾華而問焉則樵牧洊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寔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塚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承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寒賈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筭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才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于中心寔有愧焉故敢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或自見於他日乎
公身遭喪亂流寓於外每於其先人及其鄉里之思不勝悲咽固人之情然非具史筆妙不能和盤托

出惡應經

可為涕淚

庚子

卷二序

十一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此序文清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為清華高簡子與今禮部康
 公子山向昔在館時新進士六七八人為之僚道濟以文
 學著錄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美之諸君子亦自以為
 樂也去年歲間各遷官散去孫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
 陵嶺東微文為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
 笋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遊覽蓋樂不在館
 閣之下吾子之無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
 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偽
 脩察奸吏謬欺之故愾然以為深感後公為政治郡輒
 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府清簡平易乃有過
 於包公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其
 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
 職尚母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澤不亦可庶幾
 乎

庚子

卷二序

十二

風神綽約

途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廣集酌酒

逸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

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

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

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

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爲天下。天

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

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

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

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

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

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

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從之。至臨川二百

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

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

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彼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

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

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

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

廣文 卷一 序

廣文 卷二 序

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

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

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

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謂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

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

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須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

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進子之還可乎。

即孟子之吉而變化出之。會心自遠。羅應經

夷猶澹蕩。純乎神行。反覆出沒之迹。俱化

廣文 卷二 序

送陳剛道金陵序

此段在卷二之序

昔者程叔子之言曰有欲知先兄之學者某之學即先兄之學也是以先儒稱程子之言更不分別伯子叔子之異其學同也其道同也伯子不可尙已叔子年高弟子親承教誨之日多而勢傳晚出皆其手筆是故善學程氏者繇叔子之教而入進進不已於伯子豈有間者乎蓋嘗論之譬如堯舜之聖焉吾夫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觀堯舜之所以爲聖而可以觀二程子之所以爲賢矣是故同德同道不可以異而言也臨川之士

康文

卷二序

五

有陳剛伯柔者其學於程氏遺書也先取明道先生之語讀而尊信之間嘗以語集集告之曰伯柔之兄高矣去凡陋之俗遠矣吾聖人之道非如外學之虛爲高遠者也必有人德之方以至造道之極蓋二子之言廣大精微不可以遠近精粗分也觀夫聖人之全體大用叔子未嘗不極其至至於學者切已反求亦有所淬礪敬發漸磨鞭辟之切者吾黨凡下家赤子之教爲尤多也其後伯柔與其友李伯宗講之於通二子之言而學焉今年間伯柔將遊金陵金陵之上元明道先生嘗仕於此也時部使者有欲得藥而不敢信來者得信明道先

生之侯而使之嗚呼何能使人之信已而并信其僕也想像其盛德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他日讀其語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暫已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繇此觀之程子所以爲程子者庶子可知哉予蚤遊金陵知有精舍祠明道先生以伯柔之尊信程子如此試往遊焉有爲程氏之學者伯柔試與之講焉

互說分說自具結構羅應經

文有水流花放之意

康文

卷一序

六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此古地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視於父母宗子

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其古處之代重國家混一以來有欲

觀乎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瞻龜山之雲咏沂上之風者

川有舟航陵有車馬不待燕程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

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快哉此京不能然以布

衣陋巷窮居終日壁論古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

有之矣秦張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克之者有

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似事倘有供給公上之類又足

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子年垂七十九數經濟湖之間

虞文

卷二序

七

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閭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後

是行李遠伴承福子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

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母曰徂徠簡慢母退志爲

他日有子之悔者焉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

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

楊氏爲豫章羅氏起乎李氏乃得朱氏其傳諸胡氏者

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究有端緒身不私親乎靈光

之遺而親聆乎金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

親炙之不可誣也此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

不在彼者乎仲永先傳明此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

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尙論先世其亦有所同也乎

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如

彼乎安得不快其游乎

沉聲

虞文

卷二序

六

送趙茂元序

此序為茂元之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
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
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目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
不得休以為常持身以尚孝友悌忠信勵節義為事其
為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得從於程周
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疎及其
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
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此其大槩
也此段自其序本別入之集與舍弟未幾先君攜之避地嶺南諸書皆先親

慶文

卷二序

左

日授十歲至長成始就外傳從祖父監公必使求諸
鄉人教之猶守一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
一人為故宋樂安縣丞黃某子同縣人也江西師臣黃
棄疾以臨川內附假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
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餓不至死教其子讀春
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
及從學諸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
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
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君嘗語某曰讀書
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言則在耳也於

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

子孫在吳郡眉山平丹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
氏在安吉學蔚史氏在江陰同郡亦安古集在京
師歷年諸書皆不能於此有所攷問而士友之至自蜀
者從而問之則遺亡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乎至治王
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子
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丹公為朱
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
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為太學師陳義甚正非
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

慶文

卷二序

三

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謂而傳之庶
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
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視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
薦辭將行求一言以叙別念無足為茂元言者獨以昔
者蜀人為學之說而陳之於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
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
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曰集老矣茂元尚有以賜子也
哉

吊古情深 羅應經

唐宋八君子文歐公其於敘事子瞻長於議論子覽

先生集議論文似子瞻而叙事文類歐公故風神獨勝如此篇尤為悽愴動人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此段序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觀雖以世臣宿將乃執狂悖阻險為暴潼川杜嚴直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戮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為椽行御史臺與蜀無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貽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祿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主少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據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耳以七尺之身自試以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趨之為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不見用自係朝廷邪係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輒而勿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是杜生特傳一則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益三致其文獻之盛矣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成子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愛而讀之遠近學者賴得之聲者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賤也叔熙又爲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昆公非兩先生之文

廣文

卷二

重

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想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介靜春與諸子所往復條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附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曾蘇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

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於楚閩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寔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時前日所魏於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廡得劉仲粹中劉開明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欣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尙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鮮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重數也宜訪而廣之一年前開庭刻小傳於臨川許中刻諸子已於旌德皆纂寄以屬鑒予之嗜焉因以其書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季季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嫌乎哉世祖皇帝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常以爲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畧遂金爲甚故老日盡後之賢者見國亦且不及不以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與領大官是共言而亦有所未逮也天歷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起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嚴

廣文

卷二

重

寔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願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監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王公伯原最強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各予不及兄王公秘監公蒙世祖特恩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吾每得書見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是非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尙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年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兄書輒記無復再覽頃故事省朝省吏牋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照來告別云將遊觀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攷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遷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予之清通月敏因以肆其學問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

真文

卷二序

三

序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游游之多誰可遇吾叔照者乎於劉氏之家學國史之得失具見古人於文獻精詳處應經

虛實互映只兩大段中間斷續離合情深氣與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訪高僧衛華恒
霍會稽吳岳暨無間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
陰之后土凡十有八處此趙虛一本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
者趙君虛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
觀未行且克使別以內言還祠武夷國虛之山而至仙
都焉君去家而遠遊也青山幽洞無所不歷探訪師
友以究其清淨寂滅之說草衣木食結茅武夷之巔以
居人跡邈絕自其學之者此趙虛一本以為仙真大矣虛詎知
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為天子使神明於海岳之
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發
傳隊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而敢見
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重事且懼勞人也庸詎
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
可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此趙虛一本比予在春官與今御史
水君奉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守二人就
御惟謹恐奔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綰鞶帶策蹇蹇以凌
雲御風歷窮險若平地雖小君至今為羨道之也則
此南往復難萬里為專使於其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
臣庶武夷者於予居猶東顧家耳夢寐想見其處矣根

辭親規行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而返見君之行不能
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
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困沒
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狹籬不識使君之
光華或驚懼而逃趙顛暫得從騎還御服而接之席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憾也若榮使者之
出而途之者則有諸公詩在

史法

虞文

卷二序

天

送吳真人序

後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茂其子立德真人自京

請告歸省事問天子賜以上尊銀衣使爲之壽太母有

加賜焉於此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

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

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

所無亦前代之所罕聞者也其告爲文章論說其美以

聲動輿論而示諸人遂同而後其盛矣其賢也哉學士

趙公子昂又爲未也禮謝其人曰君子云子昂有詩

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雖有德無才民之所以具瞻

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君子之所以綏懷也乃台綢

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信如鐵石之堅葉

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橫其間若寒蛟

古虬角刺距挺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脈

纖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

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皆其輪墨法度深

穩能極古人神巧之所至而愈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

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讀學士商公德

符又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輿論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

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

溝雨別圖以贈云今吳人之行風雨畧相似因做其意

爲橫圖長不滿三尺而望則山川回互白雲滿萬里

如在几席北顧則龍虎伏風雨雲合吾君之居在焉

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四聯連前卻行者送者幾不能

以相連蓋雨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

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

以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兄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

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噫連哉連思之深長

若此朋友和訊之義處人君親之問可不至矣乎此猶

欲以世間筆墨論之也至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

問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同而知也

謂公之詩可咏而傳也獨二公之意托於筆墨者最爲

幽遠而精微夫士之有間知之者皆欲觀見之然而

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親斯圖也故爲之序以傳之

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歟

家慶圖一幅却自佳絕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嘗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前在棧棧之誠幸甚嗟夫朝廷豈棄若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王廟物衆義比南越嘗見其王臣鏡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下敢動問或示以誠意惟其人性情剛烈亦有司無暇失撫綏之過也以其遠當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貳夷之意而比仕於此者遂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故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違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栖者與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說說征夫無懷靡及及勞其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以遺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意有加於

古昔迨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脩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繁嚴而寄

廣文

卷二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議

大德三年議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臣之
年五月有旨加贈定國公史禮部太常會議與
曰文忠其議曰大臣之功助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
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微微之間者無迹之可見而
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漢
汲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
璫之亂敗襄陽宴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
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如者國朝以馬上
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
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且是時
國家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
始以國語譯論語學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
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修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嘆
曰漢人乃能爲國語深細若此益熟察而深許之矣於
戲此其所收沃者其可以遠近論其德美才秀曰
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

精確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議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其責者而
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
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
資險惡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
者克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迹於天地之間生民何
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扶國論不爲近利細
故所動振本之以祖宗之舊典更之以禮律之微意以
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
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
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
公之威重沉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寬相左右朝多
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
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
功典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歛密講將
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書仁者之勇明目張
胆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
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
心之最著者也厥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

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
畧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羅
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
宜乎。

文亦卓越嚴重

庚亥

卷一

三

海樵說

韓君克莊謂予曰人無於山我無於海山有木無則取
之海無木而我無之者侯於海濱有浮槎既梗至於吾
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
曰海樵予素知我顧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
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其大皆不可一日而
缺者也芴之象木巽火爲雷鼎者之器風自火出
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豐泰其則可聚人以
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爾不
出地而高阜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
其浮於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
下曰蠹蠹者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
澤則過而見城也海澤之大者也予欲於此而求一日
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迂乎雖然請試言
之黍稷稻粱生乎田時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群衆珠
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
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宗之有道德之有命
無妄意於則必而任意於自然則民於海濱何傷乎是
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天不可以奪之其不
可以得者則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及之其有盡

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托。朕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處。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豈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庚文

卷二

五

借題指點

孟宗魯字說

昔者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惟當時同姓之國。宗之豈莫不宗之。豈惟天下學者宗之。豈莫不宗之。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氏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惟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有傳而得孟子。侯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之。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前進士。變理溥化爲予言。鄉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樞。不肖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瞻仰乎魯而共宗者。未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子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爲能宗魯者矣。

筆寫出通經朱經

局時整齊而錯綜

廣文

卷一說

字

劉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暖溫主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乎申其

此說與他字

義焉予昔年在京師問極西之國有獻其玉於朝者使

王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緼之以續火弗能焦浸之

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

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

乎尤芒之璀璨主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

確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

也者豈非王之盛德者乎是故以之而禮神則爲圭爲

璧爲琮爲琥爲瑋爲璜爲珪爲璽爲珩爲玦爲環爲

璫爲珠爲瑱爲瑊爲瑋爲璚爲璠爲璩爲璲爲璵爲璶爲

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

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

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

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

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

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

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

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

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

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

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

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

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

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

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

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璹爲璺爲璽爲璶爲璷爲璸爲

程夫子學者終歲未見其忿厲之色庶足擬此

書法說與劉元

書之易象爲隸。末起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後人不細思妙。遂以名世。方員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可觀。則譬如冠冕佩玉。執璧奉盈。事君事神。恭敬在中。威儀見外。揖拜升降。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頗表反側。怒張容眉。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王右軍古今書法第一。見中郎石經。徘徊三日。不能去。謂其子獻之。書井獻之。不能知父意。一日右軍過驛亭。題壁。獻之潛洗壁。更以已書。右軍還見之。嘆曰。向去時。誠大醉。書不作也。就書字者論之。觀此二事。思過半矣。子病日七年。隨手引筆。不復可識。聊記彷彿耳。真定劉元元善居浙中。與善書者游。又好作漢隸。至山齋語及此書。以答之。

一技耳。然知之者希。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魯。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尋其印。八日。樞密院祿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牝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寔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自豈可以授人。貞雖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慨然歎曰。大夫拈赤也。貞因以其說編告樞密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人。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名將急行。旋由後軍擒賊。使不至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廢發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祿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與否。卒無以克其精明。而徂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我。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必有位。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

以難也。觀貞之貴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記載云。

觀此則儒不如吏誠不足怪

虞文

卷二傳

三

陳昭傳

北段序其出處大要

陳昭字光伯。毗陵人。少遊郡庠。有格三領鄉薦。登咸淳

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雷素

知其才。辟為壽春教。而管之幕府。掌箋翰。有進變花表

文甚清麗。人甚稱之。昭以功業自許。樂仕。雖舉者數

備改官。知陽山縣。雷雷雷之幕府。丁母憂。歸毗陵。最

甲戌元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

窰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政事蜀

人姚希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以昭知兵。起復。添差

通判常州。以佐之。嘗昭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

虞文 卷二傳 三

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眾敗就盡之卒。以

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脩器械。治甲兵。

以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

十餘日。心力盡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矢盡不降。城

且破。嘗死之。昭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

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昭曰。

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

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去。兵

至。昭遂死之。宋人聞之。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子一

恩澤。下有司立廟。昭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此兵

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界人立曰吾從子得生
願終身焉若以界人則死耳從之縣得不死往來求常
州人得傳時者其以昭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
丞相軍士管爲昭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觀主不肯
降曰吾爲吾主走耳不知其他遂燬其觀云一時節義
所激如此昭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
珍花表印應雷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從觀其
文章者不知其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某某早卒某某
鄉貢進士曾孫某爲儒陵陽卒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
與勢已甚贊而嘗昭死殆無愧於遠道昭之女邵煥有
與之

卷二

五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績大小其在官府
可以計日而考之也國朝經世大典審次第而書之若
昭之死事可以參攷其歲月矣
知其不可而爲之至於不可爲而死之真無愧辭
應經
有死無二之意學寫如對楊立以下從旁點綴更生
動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
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破金將移師取
宋乃總諸軍以鎮毫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
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毫
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祀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
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祀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
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
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
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
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
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
者至治二年珪復人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
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幸開經筵珪首當勸導同年解嚴務封蔡國公仍
知經筵以疾告歸未歸三遣使趣召見上聞其病重不
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爵號進朝有大
政則就焉有問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毫州者庭皆

有能牲之石我忠武及忠賢之勛德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獻武之廟我以泰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
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
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泰為太史屬固知公家世勛德
反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
第而書之此其其其詳按王諱弘範字仲晦年二十餘其兄順天
府總管弘器王計行朝嘗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
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
奉行之孰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
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遇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

貞文

卷二

四

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壇叛濟
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
總管且行高麗事於忠武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
之曰壇遣天澤汝勉之雖然壇制賊也聞城勿避險
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王者直其險苟有來犯必
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回王軍城西壇出軍突
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愛汝矣汝受攻而彼不
至謂我弗恤也乃築長壘內試甲而紂為壕開東門以
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騎來攻橋
不足踰壕軍陷其得凌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而

賊將壇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
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為寵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
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翁之在官者王亦因
利解總管至元元年弘器入宿衛王召見其兄翁可代
守順天者四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為守二
年後守大名未上徵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
民稅稅所當輪倍徒怨言載道明日親事首取而治之
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所出王輒免之
奸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為為朝廷儲
小義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
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庫雖寡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
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庶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
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受魯者先
在郡任奸吏不實至使自經死後吏不從於愛魯發其
其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上曰何言也王曰為之解
不得而愛魯抵罪上亦為之解上曰何言也王曰為之解
不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固安王陽武都備兵等賂行
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固禦軍郭後之援王
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王言於丞相
曰今規取襄陽周於關而緩於攻者許待其自蹙耳然

虞黃

卷二

四

而髮貴乘江漲遂衣根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賊
行李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幸有自斃之時乎若
築城萬山以待其西立策灌子龍以絕其東則庶幾斃
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孫王軍萬山谷嚴守無懈意一日
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眾我
寡諸嬰城自守王曰譬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
戰耶敢言退者也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
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觀者皆曰騎為長陣敵之
步陣間陣而待王下令曰開鼓皆進擊賊鼓勿動敵度
衆人陣我不為動至再三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

廣文
卷二

四九

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
城進退襄陽攻樊城外鄆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
王束劍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
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交攻之
則樊必破而襄亦可下矣從之明日復出幸銳李先登
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觀上嘉之有錦衣白
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下一年丞相伯顏師伐
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鄂而南十二月攻武
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軍
無助其率孫虎臣等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

宋師潰王前行而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
諭丞相母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
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
計非策也將軍治關外緩急之宜難制以常度乘破竹
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驛至上前而
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一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
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上有部落
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
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絕渡
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紀人愈仗
甚異躍馬出眾奪大刀出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
手頓墮馬下立陣者同口騾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不
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
蹂踐與陷壕水溺斃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
禦比戰衆尤服其奇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
悉傾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
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
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
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屯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為
諸遠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常賜名曰拔突拔突

廣文
卷二

四九

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王宋王勿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桎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王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眾請屠城王不許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

虞文 卷二 碑

年王入覲謂於上曰宋王既亡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而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今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賜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還鄉未息延命海清奉詞遠征無所

事於衣帶也荷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使國威靈不旋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各甲應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武從之至楊州遣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爲中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號勇見選非敢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抗公汝慎之立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臨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俱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押軍連拔數寨圍持三江蓋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飽滿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聞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圍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間獲宋斥堠將都統劉青頌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皆調至者雖謀所部然倂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敗遣其親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屈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連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夾峙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

虞文 卷二 碑

東轉而南。人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奇兵截其後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勁驍某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自廣州至。乘小舟更授以二海艘。戰船守北。而二月癸未。我帥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師西。賊崖山潮至。必東過。急攻之。勿令得去。問吾樂作乃戰。遵令者斬。先應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而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

廣文

卷二

三

之曰。間金。群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蟬。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張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師以其王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哭。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唐庄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謝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尙醫護視。下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勅衛士坐其門。日九拔都。病其矣。年必不可不見。在宜。詔止之。可也。族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侍至中庭。面

關再拜。返居南。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無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俾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還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七也。得年四十二。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廟號祖業。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大親。上謂太師月兒魯那遜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氏以詩議不如張氏之白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

廣集

卷二

四

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數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利。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用衆財。已不以爲惠。尙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明。初伯顏主建康大會諸將。出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至。雖貴近材勇。無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陣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

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
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誣之誦以本身官爵及家
帛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
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將文丞相以至偏
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得以容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
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
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問王還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
宋禮部侍郎鄧光義禮之於家豈以爲子孫師嘗戒其
子曰居官律已棄換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則大白
致力不悵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

廣文

卷二

五

者也凡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
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頒士卒麾下有功
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
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滄泣陳說不得請不止
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憫惻
申諭仁聞既著羣之曰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
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丁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
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於今畧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
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
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

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
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爲立廟後
至不聽百姓私祭之道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克等共言曰周懷召伯并棠
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
亮之系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
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
祀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
廟豈徒以著勲臣之舊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
腹股心肱灰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

廣文

卷二

五

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楚南國歷
禩三日德在炎燧逕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
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艤草屨有什無
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
受言敬共息饗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關請具爲奏若
峻阪馳爭扼其後面上方客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震
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勿臣
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極臣身涉其庭氣血辭決
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人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扶疎，排次廊爲清夷，殿舟於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裂賦詩，波濤不驚，唐厓勒銘，表於鯢鯨。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啟王封。晃晃佩上盛服，在躬雖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於廟。從王孫子於林，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降在廟，是王國，雖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百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蕙蒿浮游，就感而致，維毫上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頽頽。康文 卷二 聖 領我蕙黍，稷亦有稻，航羊豕在半，以庖則盈，茄蕭饒，鐃鐃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于執父，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而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詠嘆，咨毫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和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扶其要，遠深蔽虧，群譏切膚，帝尙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好，率庸不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遇其軀，托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謹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享既好，思極厥保，陳經敬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於帝矣，以世師工，王

歸矣。親此無敵，臣毫是私，國有恒祚，歷序戰功，運籌決勝，毫髮無憾，具見一代之典，良非偶然。○集中碑碣墓誌，所撰當時將相，甚夥，然功業之盛，可爲後世慨慕，則效者無踰於此，而文亦極其爲之能事矣。故其他槩不登入。

孝女贊 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治之曰金谿場寶歷乙巳銀絕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迨諸民而取之有藉祐者官強之治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克索吏驅祐家取土石積之卒無所得縛祐撈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治中焚死監吏黃懷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治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於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羅乘焚焚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扶投身毒烟身盡義者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巾幘間往往有此自迫取撈掠一輩人視之不知何謂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厲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避暮無及之嘆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絃暮誦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得皆至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特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謾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凡八層筆筆唱嘆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思盜而推本。庶幾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乎。

虞文

卷二 題跋

三

題劉貢父錄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

俞康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蓋可攷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貴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渺。扁。半莫睹。夫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卽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慷慨有餘哀。

虞文

卷二 題跋

三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爲其詩。泊然冲淡。而其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是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自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暫遊楚見屈。六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高士。論者謂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宋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且是。而年代深遠。傳假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謂其詩讀其書。述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祇蔡大梁邵安侯得吳興趙公所寫陶明像。蓋公之朋友。知子淵明者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足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者。此乃爲之述贊云。

田同歸來涼風吹衣窮宛轉時起踰虛境

吳期乘

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全於客意點綴出陶公全體來

真本

卷二 雜錄

三

跋聯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其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
事跡見諸當時諸明傳子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
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
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
於出處隨時之義萬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
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百餘字中有目起有結尾中間有韻有止尺度井然
可法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
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
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
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尙豈獨陰符哉
與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
而法度整密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陸山翁吾鄉先
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豈語耶果醉語耶
豈而曲鼻應經

君子之言

題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泛及散漫而摩詰脩載華子剛欲湖竹里館柳溪榮更清辛夷焉之目何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韵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微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爲宋公解嘲亦是一定之理

讀志荒二字可以觀六朝人物

宋文

卷二

李

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圖曰而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時造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恩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殲兀朮身被數十鎗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係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蠅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謫其爲斯時而後也歟

慷慨有餘哀

烟

文

揭曼碩文選引

吾鄉文獻代不一人元百年間虞倡之
揭和之如黃鐘大呂互相鏗鏘其集行
世已久而揭板經兵燹毀沒今不可遽
購矣嗟乎文獻之感吾其如之何哉其
文風格高古獨類左國語簡氣與骨重
神秀其足不朽不讓於虞茲於諸書所
散見者撝拾若干不復別擇槩爲編次

揭曼碩

卷之三

善學者譬之學書家得古墨刻數行摹
之便可名世豈在多耶抑亦念文獻之
感人有同情故家鉅公購藏萬卷豈此
書人無一帙之存倘其惠我以終好事
之心則揭公不朽之文其功臣舍斯人
吾誰與歸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元揭曼碩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三

記序碑述

富州重修學記

楊氏忠節祠記

浮雲道院記

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序

揭曼碩

目錄

豐水續志序

天華萬壽宮碑

大元勅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

同修國史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

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吳公神道碑

臨江路玉筍山萬壽承天宮碑

仙茅述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三

元揭曼碩先生著

宜黃鍾學廣德選評

記序碑述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爲富州以含萊
禮兄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
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
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

揭文

卷三

記

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隳弗復曰余之責也會
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誠與國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
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悉改作
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正爲崖幾
七十楹又範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暨
牛池其前儼古類宮侯載經載度是蓋是勞吏忘其私
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侯斯爲之記在至
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
其時科舉廢十有二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
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

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內

大治知所務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

下文明人後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

爲先務者其守固其志亦同也夫兼有父師之責者君

也承君之志行君之法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

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爲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

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

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

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

然君之學視學校爲隆汙以科舉爲去就亦異乎夫子

揭文

卷三

記

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獻畎則行乎畎畝在魚鹽
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也
所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
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
正不爲盛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記學之文而出以款側險僻之思不傷大雅故是作

家聲應經

歷序學之修而原所以立學之意歸結善承夫子之

訓借端立案運思幽渺馳神峻潔似從荆公集中得

力來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

奔潰其先忠義公邦又以建康通判被執馬賊死韓侂

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

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賈通奉大夫

存者何嘗以直抗秦京為楊氏忠節祠先也別祀廣東

經畧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好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

經畧三聲義實風概天王在廣東一歲祿八上萬緡盡

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夫吏部開通敏惠奉法循理為

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創田百

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

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騰從

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

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

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

折敵國之氣當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

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為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

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之者宋也然受之亡以榮之

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正西怨無

思不服惟周以勤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忠義

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氣三

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怨豈

非有忠義文節為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

義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

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

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

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楊氏又廬陵之元

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

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

之效亦可見矣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

之賢子孫也錄太常奉祀為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

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重言廬陵由廬陵言忠義忠簡文丞相由文丞相言

忠義文節又由忠義文節收拾廬陵只一賓主之法

五花八門錯綜變化倫極其妙

浮雲道院記

此古其地

廬陵永豐雞山之陽，舊溪之濱，山川深奧，草木叢茂，人秀而多壽，經緯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民，安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水旱疾疫，盜賊所不人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劉氏族居三百餘年，壤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蓋，其祭必以禮，其給公上必以財，無金玉狗馬之類，無高車駟馬之屬，各食其力，各守其土，劉氏楚裔，開國數世，種桑柘，植百株，枳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曰桑，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種是築室四楹，荆文

卷三 記

五

如遇義皇之世

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序

此段補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有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人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謂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有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猶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禹湯武，然湯有慙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咸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造宋訖錄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此書光

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發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予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龍也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嗚呼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

簡而要質而與若自明人爲之尚有許多議論在噫此揭之所以高出諸公歟

揭文

卷三序

七

豐水續志序

此段序題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一年已陞爲富州又二十

五年李君肖翁典鄆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

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爲續志六卷條敷類析

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此段言志政教東南物產豫章爲下故班

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益自古然矣是書

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致意使爲政者咸焉有動乎

中思復其舊政此段言志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

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

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育人材無所不用其

揭文

卷三序

八

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意深語潔 羅應經

簡而晉尾履俱脩

天華萬壽宮碑

此碑係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芙蓉峯後

傳以為仙去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為郡人山高廣

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邱伯及其弟子

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儼忽變化

其異起而二年侯諸孫弘毅即其地祠浮邱以其二翁

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

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綸修巽中為請於元教

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為宮明年正一教主

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并書其額咸謂君子作

揚文

始宜具金石刻請為刻辭按廬陵志侯名案初隱芙蓉

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王簡山志又言承

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

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若忽不可知而戎昱集載送

吉州閻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事見列仙傳天

下高山絕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盡然古之士若

負德行林藝不見用于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

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

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

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日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被

為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為其肅備學副提

舉又翩然嘆曰即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

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為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

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

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元武乍蜿蜒而

迴伏兮忽驚騰而軒翥母霞爛其高兮向雲縞乎在下

俯城郭之鱗尊兮覽平原之膺膺香城鬱其在望兮乃

巨仙之故居枕墨澤之懸澹兮大江淘而石趨步靈臺

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邱既厭世而高馳兮閻

仙又撥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凰以調笙抗

揚文

交龍之雲旂兮仍析羽以為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

肅其並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

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懷乎其冀留何盛世之孔

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麗兮乃美賢之所藎

君子既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

宮兮日高明而又爽瑤山荒蕪以四周兮綠青川之洩

洩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

兮將畢景而靡悔

詮次推曳多姿

大元勅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

郡公諡文正吳公神道碑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此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
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也然金亡四
十三年宋始隨之許公居王畿之內一時用事皆金遺
老得早以聖賢之學佐聖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
用也宏吳公儻在江南居獻畝之中初大臣強起而不
受其宮後朝廷厭聘而用之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
賢之學為四方學者之依歸為聖天子致明道敷教之

揭文

卷三

三

實故其及也澄上既命詞臣歐陽元表許公之行於存
復以吳先生之行詔臣侯斯譏臣材質駑下於學問無
一堪可詎足以窺涯涘塞明詔然國家盛典敢不欽承
謹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狀公諱澄字幼清撫之
崇仁人曾大父大德大父鐸皇贈中奉大夫准果宣慰
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父諱樞皇贈資善大夫湖廣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祖妣謝氏妣
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世有積德為儒家其所居咸口
里在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豐城徐覺善望氣嘗過而指
曰此山必有異人出焉已而生公之前一父里中人夢

有神物蜿蜒降公所居明日生公三歲能誦歌詩數百

篇五歲就外傳日受數千餘言聞過即記不意夜間常

至達旦七歲能熟誦五經十歲知為學之本大肆力於

朱子諸書尤以大學為入道之門必日誦二十過如友

三年十五遂以聖人之學自任作勤謹二箴敬和二錄

十六拜程若庸先生交臂文憲公鉅大十九年自新自

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已悔過矯矯警悟諸銘以自策勵

二十二領鄉薦又三年宋亡天下為元是為至元十三

年而政教未歸民積未附乃與樂安鄭松隱居布水谷

作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二十一

揭文

卷三

三

年遭父喪凡治喪從古制鄉里皆化行之服除釋文憲
公以南臺侍御史奉詔江南求賢強起公至京師居數
月公以母老辭歸程公既不能屈遂言於上澄所校諸
書宜置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下行省行省下有司即
其家盡錄上之元貞初至豫章憲幕長郝文公迎館鄧
庠朝夕聽講有所問答原理數千言省屬元文敏公明
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
海終身執弟子禮董忠宣公士選時為行省左丞迎至
家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董公由南臺御史中丞
入僉樞密院事薦有道東平文貞王不忽木曰董公不

安舉方議行用之會遷御史中丞尋以疾罷不累年詔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脩官比至卽辭執手遞留不從竟去中山王珣張達河西張恒輩皆從受業焉八年秋除將仕郎江西儒學副提舉不赴明年校定邵子之書始推其書上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傳明年校定老子莊子太元至人元年以從仕郎國子監丞召修許文正公之教次年就值日講於公文講於次文皆不懈仁宗卽位進司業乃損益程文公學校奏陳胡文定公大學教法宋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爲教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

揭文

卷三

三

事爲同列所嫉一夕竟去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焉有不謂告從之而南者居數年然後歸歸皆取高科爲名士集賢以祭酒召公中書不可延祐初賓興之詔行四年再校藝江西未幾詔集賢脩撰虞集乘傳山中起爲集賢直學士特加奉議大夫明年秋行至儀真以疾辭適金陵過九江拜周元公墓而歸北方學徒數十人皆從之至家留不去至治三年英宗卽位特聘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進階大中大夫五月至京師七月詔譔金經公却之明年春治任將歸衆皆懇留爲大行實錄計會朝廷以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請開經

筵以公及平章政事張蔡公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每進講必三四過乃已泰定二年閏月修英宗實錄八月書成卽稱疾辭中書知有去志卽院具宴舉留宴畢乘小車出城交牒而去中書聞之卽以驛舟追至楊州不及而返後屢徵不起詔遣使賜幣帛五千緡金緡緡文二進階資善大夫公上表辭所賜物四方學者口益衆公雖疾必強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學者多至卒業而後去元統元年八月微疾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明日日中遂卒年八十五以元端嬪及治喪一川公所定家禮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揭文

卷三

四

妻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應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袁補國子生京官翰林國史院典經稟泗州路臨淮縣尹賈補國子生孫男十一當官翰林直學士里進士第官南臺御史界藩倉當營營嬰畧界俱幼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黃鼎曾孫男五人俞仙侃全俱幼曾孫女二臣竊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至於憲宗凡歷四朝五十餘載天下猶未一法度猶未張聖人之學猶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繼統纂業豪傑並用羣儒四歸武定文承化被萬國何其盛與至若眞儒之用將則有若許文正公山朱子之言聖人之

學位列台輔施教國子是以天啟昌明之運也乃若吳公磨研六經疏濬百氏網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既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統學基諸書而深遠精微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文章皆行於世公既居時有草屋數間屋文憲公過而署其牖曰草廬故號草廬先生卒葬本縣禮賢鄉地名左橋陳頤其銘曰

天地之大六籍載焉帝王之道六籍位焉六籍之道無內無外六籍之義有顯有晦匪伊求之道何由明匪伊

明之道何由行皆豈弗求求或求之弗明明或爲

教天監六籍生以哲人扶微開幽志氣如神其言汪洋其言洋洋其學之方其國之光天下儒師國中通貴永配公以式百世

奉詔之作故用正正之師堂堂之陣
仕以行義而公仕而不仕篇中用許公陪說命意最爲深微

臨江路玉筍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各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羅浮曰玉筍玉筍又爲天下絕境接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秀法樂於福地則郁木凡爲老氏之宮二爲觀二十有一而皆統於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內三會峰之下玉潤之上云卽梅子真隱處漢初漢初之麓有觀曰玉梁相傳初爲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爲名晉永嘉中徙號於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爲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從黃寶文質議合三院之山後爲王梁觀劉傳陳紹規王

傅守元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

梁八題中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爲宮宮之衆壽二十指爲支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籙懸於此故玉筍之名震天下大觀庚辰宮災各出建壇場以居寮之存者僅有十二靈寶之文曰超燕浩

然水行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童清隱洞潤道冲雲庵建災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冲何守元繼之宮日以修成導

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爲閤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爲請

天宮給五品章以九一爲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與知宮謝景異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異乃種樹積財以待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三年壽翁源深延壽春閣王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以政應仙建三清殿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貲錢五千鎰之餘皆出諸宮中王實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櫟株于部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異所手植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畢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眾之田合新舊爲畝萬有奇而宮始大脩君子曰大江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此段言山水一勝峰有太白雲華翠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二壇有太清太乙昭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室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彤霄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孔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原四塢二十四洞皆勝絕之處高摩天閣深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窮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圃神龍異獸之所窟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偏睹也此段言人否今隱居得道於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各者若秦孔邱明等十

揭文

卷三

七

入漢梅子真梁柱曼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諸修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各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響應符契錄於此使天下之人披圖志聽游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焉然如在羽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前壽春天宮實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後於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爲之後者當何如其繼也此段言列石之由今住持提點是宮者通元冲素明達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勸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後係以言曰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確玉筍差巖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遊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爲九龍九人騎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爲九變四海照耀何烘隆三跪不敢莽賊克曹瞞欺天塞帝聰玉梁白雲隨靈霞壽春真人抗靈蹤玉璫佳氣長鬱萬璣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鳴玉相撞齊羣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宮太秀幽詭郁木同重儼洞壑守界丁

揭文

卷三

六

白後夜號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金闕先生碧兩瞻
 弟子文詠敬以恭畢雲駕霧縠飛躍元洲長史白玉容
 八十二口來相從一人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余蒙
 朱宮玉堂繡簾櫺青童素女清而主桃花杏花相映紅
 忽而不見空冥濛或聞玲玲聲與鐘或如金鷄啼曉風
 何劉沈謝數十公遺聲逸響猶瀲灩宛於羽節何當降
 霞衣飄飄珮琅璫下與世人哀瘝惻身爲風牧常先鴻
 上佐皇羲播時雍澤澤返樸服孝忠物不疵疢年穀豐
 氣酣飛上三會華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
 落日照作金芙蓉三亭東出號赤松雲華太白相橫從

指文

卷三

元

臥遊勝槩羅隱

韓昌黎記畫妙在細碎使讀者一一如親其勝柳子
 厚記山水妙在刻劃使讀者一一如過其地而皆有
 一種逸絕之氣拂人眉宇皆史遷之妙也若此題則

又難於鋪張揚厲矣而自見逸絕之氣當是韓柳嫡
 裔

湯文

卷三

千

仙茅述

豫章之新建黃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大年言仙茅事甚異其辭曰。昔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累功行。致仙道。師事譙母於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卽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卽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譙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叢生。而地亦曰黃堂。卽建祠祀譙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其僮僮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其有時。以爲常。其後擴祠爲觀。復爲宮。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剪而復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其六味。能致六養。鹹能養氣。卒能養卽。酸能養筋。滑能養胃。并能養肉。若能養血。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厲和榮衛。延年却老。

仙跡無之而不奇

揭文

卷三 述

三

楊

文

楊東里文選引

三楊相業至於今爲烈其文章之盛幾
爲所掩而公又不由科舉起用天下知
其文章者益少夫不學無術公之相業
皆儒術也試觀東里集其根柢聖賢持
論斷斷不苟細而實和而達何在非其
事業之本哉而尤長於摹寫登臨山川
物色之態瀟灑磊落視柳州諸小記跌
宕增勝蓋皆性情之真不爲俗累所牽
遂能措諸事業爭光日月者也知公之
相業而不知公之文章是於其相業已
有未盡知者知公之文章卽公之相業
則知科舉一途未足盡古今人才之盛
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楊東里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三

記序書後墓表碣誌銘傳錄

遊東山記

務勤堂記

翠筠樓記

贈醫士陳名道序

楊文

目錄

送梅清隱遊武當序

贈曾士榮序

贈謝敬常劉彥達彭永新趙京序

送蕭善本序

送李永定經歷序

送樊泰政序

送蔡川嚴詩序

武昌十景圖詩序

五清詩序

西城宴集詩序

聽琴詩序

送郭庭璣詩序

龍潭十景詩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中溪八景詩序

西昌梁氏續譜序

書宋高宗手詔後

題歐陽文忠公諸命後

題宋歐陽脩謚告身後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楊文

目錄

新唐書

題朱文公墨跡後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書後立宗忠簡公墓碑卷後

題黃母劉傳後

石鼓文後

于文

燕雪居士墓表

陳廷傑墓表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前朝劉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銘

陳思孝墓誌銘

孫子良妻杜氏墓誌銘

疾退子傳

劉子輔傳

抱灌子錄

楊文

目錄

三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三

明楊東里先生著

宜黃劉學虞唐德選評

記序書後墓表碣誌銘傳

遊東山記

此段序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

閑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歸與子相得也此段序文是歲三月

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飯出游隱溪乘小肩

輿

與立恭三記

與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

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

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

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

類遙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

步過小園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

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酒而飲色澤頽頽飲酒者手

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盃飲

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微耳

而難於言要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書出還坐

石上指顧童子摘辛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

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

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

馳去頃吏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

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

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

過眾皆大咲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

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德武慢道士起舞蹁跹兩童子

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

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

謝文 卷三 記

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慘餅餌

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

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國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

士出茶一餅眾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

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余還曰爾其無已乎遂

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

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

溪指道傍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傍

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

宜有記屬未賜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

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
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耶。讀慟哭。余亦泣下。
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屢
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
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
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
記。

磊落襟期讀之如對

楊文

卷三 記

二

務勤堂記

江夏鄧真存誠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歷八年。歷山東按
察使。而各其退休之堂曰務勤。以余交游之舊也。屬為
書其所以各之故。而自儆焉。其言曰。真學不足以究道。
才不足以濟務。聖天子不以其不可而授之一方耳目。
之寄綱紀之任。夫山東古齊魯邦也。凡其守令所治。環
數千里之地。土廣而民眾。其人之休戚。治之得失。皆吾
所當究心也。吾將何以稱任使。而免譴累哉。惟是夙夜
兢兢。弗勝之為懼也。又竊念之。民隳一日千里。如下乘
而弗息。十駕可至也。真之劣也。使果能持之以不息之
誠。亦庶幾其可哉。嗟乎。存誠可為克篤其志者也。蓋嘗
察於天之運乎。一日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又一
周。而無日不然者。以其健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
息。蓋法天之健。以為勤也。學非勤。無以致夫道。治非勤。
無以底厥功。故自古大臣君子。於愛君也。必進無逸之
說於事君也。必躬匪懈之行。而孔子於學者之問政。亦
有無倦之教也。凡天下之事。在於強志而力行。其本則
在先立乎誠而已。傳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未有
誠不立而能致夫久且徵也。存誠可為克篤其志者歟。
真念前三十年。與存誠者三四輩。邂逅沙羨。相與讀書。

討論之餘。恣其意於所適。或登大別。而橫江漢。或扁舟
浮游。南浦赤壁之間。弔古人。之陳迹。或憑高。騁望。洞庭
雲夢。於落霞飛鳥之外。倚長鋏。而清嘯舒胸臆之浩然。
顧其所自得。蓋富貴賤憂患無一之累乎。其心其放
且逸如此。而奚暇有所用志於勤哉。今幸遇聖明在位。
吾與存誠。皆見用於太平之世。固宜棄浮趨實。以就功
業。而存誠官益進。任益重。且益勉於君子之道。未已也。
將所樹立。必有重當時。聞後世者。而未必不自務勤始
也。遂為之書。

擒縱俱歸自然羅應經

卷三

刻者之至須着是何等胸次

翠筠樓記

此以結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為
羅氏。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楹。而
環植竹數千。挺歲久。蕃盛。各其樓曰翠筠。表所也。因
其族父翰林侍講。汝敬求為之記。讀之。言曰。竹者景
融。猶秋氣澄徹。入窓洞開。天氣徐來。靜乎如青雲汎乎
若蒼雪。而觀之。浩浩如擊。而推於履舄之下。坐而
聽之。嚶嚶如金石和鳴。於几席之外。至言。冷月之久。揚
鳳羽之踴躍。冰雪之晨。挺琅玕而獨。皆樓中佳趣也。
開暇而登焉。蓋使人襟抱清曠。萬慮不侵。超然如出人
世。而直乎埃氛之表者。余曰。信可樂也。而非有滯澀離
亦惡足。以語此。樂同倫。其有離俗之資者哉。夫
日相聚而權宴淋漓。此豪俊者。周而世俗之所超
也。其固自恃以鑒矣。然行有朝榮而夕零。不能少待於
斯須之頃。其視斯樓。雖四時寒暑。涼燠之不齊。而皆有
以樂焉者。又豈獨清濁之相遠哉。同倫始有異乎眾人
之所同者歟。抑君子之向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
趣之適。而在於其德者。夫竹中虛外直。剛而自遂。柔而
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奇詭之觀。凌夏日以清

楊文

卷三

六

寒儻嚴冬而愈勁此其爲君子之所宜而同倫之志亦必在於此豎羅氏邑故家始自印同徙桃林又自桃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絕俗之士也子大經及其弟應富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有鶴林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固乎竹者遠矣同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爲八世其所尚殆有所自耶故推本而爲之記

意欲兼六朝之勝然亦不俗

物文

卷三記

北

贈醫士陳名道序

此段言人尚平 此段言人尚平 江漢間其俗尙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徵幸以治載醪牲實餽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之不虔不敢懷纖毫怨整且處後有求也聞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脈治之說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劑者故雖什伯中後有一二精其術大弗信之矣江漢宋惟憲其弟病日殆凡與惟憲開枋感者皆嫌之禱平惟憲不應方博求爲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決遂瘳惟憲請文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饑飽勞逸有至乎天死故爲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百死不悔嗚呼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爲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憲爲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惟憲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漢武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既望廬陵楊士奇序

用巫陪說盡愚民通病不獨江漢爲然

楊文

卷三序

九

途梅清隱遊武當序

此段言世學道

江表梅清隱溫厚明敏而廢於官不得效用當世既非棄其家去郡城之東長春山之下從學道人簡中陽居以習長生久視之訣回門崇垣闕足跡不出人亦罕至其處或時提青囊賣藥行西市中人見其膚肉肥腴雙頰渥渥有色雖口不及視輕袂飄飄不可起逐皆疑其有所得者而清隱弗是也居無何中陽以爲學非遊不克聞武當之山與人境遊絕其中多異人鍊土而拂衣往遊矣又無何清隱慕其師之爲將由大別泝洞庭道荆門望方城峴首而去吾聞昔列禦寇好遊壺丘子曰外遊者求傳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又曰取足於身遊之至也列子信之而不疑清隱能信其說如列子之可疑乎不然斯行也將不遇壺丘其人資爲子傾倒哉遇壺丘其人而爲子傾倒則反而舍也吾知有與子爭席者矣士有爲詩以道行者求余首序云

江漢之間多異人近代如李拘輒言此其屬耶

楊文

卷三序

一

贈魯士榮序

古者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後世重文藝故士有敦行寡文者或屏棄不錄此段與前不同士榮游邑庠其孝友行於家忠信重於鄉問學信於師友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然為吏以懲而士榮與在遣中知士榮者莫不枉其去曰此非世所稱敦行士耶非以尺枉遂舍其尋章耶抑因其有命耶士榮且行來告別吾與士榮皆陳之出也為臥病山中不得往饒嘆予子往哉吏何足以辱子三代之時詩書法律同一理也其後始由詩書曰儒由法律曰吏夫吏不根儒或盤於道儒不達吏或滯於用子根儒以治吏理農而務通功立而譽顯將不由吏以擇重祿躋高爵乎往哉士榮方今聖明更代幸論士以子之行將必有能知必有能言者矣吏果不以辱子也遂書以贈其行

解嘲語

勝朝待士之嚴如此此士之所以奮於學與

贈謝敬常劉彥達彭永新赴京序

萬安於泰和密邇此段與前不同同鄉也余與謝敬常劉彥達彭永新皆逢掖誦法周孔同道也臨吉至會千里由鹽並載聯行比止時時互過從與謝著解羈寂相講論吟詠為娛同好也敬常彥達選是士當赴春官永新以業成上遊大學連茹而升而余方疲於奔走弱弛鞭前還於是乎出處之不同也萬安鄉小邑十生其間多敦厚明秀沐教育之澤歌鹿鳴而趨省內而詞林頌聲之任好而郡守縣令之寄於時多有與者今三子者碩學執德志篤而識遠才優而精通相繼以出又際國家求賢若不及之時將不皆有舉名於時者乎若是者吾雖處猶將與被光榮於蓬蒿之下豈以有所不同者為歎哉故書以贈別

楊文

卷三

三

公於贈答諸小品文字多滄澗如此

本昌黎送楊少尹序來而自出極類可觀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明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珍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皆之壯者皆已蒼顏而垂顛矣昔之童卯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流焉蓋論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悵悵也前三十余年余所往還講學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究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為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日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興而觀於其人復有幾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渚而試聽焉將有奮然嚕吟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顏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維蕭清節高風遠矚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亦有以慰余之思遊子思故鄉纏綿不盡

送李永定還歷序

永定吉水李李明達先生家子也余往年嘗武昌安其先生為先生長余四十一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泰泰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身修髯慷慨可數面如白玉雪氣飄飄落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興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賦酒醵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人竟隴水定以才舉授宜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還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其酒釐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酣各用登大別山四顧下想秋興亭下即官湖而還後酌酒大僅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如雲如萍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沒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見先生也永定初在宜州有後名後註誤縣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高皇帝舊章永定復還宜州求言為贈夫經歷之任子為之百索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廢無不公脩諸在已可也在已簡無所注而不宜況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別而今昔有沒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廢王爲客情詞又疊感入

楊文

卷三

三

送張參政序

此原共錄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居先焉求嘗教

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爲也牧守者民

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丁寧而後法治之盡法治

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此段在江西之目江西古揚州之

域班孟堅稱藝文儒術斯之爲盛然其爲人質氣不屈

自漢以來高風清節忠臣烈士光氣炳炳前後相望而

道德性命之微文章問學之奧相繼而出者非一朝一

夕矣雖其間萬有一焉頑傲不率以干目憲度此在三

代之時不能無之惡得以此而掩彼以一人而累一鄉

楊文

卷三

其

哉凡年爲牧守於江西而有父母之心明治教之道爲

民所歸戴者多也而亦有未嘗留意於學教而一任法

治甚者遇頑傲不率干目憲度者輒號然以忿曰此邦

之人曠爲是也嗚呼豈理也哉夫教而不率聖人所必

治槩而不別明者所不爲仁人君子盍易其心以觀之

徵其實以發之且反求諸已之所給者如何也此段在吳

公慎歷教郡縣學被召入翰林直修永樂大典遂擢工

科給事中與余同朝十餘年其爲人有學有行達乎治

體和厚而寬裕今滿九載陞江西右參政於是士大夫

翕然曰是素明於治教之道足以佐方牧之大政端列

郡之表幸而係十三府六十九縣之歸戴矣於是各賦詩贈其行而屬余序因併及余之所欲言斯言也有非出於一人之私也

理園羅應綸

具見公父母天下之心不是出脫江西

楊文

卷三 序

七

選蔡用嚴請序

皇上統御天下具宏遠之圖惟聖德之遠較特是部臣按賢俊又勅百司舉材德之士以撫字之任凡者部屬通貢又切責有司舉親民所苦不者欲加之罰無非激勵誘掖使之寤民懷下情也教養而有愛民之心理民之才至是可見其志見於用也而今遠通窮閭僻處之民有饑寒之憂歎息困苦之聲豈少也夫府縣任有祿位又遇可以伸其志施其材之時而依阿耽慢不肯勤心出力一少試焉其或勝私為厲如此者豈國家所以簡拔任用之意蓋今之牧守之不為此者亦

楊文

卷三 序

七

少矣吾父四明蔡君用嚴清脩苦節有惻怛之心果毅之氣由鄉貢士入官監擢知宜春縣吾交用嚴十五六年知其為人果不負國家愛民選賢之意宜春之民咸幾將有謬乎於是縉紳大夫有賦詩送用嚴者余為序

諸卷首

冷然善入

武昌十景圖詩序

武昌郡在禹貢荊州之域春秋為楚夏洎漢為郡縣

吳徙治之始更名武昌吳以後沿為郡是武昌城西臨

江有山屹然而高者為黃鶴山郡志稱黃鶴山之陽

有黃鶴樓因山以名或云仙人費文德嘗乘黃鶴於此

黃鶴樓之東有庾元規南樓樓之西有石鏡亭其北二

里所有鳳凰山皆以形似名之又南去使樓里有廟

祀孟孝子宗祠前有竹數十挺相傳當時裴翁之處皆

在郡城中山黃鶴山之西越江為漢陽郡大別山在郡

之北與黃鶴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起黃鶴

山東去十里所為洪山山半有釋迦氏浮圖而飛樓登

閣聯絡乎其下城南有鸚鵡洲在江之中洲之上冇兩

正平墓又有吳將黃蓋所屯黃金之浦與鸚鵡洲相接

又有屈原所稱南浦在洲之東皆紀於載籍以為是邦

之勝四方聞之者咸願身造而目覽過之者必不以事

而廢遊也然其地連維江接廣蜀石嘴江淮統會洲漢

又密邇夷獠冥頑不馴之境故累代皆宿重兵鎮之而

士之仕於是者職務之煩寢食不暇凡前所謂是邦之

勝常瞻最不能一造豈其志弗尚乎此哉天同蕭秉文

官武昌左衛幕八年衛之政無大小重輕一由於幕故

其勞勤視衛之他官為甚而是邦之勝六年之間或一

一至焉或過之不遠十數坊不能一至焉或徒得於遠

望焉問求善畫者圖為十景又求善賦者分詠之又求

余序之將於退食之暇時自覽適奈閒張弛者文武之

道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則制繁理劇之餘具有所適

於性情也誠宜而君子於一視一聽必有所適者父

非獨以自適也兼交從客公退展圖與思如睹夫別則

思大禹之勞勤乎民睹南浦則思屈原之忠蓋乎君睹

黃蓋故壘則思立功者當博采衆長睹備氏之丘墓則

思用人之才貴乎有容用已之才貴自重也以至於睹靈

竹則思惇乎孝誠睹庾樓傾圯則思清談不掩於塵汗

如睹形似之假託則思冒虛名者耳有所益睹仙佛之

說則思聖人之教於民生實用為何如也凡游目之頃

有動乎中無非為已則所存所施事上取下之道豈不

尚有裨益哉豈特性情之適而已

亦閒逸亦悠哉

前叙後議具見一段深致

五清詩序

永樂辛丑春余自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公務甚簡每朝退歸坐小軒中柱門却掃時理書冊自適於故篋得小畫五幅不忍棄之裝為一卷其第一幅故人毘陵王孟端作也第二幅閩人陳叔起作第三第四兩幅忘其作者亦忘所自得第五幅永嘉孫隆作併叔起作者皆得之黃宗豫余既各賦詩書之金魯諸公又續為之賦沈民則題曰五清夫一味足以適口一音足以娛耳集是五者足以娛目而適意況益以諸公之佳詠哉明憲永畫午因之際閱而誦之則不必引若監聆絃奏而胸次可以灑然也

楊文 卷三 序

結構極細密風韻亦遠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最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民鮮少園池水木離落蕭散之趣往往遇之如遊乎城之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然其地既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之所處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酒蔬果俸求之有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為哉居之而樂者非其人乎清簡遠足乎中而無所累乎外吾樂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然各有職務而欲尊祖譚詠以合羣情於一日之樂者蓋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詔京官並給前歲之俸而終歲公務亦簡於是相與為醉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十有六日晨雲初霽天氣融朗光世折簡以迓書而畢集居城西者余及魯了敬王時彥余學夔桂宗儒章尙文陳先世錢習禮張宗璉周恂如陳德遠彭顯仁周功叙胡永齊劉朝宗凡十五人余正安近東徙其志所樂恒在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僑於西皆密致之皆翰林交游之舊也列序以齒邊豆潔醴酌循環酬酢並舉惟洽之至清言不窮間以善謔禮度無愆文米相筵於是舉賓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為韻賦詩韻少則疊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矣詩之存者一弛

楊文 卷三 序

文武之道。止先王之屬民。其終休之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況吾徒皆仕有職任。且暮在公。惟怡慢之是戒。則以其閒暇。相合爲一日之樂者。其於義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道與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爲樂。亦不可得。今之十有七人者。十四出江右。而三出於浙。皆去其鄉五六千里。而相與披豁傾寫。表裏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其相契而樂也。夫豈苟乎。詩成。解爲卷。余序其所由來於簡牘各錄一本。藏於家後之人。不有觀之而興慕者乎。

本韻事也。文亦足以傳之。

楊文 卷三 序

聽琴詩序

樂之音。皆可以通也。而足以暢幽鬱。其於中。和者。惟琴。蓋古之君子。於琴。居及其制。而琴。不在於琴也。民之生。蚤作而莫息。其間操持。爲事物。調醉而又有不當於其意者。其說。余於清。子中國。已鮮矣。用結綴。香細。操。前持。餘。以具。耶。在。琴。之。樂。者。乎。則其閒暇。相聚於琴。以銷。其。人。之。情。而。子。之。爲。也。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天子大。就。於。白。郊。前期四日。百官。浴。富。於。公。與。余。同。宿。者。十。有。二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客。松。池。知。其。功。級。傳。文 卷三 序

按琴而鼓之。連綿數引。宮徵間作。疾徐高下。聲色清淨雅之。音。若使人。襟。宇。澄。淨。氣。志。清。然。如。濯。埃。氣。而遊於泰和無事之境。者何也。余賦在言右詩一首。而衆邪之禍。皆。其。人。之。情。而。子。之。爲。也。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天子大。就。於。白。郊。前期四日。百官。浴。富。於。公。與。余。同。宿。者。十。有。二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客。松。池。知。其。功。級。傳。文 卷三 序

趣也。夫雅與俗。不出。語。也。其。人。之。情。而。子。之。爲。也。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天子大。就。於。白。郊。前期四日。百官。浴。富。於。公。與。余。同。宿。者。十。有。二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客。松。池。知。其。功。級。傳。文 卷三 序

爲此詩者。固無與於世。而。其。人。之。情。而。子。之。爲。也。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天子大。就。於。白。郊。前期四日。百官。浴。富。於。公。與。余。同。宿。者。十。有。二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客。松。池。知。其。功。級。傳。文 卷三 序

時之適。不可以棄故錄而序之。

樞適飛動公案中。最。此。其。人。之。情。而。子。之。爲。也。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天子大。就。於。白。郊。前期四日。百官。浴。富。於。公。與。余。同。宿。者。十。有。二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客。松。池。知。其。功。級。傳。文 卷三 序

高而自堪。咀嚼足以觀其養矣。

送郭庭璣詩序

此段文字能發見

君子之仕也皆欲施其愛民之心然職有所攝分有所
限勢有所格雖都高爵厚祿或不能越而自專愛自
里之地爲之令與民相親比如父子民有所弗主得助
造應前開口自陳令推其情酌於理不必悉在法制從
容片語是非予奪自出民皆賴焉故古雖七品官得
施其愛民之心高爵厚祿者或不能及而令得民之深
者有生而父母之沒而慈管之次且不忘也余自京師
將三十年職在言語文字之間無所及於人而遇能及
人爲人所慕者未嘗不歛衽而內自慙然亦鮮矣番陽
楊文 卷三序
郭璞庭璣初識之於進士中觀其儀知其有立後相往
還聆其論議知其有爲乃其知金華茂德縣之歸紳大
夫皆與之田里細民皆樂之寔有聞於京師要其所有
者以愛民爲本今滿二歲上其績於郡於藩憲於大官
卿皆書其考最浙水東西六十五縣令吾聞諸往來求
如庭璣蓋無幾人賢乎哉庭璣安得令四方君子人者
之爲令也庭璣將復任金華太子少傅楊公及學士祭
酒諸名人相與分題賦詩送之尤誦李少卿廣輿記陳
郎中景茂求余爲序余雖未有及人而喜譚及人之志
故爲之言尚俟九載之遠焉

平旦運達

古人於令往往言之津津有味如此言可垂訓

楊文

卷三序

龍潭十景詩序

南京出朝陽門東南舍計大江之濱有勝地曰龍潭環

龍潭之側有石屋有旗山有華麓有柳灣有花洞又有

七星之山三江之口皆勝地也山可以遊可以牧水可

以梁可以舟又有驛舍可以憩過使荒蕪可以騁眺望

有三茅君兄弟及王荆公遺跡可以慨想古人又有道

家禮斗之官可以游神於清淨而最勝者夜讀俱寂月

上潮漲之際可以坐觀造化盈虛消息之機也天醫院

列將君用文家於此樂於此析為十景既各為詩詠之

及它於南京兩京之縉紳君子亦皆為詩詠之謂其詩想

揚文

卷三 序

其意蓋使人樂之而忘其苦也詩曰有月矣將君

又屬余序其後嗟夫天下佳山水何處不有則亦何處

不可樂而常情得於此者必忘於彼矣龍潭金陵之區

也吾居金陵三十年愛其民多秀俊學尚文學而恥以

力勝其俗男女不雜處蓋吾嘗道荆楚以觀於故漢東

諸侯之域今之北來也又涉淮徐歷魯之郊矣而金

陵之民俗吾固不能忘也然此其在下者耳我國家能

興創半俗亂以安天下而然後天下之人皆得休養生

息以樂於泰和之世而寔始定則於今瞻望橋

陵於鍾山五雲之表而仰惟神功聖德如天地之盛大

也

也

意蓋余與用文者之不忘凡天下之人孰能一日而忘

也則余於序此詩安得不推其大而不忘者言之哉

謹書其卷後永樂壬寅十月朔序

前半開逸後半雄駿起波使人不測

揚文

卷三 序

天

集 171-378

遂陽太常寺省高序

宏濟自舉進士入翰林已籍籍有聲矣。及至在任
帝臨御之又明年建儲擇輔擇承洗馬仁宗皇帝在任
陸翰林學士再陞兼太常卿初開宏濟於恩惠自之
左簡文學之士五人日直其中職詞論其第一人宏濟
也宏濟時就中論事有裨益主上則大悅從朝至臣所
上奏嘉宏濟之能直也。但擇秘閣讀史要上荷得其事
蓋于前籍自念初以命宏濟召人言其時人上文學之
上召者二十餘人同籍宏濟連之而始錄之臣
人多為之忽忽二十五六年矣二人者今獨宏濟在
焉
序文 卷三序
上直人之有在者士奇三人耳。以是恒相與親厚安
前為人處方剛親愛人以德凡所處必歸之於道不
肯苟且。且前蓋非獨於余有切齒之誼。而宏濟之在
蓋多也。宏濟有孝行。處憂患四十年。念母老不得朝
夕侍也。辛苦自力。節縮日給之費。寓歸以助養。益聞者
皆動心焉。幸復履亨。帝駕委任。未幾遽言其終。而其中
之倦倦。有同未嘗已也。既後。結念以某官贈祖考。又封
其母為太淑人。以奏歸省。既得。而將行。同官卿士相率
祖饗文明門外。觴酌之次。各賦詩。道親別之意。而謂余
序之。余曰。士官至三品。先九卿。日在士左。有得以所學

論天下事。又得推恩其親。而朱衣冠。永懷德。用慰
晚親。類於違明之久。如宏濟今日者。何其榮也。同本於
上之大德。其亦宏濟之賢。太淑人之福。有以還承之與
宜以為宏濟賀。又曰。人之所尊。君親一也。自宏濟官侍
近。先朝所以寵待之何如。上所以親用之何如。宏濟素
所自任。又何如其昔人。既於茲而後於公子。所以為宏
濟祝。宏濟起謝曰。微子言。博猶將自舍。矧子之篤我於
義。敢忘奉承。遂次第其說。書之簡端。

篇法錯綜

序文

卷三序

三

中溪八景詩序

安成彭氏世居已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崑崙其
 居之東曰東陽峯上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土人
 常視爲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而廣可數畝中祀唐安
 成令劉像志云像死爲神祀以祈寧云南又有白馬峯
 以劉像嘗乘白馬駐此峯特爲諸山常先得見且南稍
 西曰黃牛嶺昔有仙人乘黃牛於此得名山迴窺積石
 高峻絕出當日暮景曉獨受返照屹立如金壁可玩歲
 之頗舊有亭相傳嘗有仙人止此民築臺祀之臺久
 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如燈煜煜其上者水則其居
 楊文

卷三序

三

之北有潭在石檻峯之麓昔有沒而漁者見陰洞有石
 床老人臥其上蓋龍所居也東地有上升泉其洞而源
 深厚夏旱不竭而有密湖廣數百畝產鰱魚鰕之利
 而深不可測有潛蛟其上好事者爲人景今彭氏之
 彥毓敬舉進士在京師思之不罷求翰林諸君子爲
 之賦詠既又求余序之夫天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清
 明襟宇灑落無利欲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
 既去不忘又託於賢士大夫爲之發揮蓋樂之深者也
 毓敬其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下嘉山勝水豈少也不
 問於人則亦與藥物何異中溪之山水其自今焯焯於

世蓋嘗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成之民多俊
 秀其傑向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戶禮義而代有聞人
 雖從末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歟文忠公剖荆
 荆起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什安得
 舉彼而遺此哉

景景如諸人後清言數折有小蘓遂施淡宕之妙

楊文

卷三序

三

此段冒下虛詞

自流俗之見耳夫所謂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諸躬功

利及於人聲譽有聞於時子孫克嗣於後而豐徒富貴

之云哉自流俗異見於是閭畝起瘁見幕間或冀

或寬而養故牧字爲豪者沿襲

與目爲故家而君子不與焉果若其故家而後人有不

能心其先之心蹈其先之行彼嗟然曰竹吾所從出異

也。君子猶與也。君子所尚者，前有道以率之，後有道

以紹之而徒以其貴且富也西昌梁氏其先自長沙

卷三

徙江陵至南唐徵仕郎勝用又徙西昌世襲儒行至宋

贈知吉州蓬吉子哲舉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知鳳翔池州安慶三郡君傑累官黃州同知翰

林編脩君學子丁華太原府通判又四世至蕃舉進士

自太常博士歷知宣撫一郡皆官不過郡守家不至甚

富而文學治行有聞於時者未嘗不遇其學於先如此

著四世至不核
用之次樂中累官至翰林侍讀兼

春坊贊善本之累官至學府紀善皆以文學行義致聲

譽當世其紹於後又如此君子所尚故家如梁氏者非

通蕃嘗作梁氏譜用之欲續譜未及而卒卒之續之將

家。諸。以。告。吾。後。之。人。曰。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爲。人。後。

者必務明義以不忝乎先請於梁氏續譜亦云。

楊氏本故家故有此徹骨之論

精義發人深省須知此老胸中是何抱負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repor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report. The title is "The Effect of the New Tax Law on the Income Tax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is "John D. Smith". The date is "January 1, 1964".

Downloaded from <http://ajphaphysocpharm.sagepub.com/> at 11:01 11 November 2014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6(1) 1-16

10

[illegible]

楊文

卷三

謝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恩陵賜呂忠穆公願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

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載也并前官江西時寶倉卒失焉

後二十有三年趙復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

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即此詔所命也是年

夏振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太之後公至潭

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眾而明年冬遂

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并歲而已夫以

公平生愛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詞旨深厚誠要義激底

楊文

幾可為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排

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恥而當時文武大臣

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為眾矣然卒不

能以勝一逆櫓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

眾君子與之而不足以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

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三復感歎志其

後以歸之

忠奸之際有說不盡處在故妙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曆三年歐陽公脩知諫院所受誥也語辭孫并

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昇年三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

襄俱為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

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思達

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此誥今藏於

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承保之也余與

齊邂逅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大義觸手紛來

楊文

卷三 題後

三六

題宋歐陽脩謨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
語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
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釘韓絳言和議何兌
言馬仲存始之功策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覓雖
不死死等辱惡賄其免戒也豈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
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語至今三百
九十年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忠惻可掬

楊文

卷三 題後

三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體上下篇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發金履祥編四明陳槱舉要趙鼎
堯以下接平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其體春秋其
文則兼孔子春秋宋子綱目之法也刻在蘇州郡學余
家一册錄於中書舍人朱子寧蓋讀之竊有感焉孔子
傷周東遷之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上失其所以
為君下失其所以為臣變倫教而天下亂故作春秋以
正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春
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為戰國為秦漢以至乎隋
唐五代其為政且亂益甚朱子復春秋作綱目亦孔子
之意也向使戰國至於五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
綱目之書無作矣故春秋綱目之首皆以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不行於世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以堯
舜禹湯文武之事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
作以新書接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又可乎或曰此
書簡要便於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趨趨彼者必舍
此使人皆永之新書之簡且便將舍易書春秋不講乎
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
不能通者願有質焉

楊文

卷三 書

三

說來令人發噱不知多少老師宿學案頭珍玩此書者視此說爲何如

楊文

卷三

書後

五

新唐書

新唐書二百廿五卷歐陽文忠公譔紀表志宋景文公譔列傳當時以景文所譔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脩書唯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於所譔各書之吉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吾家唐書五十四册刻板在福州府學得之今翰林學士楊公勉仁云

楊文

卷三

書後

四

代也

宋世文章之盛歐蘇曾王而外彪炳若干蓋古今一

題宋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藝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並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人最相知猶不免此失況文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爲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風石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并觀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

卷二 題後

聖

後人讀書數十年往往覆視少小之作若有得無失何耶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宋黃文節公履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願浩題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座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其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

楊文

卷三 題後

聖

公博於古於古人瑣細所存處會心自達真是深人觀淺者皆深

書與立宗忠簡公墓碑卷後

爲政在使民知爲善而已而非有以勸之民或不知爲之也故尊德而賢表孝友褒忠節皆勸民之務也宋宗忠簡公其孤忠大節所謂敬然可與日月爭光者而竟以諸幽憤死蓋天下後世所共仰慕而悼惜之者也然墓於潤無二百年已莽然荒烟衰草之墟撫牧往來行道不弔此豈潤之人其心獨有異哉公嘗仕於此居於此至感慕德義吾意潤之人必有深於天下後世之人者何爲獨漠然若是也非由爲政者不達勸民之道雖有公之賢不知敬禮而致民之然與今六七年前金華劉侯伯靜以監察御史出守是邦一新政教脩舉百廢乃復葬公之祠及治其墳塋又經祀其祠山而佛氏之徒並祀事而躬幸博士弟子展禮墓上又刻石墓道使過者皆知爲宋忠臣宗公之墓於是潤之人始知有忠簡公又知爲善者之久而不泯而在此已不可不勉於善也劉侯爲政可謂知所務矣去年與侯同在史館爲余道其事今侯去潤而任江右大藩自昔江右孤忠大節如忠簡公尤多而江右之人固不爲潤之人之漠然也將侯所以加勸之者尙能拳拳如治潤之時乎

受折可味羅應鑑

語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天下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根本在此爲政者或迂視之可勝嘆哉公遇事立論必惓惓於是非一代之大臣與

楊文

卷二書後

四

題黃母劉傳後

此段引自《晉書》
 晉居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慈孤朔客公孫杵臼
 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避
 其難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古烈士之所難也說燕
 平仲傳永嘉黃母劉氏保孤事豈不尤難乎哉益趙見
 禍於國之亂臣而黃見禍於家賊夫舍作莫夜變起坊
 帷之內雖勇智士或不足禦況弱女婦乎劉之志所謂
 可與日月爭光非耶劉沒今六十年世孫淮陵府龍命
 追贈劉一品之貴殆天所以報劉也馬子長者趙客
 事炳炳無窮於大地間平仲今代子長也將劉之事暴
 楊文 卷三 題後

舉律

石鼓文後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在
 今北京國子監王大夫北京來者多得之以見斯此本
 得於胡學士光大紙墨獨佳此刻鄭永源定為秦篆歐
 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
 且文細刻淺埋不應得有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
 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
 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
 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載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
 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人遠之驗也荒郊野草之中古物
 楊文 卷三 後
 委棄何限如其金玉之類雖殘毀不完苟遇之即庸人
 小子皆知而報之矣為石雖有文字苟不遇好古博雅
 之士則不為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鐘
 鼎尚焚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
 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語簡味永可誦

千文

石智永千文刻石在西安府學苦平所得頗多皆為親友持去獨此本紙墨尤勝遂為家寶得之江夏永鑒惟靈蓋宋大觀三年所刻永嘗書八百本歐陽文忠公集古今百刻文所得永千文疑其筆法不類者二百六十餘字意是後人所補遂去之此刻出於公沒後數十年使其見之當不寔疑也千文所始蓋梁武帝令殷鐵石於叢之書中捐一千字不重者命周興嗣次為韻語以教諸王前志所載如此歐陽公因見此帖有漢章帝書海鹹河淡百餘字遂以前世已有不始於叢之劉後

楊文

卷三

呈

精心快筆

熊雪居士墓表

江陰縣學教諭陳孟見來北京以其姻家子王熊所狀乃祖樵雪居士世出事行求表其墓余覽之而歎曰嗚呼此吾故人也其平生風流文采高爽調達楚楚出華行今可復得哉王氏家泰和邑東一舍外梅岡之麓其先長沙人南唐時有為法曹於吉州者留居廬陵甲村教世徙梅岡至諱某號約齋者兄弟皆有科名於宋約齋與之丞相厚家有萬丈樓蓋度丞相公之書云又四世至道濟博學工詩賦不慕聞達日與賢士大夫遊脩然出塵之韻也娶魯氏生四男子其季樵雪也讀書子伯彰幼勤問學既壯有志用世已而歎曰奈何違吾親之養而驚乎外哉其事親孝處兄弟敬愛從兄子朋清尚絕俗至老恭愛尤篤一味之甘必共於宗族有孤寡貧靡不盡心於鄉鄰周急濟乏雖數不厭嘗歲早里人群禱久弗應慨然曰文具能感能通耶更三日不雨未盡死民則何望即自齋潔致誠露禱期日大雨霑足脫蓋恬於隱而嫉流俗之汙也自號樵雪居士縉紳儒生有過邑東鄙而不之樵雪者幸日意欲然而樵雪所交遊皆時聞人樵雪卒於永樂癸卯二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娶羅氏清湖名族有賢行于男二長三綱先卒

沃三紀孫男七熊其長也曾孫男女各二熊雪一夢以卒之歲某月日熊雪雖老書冊不釋手尤喜為詩歌自娛嘗一至南京莫夜過余時樂用之陳孟潔聞之皆來會四人者相見不復作寒溫問語輒論詩相傾寫酒酣放為嘲謔夜漏盡二十刻未已終不片語及世事天未明熊雪不辭啟戶徑去嗚呼孰為遂此為永別耶熊雪不可復得而孟潔用之皆已去世顧獨余在雖未死亦何有得當世耶孟潔用之墓皆余銘之熊雪之墓余能已於言耶

慘切

楊文

卷三 墓表

三

陳廷傑墓表

吾田陳廷傑，備君子，居唐會稽王揆其所自出也。宋吏部尚書仁學其五世祖也。龍門居士譚某連塘居士譚某其會祖祖也。元以書經舉鄉貢號稱嚴譚某其考也。林氏有淑行其妣也。賢其諱廷傑其字安順其其晚年別字也。邑莊而氣知內仁而外方居心不欺致鄉有古道之號者其為人也。年十三聞其父艱危徒步異糧走數百里從之備歷險阻卒奉父以歸父母歿時家甚貧能排眾人苟且之議而盡力致喪葬之具於堅入主老死孝思不少衰者其誠於子職也。為學官率五鼓興衣楊文

冠坐師席講授竟日不倦父乃息廟學地境必倡率繕完兩考鄉試必致其公召脩永樂大典考閱學校必究心賢老且病必致恭朝謁不廢者其誠於臣職也。勸兄親持廉謹為陝西察政卒而官責其家償帑錢數萬緡送歸其室資其代償以免兄之妻子於窮阨。恤宗姻孤者為之有訓責者為之嫁娶為之喪葬者其德之施於內也。守令有所咨政必輔諸厚鄉有顧擇者客於京師雅相慕而未始相識顧一旦疾急屬左右必請見至則顧已不能言惟數目床間囊意若有屬者為探囊得白金五十兩謂顧曰為悉致若子顧即應曰後召其子歸

之子拜奉三之一為謝不受南康進送顯外人自京
還以病為同舟者所棄昇歸舍于飲食醫藥戒家人
視之且移文其家不報竟死又為治歛葬者其德之
於外也早從鄉先生治春秋明聖人筆削之音歷究
賢之書而力排老佛者其學也於學者尚古賦詠尚選
而家有困學歲搜拙錄彙集者其文也尚學者必
孝弟忠信實知實踐而講析必暢理者其所施教也
廬西山巖瀑之間以耕以學而時來茲猶讀書推闡
原之上者其初所栖也山昔田邑學同尋為河河
口南康三邑教諭者其後所居官也洪熙乙巳年春之
楊文

卷三 墓表

至

遂段結束可悟詮次之法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此段片其起用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
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黎費
軍事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慶所舉
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鏞祭主事陳
鏞師行慶與同臥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
悉列柵以守升既進破之置抵鏞夷圖拜有粉色升雖
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賊安公宜力言
之臣畏賊請詐不可以其畏賊忍之安知其所示弱以
誘我況聖書數數戒飭謂賊可以設伏阻勝不宜較幸
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
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
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擒獲後軍阻不得前賊
伏兵四起升被刺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
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貪倖賊驅象起鬪象亂聚被殺
寇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
死之十月十八日也死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如都指
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守節死
交趾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
帥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

卷三 墓表

至

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
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
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
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亂法司
近有朋姦罔上僞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
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
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其禮樂宜正禮經
及詩書禮樂之書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計俗崇又言僧道之壯
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

楊文

卷三 奏劄第

三

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准祀以底善治又言
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
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
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序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
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
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
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
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
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勅有司以時整其寬之歲月守以

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凡乞設武
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
貢士莊宜脩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未
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
書沈潛不合潛奏公人部堂索見諒語難慢非禮上慮
公優閒怠逸卽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

楊文

卷三 奏劄第

三

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微糾之無
敢執舉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
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漸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
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
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
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速侍父歸公天分高
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
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有遂謫河州歲餘
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
公既見賓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
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歷侍讀數月歷侍讀學
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邸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
惟金忠預皆靖難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
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

公預議事定。然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
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
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
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繇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
右叅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
年入奉事。將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
駕還。高煦言解縉。轍上。遂出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
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
高建春歸其柩。塋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遂仁宗皇帝臨
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視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
逾文。
卷三 臺明
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
藩。皆席未幾。初脩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
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一。聲名在天下。籍甚。教孝友。
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
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嘉引拔士類。或請其汎
愛者。終不為變。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
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幸與
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
設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
而橫。嘗咎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

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遂俛首。欽
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快。公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明知
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塞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
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
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憂。凡古曰有德
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蕡曰。雖有才幹。不知領義於鄭
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謹而附勢。雖才
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
疏通敏。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得書之才。駟怡之心。既
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
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
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廷。
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
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幸謂猖狂士。繇非任
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
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
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
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
徐有賢。德子男二。福。應。卒於徙所。次祚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庶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不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履之不虞懷楠百尋其寸之蠹寧見揭於匠輪郁乎紛紛五米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遺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溪

此文組織詮次全摹司馬子長雄放豪宕不可控制在集中另為風格銘語亦頗挫欲絕

楊文

卷三 墓銘

三

陳思孝墓誌銘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

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象猶最先至

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已者

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稱人廣坐中思孝初

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之謂閣六卿大臣皆在

旁眎不可耐思孝怡然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親教益

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展許叔重者一數事相辯

難思孝造許氏說婉婉皆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

然歛鋒銑不復自矜大思孝聲譽遂起四明士尹賓策

楊文

卷三 墓誌銘

三

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

本原精考詳究志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一千年間其石

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崖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

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

代某人十率中七八其收蓄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

之後所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

改浙江萬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

務寬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為江西按

察使以嚴憚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遂

遷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朝廷大題

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厭倦意又十
 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復作
 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其為人博學
 謹禮朕介負氣是是非非幸依義不肯陰阿假借雖
 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為義曰人道當然也
 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入閩家福唐之王融
 數世徙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思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
 嗣朋父仲進漢武中歷宜陽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
 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母某氏其配高氏先卒其子
 男二中男同甫女一嫁邱汝中孫男一維禎女四思孝
 楊文
 卷三
 墓誌銘
 李
 所用心六書今得其傳者吏部郎中肝江程南雲於是
 中書奉史官陳叔剛所具狀并南雲求余為銘將歸而
 納諸墓求雅厚思孝義不可辭銘曰
 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籍所作時同文逮千幸斯古尚存
 龜趨簡便降隸分東都治晉為草真傳配逐葉失本根
 唐永復古稽前聞後有作者永餘惠思孝之作沂探源
 奇迹密義窮寒溫融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霍風雨奔
 交金屈鐵雕與琢雄渾傑特時絕倫大書深刻盤結宗
 鳴呼思孝今九京有偉其著弗不刊

若眼能書一事次其折服用亭一節令人發嘆亦足

以懲妄自尊大者

楊文

卷三

墓誌銘

李

孫子良妻杜氏墓誌銘

兵部郎中海寧孫子良其妻杜氏將歸壙其邑安古

鄉橫塘原求余為銘曰吾妻之沒也吾深悲之不能忘

吾妻之歸吾家也事吾親甚謹其言滄澁之奏不待咨

吾而未嘗乏也吾妻生長宦族父母甚愛之溫淑京師

之事未嘗任也既來事吾親曰此婦職也躬任之如素

習焉吾親有疾晝夜侍愛形於色吾親安乃已吾弟妹

皆吾親所愛也吾妻亦愛之如已弟妹為吾親衣物悉

所取吾親沒弟妹未嫁娶也吾妻皆為之嫁娶畢力盡

禮如吾親之存也其孝如此吾自為太學生登為翰

林庶吉士至為兵部郎中未嘗一日不在公而敢退謀

其家也而吾家之朝暮寒暑之需賓客之奉吾亦未嘗

置意而無所不足者有吾妻之理於內也而今亡矣所

生五丈夫子長者十餘於幼者未此又幼者始時今吾

朝出而晚歸則長者携其幼者森森左右牽吾衣而號

啼呱呱吾妻沒傷於吾之情又如此此吾所以深悲而

不能忘也吾妻海寧縣承基之孫行簡之子生廿有一

年而歸我父日有三年而卒其卒在永樂十一年十月

二日五子收胸助旺瞻嗚呼幸乞我銘銘曰

家人之義女治乎其內內則之紀孝莫大焉夫杜宜人

者非其有聞乎不然其何以臻乎是也來者尚承於世

尋常情節通與通露

楊文

卷三 墓誌銘

百

疾退子傳

此段其家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宗宋神童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爲鄉碩師覽二郭其伯父父也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郡楊維鄧者其兄也疾退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寇梓入西昌悉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後復有獲之求金已盡矣蘇公幾幾繼繼又有寇至見老母哭其傍甚哀憫之予善藥傳創又解衣覆之失過撫起負母走避他處道

楊文 卷三 傳

七

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爲詩嘉之遣其下得出城渡河使遠去疾退子少好學其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耶其父母亦許其不凡日足必復振吾宗者望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村舉江西行省督爲宜使則慨然嘆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庭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朝授固陵稅課使忻然曰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羨舊額數倍秋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固陵甫再歲而日發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事歸則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介簡潔

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詩蚤喪妻無子既

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及好義長

者往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挾

僮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爲歌詩以自適縣

令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

故疾退子雖廢於官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登三

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

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生留令

丞乎於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

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薪數釐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

楊文 卷三 傳

七

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

韋澳認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

疾退子非其人歟楚寧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重疾退

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爲終也倡率素所還往

者爲備飲壘之具迺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辭

矣今有人焉猝起旦暮之間其勢鉅賢厚兄以蓋一鄉

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

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談

蓋又有以盛衰存沒爲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於

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爲人世其可少乎

於人情之薄吾更不解於因材之爲

楊文

卷三 傳

三

劉子輔傳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上擢監安御史持身謹行
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宣一年不見
聲色而浙江之人無不愛之其有畏之者則使周新持
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爲賢御史九載考策陞
廣東憲使判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生微累上遷交趾
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加丁民被愛戴之叛寇黎
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劉都督馬冬已陷子輔與
守將偕兵民效死守數月賊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
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圖
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妄曰吾奉命守郡郡亡
與亡義不可汙賊子日盡死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事聞贈子輔布政司李收還官賜祭復其家

楊文

卷三 傳

突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剛峭少言如無所畏其不慕交
際人蓋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者卓若此士可以其外
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運軍兵數十萬不能破賊
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耳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
旦暮間卒之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殘家僨賒
誚無窮視子輔蓋水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成守之將
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民社者子

論死節一端曲密跌宕似太史公

卷三

究

耶抱灌子曰吾亦謂子之喋喋奚所裨益也問曰言其遜時抱灌子

蓋有志於退耕夫間而竊嘆曰抱灌子其志尙可以激
薄俗而用世者必重得志尙之士鄒孟氏曰人有不爲
而後可以有爲然吾欲挽留之不得又竊自嘆欲從之
而義不可也蓋悵悵不已而念抱灌子之事不可以泯
故輒錄記之抱灌子陳氏福名松夫廬陵楊某云
勇退之思寫得瀟灑跌宕

王
文

王陽明文選引

陽明之學心學也語言文字非意所存然公無意於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則足以見公堯舜禹湯周文既遠而詩書易象足以見堯舜禹湯周文之心孔孟既遠而論孟足以見孔孟之心夫陽明之心堯舜禹湯周文孔孟之心也余嘗讀其書如見其心不欲以語言文字中人推公然而舍是無以見公也公之文有似國策似史漢似莊似騷似唐宋八家無所不似亦有絕無所似自成一家言者皆妙絕動人嗟乎公豈有意於似不似哉蓋其心虛靈返於其初筆之所之如化工鑄物有肖不肖聽物之自成而人見之驚爲似不似也且其所言者通之自一動一靜至於遠而陰陽之消

長萬物之變幻鬼神之屈伸禮樂兵刑之損益張弛皆身體而得之於心著之於文章又非人之所能似者也信乎語言文字非其意所存而語言文字足以見公也後之人不知公之學何學往往好爲訾議則未暇與論公之心而先與論公之語言文字宜黃誠齋劉聲處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王陽明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四

奏疏序

諫迎佛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橫水備岡左溪捷音疏

湖頭捷音疏

王文

目錄

擒獲宸濠捷音疏

辭封爵疏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赴兩廣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山東鄉試錄序

兩浙觀風詩序

重刊文章軌範序

卷之五

序記書說題跋墓表祭文

五經臆說序

文山別集序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送毛憲副歸江書院序

送黃敬夫僉憲度西序

別三子序

別張常甫序

別方叔賢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壽湯雲谷序

東林書院記

王文

目錄

象祠記

何陋軒記

君子亭記

平山書院記

拱牛廳壁題名記

寄楊遠庵閣老論相業書

答毛憲副以禮自守書

與陸元靜論養生之學書

答人問神仙書

答佟太守求雨書

與許台仲論諫官書

寄楊遵庵閣老乞誌銘書

與顧維賢論刻慈湖文集書

劉觀時見齋說

梁仲川默齋說

書徐汝佩卷

書朱子禮卷

書東齋風雨卷後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節菴方公墓表

目錄

祭徐曰仁文

臺旅文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四

明王陽明先生著

宜黃劉學厚德選評

奏疏序

諫迎佛疏

北段聖人提筆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

夷迨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佞

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之聖智之開明

王叔之萌蒙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

王叔卷四

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

當將順擴充迴流求源而乃徂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

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

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

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直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

務得其實不徒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

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

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

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

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

勳術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發志於騎射之能。繼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其遂安於此。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遙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勝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諸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蕪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弊。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返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母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母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

王文

卷四 奏議

二

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傳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循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尊羣品之尊。頭就此三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緒餘。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與後乃親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母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堯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

王文

卷四 奏議

三

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禪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食絕人之與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而誨而後能若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禪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

三文

卷四 曉疏

四

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之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母好一名而務得其實母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

其本則請母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母求諸夷

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近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金之費覽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鑒鑒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如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王文

卷四 奏疏

五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審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先生之學世以爲禪頗不理於口讀此文知先生之所以禪者其道何在 羅應經

本孟子好色好貨之旨而暢其說提唱脫卻回幹駿與排宮先秦西漢之文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臣惟三省賊盜二三年前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詞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臣請爲陛下畧言其故蓋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同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嶺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及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蓋從而得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恣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勳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接在官府者爲之問訊其始出於避禍其

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就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拏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嶺之兵素不練習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嗷呼勾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齋戒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座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嶺之出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大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寇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

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敵。今南顧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顧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

王文

卷四 漢書

人

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哉。議者以南顧諸賊。連綿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棄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羅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笑。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近據南顧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

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遷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令方待罪於萬一。

王文

卷四 漢書

九

逐層跌入如水赴壑 羅應經

例說法

橫水桶岡左溪捷音疏

臣惟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茶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

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

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

廣寇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尙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

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

王文卷四奏疏十之幾度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分哨道使都指揮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

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鄭文率

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都入知府李牧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

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

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而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副使楊璉奏議黃宏監督各

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

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十一日小酌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

壘設礮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知官雷濟等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銳砲鉤鐮由間

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觀賊張立旗幟蕪茅爲數千窺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然火相應十

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進賊皆驚潰

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走臣預遣千

王文卷四奏疏二戶陳偉高處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烈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

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

面隘巢破先鴉頭巢破向陽嶺巢破龍背巢破白藍橫

水大巢先是賊衆以橫水必聚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

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烟焰障天砲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官兵乘之皆奮勇

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

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

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全

祐廟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郝文破
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
牛角窟巢破龍坑巢縣丞舒富破著坑巢破赤坑巢
竹壩巢知府李敦破上西峯巢破孤狸坑巢破鉛廠
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當是時賊路
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籤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
淵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候臂而下往
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
水左溪皆困甚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出
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
王文

卷四 凌溪

三

數十人分探潰賊所住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謀報
諸賊分陣預於各山險壁立柵爲退保計有後合聚於
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運糧穀若分兵四散
追擊可以盡獲臣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
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若
此中之賊固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
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
襲其後冒霧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破早坑巢
寫井巢知府李敦守備郝文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
日知府唐淳破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破

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
余恩破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破攻
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破破黃泥坑巢大富
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破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
文定知縣張戢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破破寨
下巢知縣張戢破破把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戢
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李
敦破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破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
備郝文破破長河洞巢各痛斬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
乘勝進攻桶岡臣後議得桶岡天險四面峭壁萬仞中
王文

卷四 奏凱

三

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早穀
薯蕷之類足餉以歲往年亦嘗夾攻堅固數月不能俘
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
鎖匙能胡蘆洞茶坑十八畝新地五處然皆架梯梯墊
資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鎗石可無執兵
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
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
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分勢爲守必力今我欲
乘全勝之餘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
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

莫若移兵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論以禍福
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
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嚴等釋其罪并
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
一日早使人於鎮魁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
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
遲疑不服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鎮魁龍促
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人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
知府唐淳入十八畝知縣張戢入葫蘆洞皆于三十日
稟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十一月初一日早冒雨
疾登賊寨方就鎮魁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
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
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
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遂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
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
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鎮魁龍並登賊悉奔十八
畝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敵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
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大敗知府
邢珣破桶岡大寨破梅伏寨破烏池寨知縣張戢破西
山界寨鎮魁龍寨黃竹坑寨知府唐淳破十八畝寨

卷四 奏疏

五

知府伍文定破木里寨破土池寨破葫蘆洞寨知縣
王天與破員分寨破背水坑寨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寨
各擒斬數多賊大勢雖敗然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開
湖廣官兵將至臣使知府伍文定大水守備鄭文屯
下新地知縣張戢破頭縣丞舒富茶坑指揮姚登
知縣王天與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條頭茶坑諸
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李敬分都督以
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
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南安給糧
餉以爲肅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茶寮使各營分兵
與湖兵相會夾剿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破上新地
寨破中新地寨破下新地寨初七日知府唐淳破板嶺
木均寨破原陂寨破木里寨十一日知縣張戢破板嶺
寨破天台寨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寨破龍背寨各斬
獲數多於是桶岡之賊臣以具職親行相視形勢
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
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倒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
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猶斷其往
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探得廣東魚黃等寨破湖兵
攻破賊黨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

卷四 奏疏

五

遣知府李敬分兵^{此段文字}趙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此段文字}趙松下
鷓湖等處守備鄭文知府邢珣^{此段文字}趙上新等處各相機急
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此段文字}趙賊於松下寨西峯寨苦竹
坑巢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此段文字}日守備鄭文知府邢珣
趙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此段文字}趙于鷓湖巢十二
月初三日知府李敬^{此段文字}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各斬
獲數多於是奔遁之賊殆盡^{此段文字}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
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
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峯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
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臣惟
王文^{此段文字}卷四奏疏
賊首藍天鳳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且將數
十餘年乃令驟卒不過萬餘川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
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
豈臣等能賢于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
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後再臣以提督之任故臣
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威箠以行事循方畧而指
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猷兇
之捷實由發蹤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目非
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命出於
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敢爲朝廷國議有人

賀且自幸其所遇得以苟免獲餘之氣也副使楊瑄蔡
議黃安等官或監軍替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匿危險
僻害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
勵將來伏願皇上善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
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盜賊寢息百姓安生地方幸
甚臣等幸甚

節制之師破竹之勢詮次如畫羅應經

提筆直叙千條萬緒錯綜變化出之如畫沙印泥司

馬子長之文

王文

卷四奏疏

北

河頭捷音疏

臣惟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
湖郴在贛州之湖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
湖郴者賊聚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
者賊散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勅論初議
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未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湖頭如
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且此段言先破橫水桶岡諸巢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
議將進兵橫水恐湖賊乘虛出援思有以沮離其黨乃
爲告諭其述禍福利害使義民黃表等往諭各賊一時
賊黨黃金巢等亦多感動皆願從表等出投惟賊首池
仲容獨憤然謂不足爲憑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
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
其罪推誠厚撫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
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桶岡等間之始懼計臣必
且以次加兵於是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
赴臣所投招意在緩兵因而覘覷虛實乘間內應臣逆
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
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
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
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皆以此賊兇狡欲欲除之

王文

卷四奏疏

七

王文

卷四奏疏

九

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
而制勝今各賊猖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
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畧使數十
人者各歸部衆俟我兵有期則據險遏賊十一月賊
聞臣等後移在國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
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
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
臣亦陽信其言因後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警殺移
檄龍川使廉其質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湖頭
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
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
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
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
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
變謂仲容等僭號設官號召遠近賊巢候三省夾攻之
兵一至卽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珂等官
爵文書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卽陽怒以爲
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
言乘機誣陷且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
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仲安之屬方在營見

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呼號詠珂等罪惡臣因亦賜令具狀請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珂等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且使珂等先遣人歸集其妻侯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黃表等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因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亨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洞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為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

王文

卷四

三

言其故賊衆皆喜遂池諸臣又使指揮余恩賈府往賜仲容等令毋懈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等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拘而不至即可以證反狀之實若不付拘而往因而誣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誣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後從力贊仲容然之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洞巢恐播諸賊

則別責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為名各賊聞後往果逃迎問故後出牌示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後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為拘捕其屬不復為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幸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珂等使驅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猶仲容等以綏其歸正月三日度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

王文

卷四

三

之出珂等所告狀訊鞠皆服遂宣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馬虎鎮人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人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人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鄭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運人知府季敬兵從信豐縣黃田岡人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迺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運直搗下洞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洞先是賊徒得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因弛備至是驟聞官兵四路

並進皆驚懼失措悉其銳精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兵鼓噪而前後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圍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我兵乘勝遂北遂克上中一各哨官兵通開三洞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知府陳祥兵遂破熟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鄭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塘巢知府李教兵遂破布坑巢三坑巢各斬獲數多此以日會未破巢穴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合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鄭文兵破半運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李教兵破新田運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頭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鳳盤巢茶山巢

各斬獲數多然各巢奔散賊向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臣以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礮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各官兵四路設伏以待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破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破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破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破賊於烏虎嶺推官危壽兵破賊於中村知府李教兵破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官兵復結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利初五日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田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

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黎樹
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敦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
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比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
日守備鄭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古戰於天堂
寨各擒斬數多三月初三日探得各巢賊首擒斬畧盡
惟鵬從二百餘徒聚於九連谷口呼號投招臣遣知府
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各數遂安插於白沙臣因親往相
視險易督同各官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
留兵防守而歸臣惟賊首池仲容等率萬民投誠三
省改官倍號屢征益熾今臣等驛不練之兵資餉乏之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

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寇以除三省數十年之
患自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策何以以及此臣惟天下之事
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目前
此亦管夾攻二次計勦數盜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
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
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
智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
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
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收臣以提督
之任既以兵忌通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率

沮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
功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胆奪氣密文
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阻撓之患而務竟
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得先勝
之筭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
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
叨任使何幸濫竿成功敢因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
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蹤之有因庶無爵賞
以旌始謀副使楊璵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勩宜
加顯擢守備鄭文知府陳祥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

但各營兵馬示激揚以爲後勸

將在謀而不在勇兵貴法而不貴多易曰知幾其神
乎微先生吾誰與歸

畢應經

池仲容既已就擒諸賊已失其主諸巢已屬空虛矣
然後舉兵且搗之必破何疑篇中草寫亦復入神

擒獲宸濠捷音疏

此段序其時擒宸濠捷音疏

照得寧王圖危宗社與兵作亂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

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一面督率知

府伍文定等調集軍兵召募四方義勇之士奏留御史

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

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恭寧王之罪惡於是豪

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向

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

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

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

王文
卷四奏疏

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閩臣晝夜促兵期以十五日會

臨江之樟樹而身督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

徐璉邢珣等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進

使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謀報寧王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厰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

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發市汊大營各軍申布朝廷之

威再恭寧王之惡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

是城中爲備甚嚴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厰敗潰之

卒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集益震

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繩而登城中之兵

皆倒戈退奔功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樑等千有餘

人寧王官中眷屬開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

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平民

二十二日謀報寧王攻圍安慶未下聞臣兵已至豐城

乃大恐賊黨李士賓等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

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歸援江西

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聚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

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

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

關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

王文
卷四奏疏

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繞圍四方之援又不

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聞城中必已震懾

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胆奪氣失

其根本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

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所料當臣督同各官議所以

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且宜歛兵入城堅壁

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

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

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

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

既已搗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道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等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貨使內外居民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

卷四 奏疏

王

謀報寧王先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文定恩之兵佯北以激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置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陳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引兵退保入字腦寧王震懼使人盡發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會璉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

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逾南康以蹠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璉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文定等立於鏡砲之間火燎其髮不敢退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

卷四 奏疏

王

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皆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犬破之又破之於吳城各擒斬數多落水死者殆盡照得臣節奉旨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兵脩守巡各官設法調兵剿殺又下旨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欽此欽遵臣惟等三蒸浩奏報腥穢彰聞不軌之謀已逾一紀積威所規遠被四方兼又招納叛亡召募四方號

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分齎金銀陰置奸徒於沿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遣其官屬親驅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戶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扼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智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煽使然也臣才不逮於凡庸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島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陳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倉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敕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檄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並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嬰奚之多獲而

聖文

卷四 奏疏

辛

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諸臣豫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艱險哨等官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瑞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況當震恐播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撓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諭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若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賊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浩浩數千言愈繁碎愈井畫瞭然如指諸掌文亦多

多益善 羅應經

次第戰功以一克十固其經畫精詳處然大要以神速勝語曰兵貴神速此其得之

辭封爵疏

臣以凡庸誤受國恩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謫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為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授祠銓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獲敗既而謫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額乃幸天啟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惻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為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愛國之將及也夫人主於褒獎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陛下一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啟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暇其謀而奪之魄斯同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目之是貪天之功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

其謀故政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預備之謀所謂發蹤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戮而臣獨冒磨重賞是謂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熾焜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瑛等知縣劉源清王冕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經修補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等諸人臣今亦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

或遮邀伏襲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或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當其功老同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職下之士若應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等悉能先指揮高客千戶王佐等或許為兵糧以抗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益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煩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

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
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惟其姓名籍貫復有
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震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
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
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
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
指。指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
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尙多未稱。而臣獨蒙旨崇爵。是裏
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世天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
之分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
王友 卷四 奏疏 語
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蓋身粉骨。亦無以
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荷免餽贖。况又起擢本兵。
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
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朝夕。又不
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
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貪天之功。罪莫甚
於掩人之義。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
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
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
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溢施於臣。

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
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避。矣。
惓惓於諸臣之賞。其於事後如此。其當事益可想矣。
毋怪乎將士之用命也。此在先生爲仁義之言。然在
英雄必不可無此作用。羅應經
辭封爵而爲人請賞。須看其不挾處。是何體要。

王友

卷四 奏疏

語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臣惟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論以居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將免其租稅尚能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喻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下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

臣等既無紓救之備又無倉庫可發所以緩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為言百姓則謂言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耶蓋其心以為免稅既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

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撫松都御史李充嗣奏魚江西稅糧奉有設法賑濟之旨又該給事中王紀奏奉有停徵賑濟之旨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且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卒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罔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搜括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紛紛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緣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雖使神輪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

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此上三條其意在此天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份。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洵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轄。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諛語之辱。掩耳怨懟之言。身營問關之下。口說田野之間。睽以京儲之不可缺。論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王文。
卷四 奏疏
美
借債或教之典。折忍心於播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開日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通。其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寬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祭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免之

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言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剝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災青肆赦之典。寬而有宥之。則法雖王文。
卷四 奏疏
三
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
就時勢立言。直能入人心坎。
而截洗祭愷切屈曲。先秦西漢文字。

赴兩廣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
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其本辭免過蒙溫旨趣
臣赴任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十一月二十日已抵梧
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官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
諸士夫之論論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
一言其畧臣惟學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
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專為諸蠻獍及諸流氓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
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
王文 卷四 奏疏 早

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
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復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
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
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犍犢之性
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
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後無所與兼有不才有
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
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微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族下
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衰籠之以詐而術愈窮
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熒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

逆之罪而欲征之天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
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始
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
攘而我有所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
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學猛父子及其黨
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學猛
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
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
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斷二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
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
愆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
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獍海賊乘機
搶劫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
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
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
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悻心懣思亦可
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
天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
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
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驟困憊之民使

襄纓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寇此人心之所
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猥連土漢官兵亦不
下數萬與萬餘異罪通誅之寇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
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
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併心
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
能取勝亦必多殺士喪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
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難殺而勢日
以解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
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
之巧選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
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
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民
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覲覲之資以弭不測之變
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
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尙不知悔執
而殺之不遺一徹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
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弛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
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
全之寧有遺爾小醜乃與之爭情求勝而謂之振紀綱

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
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祖
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
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
後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
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
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
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
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
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蠻僅能取快於二酋者之憤而
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微功於目前而不知投鞭
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
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
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
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庫所存不滿一萬之
數矣由是言之尙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
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
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思未設流官之前土
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
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

知臣恩思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
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
千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
之憂勞徵發凌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
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
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
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暇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
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
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
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概見田州切隣交趾

正史

卷四奏疏

聖

其間深山絕谷皆犍犍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
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曠土
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
必有悔

始而召募繼而自遂其非酷于用兵至於傷財又不
知流官之弊當事如此可爲太息

羅應經

初赴兩廣便爾洞徹利弊根株毫髮無遺此有
本有用之學經生何從夢見

山東鄉試錄序

此序爲山東

提學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
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
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
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簡董以禮與幣來請某爲考試
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
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薦而糊
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
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某如國初之舊而某

王文

卷四序

聖

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廢其道
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
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
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
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
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
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過六
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回
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
始援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

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

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

者其皆身過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

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

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

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

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而諸士之中苟

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亦諸士者之恥

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曰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夫為夫子之知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

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

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

責焉耳嗟乎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

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若猶可以自勉而又

懼其或以自責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勤哉無使司考校

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

人也矣

從夫子生義是切法是跌宕法雖應經

兩浙觀風詩序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大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其意蓋

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後

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

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

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

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

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

實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

哉漢之直指巡行唐宋之觀察撫訪採訪之屬及今之

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

謂之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官部擢僉浙臬

執操縱于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

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

聊生饑者即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

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躍者囁者梗而草者發而竊者

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

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智神武不震不激撫柔靡剔

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

卒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門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
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雁蕩金姚
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
高節希冠閣於隆雁起流風於彷彿同亦大丈夫得志
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愛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
至矣公惟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
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公之遺像獨見吾人之厚
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愛民之憂其惠
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
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
王文

卷四

六

豎義宏而勘合緊切斯為典則

重刊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坊屋者自漢迄宋凡六
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
古文之與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
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公汝楫於按
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定之謀諸方伯郭
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鑄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
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某叙
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
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
王文

卷四

七

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
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
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
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
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
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思以倖
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
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王
致吾誠焉耳工為舉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
徒兄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

遂歸咎於身。不知方其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臆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鄭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於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塗路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道學語於舉業中發之筆力且透紙背

王文

卷四序

手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五

明王陽明先生著

宜黃劉學虞唐德選評

序記說書卷後題下墓表祭文

五經臆說序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爲首。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是矣。龍場於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肯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莊周之旨

文山別集序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法然泣下裂背扼腕思義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儆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漸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

王文
卷五序

二

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啟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為善者也其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斯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為人為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後刻是集而屬某為之序某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焉呼當顛沛之時而不忘子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

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漸知為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為也家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語語鞭辟向裏去 羅應經

體切之思出之巍宕

王文

卷五序

三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丁而論學陽明
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味寢忘寐目
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
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
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端焉研製史覈百氏蓋
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
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交吾悔焉
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
哉學矣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
王文
卷五序
四
而其歸道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
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
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
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是
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
不能以誠誠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
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
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
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
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謂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

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
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
士之交謦

節節脫化見道之言 羅應經

開闢無端超超玄著而法律精密無比

王文

卷五序

五

送毛憲副歸桐江書院序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云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夙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整其軍民外撫諸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族取訥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基

卷五

六

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展聲利垂竿讀義樂泉石之清幽就閒寂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義公又遭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食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義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義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歡俾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捨之念又何

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益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潛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決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臨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凡三層粗看之幾無低昂一經剖析不啻天淵理精

卷五

七

熱故也 羅應密

是托爲之言亦是尋常必有之言却摹寫得如詩大雅

送黃敬夫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易得喪動其心。而進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則趨。見難則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產與不達。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微也。地卑濕。而土踈。瘴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獠海獠。非時竊發。爲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

王文

卷五

入

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然則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一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易之

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

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雖變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勿始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人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家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敬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天志於爲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奕之聲。音傳之績。久熟於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王文

卷五

九

陳而宕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歿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百子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

王文

卷五序

十

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三子之外。逸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耶。蓋自近年而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塢。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望之而弗能。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像。予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漁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

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朋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會黜志於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子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豈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遺其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衛心拂慮。而增益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

王文

卷五序

十

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應經

道學相契語故親切有味乃爾

別張常甫序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易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逐層跌入變態必入風雲諸序中多用此格非風根

靈慧人安能到此境界

數十知字如雲出岫綫繞天際

別方叔賢序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章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子若水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與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予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曰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卑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天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于世餘三百年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溫潤如玉品近小蘇而神致宵渺過之
無我而勇切中學者深錮之病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衰而衰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裴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問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蓋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闕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足求而予言子以闕之道路弗之聽也夫失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

卷五序

十四

事其始也必將有自候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大候而求有以勝之惑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要講明之益以古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爲學者病根處痛下一針而出之渾然

壽湯雲谷序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番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巖下探葉陽休玉宸咸固隱君之遺迹慨嘆潏潏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予之眉間慘然猶有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

卷五序

三

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適謂予曰尙憶昔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觀茲衰年益進去足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予其所遭若清風之

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予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
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
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矜矣。鄉之人
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
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矜則怡愉而靜極。
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
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
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兄吾處與吾鄉人也。於是雲
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張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
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噫。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向以
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噫。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向以

卷五

示

取徑窄甚而步步引人入勝。斯爲別有洞天。羅應經
仙氣往來紙上。是從靜悟後出之。

東林書院記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歿其地
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辭章者。且四
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
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
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
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
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彥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
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
勸諸生。則何事。爰舉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
之廢興。亦決有成敗矣。而亦有乎其人。夫龜山歿。使有
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世之人將必有傳
焉。遂淪入於老佛。辭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
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其學未即明其
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
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
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區。而淪爲草莽之野。
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
上接孔孟。下啟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
皆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趣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

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浩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者，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官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始末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尉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卷五記

丁

書院之興廢，道學之興廢，感喟有神。

道學勝則文章不得，不殺先生集中序記書多着意。道學不求工於文，擇其尤雅者錄之。

象祠記

象祠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廢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敗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策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爲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子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爲象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益有以見象德之至。人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祠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賢亦尤者，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肖，不可以爲諸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戕則必入於善信。予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爲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宰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祠，故能任賢似能而安於其位。

卷五記

元

澤加於其民。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
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蓋有以信人
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
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
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
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鑒空立說奇文至矣 羅應經

到底足贊辭妙甚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六

明歸震川先生著

宜黃劉鑑虞唐德選評

序記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鞠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瘦死。其後往往更赦得此。如蕭政

歸文

卷六

引題

蔚以兵書被係。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為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予益異之。予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哀其平生所為。入百卷。請余為序。予已於前遊。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攝文辭。至如安城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昆陵唐應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用脩。並一時海內有道高明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

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為名者。噫。道之難言。知有知。前楚望所為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即。即知矣。予之初識楚望。特謂其典詔獄。為國家保護善人。以為政臣之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議。欲止追古作。又以為學士大夫之知如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為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一日令舒備。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予豈其不欲以自見。即何予知

歸文

卷六

引題

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謂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點點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又惟恐與楚望同。而終身不相遇。今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名流盡矣。此予之所為慨。而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諱其集。慨然為之。而

知而不知。虛實相駁。變化無端。羅應經看眼諸公極。頓挫微婉之外。

8 王巖先生文集序

王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克之別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江西道監察御史厯兩月上疏諫武宗皇帝佞倖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也故得無死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倖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行乞四百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卽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加卿不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知其用也然天下稱武宗之世能以諫諍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于朝建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諫論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若於廊廟澤被生民世誦其諫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訾訾不見者揀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煩紀載而學士

猶傳道之不替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鄴爲涖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啟其心使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挹腕掇掌幸其時能勝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治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事乃猶金倖僞師僧之輩縱橫亂政而上常御豹房輕驕慢出六宮恐怨未有繼嗣盜賊嘯聚之禍蔓衍無窮驕藩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早朝而已亦未敢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猶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爲言使公之言獲聞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知所以諫公之踴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門人陸光祿鰲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稿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海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論公之大節不以公之不見用爲涕淚而以朝廷之不用公爲感慨奇意良遠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為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詩

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

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為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

俗其弊矣矣士大夫以嫖娼鬻爵為無所可否為識時達

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其訾笑之則先生之

見謂不知時務也即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

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

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畧見施

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亦不為不遇而遂投劾以

歸家居十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

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

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

擬鍛鍊以為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

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為交名之曰龐

贊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為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為

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

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

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道勝則

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期多而自多溢於如
非道之贅哉於是以前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
知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
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為疵贅云

緊透之至

歸文

卷之六

六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樂此段有題惟其所至有惠澤及於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於無窮此其所以為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貳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君子能以道得民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此段入選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於是幾及三載始命提學於南畿蓋巡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携幼填塞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慕如此可以為榮矣此段言公所以得民在滿賦仰給東南異時亦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島夷為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湧輕行內地數千里間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罄罄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為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聞蠲賦之語往往相視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祗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

給而已若如議者拘牽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國東窮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糧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人過人者能於緩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夷狄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為政寬大不擾受命分闢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天下兵聚海上狠廣叟襲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歛戢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吳之明年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為序而有待於卜氏之徒故屬其序於鄙野之人云此段言公為政有法不使一民轉惠澤及人

叙議間行居然儒者經世之言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汧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社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卽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任也此段言公爲參政附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此段言公爲參政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某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蓋王都以大舍爲家其根本在生民所當軫念也長安治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險於昔今之盛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歷初所溉田比於漢滅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尙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言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脩障

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胡虜而漕河易啞欲重山後之守尋元海運之決分以開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以爲國家之陪京此前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荅天子之寵遇云

審時度勢之言具見先生經畧如此

卷六序

極力推張關中形勝富饒都金陵之失其旨甚微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梓潼蒲君以太學上舍選授吳郡幕官會峨山關令使
者檄君來攝縣事未幾代至君當還府縣之士夫送之
君為言峨山之俗易治民有爭訟可以敬言而決無深
隱不可測之情惟賦稅號為繁難能釐整其法而取之
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驕悍難使之害君
之言如是先是峨山數更令輒以其族為不善惟海
南盧侯守為令未期年而謂去盧侯蓋不得志于此者
也至其去為他縣及還官於朝未嘗不稱峨山之美士
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德
山陰張侯牧皆以別駕來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
通敏或以寬厚皆有德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峨
山之美如盧侯今日難治者謬也嗟夫民之望于吏者
甚輕苟不至於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道無不踴躍
而趨奉之者今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
盡戕之惟恐其不勝民使民不聊生而歸怨譟謗之
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善豈不誣哉蒲君為縣
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大道觀者皆曰願
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言也余故樂
為之書且以告凡今之為令者

就一縣數令指點更無可躲閃處

縣文

卷六

七

贈張通判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崑山之令關
來署其事未踰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山之
陽邀侯一日之歡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意人之相
與有歷歲月之久而未始相變也豈徒不能相愛有歷
歲月之久而未始相惡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
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來皆四海九
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率然而相臨如
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
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
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
如此也侯為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踰月
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
賦貢曲承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朴之
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
或時僅見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刪詩三百篇美之而
刺之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
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與相比於上不印吏
之無良然且誦學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夫二百餘年
孝忠厚之俗奚至於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即有倭

卷六序

七

歸文

卷六序

十四

夷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
雖在倥傯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
而縣常時塞門又嚴緹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萊悉為吏
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攜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
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鉤取疑似之人以
為賊謀而屠割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於賊手
者矣如前之為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
其歲月之久而如時雨之霑濡於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
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期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
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予故樂為道
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借題發揮不獨為崑山張令言之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尤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濱海膏沃之壤敦朴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瘠嘗有言于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今猶與縣為界蓋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為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溪君家世力田雄于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愛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于予蓋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予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愚在于不知爵之為知為不知爵之為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為也夫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勢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為榮也夫此非能真知為榮者也藉此以加于人謂為己之能而已矣不知為君上之賜也故謂爵為恩其欲而己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誰思之也若是則古謂之素餐謂之竊位而豈所謂親親乎是故君貴爵而天子之爵愈輕曲此言之士知一命之榮則有不可苟者矣楊君登田里為王官然未有真祿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為輕矣然君獨自以為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

卷六

使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加以爵而中國無事四夷不交侵矣
只一榮字反覆推勘遂得如許曲折

卷六

送夾江張先生司訓序

昔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常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為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為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為天下之望治治相如河子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序交馳橫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

卷六

恣睢之意窮閭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覆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雖蒙其惠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此有識之士所以淹鬱喪氣而長歎也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畧而介然之操不為勢利之所沮屈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縉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穉皆聞其賢乃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嘆息為之徧訪士大夫之遊宦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為憂又以為先

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顯復奔走於常調此所以不能不致恨於先生之去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其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為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宮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千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恤色則區區較計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自己者如此也

卷六

氣昌力厚絕似魯南豐

羅應經

士為四民之首而統之以學官則化民成俗之本所係也以下僚閒員置之雖賢者而不與聞知焉何哉

送計博士序

此段原博士官之所由設在秦經

景日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應樂以造

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于文者

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

日教人以講學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

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

既歿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

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

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

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

論矣

會天子親制臨決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

存而後若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

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

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

行於魏晉之從而梁之皇甫仲都周之熊安生沈

重陳之沈文阿周弘正張澹隋之何妥二鍾皆以博士

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存而其說

始歸於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寵而唐之儒林衰矣

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

歲之學官定為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

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為應試之文而無講誦

之功夫古今取士之途未有如今之世專為一科者也

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

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為

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為加輕

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

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

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先生之來教崑山以寬

仁化導未二年用高第人為國子博士余嘆計先生之

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也吾黨之士周與言等

皆高君之義而重惜其去故為序以贈之

歷叙經學之盛衰而尤感喟於應試之文切中情弊

羅應經

官存而職廢士風之所以不振也典守者不得辭其

責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某侯之賢曰天子有詔

徵侯侯今且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願有聞於子

子觀古之吏者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紀載之不

詳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為東南大都而

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強明仁恕不

足以為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引治以來廟食者多矣今

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予所慨慕而嘆惜者而沛

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颶風大作海水飛溢

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蔽流上下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

其餘民俾有寧予其賢一也一二小醜負險連誘出入

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

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

責相望於道死而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笞掠瘦死

流離困窮所不忍言侯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

賢三也予以為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

方之民無窮之患也侯既能恤之於為今之甲今去為

天子甲甲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

區國家取之將二百年矣辟之人少壯有加嘗勝百鈞

之重迨夫靡老疲癯猶以甲甲之任驅之未有不絕脈

而亡者今三限之決責之一昨數年之貢併加一歲可

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千百萬以予

民乎此論於增戌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

以此言於侯可也

委婉頓挫使人中怦怦而不能安大類永叔
羅應經

而亡者今三限之決責之一昨數年之貢併加一歲可
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千百萬以予
民乎此論於增戌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
以此言於侯可也

卷六序

送童少瑜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以弼書爲業異時童少瑜從其先
人游嵩山尚少也數年前歲舟婁江余過之少瑜示余
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
先人相與之舊謂少瑜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
少瑜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少瑜依依於余有問學之
意余九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
古書稍出余益深嘆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盛盛士不
復知存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不路之俟而孔子之
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脩己之道外不知歸人之術紛
紛然印競於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少瑜之患也
少瑜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竒少瑜天與之書
之神物也人曰與之虛其性靈必有能印開發者玉在
山而草木潤潤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
之氣而卿雲綸囿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
生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感激取四
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
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在今人雖去古之
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印也貴也雖然
今之學者且以爲土梗已爾少瑜獨不然且幾於

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
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人不讀書而鬻書之人窮亦必然之勢羅應經
日與典籍居便能開發性靈事未必果然學者以讀
書爲業亦何可不存是心耶

儒文

卷六序

孟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此段序已之說子雲之任分宜與人之者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句曲入南都渡江時

亦得民神狀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清流關馬行高山相與徘徊

四望而嘆息至徐沛聞水潦方盛流殍滿道私心惻然

以為得作一命寧使夫人至此而子雲為人寬厚有

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視頓舍食飲不自取便

和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別去依依有情予以是

識子雲之賢此段已之說子雲之任分宜蓋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袁

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為今宰相之鄉求其為令者咨

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之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

難矣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為治不

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

推之為令無不可也夫宰相求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

相之望已矣外是何求哉此段已之說子雲之任分宜後世民俗吏治益不如古嘗

願天子與二三大臣留意郡縣慎擇守令庶幾有反朴

還淳之漸聞之長老云往者憲考之際禁網疏闊吏治

實之效如此然不格奸蓋國家太平之業比隆于成康文景之世

者莫盛於此時此段已之說子雲之任分宜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

務號為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

侵匿所在有之今則芟夷搜括殆無遺力吏之與民其

情甚狎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畧無縱貸東上蓋昔之為者

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為者是

知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以

思其故也此段已之說子雲之任分宜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各

扣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居官與平昔異

而稍變易其度故于其行而勉之且以為天子之大臣

非私一鄉蓋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為吏者知其意

之有所在也

居上以寬為本三代之治也安得縣之今皆如此

應經

歸政

居鄉與人居官近實切裏說得娓娓真有益於人文

字

送余太史南還序

提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爲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於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於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於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徵皆有職業獨以爲輔相育材之地於天下之事一無所繫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以裕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於諸子百氏之說古今

歸文
卷六 序

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爲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人則同舍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

不自知其名望地位之崇乎以爲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於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邴邴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及也所取士於先生之去也個個乎其如有失也其日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業非特王公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

亦欲得王司之賢以爲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於陸公以爲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爲先生之所識援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尋常茲不敢具述者蓋爲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同意貫輸而成波瀾廻薄

洞見本原之論可書一通於館閣

贈俞宜黃序

此段言司馬公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

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其所

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黃

卓魯無以過夫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

過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去也其為州縣御故也

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為

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

予識宣平俞君君為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

意於為俗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則唯以平恕為心

而未嘗刻覈以求功宜黃在山中數燬於兵君為縣草

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

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為吏課者君獨汲汲為之無不

辦治至其為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

雖然亦有過焉夫其縣之士大夫不立為士民之望其

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抗法

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

黃之仕者益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

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為

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

者矣至於他縣之吏亦以媚嫉傾排者多以致毀譽不

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微之在臨川與君

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

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

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之春

與君同人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

以為贈

吾邑譚公於嘉靖間東蕩西除南征北伐功業爛然

然不自以為功斤斤以戚繼光俞大猷為言非甚盛

德何以臻此厥後紀載失實人知有戚俞而不知有

譚者可勝嘆哉今讀斯文旁及於公不禁低徊久之

雖應經

賢不賢從名實上說為俞言之耶為監司言之耶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王國光

此段乃初志也
予與狄君承式同舉於鄉試於時予以為所以來應舉者期於得而已不得則已雖窮不恤也而承式獨以祿養為急徘徊不下遂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予遊錢塘西湖遊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為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此段乃其志也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與其徒讀書講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之學承式為人敦朴敏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為人師不容默然而已乃將出其所有以考詢其不同何如也浙東此段乃其志也歷分浙東諸學為文成公作序
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甫許益之世稱為藝之四先生蓋之弟子為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克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宗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若諸賢節目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蓋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利第至閩郡不見一人或者遂鄙之以為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天地山川之氣時有蓄而不發者夫果實繁者不能碩大假令縣貢數輩求可以為得人

以臨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才也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遼國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賦於學官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即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珍山寇卒以保障里里全城以歸與王之運其文武大器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也承式入公之鄉覽其山川而與其子弟遊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未有不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以激迪之則見括著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文成

卷六

三

文成公為一代人物文中寫得生氣凜然千秋如見

贈醫士張雲厓序

此段古之序

提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名公。自後為史者。槩取神奇詭恠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世之要。欲為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視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為之。下迨於烏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為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為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者。其實不迫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歸文。
卷六序
而伎術亦然。可嘆也。嘉靖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為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為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為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呼紀者。或者其在此斯人也。

言短韻長

魏郡李氏榮壽序

此段古之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之禮。年紀之次。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為壽者。幽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為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為燕會以為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為文以頌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為壽者。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其生平讀書之文。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半於五禮多闕。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誦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為吳俗侈靡。特如此。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曾於此間。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請公謬以為能。而請之不置。比為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為非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為慰人子之情。始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已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為請。蓋諸公詳之。壽者多矣。余獨為其詩序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壽。德雖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

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九。孺人年五十九。子後哀所
得詩聯為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此禮習而不察。久矣。不可不為言之。羅應經
儘力放倒。溫茂深永。

歸文

卷六

三

九塘黃翁壽詩序

古之君子之仕重去其鄉而違其父母蓋迫於王事若
將有不能一日安者余觀陟岵四牡君子于役諸詩何
其思念之切也當是時其為仕者必有所不服於其家
不然則山川道里之阻脩諸侯國邑之封限勢有所不
及故遠者雖其父母妻子或至於數年而不知知是以
其思念之切如此也今之仕者海內數千里川浮陸馳
可以計日而至有蒲泉郡縣之寄皆得携幣以行所至
如家而鄉里之息耗因郵而致者無虛日也士大夫之
仕於今世者可謂能自得其所矣夫以千里仕宦能致
歸文
其孝養之誠而怡怡然無不追起始期逝不至之恤可
謂有不好於而家者矣於是達於政皆仁孝之推也而
民有不被其澤哉南城黃侯為上海之二年其祖九塘
翁年七十侯以弱冠膺鄉薦為江右第一人明年遂登
進士侯之尊君年尚壯方待試鄉郡而季父亦與侯同
舉於鄉於是侯宦遊海邑而二父日深顏色於其家南
城去吳間關數千里而音問日平侯雖居官如侍二父
在九塘翁側遊燕姑盱水間也歲之七月某日翁降生
之辰侯緘書命使為千歲之祝海邑士大夫與其耆老
皆因侯以上書為壽詩若干首余嫻友陳上舍高卿聯

爲大卷。俾余序之。世稱南城山高水清爲江右之名郡。
余少誦魯子固之文。常想江漢星斗之思。邇者見侯於
敝邑。方以年少取高第。界無自得之色。而欲然有志於
古人。其所至未可測也。抑侯以仁孝之心達之海邑。天
必有以厚錫之。以慰此邦之人之願。古語有曰。溪深則
回。木落葉本。吾見富貴壽考當萃於黃氏之一門矣。是
爲序。

從仕宦言孝又從孝言政發人深省

歸文

卷六序

三

秋氏壽謠序

嘉靖甲辰。予友秋尚文。試於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留
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且眷念其親。竟拂衣以歸。
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於堂下。願諸弟而喜曰。
吾不能進。取以爲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
里之外。寧能爲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賜一月初度
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膳。諶曰。吾賓客
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滲瀉。不能具。惟醵酒豆肉而
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賓主忻忻。惟笑竟
日。此可以爲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於祿。蓋盡心焉。
蠟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
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爲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
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詞競於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秋
氏之爲壽。異於世之爲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予書。

頭宿羅應

寥寥數行波瀾蕩漾無垠

我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貴雄至都事君兄
弟用選入成均為弟子而廉卿嘗與予同試春官矣予
弟亨甫為都事君壻故予識啟貞于垂髫之時都事君
偉儀觀美鬚髯而啟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
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
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啟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
其家而不幸早大其孤汝誠方在孩穉母諸孺人以育
以訓至于有成今去啟貞之遺一紀其冠受室矣諸
孺人者寧已令貞伯女也其長身有衛其妻之操其教

卷六記

五

子有歐陽夫人之嚴汝誠節承慈願是情是情足以自
解而念其先人早棄諷誦我之篇曰日以泣遊行江
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我江名其精舍客有憐
其志者求記于予且請為解之予以人之情皆有所止
至于悲傷之過人不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為其親而
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一
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為送
死有已後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予憫嚴
子日誦夢我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祖考之志思
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者是乃所

以為無窮之情也予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
歡宴竟日再過之則啟貞已為主人而予友徐直言在
其家熟留宿明日別去即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
來為其外氏陸家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
間而觀于嚴氏三世有兄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為之
記

其志哀矣而文悽愴悲慨足以赴之 羅應經
史遷風神

歸五

卷六記

四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

陵書扁賜之在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

野求其遺跡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于山之陽為

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于會

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後涉歷世途遂

其夙好至為桓溫所議文簡公歷事三朝受知人主至

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况若有不相當蓋昔伊尹傳

說呂望之徒起于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至終其身

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唯公告

老周公留之曰汝明易偶王在寬乘茲大命唯文王德

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后之君子非復

昔人之遺食而義不容手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

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遂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

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

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于言語文字

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安元祐治平之時歐陽公登

位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

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

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

官聞戚婉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

之言已行于朝廷當世之人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

默然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

野能脩復其舊還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

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予之言其

亦不能無慨于中也已

抑揚進退一片虛景

人於仕宦者應有同情

歸文

卷六

三

南陔草堂記

此以爲記
余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頭浦之上。蓋自門
南出爲走淞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微合會集必由
於此。故爲市頗蠶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
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出爲縣之壓。妻水循是而
東。至太倉入海。舟晝夜呼不絕。吉甫家負陞而並浦。
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爲堂若干楹。前臨小
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閣。徑西出則平曠然。堂之西
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
故以南陔名焉。余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
鳴至菁莪二十二詩。並先生之所以治天下。蓋主於是。
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則詩必以南陔
爲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叙。
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
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理。賢者
何由而得其所。方物何由而送。爲國之基何得不墜。思
澤何得不垂。萬物何得不失。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
不衰。此四夷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
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
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內及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

儒振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
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錄之。以求合韶武
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
如今世所傳新宮采芣芣苢首陽。及三豳三夏之類。其
辭逸者固多也。東廣徵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
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芣諸作。雖開淡而
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同極之思。東氏不能及
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於社會在社中
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
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
歸文
卷六記
以知南陔之詩不忘矣。余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得問之言。不是強詞奪理。應社
說詩處七通八達。徹上徹下。先生遂於經學故其言
往往如此

滄浪亭記

浮園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重
 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滄浪亭之勝也謂子記
 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
 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迤
 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
 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
 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廢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
 亭也天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官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
 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閭閻夫差之所爭
 歸又

卷六

子胥種蠶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
 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
 嫺威乘時奢僭官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
 爲韓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
 不與其溲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
 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慷慨有餘哀

詮次與議論俱逸絕

畏壘亭記

自見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
 有安亭江今不可見而其地名尙存其田惡而不可墾
 其民皆畝而多貧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閑靜
 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
 亭登之可望平曠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南亭舊無名
 予始名之曰畏壘蓋莊子稱亢桑子得老聃之道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盡然智者去之其妾之孀然仁者遠之
 臃腫之與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無畏壘之民尸
 而祝之祀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三子以有
 歸文

卷六

自遠而至者相與詠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數十畝
 歲復大旱用牛輓旱晝夜灌水稻以得穀釀酒飲石寒
 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然誰爲遠
 我而去我者乎誰與我居而我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
 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寫自得之趣具見室家和平之象

淡蕩

雪竹軒記

此段言不答山人馬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

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

或以畫日月一至子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

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此言不見與山人少喜

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

之安亭及子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

一江予嘗過安亭其古桂之問寺中時往來

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馬山人時過江來獨吟佳

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

歸文 卷六 記 是

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

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

馬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

浦之嵩塢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塢近子

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謂青浦舍爲其所怒所買田

幾爲奪去予亦創迹茲土矣山人復遺其子來曰吾前

告吾雪竹軒後幾燃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

不能得今吾且暮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

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

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

對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

又數數書來會子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

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詮次瑣細無不入妙終始不答不至與韓昌黎新修

滕王閣記同意

歸文 卷六 記 是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交於野鶴軒吾昆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墓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舍能好文愛士不為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為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八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謂為王人子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卷六記

似柳子厚柳州諸小記
羅應經
字數寥寥意境無窮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脅凌與為惡不從夜群賊賊諸室縱火焚其天反風滅火賊共昇欲殺火尸如畏石莫能見前日縣故有貞烈祠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来火出祠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額天拜禱忽而腋血流縣宰命其婦尸詣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電暴至群鬼百數其妻遂棄去及官奉檄啟視女子時經暑月不腐其膚肉如生頸帶二細孔有血珠伴人吮之則未合也知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命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必使無遺害何也悲夫傳奇如見俗子徃徃不信是不信天地之大古今之遠也

卷六記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七

明歸震川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記書傳說書事書後墓表墓銘行狀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二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東齋之衡在講堂東偏近廬徙之西頗為深遠清閑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于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

歸文

卷七記

承迎左右為進若輩固望諒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其餽粥養妻子常不給為耐齋上官行縣吾於其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并趨唯諸為耐齋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為耐久有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仕不為道至於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是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貧與為道並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

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為清

高雖然求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不能耐

則雖博士官不可為矣使其能耐雖如孟子所謂抱關

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下惠首陽為拙枉下

為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

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能耐不能耐是解嘲語亦是透骨語羅應經

足破俗情

歸文

卷七記

陶庵記

此段言其窮之甚

予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懣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大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問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睫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入久矣及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自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渣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歸云

卷七記

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饑寒憊於廩而性情不撓則於晉宋間真如蜉蝣聚散耳晉庾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庵云

一氣直說自具曲折深潤之致 羅應經

論陶庵特具隻眼

秦國公石記

此段言秦國公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州人進士第一人衆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雷韓偓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關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皆以爲屑治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在其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若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于此余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

卷七記

學官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始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僂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于閩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彷彿漢大將軍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辭海時也僵卧庭中今立于西垣云

就石抒寫興衰成敗之感倪仰不盡 羅應經

摹寫風神奕奕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先序廟宇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爲洞滿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水嘗問焉然神儼然覩居無淫瀆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健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信棲靈之地余於數次大獄卽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間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

歸文

卷七記

五

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涸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賜不可登也余曰爲禱雨來畏賜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盤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而石鑿上閣下開如佛龕焉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組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起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遂至神前拜

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眾歡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平山即雨廷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

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縣與胡孰較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圯者以神下體近足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嘗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有懸船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惡策卽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拊拾以爲罪見人輒傍攬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胷明日瘍發於胷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內暴以害人則人道曷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遺世之河海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儻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歸文

卷二記

六

敬鬼神之一端也詮次描寫咄咄逼人尤愛其禱雨一段極探奇攬勝之妙

羅九經

神道設教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此府通判所出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武佐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
 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矣其後復設一員實以馬之政
 而隸其職于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難行
 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為馬之善政
 而先已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廢不可復振而有
 官或以撥民反若發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
 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乃郡人為言
 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嘆其直長者之言余病
 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
 歸文
 卷七 記
 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存味其言之
 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
 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文書一切稀
 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
 黃落遍滿堦砌殊歎然自得而趙公又稱前判王君
 之賢余既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壁因問王君
 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王君於馬政不執制
 閑居不攝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扶摘無
 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愈王君余
 又自喜顧何以比趙前賢抑王君之居此九年而余以

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云矣王君
 名雲衡字道亨山西高平人國子士舍來調以嘉靖二
 十八年至迄今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承以去余蘇
 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太平之官以無事為得職豈第馬政哉但先生則不
 盡其用可慨矣
 語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歸文

卷七 記

八

答唐虞伯書

某啟虞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
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
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
敢復言但言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人之言而
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口自七八十歲下至
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
言諸克之惡有詳有畧其謂朋黨殺人一也至於當時
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審訊可得其情實
况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大四五
歸文 卷七 九
克人挾淫姑以爲主其殺一女子如屠大家往來蹴跡
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
人知之哉所慮則詞參錯終得避死亦恐非的然之見
者非僕所宜知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
不得於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乎諸克因
奸而強逼殺此婦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
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
律意天下之事當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拘懸顧慮牽
於流俗之說情可實矣而曰法不應實情可謂矣而曰
法不應問往往支離膠擾事日多真可歎也或又疑

見前

烈婦之死以捐克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汚夫烈婦苟失
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
夫者小小利害嬌阿脂豈無所不至區區女婦元志於
群芳之中卒於死狗然後云云今世好論議每不樂成
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見有如此者吾輩
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排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
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昧而不錄爲惡者以文浮
自營脫禍則天下何所賴哉後讀書者宜頗有抵牾今
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載吾兄所居至此僻七八里誠
加訪問僕言無不實者僕居常閉門少見人如死者之
歸文 卷七 十
家及諸克皆不識其面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
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願
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觀此知讀書而後可以讀律羅應經
勁悍可以斷犀牛而截蛟龍

上御史大夫王公書

都臺相公閣下。有光開天下之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制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下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下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分。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眞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幸焉耳。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而不疑。

歸文 卷七

二

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佐國家成光明之業。而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辨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今閣下爲天子執法操天下士進退之權。其能辨君子小人。賢不肖。必明矣。有光不材。不敢自附於當世之賢者。獨以少荷國家作養。遂成掄選太學。尋薦京府。初。今閣下爲縣。當此時。相知益深。益不以有光爲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十石及數畝。列省。陞中丞。治河。

漕濟州淮揚間。有光往澤京師。道之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少司徒。有光時與諸進士。族見閣下。獨加禮遇。異於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至。然亦不拒逆。而進之退。而私念以有光之受知於閣下。與閣下之知有光者。至今未嘗變也。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尤荷閣下之知。使免於過謫。然而銅金銷十大毀其積。已至於閣下之前矣。悲夫。以三十餘年潔身脩行。一旦遭謫。羅垢。乃不能自辨。於三十餘年之素知。使閣下疑所見而信所聞。大豈閣下前日之知爲非。抑亦將有以活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能了。了於其衷。而變不能勝衆多之口。而姑爲謝之也。然則士之所恃於知己者。危矣。閣下何不放有光之爲吏者。夫豈若人之言乎。昨在京師。今萬宗伯乃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家。與有光所治連界。有光私竊問萬公云。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若耳。有光謝曰。得公一言。可以無媿。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則有光之爲縣。果盡如讒者之言乎。今銓部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賢不。

歸文 卷七

三

有果盡出於公與明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為腹心
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其不足
蓋取信明矣且今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
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如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
功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道一職何治之卓卓如
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選代之後其弊益熾故
也如此所舉則可知其不為後世者鮮矣夫與愚人
論智則智反為愚與不肖論賢則賢反為不肖故智者
決策於愚人賢士呈行於不肖此道之難行而賢材之
所以多闕也今於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語唐虞
之世所為疾讒說殄行者寺人傷於讒而有巷伯之刺
今不能禁而又行之如此則奉法循理之吏豈能見容
於世耶此段重上入已改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宜監郡者
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
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
則雖登明還公舉世咸仰閣下貴朝聖朝之盛而寧獨
無如有光前之所論者計今世人才之衆多何啻以千
百計皆進退於閣下閣下寧以失一人為重輕則有光
一命之賤其何足以後演閣下之聽也夫自古一士之
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

歸文

卷七

三

歸文

卷七

十四

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況平生特閣下之知自謂
俟百世而不易者不謂其有所變也獨以閣下不勝衆
多之口而姑為謝之云爾然有光自以今日有閣下之
知已而不獲自伸如此則亦已矣原注官雖微而出處進退
宜明是以竊緣閣下之素以求自放於田里不使墮落
於讒人之口閣下統憐而使之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勝
幸甚有光再拜

對知己之語 原應經

失志之言能如此勁悍曲暢無解礙氣大類昌黎

與廖桂坡書

此序別信

頃過淮南得奉光儀十餘年懷慕之情頓覺釋然追晚

暮不及躬拜堂下明日為同行所牽挽解纜而去回首

湖波故人已在雲烟浩渺間前十年懷慕之情復在也

此語甚而還秋間鄉人往淮上附書知有零陵之選日望吾兄召還

此行實乖素望然南楚號為消遠在九疑瀟湘之間追

踪元次山柳柳州之遺跡如此為吏不俗矣僕僂蹇恐

不復能自拔第以祖父在堂老祖今年九十一老父亦

逾七十家世讀書未有光顯在位者每至秋冬計偕二

老人躬自督勉上道重遠其意故屢誦而猶不止也戊

午之冬當復北上計吾兄此時必官禁近晤言之期倘

或在此

每於轉處蕩出達神來

卷七

七

與李廉甫書

此段自序後情

去冬瘡病未平罷勉就道已迫歲除至金陵渡浦子口

跨蹇蹣跚行三千里辛苦之狀所不可言道經鄆知

使節三兩日前已過悵望久之秦文卿入京承厚恩未

及脩謝茲又辱使人遠來得初五日手教歷歷道前事

讀之黯黯然非故人情厚何以能記念如此常下第即出

國門前次見文隱公言科場中事有傷心者今次徹簾

晉江王儀曹郎即日尋拙卷讀之與南宮諸費卿傳觀

歎訝者累日諸進士謁歐陽尚書歐陽公首舉賤名深

加歎惜王考徐公亦時對其鄉人言之古之人不遇者

有矣無在位者知之故也在位者一二人知之矣未必

能皆知也今皆知之矣而又不遇豈非命哉此亦非僕

所宜言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無能知

我不遇時也荷知已惓惓之意因及之

語語入人肺腑

卷七

六

答俞仲尉書

生曰仲尉之知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乎

賤之地如啗啞聲聒耳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

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章纏繞然觀美

於炫於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相舟絲衣之篇

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為人道之常而作者為之憂

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

歸文 卷七 書

聖人遂因而有之以為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

於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一之後各知今世

之人亦有出於相舟絲衣女子之下 敬焚倫反道

敗德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 而盡而天地

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夫彼已就屠剔剖以遂其志此豈有顧於後世之榮

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為揭謬

僕何望焉

發微闢幽之意儼然春秋之旨 羅應經

不放絲仲尉一筆緊嚴有法

王烈婦傳

此其地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岷山之西溢濱村岷故有薛

烈婦彭節婦常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

三烈女相望也自烈婦人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

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不生而節婦死謂芝為瑞

草瑞之應恒於壽考富貴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

觀大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目瘡貧無子難為其婦誌

烈婦指心以自誓士瞑目為絕水漿家人什康強之烈

婦不得已一舉輒輟卷口現音如此飽食自飽地喀

喀吐出每涕泣呼夫欲與俱去家人顧屬私語然謂新

歸文 卷七 書

死悲甚不深疑更入且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灶

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泣下閤然而大語見漆工方

塗棺曰善為之徐步入於閤門戶聲絕死矣麻苴重藥

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舊為吾家北鄰世通游好予昔年

從師士亦來長與案等耳不意其後乃有賢婦異哉一

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

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摹寫細入 羅應經

先生序事文全萃史遷描畫刻露然所傳之人少可

傳之事不足以盡其技故不多錄錄此以例其餘

歸文

卷七

九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沌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螟蜥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形之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群而有爲義辭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豈哉惟清靜之所以命伯益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矣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辭典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余言爲然矣

奇闕語而自純粹

東隅說

此言與中無二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南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彼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固。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大不加墮。地不加歸。文

卷七

三

悟境

二子字說

此說本義

子昔游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允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子之在崑山之宜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髮子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阨之中。室家惟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之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所思以立身行道。求無愧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魏晉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疇。夫士期以自脩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歸文

卷二

三

庭訓語故義正而詞婉

淵然以深。悠然以遠。

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予。予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

北魏志云：張雄字子

鑑。聞之老氏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常德，不離復

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挾之以不敢勝人之

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鑑之能受，而水

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後歸於嬰兒，人之勝心不生

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

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稍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

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

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

於天下。

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雌

是謂天下之鑑，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鑑，不足以稱雄

於天下。

說本老氏可以訓世

歸文

卷七 說

三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

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氣隨翁，攔

不去。翁留妻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遂之江上

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

妻喜曰：小豹來，且至，速爲其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

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卧翁足上，以覆之。翁去

後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後與米飯，故會

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見之，虎

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卒。嘉

靖文

卷七 書事

詩

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

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

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雨大降。

然翁平日爲人謙杜，無異端也。丁嘗論之以爲物之勢

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養之，而佛老

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惟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子以爲

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

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

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嗟！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

其理之所至也

開情至理

歸文

卷七書事

五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姬。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其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飯。為歡宴。姬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為。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通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姬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鄰陽為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姬。輒致榜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群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眾言曰。汪姬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竊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姬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權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姬亦以為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姬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為奴織帨耶。姬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

金梳貞女冒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婢以已梳與之
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婢方浴嚴求其浴浴已婢曰今
日與新婦宿嚴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
擊嚴嚴怒走出入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
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嚴與婢恐事泄繫
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酬飲二鼓共縛貞女推斧
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殺我令速死一人乃
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取其陰其舉尸欲焚之尸重
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將火者以足踐其尸見
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
歸文
卷七書事
以錢椎推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
時年十九耳始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
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
擊某以及刺姊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
罪今何如惡少絕於獄貞女爲人假姊奉姑其謹雖遭
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及而不悔
可不謂賢哉人以群賊行汚閭閻之間言之則重得罪
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
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
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

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辜
之徵乎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
慘然毛骨爲竦因反觀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
擇

情節瑣細處一一描畫是史漢羅應經
須看次其淑婉處

歸文

卷七書事

三

書燕南遊卷後

某始計借由滁州入彭城前年再登滁山春初猶寒馬
行山嶺山多積雪此風蕭蕭令人愴然有懷古之思宋
太祖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關高皇帝從
郭元帥駐兵滁陽明發始渡江克承石取太平王業實
肇於此因詞歐陽公之記云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
而水清可謂千載同此慨矣因問所謂豐樂醉翁亭者
俯視環滁之山彷彿尚見太守醉而遊人歸也乙卯之
夢張君允清以燕南遊卷見示因漫書其後

語簡而豪蕩

歸文

卷七書後

三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西溢濱之原公以成
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
靖十七年天子奉冊寶上祖宗徽謚推恩海內詔前代
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葬墳墓所在官爲
脩治置守冢復其人稅或未除者除之時此境常熟大
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
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發牒常熟
縣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例宜以
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
歸文
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端恭公有
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三日而疏上之八上所
以神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機非一也故矣其
明年皇與旋軫公封上臣名書請爲南河之建在廷之
臣無敢爲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自虜酋阿羅入黃河套中虜種遂久居不去爲陝西邊
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
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進蚤霜不可田請增戍
守而已至今上言時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既而天子震
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見遠識不可

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中之於周文襄公而獨石宜府所樂八城七百堡爲遠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且亮望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天子恩服朕之臣。湛恩沾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奉明詔脩舉職典汲汲於師旅儼僮口不服給之時其風誼猶可尙矣。賢人君子之歿達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尤顯於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

歸文

卷七碑

侯之勤其事因誦書之於石以告於後人。

租小利也。免大典也。樹議察切醇可以勉可以諷。

常熟貞節婦李孺人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世罕言之亦以其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常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然寡儻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勞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資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殉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

歸文

卷七墓表

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若君薨世子幼六

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殉君者也。以臣殉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李氏爲同縣士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辛丑年某月某日卒。其鄉人陳中丞察夏郡守王麟

翟太史景淳高其行爲貞節季孺人傳俱稱其教世艱者爲有功於將民而未有墓石蓋季孺人之禍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太守企菴將公之兆域也孺人塋後二十六年世卿長子以忠成隆慶二年進士疏祖母節於朝得旌旨予因世卿持狀來請因論著之以表於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孺人爲中道云。

無奇節可傳而又自可誦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道其佳客字

歸文

卷七

七

亡友方思魯墓表

此段分作表二山

予友方思魯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于昇幼不克塋某年月日始耐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墓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界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遠人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魯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昇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魯自負其才頗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失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當計吏行書肯絕大江朔朔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但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視其齋輒必以氣陵之問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魯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

歸文

卷七

七

禪者雖其徒所謂啞龍啞羊之流卽在施舍與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魯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越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魯之才以量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條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於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室也此吾所以歎天而成材爲難也思魯諱元儒後夏曰欽僊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儒文

卷七 墓表

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魯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祐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女三人。皆側出。思魯少善予。予與今李中丞康甫。晚步城外。墮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文會。又同舉於鄉。思魯築園亭出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魯與沈僉憲伯庸。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

獎之語。思魯凌曉乘船來告。然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魯愛予之深也。思魯既歿。明年予北上。時周參政子和在登州。李中丞在臨清。爲文哭之。並以副書示予。極哀悼之詞焉。而陳吉甫著其行事尤詳。予獨痛思魯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參成材之難。古今一理如此。

墓文

卷七 墓表

立明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脩飭立功名於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
述之若是而以為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
不然雖暴著於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氏之門其
持已立身不以小節而不問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
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
之蓋知其存於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
立明之為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立明有高行多
天節以其在於隱微幽獨之間而無不可誦言於人者
此立明之所以為賢而人莫之知也立明姓沈氏諱世
立明字明甫自號立明少有俊才為文章意口占而成與
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二人者相善也于岐官達
位至大理寺丞立明純甫屢困於鄉閭純甫晚乃得薦
其後一戰試南宮後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各聲
籍甚太末方思道為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
立明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於奮治名國與其徒
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立明日放於酒無日不醉
往往與人皆醉中語也嘗持胡餅往來山中或時懸壺
裸行於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
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為門立明日與飲酒不交一言

卷七 墓碣

立明

立明

卷七 墓碣

立明

歲終謝去。疑墨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
卷。立明不屑意。故為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立明於
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
神遊其間矣。其寄與清遠如此。立明以嘉靖某年月日
卒。年四十有二。子一人。曰大宗。初立明祖諱廣。從祖諱
魯。兄弟皆有文名。壘邑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
曰。此立明家墓也。異時古栢其奇。常傳爵含。翠以此代
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甫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
有仕者。獨立明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

立明人奇此文描寫特盡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景之孫嚴嗣追封敦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讀州府傳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反爲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死樹田夫婦相愛而樹田累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見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爲節婦道榮樹田之罵曰若毒我子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擬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歸文

卷七 墓碣

志氣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自縊節婦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窮竊歎相語知必爲已登樓自縊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翰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祺請書其墓上之石大指鄉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瀕海上非大郡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其孫氏宣氏張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爲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

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爲存亡絳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展有此銘章
賓王相間詮次極錯綜變化之妙

歸文

卷七 墓碣

畢

鄧漢卿壽藏銘

鄧漢卿年五十九歲為壽藏請手書其家世生年月日而銘之元凱遂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之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漢卿蘇康為紂石北方桓司馬為石柳君子議之趙太僕司空表聖之徒皆豫為壽藏後世以為達若以為在上為烏焉食在下為螻蟻食則二子亦殆議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嘆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二子豈為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嘆生人之速化其意遠

歸文

卷七

聖

棄官家居爭以詩書文藝為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庵先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遐不可復見也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為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昆山祖諱文康正統戊辰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庵者也父諱齊成化戊子舉人進受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生男女若干人予為漢卿書如此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白予亦莫得而論也鄧氏世傳帶下簪

有神驗其家具有方書漢卿尤能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所治然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為區區一世之功者吾何敢藉為後世之太倉公耶壽藏藏於國明村某字圩之原為三穴以某月某月初度之辰封之實嘉靖二十八年

銘曰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繁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明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為屍以生為春荷與鄭君古之達識猶歌高堂樂飲立室我為銘文刻於貞石築之墳如白巖之後茲以為始封之若翁百歲之後茲以為府

歸文

卷七

聖

節節生波一片神行

恩州知府贈按察司副使李君墓誌銘

此誌銘者，恩州知府李君之墓誌銘也。君名某，字某，恩州人。其先世為恩州知府李君，有銅

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酋許保與黑等，偽為哨兵，突入城

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

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

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為常。君謂天子命吏為賊，賊質是

孰為開端者？書告苗平，鎮將石邦憲亦進兵，毋以死為

忌。邦憲不聽。君乘馬出，歸山。苗子稍寨，崖高水深，遂自

投下。賊驚其捷，其出氣息僅續束之途而去。思人兒還

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派沅鎮平銅仁

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即被擄。馳兵間已及

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

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庶一子命按

察。愈事，敢極論祭於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唯古

之法，駭蠻夷得刺史太守，男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

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

事敗，未嘗不以為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

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被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

聞知，此何為者？故朝廷之郵，事者優矣。其於兵吏有

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青州諸城人。元時有為

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高祖子封

奉直大夫，修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芳，進士雲南布

政司右布政使。祖京，進士吏科給事中。考鑄鄉試第三

人。未仕，早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

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潼州學正。未上，丁內艱。

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為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

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

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

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

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於此疏其能，得民也。大學士

某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為其州守。內江民

扳留之，不得為涕泣立石。君至某陵，均徭賦剔奸，蠹豪

民為之斂跡。皇太后梓宮，附顯陵，承檄給糧，得所過無

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常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

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某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見

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既便治民，號為精練。

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為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

不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請去。滇民泣留立石，如

內江時。尋陞恩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

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為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

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

以重賄賂。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

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為遠。然龍城於今為仕

宦之邦。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

事顯。雖中州世官之家。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

憤君之歿。銘銘於余。余不可辭而為銘。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潯。宜。辰。永。天。失

在漏卮。兵革。墮。武。習。為。設。欺。陵。敗。卒。侯。實。明。其。主。奮。不

顧。死。以。絕。劫。貨。帝。嘉。精。忠。詔。恩。優。至。彼。亦。何。人。天。子。之

吏。以。身。為。市。生。寧。不。媿。後。亦。何。人。邊。圉。所。寄。聞。守。之。死

歸文

卷七 墓誌銘

曾不脫視。自古為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承。傳。之。融

山荒絕。我實銘此。有石崔崔。其詞則。數。後。千。百。年。可。配

柳子

着意死節一事而處處羣畫生色可愛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淳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澄之上曾大

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

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常

至乏絕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為

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

佯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

見者莫不憐之公得了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

貧苦之日為多方公為御史言事貶嶺南十餘年君與

繼母憂淑人留睨山日闌無儲奸愛厥父寄身蠻瘴內

歸文

卷七 墓誌銘

顧慈闈救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

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

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於詩書左氏說記亦能旁涉此

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誦讀而已嘉靖二

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

不逮其姑而事憂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其辛勤兒子

婦也春秋已高侍憂淑人者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

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稚拊教皆成人嘉

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柱

邦泉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濤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二

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又考其葬所上疏當正德中皇嗣未生天子不御椒殿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徒實振天下而山東群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是時天下譊譊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清謐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繁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於朝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抑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迹所以貽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墜其世云銘

歸文 卷七 墓誌銘

聖

曰哉周公匡我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巷執其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奢麗厥世云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有威於通議公而於此誌發之須看其軒旋迴合之妙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曉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翁嘯衆所觀瞻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嘉自脩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克凡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

歸文 卷七 墓誌銘

聖

通其精廬。暇者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蓋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志。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可悲也已。銘曰。

嗚咽感慨。讀之可為涕洟。是對知己文字。

歸文

卷七 墓誌銘

完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後溢為諸湖。以十數。其東為嶺山。湖最鉅。嶺山湖北。折為溪。復小瀝。為度城。壩蓋湖水之觀大矣。水欲盡。而後瀝。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為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晉有隱德君子曰王後齋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希落奇偉人子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姪子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憩潭旁。篁篠間。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為揮嘉樹之實。米芳桂之英。論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歸文。

卷七 墓誌銘

三

登忠孝之堂。為之慨然。而歎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墓。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附焉。先期來請銘。而自為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為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即吾家度城之近地。碩嶼人也。好祖諱奎。好曾祖諱源。先祖諱某。是為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為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即付以家事。祖母性嚴厲。辭富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年遭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

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疾。疾爲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之不異。已出。比先君病卒。其處一室。食則同几。卧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蚤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戲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爲壽。呼吾子爲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子乃銘曰。

潞山之東。度城之垠。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積碑之孫。雲樹其連。來嫗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吹纒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何從何歸。文。

卷七 墓誌銘

三

先白水瀾瀾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前半借虛爲實。後半化實爲虛。情事俱得。

魏誠甫行狀

嗚呼。子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兄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爲當世名儒。誠甫爲人少而精悍。有所爲。於其心不歸。文。

卷七 行狀

三

有威。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餽是時。誠甫爲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群。皆衰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毋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毋之。從之游者。羊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葺山。視先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

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哭國史子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子卧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頷子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繡閣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黃氏福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一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詮次生動而自具結構

歸文

卷七 行狀

聖

先妣事狀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嫻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三月踰年生淑順三歲又生有功功之生也孺人比他子乳加健然數孺感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雖姪不形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三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十有母也孺人諱桂林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敦尚簡實與人媾姻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姓無不極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繅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一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爲團累累累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褴衣小者乳抱手中緝綴不輟戶內洒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笞楚皆不恐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九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

每陰風細雨輒留有光意。緣緣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
促有光暗。謂孝經即熟。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何孺
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
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人死十一年。大
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
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無愛之益
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
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質而不俚。真得史遷之髓。

唐荆川文選引

余嘗讀荆川時文何其醇也有明三百年時文之盛往往聲色香觸俱絕者荆川之時文也比讀其古文又何其肆也如長江萬里浩瀚汪洋滔天汨日不可涯埃嗚呼於其古文之肆可以想其時文之醇矣荆川古文卷舒吐納於吳越春秋國策賈誼鼂錯子長昌黎蘇氏父子間超絕町畦縱橫馳騁卓然成一家言其氣昌而博其神高而渾其致清而折余讀之軒乎欲舞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然則世之欲學荆川時文者蓋於古文窺其藩籬乎夷考荆川長於用兵如截賊海外當時經畧及諸奏疏坊本不傳何哉於其論次同時名將一二首聊足以覘其用云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唐荆川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八

序

中庸輯畧序

贈彭石崖序

廣右戰功序

前後入蜀稿序

目錄

目錄

王君注握奇經序

東川子詩序

江陰縣新志序

鄭君元化正典序

贈訓導邱君序

賀李怡齋封君七十序

與茅鹿門書

與安子介書

與金子韶書

卷之九

記墓表誌銘讀說書卷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西峪草堂記

任光祿竹溪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常熟縣二烈祠記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脩撰方泉李君墓表

目錄

故戶部山東司主事陳君墓表

純齋吳翁墓誌銘

唐嘿菴墓誌銘

瘞河壩枯骨誌

楊孺人旌節碑銘

弟婦王氏墓誌銘

讀春秋

續猶相乳說

書錢遇齋先生高尚卷

書地理鶴岡況君卷

目錄

元明入大家古文卷之八

明唐荆川先生著

宜黃劉鑑廬應德選評

序書

中庸輯畧序

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謫子重采兩程先生

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

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畧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

先生語入集註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

唐文

卷八序

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

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卿人

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

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

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

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

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

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

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

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

儒充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為謀也
 則是不得相亂也此段言說在經孔氏之中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於六家
 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
 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
 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莊矣說春秋者以法律
 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
 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
 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
 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
 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門外之
 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
 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
 孔氏也其為說也粗而其為道也小倘易辨也佛之竄
 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為道也宏以闢而其為說也益
 精以密此中上字為佛家言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
 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
 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
 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
 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
 無間者可識矣此段中上一原無間在佛家言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

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
 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
 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
 萬物泯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
 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開反見與其不住聲色
 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
 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
 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
 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
 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
 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
 能亂其真也此中上字為佛家言彼游揚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疵矣乎
 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
 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
 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刻以待學者之意
 也

說理之文氣自疎越此中上字為佛家言
 較昌黎原道更精深而文氣排宕亦足自雄

贈彭石屋序

此段在序中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利也。其苦身以爲人。至於手足胼

胝。而不敢以爲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宴且食。室

人交誼。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此段中上下爲利

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吾以

謂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者爲己。則其仕

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順之讀其說

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

拔園葵。解饋魚。一二細事。而畧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

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

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

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蓋以爲苟不自利。必能利人

苟不爲己。必能爲人也。此段言仕之好利以起下彭之不好利

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

潔清好脩者。不啻幾人。而余以爲未能無所利者。非過

歟。蓋檢於耳目之所及。而或忽於所不及。慎於大。或忽

於細。此僅愈於驢耳。無恥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

亦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爲有

司之浚我。以有司愛小民。飲食器具之饑而不以爲小

民之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

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此段在序中

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爲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求署縣

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況百金乎。且我書生

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

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

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爲不賢者地乎。侯爲人

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

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居。亦可軒然無

求於世。而顧有一毫利於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惠

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曰。侯之節

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

意也。以侯之仕。不爲己。而其仕。必爲人者。可知已。以侯

之仕。能爲人。而其學。必爲己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

足以觀人。豈其然耶。於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

官某。與諸生某。輩欲留侯。不得。則求予文。爲侯贈。余不

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及於儒者爲己爲人之說。以告

於世之仕者。非獨告爲宜興者也。

百金之辭小廉也。一毫之不利精義也。看其因端洗發

仍復恰還本位之妙。羅應經

此與李即中墓文先生自謂頗有發明。盡其持論。既

精而遂逾濛洞之致愈清愈深固是得意之作然非
養到不能

庸文

卷六

六

廣右戰功序

法音

紫江沈公自築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
悍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擒陳村寨賊端立山
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渾中馬陷以吻
拉渾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渾劫公一酋鏢而
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發弩十步外公振頭以過鏢
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鏢鏢然斷鐵
公射鏢者中飲項頸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首於鏢間
斷其頸車折齒登弩者怖失聲僕而手行上山公又射
之中臂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我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
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廉而入霄追兵戰於霄中斬
首若干級壽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
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
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
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獵以某隘閉告
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
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獵亦以
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
一酋酋騎而走崖竄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
深沒頭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首首

泗而逃，騰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其時賊勢甚盛，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謀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駭白而棄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圍矣。吾欲奪其潤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後以爲綏，刻頃成數百旗，揮之，蛟龍離，令藏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船，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流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首騎而水立挺鎗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鎗西，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尚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卒。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士，官陰

事曰：瑋女失寵，而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邑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主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堅復退，營五里而根，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弁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揮旗爲號，煮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開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揮旗，初岑瑋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

爲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若猛左右璋
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驚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
猛軍見後陣却亦驚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
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
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
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緇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
如且走歸順爲後國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
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留之而潛遣其子
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
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
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
唐文 卷八 序 十

車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後不聽而徵兵
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
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將石
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
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殲於賊知府鄧鏞
間出城奪中其虜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
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
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
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誘其巢
賊蜂出襲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
即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根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
亦欲坐踞之於是百戶潛遣人妻而告急於公公即上
馬後乘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銳者三因奮擊
賊百戶兵聞銳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腰背戰我
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尙橫鯁而陣中守隘不肯散公
使人菱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菱而以勝告公公
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
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
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
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周知柳州

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然從爲解然從者界漢人生從獲間賜附官軍而除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從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圍公度賊尙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從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那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從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調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動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勦剿口語皆告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叢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爲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

唐本

卷八

三

卷八

三

從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若輩通從吾不罪若更與若輩爲販本若試爲我調賊衆咸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人諸間中諸從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枝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肺腹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賀賀行間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剗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遁殲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父已先在或絕達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父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從得出入僨買游嬉城中無禁諸從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調賊後賊焚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從曰若見我若妻予何不來見夫人諸從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從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

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祕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狂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狂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狂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狂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狂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謗諸狂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狂婦皆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巢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問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狂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狂婦不肯

唐文

卷八

古

言則狂婦嗾之使言或諸狂婦不肯言者則諸狂婦自以使人至巢賄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入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刺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運之諸狂婦得完室家與見遷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克級故賊嘗我輩我雖爲賊賄得脫或保辜賞沒輩

雖不爲賊時見殺或擊賞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置

此亦其故

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狂撤之曰若奈

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項之持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

勝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勝剿所過他巢

或刀弩而門牆既還軍則撤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牆今

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

弩而門牆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剗而目則兩耳賞銀數

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剗目

者勝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微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

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

唐文

卷八

古

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破虜者而以其余給剗目者剗

目者每一入巢則剗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袖所獲

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剗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

巢而後爲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

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

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

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檄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

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

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遞追追

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

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

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

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

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

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

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
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城二里
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
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
巢嚇之則又走跡血瘞以死或飯橋崖谷公又每以甚
雨淒凍風寒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
筒貯火衣毯衣囊輿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
賊盡驚老沈至矣孀妻孀而滿伏上山頂兒啼女眺
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
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

唐文

卷八

三

其黨至城謂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
明日諸巢所使爲謂者亦同會於城旁熱燄人神西巢人謂東巢
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
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謂之城中人則老沈固
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巢
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靡落或
易面爲好獵獍而榜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
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獵家以耕或索鷄酒
於獵獍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
而章扶諫者馬平四都從賊等中知府勝者也克猾甚

唐文

卷八

七

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
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
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
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
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
數百人怒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捨狀公伴
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
使諸從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從謂諸從之亡妻者
曰吾不害汝但得章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從四五人
來投公公令入室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
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捨久矣已而怨相嘗
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從心割而
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從曰扶諫已逃他巢圖
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
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從而去之諸從踪跡扶諫
所在遂往以言憐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從因
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圖汝作賊耳扶諫喜諸從
乃說相與計曰今官府虐吾妻子而穿山驍與守堡百
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懼
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

既離巢則黨益孤諸僮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僮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遺諸僮且謂吾怯於是鎖諸僮妻亦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僮諭諸僮曰諸僮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僮謂於公曰吾必扶諫懼營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僮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僮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僮而質熟僮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僮聞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唐文

卷八

天

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僮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僮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刃扶諫婦女狀諸僮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刺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僮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僮聞熟公威信公嘗謂一巢往征他巢雖懼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僮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僮懼失期乘雨泗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秀惟能使僮人不作賊至公

能使僮攻僮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士官岑游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首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徵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游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妓因託言岑游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又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潛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顧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游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禁金甚堅何因出子留說曰

卷八

一

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後乎？欲以深動
晉而呼晉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
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
訴我及諸上司。晉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約方
指之納留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
也。公復給晉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晉曰：金誠當
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
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楊留出公又
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年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
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詰金且如公言。金大喜。具請倚公
唐文
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
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
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
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
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
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
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子孫乎？金唯唯不敢
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
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
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

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
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
熟一語賤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
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耳。曰：此事一聽洗公明日
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
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賂箭刺
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
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姓至金營與金
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憐其衆
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
唐文
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率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
爲金作誦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
汝往南寧備貴五伙人於路。脂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
裝衣青衣雜隊史中而先我焉。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
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應
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
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
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
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
還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損衛而坐息人言也。

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思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遺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之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尙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道死而狼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遺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問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逃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聽之是時金尙駐近地覲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金耶汝尙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衆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

唐文

卷八

五

兵備至是始有兩色白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其心於金公又怒爲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尙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問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逃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備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借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尙以公愛金故被撲不敢志公金至柳入衆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首定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詣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衆將府待事謀亂定因酒中戲謂金曰卿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迫意常不樂今無事

唐文

卷八

五

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
此少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
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壁左右立留與其黨三
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
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
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為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
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眾乎公意又
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
公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
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
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散遣金眾之在賓州者

府文

卷八

三

日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給又虞問行者猜已賣
金相警見殺於路中日夜踟躕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
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首之病扶者醉
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
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
縛金則因歌之聞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
兩客相閱而主受其累惟公緩之又緩以即脫金於五
千人之手若剥笋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
多公之策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
府於梧州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泰將千

唐文

卷八

五

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亦峽中大小酋侯公
丁嘗謂公公寄公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
丁公丁奉羊至海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
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
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
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泰將與左江
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
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許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員一
人以無諸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
其深谿絕崗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
可論者論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
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
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
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泰將千人乃不如
沈泰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奔兩泰將於虎口功
尤奇公庸庸被譽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
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
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
人以貲財結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
為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

請公刀穿手不判股鉤刺在紫微殿之端詩諸體皆
風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中喉為其得士心如
此蓋余官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此則馬永梁震西則
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瑗長
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頓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
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
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
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敵敵不能展噫
嘻若公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寫生全似史遷其句法字法之長短參差錯綜一一

房文

卷八序

三

家法羅應經

廣西七事公之膽勇善戰機警善畫威信慎密無所
不至公名將也惟此文能摹寫極至然非先生長於
兵雖能手畢竟有摹寫不到處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
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
於是有所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
車束馬之徑凌點焉挂猿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
能遣於是有所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
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陲古所謂別為乾坤
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我巫青城之竊麗仙靈之所窟
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崖斷棧水則陘以驚
江急峽聞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
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
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
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為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
輕舉冥搜之好發變衰捷落之感生而雄渾竊麗之觀
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峽者既足以著山澤好
奇總總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
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樵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天雖幸
為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
之所快而限於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
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鑒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

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妙之音於是
大夫飲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

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誦也公自郎官出為郡

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郡守也於重

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

為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

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

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貍豺虎之窟俯江如水仙之

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

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

詩蓋其大者闕政理謹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

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人歛

歛慘慄而如隨其叙勝也又可以使人颺爽飛動而如

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向

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

之若是公詩既刻為二卷其子於德請叙於余余以為

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於

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

勝而忘乎其險頌然釋志於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

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
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
遂不辭而序之

六轡在手馳驟往復不可端倪羅應經

排山倒海之勢鉅幽整險之思

唐文 卷八序 元

王君注擬奇經序

此段略去
余少頗好矣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深窺而

懸思焉人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者或有得焉而因

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各於思之所不至而

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人多古人

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試之術余於

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必惜不早得

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且思古人之精神實得焉其致

者索諸已之精神與古人之精神苟有得焉其致

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

唐文

卷八

三十

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以異此自依其象貞坎悔乾

為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為黃帝

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其文簡與世鮮知者王君以

窮經餘力推究其義為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於握

奇者悉凡而附之其言亦綴焉以為兵家全書

君示余余竊嘆其有以於吾所謂矣之譜也蓋史稱衛

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為營縱橫銳

往當何如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掌

握奇為八陣鉤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

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

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許

其說以為得古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盡醜虜特為易

事蓋余之於矣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一然以譜措之懸

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

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

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

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當服立軍門觀鼓鼙之間以與

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

乃可以自信矣

喻言透徹正意遒勁而解一一古法羅應經

唐文

卷八

三十

神明於古法可也神明於古法而謂必勝無敗不可

也於此知兵之道難言

東川子詩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繁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降於悲斯其為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為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為柔婉如侯伶之相聞老少子女雖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陳子誠焉為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

唐文 卷八 序

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慨然有躍馬賁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悵悵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入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為載歌驕遊北國故處往往而在東

川子雅喜為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踈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

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馳榆關千里秦雲暮荒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調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為秦人之詩無疑也秦南人也而不能為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為能為秦聲也乃為之題其首後有抹風謹者自當付之

風神佳絕

唐文

卷八 序

三

江陰縣新志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

既其貫絲縷致合籍器指之數此籍勤治生者之所

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館花園狗馬園畫

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籍勤治生者

之所畧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為家者則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

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

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

見其有瑣細而併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塋

唐文 卷八 戶

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

列而載之可也至於徐滂魯輅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

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

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

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著孝悌則因不得以其

穢祿而畧之而況其大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

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

其叙山川也既無開於險夷漭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

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

紀而仙佛之虛聖廟之廢址遂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

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者記國

畫狗馬玩具為粧綴而租賦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

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為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

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不以博物

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誼

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

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

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同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

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具亦黃白冊也哉彼

固以是為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為屬邑

唐文 卷八 戶

而枕江之衝為蕪常諸郡北門以故祖他邑獨重舊雖

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繁

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政潔已

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誰

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縷盡皆君之所

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羨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

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

間一錢粟之盈縮一厥獲之好長與夫錫鑄閭戶之守

雖其錙銖隱顯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

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其繁縟成編則以屬

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
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刑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
之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
於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爲傳凡其俯拾取廢居棄與
之法與夫厄菑秋潦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
心而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生意
而或異家籍之與邑志固殊亦然至其於當於實用
而不取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
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
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子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趙君
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卷八序

美

極高深之義於平近中一反覆指點使人皆曉手眼
俱高

論志法精透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簡之產甲天下其鍾爲人文大率峭拔清
慧能以文章勲伐耀於當世至於方外之事亦往往能
似憐環怕以露其奇於所謂地氣然也余稽鄭君少喜
談兵讀韜鈴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響北抵宜大東歷
危薊抵將謂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虜騎驟飛發一語
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擢貴璫老將而出其橐中之金
短衣飛鞚目中無百萬貌虎氣當此時蓋一機智勇辨
之士及長揖邊帥故裘南歸乃寃意黃老內養之學翔
翔吳會與嫺嫺騷人墨士相徵逐寄身藥肆中吶然守
唐文 卷八序 三
柔下簾畫臥人不識其有雄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
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峯碧崖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
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
萬九千六百之數蓋暗藏火候以爲邵子見得伯陽微
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
已鄭君乃以爲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
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局不夜之間
度幾復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
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
其歸以語我

雄勁峭拔之氣似鷹隼之搏於秋旻

唐文

卷八序

美

贈訓導邱君序

此段古體詩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
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爲之饋醬醢而鄉學
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
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領醬醢而之禮其廢
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滿之廩月朔
而望抑魯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氣爲
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
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古者非苟隆
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追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
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難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
鄉大夫有大事從而訖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
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矣
于子然飽且臥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
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得之者則爲薄
且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優也古之所謂易者顧
待之者則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薄也古
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
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之官也人雖
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

唐文

卷八序

美

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泥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執吾教，以冀於有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古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爲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爲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爲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縊於利，於今之藪藪齟齬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爲具人之隆污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污，以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齟齬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

唐文

卷八 序

四

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執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爲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丘君序。

掀揭騰挪，忽如雲湧，忽如風捲，伸縮出沒，不可端倪。

唐文

卷八 序

五

賀李怡齋封君七十序

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而兄弟亦爲大官。至尊重而其父秦公是時尙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踴躍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今副使五石李侯出。則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千里之地。操縱乎秦。在其手中。而制十餘州。節制綏東帶之吏。呼吸十餘萬乘城守障。號雄之士。鞭笞深菁絕崗。鳥言獸面之蠻夷。而莫不如志。四方之望之也。虎時而獵。登其入則奉其怡齋封君於內。箠而鞠。騰獻漿而酌。爵僂而候。起於款密而承色。語宛轉嬉戲於尊俎。在席間。若嬰兒孺子然。此其事與陳氏何異。雖侯之祿位勲業。其後來未知與文惠公孰上下。而封君之壽考榮遇。則既已無歉於秦公。封君與秦公又同爲蜀人。蓋歷四五百年。而兩家父子起而相望於岷峩大江之間。噫。何其奇也。然史稱文惠公居官有節。樂不妄通。凡自爲小官。積十餘年。不調。一時翕然以恬靜歸之。而文惠出入內外。歷典方鎮。若斬潮陽殺人之魚鱉。太行不測之險。其在官雖以精嚴立事。而其意要歸於忠厚。未嘗按熟一下罪人。以爲得於秦公之教爲多。李侯自兵曹主事爲御史。前後郎署

唐文

卷八序

三

十餘年較其資與望。宜在臺省。而侯遠出。執方鎮其故。賁多至公卿者。而侯坦然無意。微不平見乎色。詞此其與沾沾競於勢利者。遠甚。侯嘗以御史巡江南。又巡閩。所居雖以憲度從事。而溫厚博大。未嘗作威福。以摭掇刻峭爲能。度爲副使。則益鍾以清靜。數千里內。吏承寧一之化。民荷悃悃之仁。軍戴醪醴之賜。而蠻夷亦息戈負耒。喁喁然自嚮於亭徼之外。然則侯之行已。蓋宜大率有似乎文惠公。而祿位之同不同。有不足論者。至於封君之教其子。雖非外人所得聞。然亦知其大率無以異於秦公之所以教也。於是封君年七十有一。適

唐文

卷八序

三

生色法

與茅鹿門書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
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
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意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
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
也而未嘗見夫偽形灰心之吾手吾豈欺鹿門者哉其
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
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章猶人躬
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
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
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
不足以與此此言文章家論之難其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坦然所謂具千古
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捷胸
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闊然絕無烟火酸餽習
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
雖其顯顯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
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套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真精神
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
下格此文章本色也而如以詩為喻隔影澤未嘗較聲
律靡句文便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

唐文

卷八

四

唐文

卷八

四

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佳者雖句文用心甚苦
而直說此輩者無如杜甫者即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
祇見其細細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何則其本色卑也其本色卑也其本色卑也其本色卑
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
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
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各家墨
家陽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儒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
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莊家必不肯勸儒家之說縱
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說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
言者其本色也是以韓愈注為而其言遂不根於世唐
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空然一切自託
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
磨滅之見而影響勸說蓋頭竊尾如貧人信富人之衣
庄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悍焉
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
家之說而猶傳乎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
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
車書且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
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

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自信我
矣然吾稿形而心焉人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
繼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
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
矣一笑鹿門東歸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回晤傾倒
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
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待秋冬間病體稍蘇
一切挫折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
毛穎歸却端溪兀然作一不羈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
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
鹿門

卷八 書

異

老尚能識其用意處否邪并附一笑向承青萍之惠附
謝適病灸未愈草草

古人文章深處如此○書札不禁方言於舉子業無
補故先生集內書甚多而燕不多登

與安子介書

謹具布被一端奉為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
矣然以之而屬於刺繡結綸綬綳金綴翠玄朱錯陳
之間則如簪簪主鼓而與朱結王聲金鐘大鐘相答響
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冠狐
裘豹哀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自一山澤被褐老人道
逢曳杖其間乃更足以增黠風景而不失其為質且
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開行而出乎
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素辱知愛敢以家之所常用
者為獻而侑之以醢不然亦願兄愛之而以昇之騰侯
之用此也

卷八 書

聖

小小弄筆莊諧俱絕

與金子韶書

金入於大治教經火力愈銀鍊則愈精純而授新馬於
舊牧之園試其熟技則人與馬益相習雖然其金固
有一火焉則耗者矣其牧馬如東野之曲固有始則善
而火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德坎於世也是金之數經
於火也其再令於章邱也是再牧馬也吾見攝山之愈
進於精純而章丘之民與馬益相習也雖然不可以
不競絕也使火而益精也而無耗焉火而益相習也而
無逸焉而後知攝山之累良金與良牧也近得李中
唐友
以爲在攝山舉定海之故事行之益加之意而已至於
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習御勒有緩急飼秣有燥濕不
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善牧者虛心而調劑之僕又何
言哉。

一氣曲折滾注絕妙筆譬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九

明唐荆川先生著 宜黃劉平虞唐德選評

記蔡表碣銘誌碑讀說書卷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
尚於史史之法草微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齊
法戾而千百之善與惡不可貽者也則審而審其詞
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姓名不登於冊書其
唐友
非微者則樂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
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其非微而不名或書其
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奪乎其姓其新斬不肯
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冊書者足以
爲重是史家之變例也其又有不然者賢人君子非微
而名與雖微而名之以善旌也亦有非微而名之以責
之備者如吳札之類好同譏惡譏而不名與雖非微而
不名以著其惡之在也亦有微而名之以著其惡之在
者如黑肱庶其之類皆可喜也亦可懼也故曰美惡同
詞李夫人其客親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永過

其室處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哉其姓名而問
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國客貌表室處紀姓
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為教
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柳桂之間瘴癘之所滿苗
獠之所鄉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諸牒亦散佚無可
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始寧是
邑有惠愛及為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
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
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
姓名政事歷官大畧而其名亦已誤復為福矣有懷公

唐文

卷九記

為之慨然而嘆因後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
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
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好同養養乘令之威肆
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
所悼歟於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為是皆
令也則噪登其姓名於右以著於世雖然後之人過而
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為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
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有焉者
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嚙而嚙之如其
人之有焉者乎是則其為善令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

敬焉其為惡令而名之也甚於鼎鑊之所誦美也
同其非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益不忍欺乎其民
而期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
者蓋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為其去官與其身殺之
後且影響銷盡大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其姓名
並彰著而不掩若此曷其可懼也已

善惡平說中且欲側之勢可鑒羅應經
經學深邃點透處怡然渙然

唐文

卷九記

三

西嶺又獨當其最深處略曰仙次始疑路窄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處茂草森陰微動水泉潄潄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諸君延駕勝而乘之乃卽略曰仙草堂於其上而眺泰山俯而顧西嶺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馬又於是爲止已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密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

余論阜堂之勝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侖之相笑者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瀾洶湧之川噴吼崔嵬之峯決瀉千里之野極世間險阻倬超軼之觀然後足以展其耳目而發其跌宕灑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鬱蔭此則羣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尙而不能徇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之地南繫交酋之頸假令操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閒效服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閒

淇河巨石怒而砥柱碎，碎砥柱皆戰。最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殺，固又秦漢以來百戰故也。道而見者莫不踴躍慨然想見乎抑戈激血怪虺虎視咆鳴之雄。此皆悲憤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梅丘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言愛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辯於其訥，載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候而蠟屈侯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雄輝悲壯

唐文

卷九

一五

任光祿竹溪記

予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竹絕徼海外
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而已江南人斬竹
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
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男
以是占我花石之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則不惜數千
錢然纔遇霜雪又腐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腐則人
益貴之而江南人其故矣且京師人苟欲蓄竹之所就
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共貴然其所生之
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若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
唐文 卷九 記
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
以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殆不
勝笑也語云人去則則益貴以此言之
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新溪
之上徼徼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
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
勝獨此耳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翫然滿園亦足
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託之矣以謂君豈真
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託諸其上之所有者無乃獨
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

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惟不如石其妖艷纖約不如花
予子然有似乎儼然孤特之士不可以藉於俗是以自
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
不過欲以此闢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
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
能不溺乎其中委焉歸寂然舞足蹈人所謂賢一切
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儼然有儼然孤特之氣此其
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與可抗固竹不能間
也雖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
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云花石而其好
唐文 卷九 記
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
重有所感矣

前半言物之好醜無定後半言人之好惡有定神致
超絕

重修宜興縣學記

此聖王之學也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

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

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養其德

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組豆簠簋象勺干篳盤

辟綴兆之容與其茲匏搏拊笙簧雅頌歌詠之聲

盤辟綴兆其文郁如猷學詠歌其音鏗如足耳目之所

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

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主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

十而後計之仕而士不自以為滿也故其器之備也則

唐文 卷九 記

自簡廉溫剛寒恭屈至於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

而無有粗疎微展之氣其業之成也則日康夏商周之

典章輯譯象寓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縱雜服之技凡可

以為家國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困莽生

澁之習蓋其居操之久而其學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

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為教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何

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

口吻列於蠹編之誦記而思慮徹於游詞之剝綴夫士

者之為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

所樂而况聲利之饑焦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

樂之習學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若學校之心

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惟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

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雪鼓瑟

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

瑟詠歌浴沂風雪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濱

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

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

身安焉而不慕乎外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矣歲久

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曠之餘凡若

千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

唐文 卷九 記

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

於是為備既訖工教論張君其訓其某君率其學之弟

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

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

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

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

汨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已而不牽於時俗

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

未嘗不在乎今之所謂不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

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深澤而谷窺石峭而泉冽自

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飾大賈重裝之所不較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黜也之樂而無子憂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綴文應有司之求爲今之學掃蕪冠冕大言羅應經逐段逐句覆應細而實

唐文

卷九記

十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爲麟虫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誇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爲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率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蠋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禮焉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蠶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貓迎虎而見虫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貓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

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猶虎未嘗無
 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猶祀虎未嘗於與
 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
 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為力也
 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為德而
 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
 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聖則為之
 尸祝而相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顯顯於一
 社長一邑令之為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
 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為而不可於古
 唐文
 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祭龍
 民祭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
 祭者耶所謂祭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
 惟者遂以祭龍為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為
 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為最河後徙潰決不常
 而江獨為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
 其靈也亦不可謂無厥州據江之側則其祀祠以祀龍
 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族杏
 始為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
 士某來請記王族儲者也其為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

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
 以為非經之祀也為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
 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為語怪也
 說理在宋人以上故波瀾不竭

唐文

卷九記

三

常熟縣二烈祠記

附

此以古臣

昔人論女子中上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百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取用讐之圖而我有伴合觀讐之便奇其黨有可携事有可濟則選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取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一其心寧死而不一其若豫讓王靖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微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胡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兒貪於胡妻之色而殺胡也妻既見窘通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兒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兒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其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人題故事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端非有可以豫籍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搃兇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

卷九記

四

唐文

卷九記

五

報夫與父哉而既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荷機存可乘而迷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荷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憲調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追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搃兇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而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情事洞徹故言之皆中肯綮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此侯先為廣德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
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
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
之政於石於是州判官張君學正黃君遺陳生潘
生來請為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平知州歐陽君學正黃
君繼遣陳生潘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為深
宜為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
敢為之書夫蔡侯者君子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
盡乎已而不斬乎人先其實而深遠乎其名不然畏壘
唐文 卷九 記

之民規規然感慕而相豆之此東桑子之所為懼而逃
去者也且古之以備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職
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往往能精思
竭慮務盡其才之所稱為百吏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
史氏因書之為傳若蜀郡以興學晉南陽以溉田書書
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
得書者幾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
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
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據柄所不在故
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至於約已寬民與之休息

然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歎然
不以為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為足而州之人乃欲為侯
張而後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
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
部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為傳蔡侯行完而才
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
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為侯書之哉前言之殆非侯所
以致謀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
生起而對曰先生為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為州人
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往為吏者患州人獷悍多
唐文 卷九 記

豪黠慝慝不可理以柔道於是一切爭為嚴峻深文痛
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為非刻深不可治廣德
蓋州人之蒙茲詒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化而
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壹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
至誠鎮靜故不擾而事集焉至誠故不怒而民威焉是
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
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為治者蓋在此而不在于彼
也是故州之人欲為之書以示後之為吏者使知州之
所以為治者在此而不在于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
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黃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

為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
讀以其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一往來名 羅應經

俱是凌空結撰

唐文

卷九記

八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石亭埠在郭南五里蓋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
此山吳公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此山獨蹲伏蜿蜒以
其伏也而峭拔者乃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
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
之如人之謙而後更如人之深藏不自炫露而萃眾文
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為奇於是出之灌莽豺狐之窟
而築之室以居因其泉苑而曲之以為池間則與客仰
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為
吉也即山居之旁而壤樹之以為生墓及公之卒也則
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皆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
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總然於公之不可作也
則為之悽愴而悲懷順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
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游也當其朝烟方
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既日
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分曹更進人
事之繁亦遞代而不厭於斯之時孰不以為此樂未極
而公則已憊憊然亟為身後之圖培塿樹槨若恐後之
以公之達蓋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
公游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墓

唐文

卷九記

元

者哉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
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極猶存。其有知而可
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
豎。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志乎其
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
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爲此言以慰
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哀於公者。公諱仕
字克學。爲人剛重有廉隅。博學而文少發解。南畿舉進
士。歷官提學副使。其爲副使也。坐不能俯仰。故早乞身
焉。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公晚而有二子。驛驛其

卷九

三

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齋徐公相交尤深。以
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交焉。余寓陽羨時。公數邀余
飲於茲山之上。而公之營墓嘗埋鷄卵。殺芽五色線。以
驗其氣。則余及見之。蓋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
未果也。及葬。公之弟滄溪翁僞以新阡記爲詩。嗚呼。不
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焉。其亦可以復於公矣。
生死之情。寫來可誦。俱非尋常憑吊意言。
羅應經

揮灑縱宕情至文生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素相好也。以
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止夫。世爲萊
州府平度州人。父諱琰。父推官公也。生三子。而君
爲長。君少穎異。沉潛治經。通尚書。而國朝守李君墓
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倚焉。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
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臈於
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勲司主事。頃之陞考
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君與有司佐其長僚。烈陟用
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

卷九

三

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豐內疎眉目。進止雍容。與
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餘思。以此能在處。協
於僚友。聞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
以按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
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可君。後君居
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聞諸公
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始聞獨喜。爲詩然。在衆
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其文選求幾改官爲
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
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

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已亥東朝建昌升春坊左中
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克經筵講官庚子秋王順天府
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
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
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君二年余罷
歸而編修鄧陳君東山爲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
君准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副使又三
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閣陳君節之卒明年陳
君束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
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途而已今天子在
唐文 卷九

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之歲乃得
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人則陪侍經綸退
則校讐東觀景從習附人思自竭以報殊恩暇則相與
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盡奏或雜以詠諧嘲笑以極
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
耶七八年間在見錄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
其尙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右
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
玉堂之列以榮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耳其遇不
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瑰偉之

雋蓋蒐於千百庶餘之中獲此數人其收之不可謂不
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
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嗚咽感慨不減歐公誌銘

唐文

卷九

故戶部山東司主事陳君墓表

此段文字補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於是此八人者得群然咸聚於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於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喪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於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終不意其遽然縱使遽散去猶冀且復聚也然不意一散更不可復聚縱使散去

唐文

卷九

墓表

不復聚亦不意升沉存沒邈然分隔遽至於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十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月沉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爲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爲歡然以喜其散也則爲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爲之悵然以唁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爲之欷歔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於子達者以子達有樣茂恩慈之質有務爲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克乎其質力未及竟

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於命而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爲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沉有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丘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於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京人中衣裳言貌絕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絕不營營然廣交游借聲譽爲富人事其爲戶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甯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鍊諳練能於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如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知如其

唐文

卷九

墓表

親弟兄家之筭歸一總於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稟於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之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吳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爲之綱紀於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故山公既舉於鄉又不願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畱之國將以昌其後乎冀癸己之歲余在京師會君亦繼至於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予至再更寒暑

而後別且以余之迂愚無似幸不為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余爲可與者蓋君於余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歿余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墓銘行狀既自屬於學士張君與戶部主事曹君獨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於余蓋君未嘗有言而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諸叔歷則誌已詳故余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於君之墓而又將以贈諸此六人者云相知語分外別等

唐文

卷九

墓表

美

鮑濟吳翁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歿卒年六十有一情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三月二十有七日塋翁青龍之原合於喪徐孺人之兆禮也先塋情既以墓中之銘請於尙書務役密公而復介其姙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道之碑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爲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居門戶蓋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同日夜望汝汝奈何卒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同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求幾吾母病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二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毋悉吾意時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過我乎汝始漸進恥而汝毋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籍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四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事後食爲戒蓋欲情以不愧先賢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於鄉先

君方痛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
 始及第。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
 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孤孀不幸人也。又曰。先君終始
 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為諸親姻
 之態。其遇事雖不開已。到告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
 之者或乘其踣也。相與搆傷之。先君挺挺自若也。火
 之搆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搆而服焉。先君自
 若也。先君且死。戒母得後。墓而遷。因易氏語。出願得當
 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麻養吾先君
 而又墜其將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報。而不報我先君也。
 唐文 卷九 墓誌銘 三
 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如余未獲識。竊而交於情也。久。自
 壬午歲與情同時來為郡諸生。則已奇情之為人。嘗竊
 歎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忘已矜物。甚者怙後。養
 養其廉耻。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
 聲利。侃然有志。樂聞嘗過余。操十斛舟。從龐僮一兩人。
 徐與之言。而深察其意。氣盡絕。與同為諸生時。無異。余
 益奇情。知其志所向。與其後來所樹立。未可泚也。是足
 以徵情之教矣。且夫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
 之不及見。與登第之為可哀也。情及見之矣。乃更不及
 少日。其後來所樹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

諱云云。銘曰。

維天之道。猶弓斯張。尚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胸。其
 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礪
 廉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沂源。以為翁
 誄。

通篇從情生色

唐熙菴墓誌銘

此以叙其死生事大略以備後人評議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熙菴唐君卒於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部中自負其而下及諸寮贈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如縣葬君又購之錢為葬具葬君又將因世諸生之請為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學宮之旁鄉賢祠聞其邑人曰唐君也之子也吾有司也不可不表章焉以勸今之人既而以書請銘於余曰唐君吾邑之君子也子史氏也不可不表章焉以示後之人君嘗為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為之生祠以祀君請於君在鎮江為鄉先生石亦豐武定為循吏唐文

卷九 墓誌銘

於銘法宜於是錄君之姻友陳君任所為賦為之叙而銘之君諱侃字廷宜號熙菴家於丹徒之閭浹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為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人以選為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雲棺未嘗一日不就職賦名檢然於廉耻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且遂移其處然終不以其故語人為舉人入國學時出游會有遺銀一罍君拾之因留不返頃更有號而至者謂之知為巨商所遺銀五十兩遂出其故

裴遠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嶄然不為所汙

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為諸生時受以微聞

繫上書請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寢不離冬不蔽衣則坐

草讀書倦甚不解衣而睡覺則復坐至旦如是者竟一

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為縣未嘗一日携

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舊僕出朝夕而飯蔬羹

豆榻茅以居有寒士所經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

豐武定永豐為江西才訟邑而武定為山東悍州君既

素豈弟長者務掩人瑕掩其為吏之或以古教化先之

不忍以敵朴苛細為能後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闊久

唐文

卷九 墓誌銘

此中上京府

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詔遂以辦治稱始至永豐

知民之健訟起於錐刀競利競利起於靡侈不節於是

躬率以儉約節省供饌時進父老為陳務本裔用周恤

相保之義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徽神祠居人奔走維

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為優閭里浸淫傳習謂

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匿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

之置木牌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欲理者左

欲和者右久之民知終訟之無益也多立於右以求解

君為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為之行其

孫理雖權勢人百方為請坐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

居縣數年。閭里告訐。豪勢請託之俗。爲之一變。其在武
定則尤以鎮靜拊綏。疲人時清查軍伍。一州解者三千
餘人。并長解軍婦總萬二千餘人。君言於上官曰。武定
戶口纔三萬。若是且空半州矣。事乃止。又有議欲濬州
境。徒駭故河者。日費米石百。君又言不宜。凌民之體。授
無益巨壑。嘉靖戊戌。章聖梓官在承天道山。東上官檄
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侮聲。
勢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
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遂去。君獨橫身當之。无
是君命從者昇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
作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
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欲盡以給君。猶恐
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
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劫。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
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不見藏否。其爲吏尤惻愍。至其
臨利害。乃出鋒鏑。片言折伏。豪索斂銳。集事絕出於精
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幸空窻以歸。及朝覲。考滿
入京師。又索空窻以行。以是著節。登亦以是淹滯於世。
爲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

唐文

卷九 墓誌銘

五

至爲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爲不誣。在郡縣久。人情
更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者聞。君卒時年五十
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月卒。女二。壻李某。王謚孫男
三。思忠。思信。幼者在乳。未名。孫女一。如君。同邑有易洞
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去海南往陳白沙先生游。以傳
其子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疎一。時君爲補齋入
室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苦教誘鄉里。後進從君
游者。君諱之。不專以文藝。每曰。人以心地爲本。須使此
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方若朱錫王
春王合節輩。其著也。否節以女婚君之孤孫。君之卒也。
唐文

卷九 墓誌銘

五

爲之經紀其家。而述余銘以終君之業。者亦合節也。銘
曰。凡人爲吏。廉者或刻。惟君長厚溫溫。惻愍凡。人於鄉
閭。有言近古。太丘經紀其家。弟子事師。賻葬崇祀。是在
有司。考終讓美。太史則宜。
題佳故文亦至 應經

此篇詮次錯綜用筆變化尤不易讀

塵河壩枯骨誌

出平犬猪鳥爲所食飽與夫日炙焚燒風銷水噴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流尸順河而下多於河中之船遂水落不能浮屍遂積壘河壩久之維右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賑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遺乎此時也藉生酒善舍在河壩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滓間闌者如破甕甔者如枯骨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斑斑若尚有光惟余三人者哀其漸滅且蓋也命役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臺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於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沓異業之人而又以錢毀不完之尸爾憐我股甲脊乙骨骸於一坎若葉草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虞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坎向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同埋何況此輩幸巧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爾體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噓於

吾言妄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讀之慘然

楊孺人旌節碑銘

前千石

嘉靖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權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詣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為職也臣謹於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間觀者皆欷歔有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一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唐文

卷九

三

無宿賞可藉於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特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與婦訣婦枯之袞望望臥聽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為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嫺嫺諒其志遂絕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嫺嫺好絕不往來曰我嫺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未疾踰屨履湯藥禱所拭掃溫扇至於類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溺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

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劫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二子皆強學有立其一為鄉試舉人且愿其一為諸生曰雲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一之貞有撫孤之節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權昧死奏聞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惠奏臣權言不妄禮部臣覆奏制報曰如令展其禮部下常州府給錢五緡棧送如會後四前進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極於無錫州憲請友人唐順之請曰子其為慈母書墓隨之碑曰八日以嘉惠其以封八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吝善也不亦可乎順之既以唐文

卷九

三

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黃霸傳霸為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貞婦順者為一輩元上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以戒之行而適足以導僞長謾竊儆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誣其敝也均今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於褒賞者參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不甚差乃知敝之言於漢要未為過余家武進往來無錫間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權

之爲此舉也。其可以當黃霸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議矣。
平順之以是具載其文。且爲之銘曰。於皇有明。風軌是
敦。貞婦弟孝。子順孫有一。於此帝罔不聞。大者祠祀。
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賴言。揚女翁婦。端三十年。維
君之艱。維節之完。維帝曰。咨朕其試哉。及命巡吏。其核
以來。御史惠對。守言不妄。維帝曰。咨朕心所覓。乃按甲
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來者。是式。
着眼奏言冠冕有體。憤直生色。

居又

卷九

天

翁婦王氏墓誌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
公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郎學生正之
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
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繁
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
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括搢勤生。若
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
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
潔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者。饌有不盡。以分屬之
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
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如余妻莊稱之曰。吾婦最
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語於其夫而必
以語之。姆孀間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
知其能睦於其姐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
而墮。卽以後嗣爲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
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余弟斬斬以年始弱冠爲辭。
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
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
及置妾。則每割水中之愛。使妾得以時御焉。而不

以已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愛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為訣。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為嫌。而併解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為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為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為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為難。蓋其自少知書。釋官小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不為男子。余以為正使其為男子。必能磊磊。極立不媚。婦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唐文 卷九 墓誌銘 早

不妒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現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附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螽斯。流說振振。嗟彼淑媛。惟此不辰。讓媛於妾。不欲自娠。卒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板用其字為結構為點綴法本史記文亦特質

唐文

卷九

墓誌銘

早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一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

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此段文字與前文無異是故大宗伯以賓

禮親邦國而以開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

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

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春秋之書如書

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

唐文

卷九

三

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顯征伐雖其顯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

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

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顯殺者罪也故凡春

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

有應兵有謝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

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

之無義戰會盟有解讎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

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

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

有討貳有悽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

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干

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

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

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

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

唐文

卷九

三

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

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

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

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

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

亦然皆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

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

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

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入假焉而莫

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

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

是狹之漸也將也。左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
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
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其端於陪臣大夫者，
而還之諸侯，挈其端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
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
矣，而其權固在也。國祚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澤
洛之外，聲教阻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
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挾，無一不出於諸侯者。
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
唐文 卷九 詩
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
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平
微，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
亡而春秋作，詩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
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
後，雖一日不得終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
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
齊魚華陳鮑權兵樹黨，而王勢孤矣。原仲而私交始
矣，作三軍，害中軍而得之權，益於大夫矣。盟濮梁，盟朱
而天下之權益於大夫矣。衛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

人朝歌，八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
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計桓楨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
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
者，夫救除大夫特時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
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爲不繫乎
大夫也。又宣而上，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
濮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雖澤之盟，君既盟也，
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畧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
大夫，雖夷吾黑肱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
繫乎大夫，雖劣如樂毅荀偃高厚華閔，則瑣瑣以名見
唐文 卷九 詩
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
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
濮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楨
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
之，數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
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諸春秋者，不
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盛閭之徒以
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
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
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

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爲貶則是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愛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愛取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隨邱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書隨費墮邱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予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會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唐文
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

貞疾者也且桓友以前諸侯固有稱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輔展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而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規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羣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唐文
甚者戎狄攘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搜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例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

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孰謂界宋爲誦已甚桓之末年倭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而春秋者顯以明道也按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誅華夷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爲熊爲姬文歸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問周之亂韋子以王蓋毒上國吳亦相効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論之故其辭直如卒不盡辜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踴躍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國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

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於厥貉此霸之
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周文之所以振楚者其力有
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
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
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裡山河
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
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
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
自彼之役而秦晉相仇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
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
唐文 卷九 吳 一
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
於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
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
又蠻酋之雄耳而逞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仇秦
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
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發矣書楚子聞鄭而中國虎牢之
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
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
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
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傾圜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齊

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
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
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
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
侯甘心為夷後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
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鄭入州
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
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
也今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魯為夫賴人之功以
紆患斬人之權以資敵是責焉鵠之搏而禁其足也不
庸文

卷九

三

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
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
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
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
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王而莫之惟
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
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
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
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俠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
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

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論春秋之義正而能盡其與齊桓晉文罪不容辭況
其他乎尤愛其筆力之峻峭悼厲與柳子厚封建論
不相上下羅應祥

中國之亂始於諸侯終於陪臣天下之亂始於華夏
終於蠻夷亂之始由於將亂之終至於執春秋之所
以作也篇中發明殆盡

卷九

三

續補相乳說

此說亦家
德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

此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

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為乳

焉是尤可異也天此二者其為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

為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內輯外捍合聯為同用武功致

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特見於武臣之家矧今天子歟

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亦

特見於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為天下之瑞焉可也昌黎

以為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宇宙也其發也

必有以起之其發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朱草不擇

地而出然據其所出之地固自有以鍾之也且夫武臣

多懷伎喜聞而史稱此平為將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

士其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此平

實多力焉其獲茲瑞也宜無足怪而吳君豈弟而不隲

諸兄弟之子更相子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

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天子若我育材之意若然者其

亦可謂有斯瑞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於二氏也豈其

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

聞之史氏又言此平後與李抱真為隙遂以私忿墮其

前功是此平終存愧於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
德協恭僚佐以倡諸生而陶之大和則茲瑞也其將專
於吳氏矣乎書以望之

寶王互說到底許多意義難應經
反獲昌黎之說不離不贅

唐文

卷九覽

書錢遇齋先生高尚卷

予自爲編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居者十數人此十數人有里間丘壑遊燕笑之歡日相聚也彬彬乎有佚老之適焉而余適以罷歸得廁其間時時從諸君子游相與爲樂然諸君子多以久官致通顯而余亦逡巡卽署者數年而後歸獨遇齋始計仕籍不赴官卽解去遇齋解官既先於諸君子而年又最高於是諸君子相與推而尊之至相率爲詩歌以贈而題其卷首曰高尚其意若有美於遇齋而歎然以爲不可及者夫諸君子既已與遇齋同其所樂而無間矣顧若有美於

唐文

卷九

書

彼而不可及者何也夫士大夫馳騁於功名之門而造造乎泉石之娛使兩者各據其方而不相爲謀則莫不皆自以爲快意然至課其盈虧倚伏之數則泉石之士或病其枯槁而功名之士至以爲頭顱不知自悔而無所及方遇齋之抱利器而不售以至於老也則諸君子亦或未始不悲其窮然諸君子之出而用於世也雖無窮愁抑塞之患然而僥倖起日疲乎其形寵辱舉毀日關乎其心者宜亦不少矣如是者十數年或三四十

不自笑其羈駕之晚者矣而奚啻有美於遇齋而已歟然則功名之門此遇齋之所不能與諸君子爭焉者也而泉石之娛此遇齋所以不易其樂而諸君子能同之於終不能同之於始者也苟不云乎壯趾則內遷尾則

厲蓋言進而趨時者利於後退而息機者利於先也諸君子之退而息機也比之遇齋則已後矣矧余又誤不自量始弱冠而已得官未泐其根而繁其葉又逡巡其間不早自解去則是諸君子之中其不爲遷尾者莫如

遇齋其爲壯趾者莫如余也余退則既後於遇齋其進也又不幸而早於諸君子噫嘻幾何而不爲內與厲之

唐文

卷九

書

萃也雖然猶幸得罷歸以與諸君子相從於泉石之間雖高尚之風不可以冀矣然莊生所謂構櫟以不材得全余今亦庶幾焉耳

閩腔來語羅應經

窈深盤折音韻悠然

書地理鶴岡況若卷

即至下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吾平未必然也而聞
者驟然喜即至下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吾平未必
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至下星相堪輿當操占人凶
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亦吉凶悲喜
一繫於至下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
喜希覲乎其不可必而常揣序其不可知而術
家馮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致信於人而中操希覲
之心與摩揣之見而叩之馮鬼神人而投之巧發奇
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惑者曰堪輿其
指畫天地交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
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其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
水脉以寧死者而發惡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
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
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
年之陳腐非有山崩水竭而好數從之甚者豫章饒欽
之閒盜地以葬存存至於殺人不不止然則堪輿家之
說吾懼其不為祥而為孽也夫仙者之論殃慶歸之積
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
謂既朽之骨道祖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

卷九

書

此段言地理者謂其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獲余葬母實藉於
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問嘗請文於
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
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為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
重君邪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候土驗氣以
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
於(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大
奇中而人信之猶可也奇而不中而人亦信之奈
何

卷九

書

王遵巖文選引

出入於六藝之中而騁其深渺雄勁之思入而不可間迫而不能讓逮其神力完而結構脩如飛薨複閣巍然峻嶒於重霄之上者遵巖之文也有明遵巖一人之文也其得力於曾南豐爲獨至而或少夷猶澹蕩之致者亦在斯乎嗟乎文章之道蓋難言矣然余嘗謂大家之文不在無偏勝之弊要其精力可以不朽蓋於其獨至之分而極其力以追之而惟恐不至遂不恤以疵類之在至遷就於娛悅耳目之途如伯夷之隘柳下之不恭豈非其聖之所至哉噫此遵巖之文所以巍然於有明一代之中終不可磨滅者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王遵巖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十

記序

明倫堂記

長汀縣學記

衢州守李克齋先生生祠記

企鵝亭記

王遵巖先生文集目錄

遊清源山記

竹軒冊記

別章君美中之齊河序

寄贈徐澗濱先生序

送程侯習齋歸養序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送章心壺序

送詩人沈青門序

送易槐虛先生之任天津序

奉送中丞王石岡公還朝序

送河南左方伯范濟溪公入覲序

送宋仲石明府赴召序

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卷之十一

序書碑行狀墓誌銘墓表後告文

孔孟圖譜序

會南豐文粹序

唐荆川文集序

烏鼠山人小集序

丁酉同年齒錄後序

三文選集目錄

陸龍津詩集序

朱碧潭詩集序

五子詩集序

胡公平冠奏議序

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序

寄李古冲

與蔡道卿書

與翁東厓書

與李三洲書

與薛方山書

與汪直齋書

與項麗東書

撫寇碑

尙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處士陳東莊及妻黎氏墓表

題海上膚功卷後

宗儒祠告文

三文選集目錄

三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十

明王遵嚴先生著

宜黃劉靜庵唐德選評

記序

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貧乏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爲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辨其時物。勸其條法。基備而基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目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才之通達也。卷十

通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矜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爲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爲教。有可得言者矣。竊收端明粹紳。基備之飾。而勵藝委垂之宜。琮璜瑤璆。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蓬盤盞。鐘鼓管絃。爲之器。而酬酢搏拊。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爲業。耳目足以極視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悉動。然所以禁防而閑發之者。其爲事詳。而爲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爲是。詩且情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爲其形。

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爲無所。口敗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踈濶而不治。簡畧而無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頗會。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爲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爲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王文忠公集卷十

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高者以爲狹。擲於性命。而不悟其爲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爲異端。而非所以爲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爲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爲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爲曲藝。而非所以爲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爲道爲學之能。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國天下。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群也。必有人。

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至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發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無尺土之隙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三才通義集卷十記

畢得諷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爲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爲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疆斂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爲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爲是有責乎爲士者又不鄙之爲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以謀擴明倫堂之舊而

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下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鑄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旨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爲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至乎內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待於外也學之則爲士不學則爲民上下之分可不勉與興起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已已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義者其役鉅帶大

王文通義集卷十記

工部郎中出爲今官云

內外合一纔完得明倫事直挾透其所以然此等大文字非小儒所能辦

長汀縣學記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此學人才之成壞不繫乎學也人才之貧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與人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濶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廢。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弗。占國之不治。不問以學校不立爲王文。遺義集卷十記。五。議而原氏之鄉士。至於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死生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宮子弟。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擴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皆尙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

而不繫於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寔用。而其微辭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此學人才之成壞不繫乎學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辯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丘以博其口耳之所涉。蓋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發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勸衆。則廣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還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履。益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材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羨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此學人才之成壞不繫乎學也

使春秋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脩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脩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為吏者知急興學之為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侯長汀知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輝煌弗獨孔子廟亦就圯諸生束學無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群瞻觀群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為王文選集卷十記

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建方以福建左參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為良也蓋革而圖諸乃考位於其地之右奔壤測泉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噴噴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良如遷上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諸廟舍庖庫原厥成以序為益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斷刻丹雘之餘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矣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為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李君以為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

以來請記天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擬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為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學即而與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辯說講解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為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存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王文選集卷一記

學之立否繫人才之成壞看其忽抑忽揚議論何等變化

衢州守李克齋先生生祠記

豐城李君邦民字友也予始得友君時皆蚤年盛氣滿飾以文章馳驟以材力高覽一世雄舉雄姿超然有自喜之心而際昌熙之會事神聖之王先後為禮樂之司順陟清華方其得陪繚綸之宏議佐制作之鉅猷志屬當塗而情瞻朔聖顧謂州郡之吏斯於民者卑勞於事者細目之鄙俗不足為也已而自以職事失大臣意得罪出為外郡之貳予猶慨寒泉傷不知省過以圖改悔時或有所見於事而加於民則卑情暫變而不過其可而李君獨能韜函其穎磨砥圭角俯仰其功以起士壘王父遺集卷一記

九

予已善君觀其所進而慨然以悟非徒貶損知過為奉謏以承嘉惠者之宜而其勤方於中國而能不厭者乃所以篤純固而基高大也其後移遷余曾學山東而君為衢州守學憲於外職為近於前輩不得効其力於卑細以致其進而證其所情君既守郡則於民益專而於事益詳矣君為之益不厭悉其意以厚於民其詳然如拊摩乎其子握其身以周於事皇皇然如經營於其家而郡於其時又有不測之大變問恤之異災以嘗試君之閱畧偉哉而開發震動其所為君應猝如宿慮度遠如當歷卒使水不為害而盜皆就擒其建學命師以

率先教化嘉育士類改創而不徒沿習鼓倡而非僅因

守文章之美才力之雄施於民與事雖其卑且細而昭

新弘遠超然不羣其所為者乃道德之精英而非文

華之末技馳驟者乃事業之軌蹟而非材力之小長矣

君為郡備者余以察知洋省行過治所見君意殊得迎

謂余曰予雖不為羣免折腰之恥然循吏傳當無子

名矣君言如此民自負也已而君擢副使以去郡之長

老某等相率建祠於城北以永所思豐碑飛甍崇廣麗

密巍然皆守之貌尊祀其中後七年侯官齊來為子

泉州衛人屬程侯以副使委王下德史傳所載如枚舉

王父遺集卷十記

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終軍之流依近左右游談

芬芳揆摘繡藻備甚盛而文翁朱邑龔遂召信臣杜

詩諸吏為民勞苦不怠除疾去煩興便利跡履稅瑣

以今觀之彼光榮飄浮瀟文靡汰無足稱述而循良之

績惇慈悠靡談之有足論而思之可以興高下得失較

著君向得罪而後後屈為郡誠不為不遇予雖不獲効

其力於卑細然已有悟其記君祠庶謂知者君與予所

共敬而友者有武進唐君順之唐君為翰林取號清華

嘗好言民事在職時每欲乞一郡自試其才以見志而

不克遂予旦夕謀訪唐君家以儻相攜過太末之里求

君之祠而謂焉。視所謂豐棟飛甍而君生像。雖然其中既以自惜。且謗訕唐君。以爲君明其得意。君名遂邦。其字以祠部郎中。謫爲湖州郡丞。遷守衢州。於予爲同年進士。

占地步羅應經

氣雖然已不佻作家真面目

王文瀾藏書卷十記

企鵝亭記

頤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冢。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已。而避堯之見求。宜其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卽。而其生且死。不離乎其頽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棄。抑其舍於自求。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而避。避之而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爲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人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儻傲倨。抗其跡於幾。主文選藏書卷十記

三

魏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爲高也。漢平與俗同。波菴菴兮其與衆人皆然。觀面有不見其躬。同席有不觀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爲已汗。雖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屋絕。烏觀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妄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樂其食飲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爲巢許。而求不見。橋二子者。以不能爲高而來。堯之見求。反以辭而避之。見名爲高。而傳於後。不亦異哉。緒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脚之指。映其事之無有以同。

傳者之妄予以爲止使如好事所談以爲寔有之不得
後以爲過耳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鵝君其猶
眩於莊生之詩說以爲甚而慕之耶而聞君之名亭
者乃始莞然以笑曰彼二十者與之以天下之大而不
受西亭方以宗室之貴爵族命數出於有司之所議器
服宮與皆自上予之也而奚以慕二十者之風夫匹夫
之微長於貧賤而不能移於富貴蓋多有之生於富貴
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於其習是所以爲難耳矯焉辭
千乘之國或不能不見邑於豆羹一介不愛之誼至爲
細微而可以不懼於千駟萬鍾不顧之大節西亭君者
王文達藏集卷十記

先斷果詩獄是處置法

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挹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曉寥廓之表。而
杳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乎。山之遊
笑矣。而景公以之。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
以臨漢水。至與蔡佐相語。悲咽慨然而罷。何情之反也。
以景公之愚。雖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
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
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失。撫當身之
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爲累。而
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仁者之悲乎。當景
王文達藏集卷十記

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
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余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
往往撰肴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慨相命為遊
學援險絕探討幽竒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為快也賴
親其踴躍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望牛山之嶺從峴
首之賓倏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
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決而頑拙不
適用會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然為諸君而無所
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為吾有吾
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
主女遊集卷十記

達觀者之旨而自具嗚咽之氣

別章君美中之齊河序

此段自序

往余督視山東學政。好以名檢禮法。摩礪其下。其所爲教。尤謹訓典。而絕物執誠之不至。木之不治。是以詳求而多文。人之性習。劑量不可強齊。其視余教。常苦聞之在地。過之則踰。而得直行。而規蹈余。乃忘其德之不足而急於必行也。而求助於郡邑之學官。其求助之急。故其待之厚。待之厚。故其責之也密。然而頑鈍。惰慢者。皆患其厲已而有所不安。見謂迂闊煩苦。而倍違怨疾之害。作蓋一路數州之廣。學官以數百人。而肯於助我者。數人而已。章君美中其一也。君於時爲兗州泗水教諭。王友道集卷十序

其束身飭已。奮然以師儒自命。不爲苟得。雖交際之垢耳。目習常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皆有別擇。而操於所授。不爲儒利。以害禮。至於夙夜敬謹。兢兢業業。其弟子以修上之教者。盡應於期命。無所遺失。雖有操切鈞考之密。而不得舉其缺也。余於其是。忘其不足。以爲使皆助我。若此。亦何患教之不行哉。此段外上二段作九段未幾余稍遷去山東。天誘其衷。日以有聞。悔前之爲。而知其德之不足也。蓋非惟謹典訓。而範物軌。無以論人於精微。使之敏功起行。而悅於向道。而其誡名矜跡。依憑之勞。而假托之似。尤非所以爲學也。既以自愧。因以疑章君之爲人。意其

矯強蹈厲。苦心刻意。企當世之名。而殉驚衆之行。是以其求之急。而應之無難。責之密。而守之不失也。去年春

章君以服除。來爲晉江教諭。余已罷歸晉江。吾邑也得

以脫去。各位之拘縶。而脩游講之雅。君淡然禮簡。有以自足。常處於閒觀。窮營之地。猝然迫之。而有不動。默然

詩之。而有不逐。非所謂企名殉行。如余之所意者也。嗟乎。余之陋也。彼其後之所以意君者。既失之。而其時之

所以嘉君者。亦豈爲能知君哉。君方有齊河之授。旦夕且行。余其能無容然於茲別乎。齊河故余視學之縣也。

今其自悔者。固難以追及。而偶有聞者。又不得與之共

王友道集卷十序

式

爲也。若行矣。出政發慮。與民布利。而去官。宜有餘閒。以詔諸士。其尙相與講焉。求進其所聞。以進余之德也。哉。喫刻。○前半言助後半言悔

寄贈徐潤濱先生序

序
既寧尹潤濱徐君奉其親以如官邸出則治民入則事親學道之效達於四境而誠身之實著於一宮之內其著於內者所以速其民之信而達於四境者有以得其親之懽君子之仕而有以自樂莫徐君若也君顧以爲力奮於政不得專一親之左右以竭其養戚戚然若有所負而不得釋其欲致是官以去也汲汲焉若有所求而未獲士之出君門下者疑乎君之用心而莫知所以爲君解也予爲之言曰學者誦法往昔舍孔子何適矣孔子教門人必就其不足與其所長爲之進退不爲空言門人之問亦必不舍已所得用力而泛爲問辯徒滋辭說也方游夏二子以孝爲問孔子皆有以告之後之讀者能言其意蓋各收其失而示以要也二子之有親在而後爲是問也可以推見然子夏去西江爲昌父越韓鄭曹濮不遠千里之路以從政武城在魯由吳而往蓋逾江濟淮換旬閱月而後得至而子游安爲之宰意其不得御親以從也未聞孔子非之使子華於齊非不知其有母也而不憚於使之攜顏淵以遊於陳蔡而見止於匡亦知其父之在也朝夕於親之側以力養爲孝非孔門之所稱也孔子所以教人皆其所自行蓋亦有

三才遺集卷十

九

母在矣而車轍周游環於中國門人最以孝名莫如閔損曾參參也以薄仕而親及厥爲幸其志又可悲矣惟閔損拒季氏之使不及於仕必其擇於大夫之家自有義焉而非爲不忍離親以行也然與顏氏子從其師車轍與於陳蔡之厄豈其得常於親之左右耶舉此數者而孔門之法在焉游夏諸子之仕與顏閔之不仕也均未聞以朝夕於親之側爲孝也徐君之志知法孔子而卓然必爲聖賢之學無類矣其仕其不仕自有學焉其學之至不至而孝隆污有其間矣顧君所以自力者如何而謂以政奪養汲汲焉欲釋而不得至於戚戚而不能自解則可謂惑也已吾故爲是言寓君之門下士許大正輩以復於君以解君之惑志則仕與不仕君自有以擇而處之爾

王東道遺集卷十

三

手筆高古只是說四子書白爾歷落 羅應經

高義雄辯諸信於義者無所藉口

送程侯習齋歸養序

此目二卷之五

序

人子之欲養其親者厥有可陳之數矣。凡杖席衽梨市教區揮翰之撰之詳而奉之必適其節。滌滯其香腥炮蒸醢醢之味之悉而謂之必得其物。鵲鳴而起及乎日出而未可即安敬其四體以親於事。雖咳嚏欠伸噓噎而有所不敢寒暑甚矣而不得襲厚。雖以自便至於思其可繼之志常迎之於微盼而恐其不合求其必得之欲常察之於聲色而冀其有中。蓋其煩密而勤動如此世之君子乃有不離去其君舍其國事與其民功而退自託於事親者。日以休其倦而息其勞也不亦異乎。

王文瀾著

卷十

乎。性之至者無所待於外而不得滯於物。有土與人之盛廣施兼濟之得志而其樂有所不存。堂閭之上室戶之間寢膳服御之瑣細頽怡而體務躬其勤動而總其煩密而不知其爲勞其必有所樂乎此也。烏謂有所倦痺於彼而求以休息於此乎。詩人之咏也蓋於征行而歎啟處之不暇。較於任使而憫從事之獨勞。然則其念而欲歸毋適以爲休倦而息痺歟。果其倦於事痺於政而思託於事親以求休息其於將父母也其數亦已疏矣。獨怪夫先王之隆以道德役天下之賢爲之探其意而代之言如四牡之詩徒及於其情而不以其性之至

者形之歌將其望之而恐不副爲之述而慮其不踐耶。

彼北山之大夫雖其賢於風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

爲志其所陟之岵岵蔽其瞻望而思其不來然汲汲於

勉勞之不已不敵以致咎而發詆詆何其微於性也。蓋予

陳古之義以正今之俗而知吾郡侯程習齋公於是爲

不可及矣。且夫上有可得之君下有可治之民功業之

美盈於前而爵祿之休越於後其樂宜無以踰而卒不

以此易彼推其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而魏風之仕者

當爲頽面而泚頽便出於上古之隆而逢小雅之作歌

者猶將悔其所以探乎下者淺而待仕之君子爲不

王文瀾著

卷十

厚也。世變俗革化外物而泯尋常既已流放而不反今

乃及見於公士之好德者徒思古而不獲顧居今而有

見也豈不盛哉。公之僚問所以贈公者於予而予爲之

言其義如此公行遂書以爲序。

讀書論古是何眼孔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右。引之。爲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備廢起。隆菑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罕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於儀等。纖縷勞逸。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訪者。奚所考。而名其爲。亦。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駁廢置。人之有。與否。則有命。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况於名其爲。亦。非。疾乎。主文選集 卷十

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衡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映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憾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市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貴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啜於戴。患其嚙而視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脩其輔。麻攝病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

乏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說。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錄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猶得山水之間。步履輕。用放飯。決肉。嬰錄。自喜。客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耶。應之曰。昔者。勇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緊切而縱宕

送章心壺序

予聞居抱疾凡吾土之名能醫與以醫行過吾土予未嘗不致而見之各售其方藥弭難投彼以予股為試方之擊童子疲於取水束火之役觀其之失達於墻戶許許之棄餘積若小丘而予疾如故醫者方且援証古經陳說素難上言天和陰陽六氣之宜上言血脈虛實寒暖五臟九竅之變惟恐不終售其方而能售萬一與其試之獲中也予既困於藥稍謝諸醫跪食飲水聊以承日自是雖不敢倦於致醫而民以藥為戒矣一日客有言餘姚章心壺之醫者因致而與之談未即叩其術井予文選集卷十序

不欲叩也蓋將審意深慮備其誠心以待他日再見而後請焉又將節宜起居從容旬日庶幾脉安於體使之診而可得其要也章君坐久鑑予之色遂言曰公之疾將愈矣可以勿藥矣吾方非不民不復為公出矣繼此數相見縱談當世之故與其平生遊寓風土人情之矣惡其於該涉藝能辯訂器物形証而品別之往往有可聽者未嘗為予言六氣五臟九竅如他醫所云云也予疾亦日有間君雖未嘗引以為己功察其意似陰以予疾問自負也豈其使予一見而有齟齬傾誠之心與其數見而泛及傍稱世故形品之談皆攻療輔旋之

所存而所謂藥物者不在草木金石之性味治法者不在煎煎吸咀之劑量助於予君之醫果有以異於予君時之所致者雖日與君處不厭也而君揖予將歸矣予疾果日益有間方謀囊糧遠遊訪良友於吳越之間僅與君遇尙當叩君為予鑑其色究斯疾之根本伏藏消長分數如何也

刻毒

送詩人沈青門序

此詩人沈青門序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絆之害
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視貴富之人宜如桎梏牢豕閑
然于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數落所謂尊華者皆瓦礫塗
炭項屠而朽穢也然予親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
顯者為戒早卷投軸左脫右騰幾幸一遇如秦開燕壁
遊說之客結軫馳叩朝失於此而暮與乎彼皇皇然其
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時公卿得以薦
士節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雖嘗失意於場屋而
多倖倖於薦辟斯人也之與遊者遊同其詞藝於美相
王文選集卷十序
為標致而藉接待力之國為不徒矣彼者皆有才學
詞章名一時其吟咏風格非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愛
屈已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於孟浩然賀監之
於李白柳子厚之於符載杜牧之於張仲吉殆不可勝
舉以斯論之唐世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為貴而諸君
者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
上有能為詩歌視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
大夫取高資都盛位蓋有不能為詩者以顯者所少在
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
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遊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

彼亦無所藉恃於此而倡和往反之間果相矜於藝而
非有皇皇之冀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於今之時
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於唐世者
豈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也自壯
而強行遊四方多與貴富之人遊其能屈已以成青門
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於諸
君者以其來遊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泉袍布
矣從一僮奴面而微跛蹢躅然憊也君之以詩謁顯者
一見則欲廢其半餉之享輟其一姬之贊如執券責負
傲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憊也予用是知今之顯者之
王文選集卷十序
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間居寂寞絕意當世好事
之徒顧辱青門枉與之遊予之不能有益於青門可知
矣獨不難屈已以為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備
躬側伺胡能增昂青門之錙銖為青門計當且改圖庶
幾有遇也青門顧謂予曰斯行過公歸亦將終隱矣不
復有望於餘人也斯言其為設耶其非設也則青門之
蹢躅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勝
若毫毛惟以一言之知為重此豪士佳公子之所為非
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璧百鎰於人宜不少
矣今乃持嶺外迂廢無用之人紙之序以歸曰可以

終隱也青門雖自不爲設世其不有以爲謬者乎是可
笑也

諸語似雅在他人集中皆爲佳構在先生集中以道
學爲宗不應有此予初不欲錄然以其措意大雅風
韻閒逸終愛不能割

送易槐虛先生之任夏津序

古之爲師弟子者其爲學易明而爲名易成也其固有
不苟然者乎其業門也專其守論也篤其辭誦述不敢
改其師說及乎臨位從政惟師之知崇臨位而不敢受
曰吾師之未達也吾何庸先焉從政而不敢廢曰吾師
之所教也吾何宜變焉是故其師之傳益以醇烈推衍
而著於人因以貴其身此其學之明而名之成也豈不
易哉漢施雋之於易也可謂深矣不有張禹魯伯之徒
爲之推明位必不至於博士業必不得立於學官丁恭
治春秋雖寢已進用然得承宮樊儵以爲弟子而其位
王文通集 卷十序
始尊至於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也而恭卒以侯桓
榮崎嶇草澤之間名不聞於州里身不齒於序序何湯
一言卒爲天子師是三儒者窮經懷道卓爲世表皆以
其徒顯身榮當朝名刻載籍可謂盛矣蓋昔者孔子之
欲仕也旣以子夏先之又以冉有申之聖人之盛也其
急於得位也則有所用於其徒况其下者乎然則漢之
諸儒所以事師亦不謬於仲尼之教哉嗚呼如吾師易
槐虛先生者豈有讓於古之爲師者乎先生學必尊乎
聖人論必攷之前經孔孟之論不絕於口宓姬之文曰
惟於心畫坐宵興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殷正也微之乎

圖書之與著之乎筌占之法願之乎物官之繁深之乎性命之情老儒皓首而未通後生拱手而不議莫不尋繹數暢辭瑩義精虛而來者實而歸益虛齋蔡氏之易盡在是矣以先生所就當漢之盛高可以屈師傅侯相次亦不失補郎吏立博士今乃沉晦棲遲所遭若此嗟乎先生之學既以不愧於長卿子然矣而其徒延無有能為禹伯宮僚之事者是則門人之罪也某頑鈍鄙樸學不足以取容於世心有餘而力不逮徒知守其章句不肯師門觀先生之在下位碌碌無以自效於先生之行愧發於面莫知所言復忍恥而述此者將以貽於同王文瀾藏書卷十序

師生之誼特有發明

奉送中丞王石圃公還朝序

晉周道衰而宣王中起雄南征北伐之威其興衰撥亂之跡見於詩之所詠者於此則有六月於南則有采芑江漢之詩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哉寧夫一隅之地憑居之族深谷長流之所限其服其叛何足以動王國而勤王心之勞而詩之言如此尹吉甫固以江漢之平為宣王之美張大而歸之仲尼刪詩使與常武相次列於宣王之雅之末以明中興之功至是而成也豈非江漢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於京周之阮而近不於憂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為內而不王文瀾藏書卷十序

可以為外先王固欲梁圉其山川并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若獵狁之匪茹勿用窮追氏羗之荒忽惟其來享而已也而召公之所以經營江漢之許者不以其叛而疾之不以其鄙而惡之并其田畝正其疆畔以定其生業而平其貢賦使之弭去爭心而取正於中國豈其徂於戰伐之謀恃夫暴猛之用而以兵革取威哉故其告成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言虎之能不以武力服人而宣王仁義之化陳於江漢則四方無有不和者矣今天子方隆周宣之德建中興之業順乎內而威乎外當寧懷思瞻焉於四方之未寧而

尤有意江漢之間。蓋樊鄧房隨襄沔相錯之墟。其民尤
 爲難畜。而易動。嘗煩朝廷之議。而開設方畧。遠大臣以
 臨制之。開府於鄧。而以撫治爲名者。將百年於此矣。然
 其化未洽。而民未和。而中丞王石岡公。寔受簡命來制
 茲土。是宣王所以屬穆公之意也。公出嚴於寬。用武以
 文。馴之以德義。漸之以禮教。雖不廢乎征誅之律。刑殺
 之科。而其意常不在此。故其易動之氣。銷靡而帖柔。
 難畜之心。鎮置而悅安。布宣天子明明之德。徧於南土。
 以爲四方之極。持之以匪安匪舒之心。而行之以不欺
 不棘之政。告成於上。而寧當寧未寧之心。天子以爲其
 王。文。尊。嚴。集。卷。十。序。
 化既洽。其民既和。則不宜久勞於外。而還於左。石公自
 是去南土而還矣。南土樂公經營之政。慨然於其將去。
 又知公之居中制樞。所以施於用而行其志者。宜益廣
 大昌明。而南人之永永有被也。相與稱其慨然而頌之。
 亦欲如召公之於王。同其萬年之休。而垂不已之令聞。
 也。後有欲考今中興之盛者。必在於斯矣。江漢之詩多
 述穆公之績。宣王之美。於是乎在。臣之能有成功。君之
 明也。夫受君之命。克終其事。以有功。又以其功載君之
 美。於無窮。而有攷於後。是人臣之大義也。故某屬同僚
 陸君輩。之請欲有以贈公之歸。不以寵厚崇魏爲祝。而

獨以是爲公願焉

典則羅應經

說詩有洪深之思。雄原之氣。於漢似子政。於宋似子
 固。

王文尊嚴集
 卷十序

詩

送河南左方伯范藩溪公入覲序

今河南分省奄有豫州兼履徐判并冀之餘封有土與

民比古諸侯之國在於所履之內者以百十左使皆統

而治之古所謂九州之長得以君稱於其國天子之

國曰牧者也所統既廣地大人衆衣履冠帶甲於四方

粟枯粟米貨賄餽餉之輸以克備太府填給邊圉者旁

羨溢出置藩綦錯固警之宗孫子不億如彘斯繩繩

之盛而當食於其上計日受祿鯨人之途蓋以多端又

宜河被山盜賊鼓鑄椎埋攻剽之間往往而有宛曲之

婆娑濛濛之相譁河上之翔翔林下之喪馬殊邦之崇

王文 遵巖集 卷十 序

飲城關之挑達猶有未殄之風獄因以繁士皆亡伍而

人村關於學校若是皆皆有責於政教而在使者政教

之所出也豈不亦居勢之難者乎而藩溪范公之來為

左使於河南也屬屢饑之餘歲流離餓餒人不相保多

敢死之心榮辱不知而禮節之所難御居勢之難而兼

遭其時公仁心為賢誠發於中若疾傷之在胸腹肢體

惟須臾之不能安朝論夕省乾乾不倦求民之所好惡

思其取舍之方不越堂階而四遐之風山居谷聚怨咨

願欲之情畢得出慮布條按意羣吏使推明而行之就

就餒而待哺就思思而無宅就就田而不耕就嬰疾而

未藥招徠休賙賑發補助開示科指本於為至之心斯

行素約以導人之所嚮則壤之賦非可罷戕嘗使征督

後於緩輟度其輕重用一緩二民既懷和寧其幹止樂

生之氣還於區內諸士之秀者於瀕以三物賓而禮之

以貢於上居勢如彼遭時若此為之未久而政教之大

者皆已具舉蓋公之為長於北州亦可以稱於國曰君

而不愁於其號矣而當入天子之國述其所職以修常

與公宜以其為河南者告於天子曰自臣之至河南也

民有惻腹於粒而困於後者今也病者起而饑者食庸

華克強復完為人也亦有棄屋廬井井而徙徙舍耒耜而

竊者而今也荷耒而還桑投戈鋌而耕南畝者不絕於

里間也有官師略饒了第改所業以備一飽而奪其志

者而今也挾冊而誦鼓篋而來滿父兄長老知以為榮

也臣不佞不敢為揚其隱賢而自蔽又非臣所以來朝

之實也天子方隆虞帝之德闢四門以詢四方之治忽

其察聽於中州為詳委信公所自言之不謬於其功也

且有以命公矣晉漢襲述自渤海召入其客教以無自

言功歸美於上遂以此蒙賞而世亦以客為好謀此特

後世佞媚之術非先王君臣相與以誠之道也虞廷之

典載之以言明試以功其所言也乃其功也惟其功言

之不相謬耳。公之往也。其毋以自。言功。爲嫌哉。
語持大體而有警闕。可謂處。

送宋仲石明府赴召序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識道之方。而君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惡。將有以禁之。而率之以無可問。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明也。姑徇其習而誘之。而使何方不可強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此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是以而。行於其君。其亦可乎。吾不知其可也。有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君。此制用之宜。而君子之所當辯也。今之仕者。其得施於民而能使者。莫如縣令。其得行於君而能著者。莫如官。始仕爲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以爲官。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君也。夏。秋。官。知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國中獨得吾宋。侯一人焉。晚。可謂精矣。侯之爲縣。能不以法分。通制其民。欲以心諭意。察使其訴。然自勸。而惡色。疾聲。不以出。已故尤。樂與民傾盡。不爲匿。械畜。機以深。備而巧。摘。凡有所爲。諄諄曉語。不厭煩。祇惟恐其心腹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其苦於自奉。憚以利見。汚常謹於絲粟一芥之末。一服食之細。不以苟費。一力役之微。不以輕用。操之無不可見之端。而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也。持

是以事君者知其有可行矣。蓋聞之君子之微有爲於
上下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爲
者下焉而爲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爲諫則不
敢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之
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上焉者難犯世之君子固
有力足以拂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矯君之慾
而至於爲狗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適其可哉然彼
力遂於拂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辯之不明而不知
其不可也敢於拂民者其動之必有可惑而禁之必有
可聞以其可聞者禁民而民不敢非以其可惑者動民
王文禮藏書卷十序
而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徒有必遂之力也而
豈爲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
之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烏足爲辯其不可信有其
可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宜以無辯也不虛於下者斯
無所畏於上不見於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
貴之可懼惻然惻然如恐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嬰
雷霆震擊之威而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
得斯人亦烏能辯之宋侯是也

縣令爲言官說得精義然

深刻之思凌空鏡入新回盤曲探之無厭此種文境

半山以後罕見

帶於輿馬之下，峯巒之奇，秀泉石之佳，幽過焉而漠無所觀，吁亦俗矣。間有一好事之士，矯其爲彼而以吟咏之藻，續爲工登覽之意，況自足然，情高韻遠，而踈於臨覽，非惟不能免於苛譏，峻督而帶獄，通賦亦何以自王。文選最集卷一序

酬其職也。所謂不俗者，其失若此，而彼又不免於俗，豈不難哉！以吾所聞松溪尹史大梅君，蓋能異乎今之仕者矣。君以奇才起東南，藻妙擢發，出於靈誘，而維揚故東南一名都會也。君父異貴家而有之，君皆得繡閣其間。六經之元本，莊老之玄虛，屈宋之悲悼，史漢之雄深，宋齊梁陳之艷靡，泛涉而該獵之。東南一時綴文之士，競行竹素之場，倡和推挽，必有君在焉。未嘗第而文名已盛行於中朝，竟授松溪人莫不謂非君所處，且恐君之未有以宜之也。君在松溪，白廢兵舉，原有餘粟，固無淹人以政氣，獨冠於諸縣，而時出芳標，逸致於山水。

佳勝之頃，一觴一詠，絕去俗吏之態，其才之兼美如此。頃者墮書下微，益以風憲需之者也。夫文章之士，如漢嚴助、枚舉、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登金門、直玉堂、優游親近，陪後車之乘，出入芬華，可謂榮遇然乎。臣面折廷諍，只稱汲黯、漢武亦憚之，與諸卿昵，安遊者不同。君之才，視嚴枚輩，不知如何，然不得預於文詞親近之列，今以諫爲職，其得爲汲黯時也。君尙以拾遺補過爲忠，務爲朝廷之所憚，而無羨於嚴枚輩之寵也哉。

試則駘蕩其致，不窮先生之文，出入經籍典則，有餘而風神絕少。若此類者，無不登入。

王文選最集卷十序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十一

明王遵嚴先生著 宜黃劉肇庚唐德選評

序書碑行狀墓誌銘墓表後告文

孔孟圖譜序

孔孟圖譜會稽季明德先生所編輯也其書據漢太史公史記宋司馬氏通鑑劉氏外紀邵氏皇極經世書呂氏大事記金氏通鑑前編近世王氏續大事紀潘氏孔子通紀並以春秋內外傳戰國策禮記家語孔叢子諸子文選叢書卷上序

書蔡放互證推駁行事差次歲年補比村紉訂且確矣其所是正諸家之同異一以論語孟子二書爲主故雖生乎數千歲之遠而鑒鑒乎自信其不謬也於是轍環歷聘車軌所至之國邦君遇合與夫公卿大夫之交際寓主以至或人隱士之親接其什止遠茹去處淹速辭受往還答問屈信來往踴數容拒嚴頑常變隨汚隘易舒戒其跡莫不可考如從及門之徒躬總轡問津之役而託後車之傳也聖賢憂樂之微術好惡之大端形於遊世與人之頃而世道得失人情美惡固可以推見是書之有功來者已不爲小然一行一事皆聖賢精神之

所存如昭昭之莫非天容光之照尤足以見日月之明者則在觀者潛心焉先生之書固述焉而不論而序次有倫焉比不失目可以開誘學者而發其獨悟之智也其功又何如哉某既獲預論訂倍加折衷於其間先生固使序之天自亮靈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爲師何也闢室作壇設科以聚四方之士講行於水之濱復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爲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削微矣禹之未興皋陶之未王

王文道叢書卷上序

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焉至仲尼而始有之也且非傳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舉一世之人莫不使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蓀之丈人罕冉之漁父闕黨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敬發掖引之誠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克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鄉閭

在國藩國所接莫非人則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徒矣非必三千之辭乃爲其學之士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動五穀不分樛樛爲佞之謂而興起於從之風默字偏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之下之有興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大明二儀之靈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含生肖翹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至於今不廢豈曰其微言傳諸其徒大訓垂於六經之爲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及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千七十二君而不用始叙其傳禮記王制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三
刪詩正樂序易彖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謬烏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一國一家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固道不行而思歸也蓋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煖之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心而可得而其與人好惡之端遊

世愛樂之術尤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耶

如此大題其力足以赴之是本領過人處羅應經

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孟子以時字稱之而史

遷以求仕爲言固爲駁而不純然謂周流四方爲求

士講學初無仕意其失不臧於遷矣而文特確悍恣

肆可觀

會而豐文粹序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會氏文粹成屬某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士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以爲盛之世學備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賈物聘好贈處各問辨說之所據述以人陳詞作命敷誌施於王文通叢集卷上序

君臣政事之際自問詠詠託興焉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爲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欲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同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釐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者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

所向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間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譏譏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諷諭之隆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後其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校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事長而獨名爲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歷嘉祐之間而榮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

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醉不該之藏亦已少矣視古

之能言成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

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

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

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因於義之難精次焉

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以

有言則愧其不能為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

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於今為甚則其書尤不可

不韋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

然蓋以致予之所惑焉耳

王文德集卷十序

古今文章升降之故探本窮流於此可見先生之學

唐荆川文集序

吳之有文學傳矣諸樊為國斷髮之治未幾盡方其願

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

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

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東四方之學者則言僞踰江頭

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制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為

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

為烈蓋其盛如此蓋長江大湖以為國方地千餘里林

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

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

其書觀其言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

與之為友又得一人焉是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

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

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

通於季札孰為淺深言之所成於于游孰為先後有不

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為翰林編修後為太子司諫皆以

守道直已之志棄去不啻弊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

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

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

以闢夫媮懦憚事無厭恥而嗜飲食之請上下二十有

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李札之生。
其國雖尚。而先若端委之道。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
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
人而與之並。豈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
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
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爲詩友。策而
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
哉。

落想高故能簡而盡

王文選集

卷十一序

九

鳥鼠山人小集序

昔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聲之憂也。下其將大歎
其爲周之舊。其大也已信於他日矣。然觀車。然則微小
戎無衣之詩。蓋戰國役伐之習。胡云周之舊也。彼皆負
堅操銳之人。發乎性情。描爲音節。莫不有貴士名卿之
風於此。見文王周公之化之遠。而詩之爲教亦弘矣。至
於專精果毅。敏於有爲。而不媮則深厚之水土。不爲無
助。自秦之大也。邠岐豐鎬之間。率謂之秦。而故名秦者。
則西傾朱圉之所表。汧渭之水之所從流也。由周以來。
至於今。涵育震發。宜不陋於非子秦仲之時。而風未有
主文選集卷十一序
十
聞於中土。其蓋疑焉。迺今得讀中丞可泉公之詩。中丞
於詩甚宏深。其不能測窺而知其爲周之遺也。深厚之
氣。於是乎生。用其專精果毅之力。致之於學。漸服文王
周公之教。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聲之富
也。天風者。物之所由動也。故或萃或散。故有衆人之風。
關乎一國。亦有一國之風。繫於一人。以衆人繫一國者。
其觀也。於人。其上也。於國。以一國繫一人者。其觀也。於
國。其上也。於人。今有欲知秦中之盛且美者。舍是詩其
何覩。而公之位望行業。將益光顯於時。以昌大其聲也。
必於是乎。卜之東南方之鄙人。也。不足與於大風之觀。

宿嘗從事先王之教學則之文而得其所遺蓋數周道
之亡者微矣俗學溺焉而不談談者又陋於爲詩曰
無與於斯文也嗚呼其不達於先王之教周之所遺者
宜乎微矣於讀公之詩幸周風之猶有有故本而言之
以廣學者
麗以則

王文 題後集 卷十一 序

王

丁酉同年序蘭錄後序

丁酉山東諸士既舉於純相與序齒而合燕焉志如於
錄以示不忘禮也諸生奉而見予請序其後予進而告
之曰昔唐虞之世岳牧布列著濟濟之美有服在僚莫
非亮采浚明之賢然崇伯以剛與之跡加於舊老立乎
九官之表向之僉詞而舉其定者咸誦於其王孔子教
於洙泗之間四方學者斷斷如也蓋身通六藝者七十
人於時顏回爲最少孔子獨推許之嘗歎曰已以爲之
幸雖七十子者亦瞠乎其後遜焉而不敢伍同門之士
第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自科別則回爲之首豈是
王文 題後集 卷十一 序
齒也非所以議於道德問學之間耶習之者固也明其
不矜不伐之實以爲特懋回亦退然如愚以若無若虛
見贊於友彼岳牧之長者勸於耶善日宜日嚴而由賜
師商之徒惟聖人之信篤於其學舍其文驕故虞廷之
治謂之至和孔門之學謂之大同而出類之德謂之至
讓其先人也以之脩己其足已也以之干人德之多寡
勉而相師年之長少忘而相友是聖賢之學而右之道
也舌之告人者誘其所未至而不襲其所已知是以能
開導而增益士之以文薦於有司則固有名籍矣二三
子知文者之可資以進身而不足以立已故畧有司之

籍從鄉黨之倫其長者然於其前而不為亢少者類然在後而無毫髮凌蹈之心斯足以明序教好矣予復以尚讓之說襲之毋乃非古之所以告人乎二三子以進則仕以退則學無有息也故無兩族以命之庶乎有以發其志而增益其材也當仁不讓於師二三子必有好學篤志問道而先吾者吾方且攝衣以從其後

讀書有得語與能不裝

王支遺叢集

卷十一

主

陸龍津詩集序

維陽陸君龍津少以異質有文名每出諸風驚其先生長老治舉子業燁然著於一時有司試士君即收其筆等人為陸君俯拾場量俊選如地片耳君顧不樂為舉子業曰是拘曲繳繞者不足為君好也君曰世有詩人以其學傳於家君與諸父昆弟相唱和長篇短什房同險語更往迭來江左諸謝草隄風流不足多也君詩益工文日益不著有司至試者鮮復錄君同輩見其如此亦易視之君獨自得親眾人以舉業浮詞躁取得利者泊然如無也少推其意其詩雖晚乃從一官王支遺叢集卷十一

捧檄書行數千里為人之佐雖然處郡幕中上官大吏皆所謂以舉子業得各據尊嚴君方當趨走伏謁跪拜遙趨手板顛側色沮氣屏得無慚前之為乎昔唐以詩賦取士士既以詩賦收其科發身迥有增治經術者方今號為詩賦尊經術士亦必以經術收其科發身然後習為詩賦其輕重不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科發身後習為詩賦者乃可以釣譽射貴為世所建其不能收其科者雖善為詩賦世亦莫賞也君之為舉職不以卑冗迄自貶謫餘飭振迅趨功急事鏡而不躁上官大吏所以接遇任使之者異於他職彼所以待之異

者誠以君為能官而已豈知其善為詩若此哉君既不
傳其前之好自善其詩益甚雖在卑冗煩苦簿牒之項
行役之次濡毫伸紙引吻決鳴呼嗚嗚從吏走卒為
之驚不曉為何篇斷句落筆復自處一日持其稿抵
余曰先生其為我評之君之意非有心於世之莫
知而書有望於余乎余早歲落於交河孤盛志強勇於
自信往往為倫輩言詩安肆雖黃旁視他人肯若無存
今方自創氣銷志弛見人所作輒然却顧知不能及
况如君詩之善者哉身發各辱雖能知君之詩胡能為
輕重君顧獨深望余也余既嘉其好又愧其怠也讀其
王支 遺集 卷上 序

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聲業之不可忽如此 羅應經
相驚酷好處諷刺深達

朱碧潭詩序

此段序其學詩之山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各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
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歟波濤以為世也登匡廬
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焉
讀耽酒自放當其酣嬉輒倒笑呼惟適以詩為娛顧謂
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
不為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訛家人婦子而已貧
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憐從汝言乎曾不可食其
馬齒餅也取筆視投擲之談以無意實他有所為君不
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訓所謂朱詩人碧潭者
王支 遺集 卷上 序

史人持教喧問市中莫敢語誰久知其為君也吏人
至門強君入謂君衣褐衣貧而長鬚湖步趨府守下
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置長揖上堂君所居西郊僻處田
坵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
楹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書滿旋拾備葉煨火燒筍煮
茗以飲守皂隸忍饑話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
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
君指目者眾訕笑騰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隆又不
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
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然猶不知重其詩獲用為

訪焉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奇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悞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貴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為閉閣吟諷嘆懷哀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為足以抗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謂予懷詩數十首為贊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吾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勝錢肅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王文道藏集卷十序

七

其跡甚奇蓋宜於詩者詮次得史遷之妙

五子詩集序

詩之為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稱字何句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誦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垂於當世者嘗患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閭人尊女繼其哀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寓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或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類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為詩幸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諷察見真樸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閭閻之聲末見有僅於道如古風所刻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異哉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奇節行慷慨激烈之士不勝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忿怒傲睨相與為詩嘲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氣而樂其心則不異乎通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

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怪行
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呼唱和以爲極
機秀觀皆笑爲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
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似焉居常所意不謂
一見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絕而僅有
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
作者之盛五子不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
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賴其能追古作者而俾
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
汚利祿豈以早廢因得久窮向慕斯道有成如五子之
王文選集卷之五
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
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以詩之事爲微則孔子之雅頌得所俱不足稱兩漢
三唐曹劉李杜以田野閭壺視畢之耶先生不工詩
故有此一偏之論然其所論深處却自可味

胡公平寇奏議序
嗟乎一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此最異越之冠觀之
山原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家之聚生
育長養於其中華靡繁盛一旦萬爲邱墟者不知其幾
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樂亂之利已生
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卒能爲東南定數歲之亂
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主斯人也其謂果不
仁哉人知胡公成功之偉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難曉然
有屬公特代天以道其終不忍輕絕民命之責耳人物
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違惟其生才以操其後
王文選集卷之五
爲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
友人幸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余山中
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公之爲儒條陽忽陰出幽入明
動於天上而張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性之門當
其決處於心而授算以行雖腹心及牙之上并足踪指
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蓋其謀之
而得爲之而成至於計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之
效而其所以謀之爲之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況於奏
報章疏仰有祇嚴威廢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
守憲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叙功庸其心存所不敢

盡而用可存復施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於詞
亦有所裨而不得囑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奇
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詭為吏議之所抵牾又烏得
形容其術耶後有寬公善師之策而求觀於斯刻恐
無以異於諸邊師間諜之章而亦安能知公今日得
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具文帝之世寬法地禁號為仁
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級少不合卒格於吏而上不
能知也奏報之報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克國老將知兵
其在金城圖上方畧所陳便宜尚涉贖回不餘人意帝
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見之異亦兵勝之術書之
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思遠慮主於為國立長久之
利不急遠功不徇廷議為有古各將之風後人猶得因
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別有以求之庶幾得公出
謀發慮之一二乎此段文字所出諸書有本君子當事成功世多日以臨職
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
而絕羣之氣鷹舉虎視已與凡人迥別顧庸庸不能識
之耳素養前講無事而常為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
變而智出豈偶然哉問公早歲即留意於兵在臺時方
國家開暇任者多以豐豫為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
之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武當山中逢異

人所授諸皆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取名予得之
荆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待今
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為奏議序
論曲暢而氣雄偉此等文字於制藝尤近初學誦之
可窺古人徑戶

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序

此段序題

萬楓潭先生。譜其族原所始。從白都陽。當宋之盛時。而詳其事。則自有元以及我明之世。蓋信其所知。而不為誣也。譜成。念族姓之繁。不可家藏。人挾。則必有不得見。譜而忘其。所從來。與所由分者多矣。非所以厚敦睦。而興禮義也。刻以爲編。使人得有其譜。而萬氏之子孫。雖世世逾多。無有不能知其祖者矣。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萬氏也。其所自序。則退托其成譜之勞。而推本於父柱亭公。祖集筠公。與西族松竹主人。儼齋二公。又先生之孝之誠也。刻成題曰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南昌著其邑王文通集卷上序

王文通集卷上序

王

之所觀。良可命萬爲一。故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失。其室二溪之孫子。殆數十百。推其盛之所極。不究於不止。使皆知邇一而求之。則禮義之行。不待教誡。期約而自勸矣。由是一祖也。以有萬其子孫。此其係乎天者。固先生之所望。而非其所能爲也。便是有萬子孫也。而皆知有其祖在乎。人人之爲倫序。而厚恩紀。此同人之所宜爲。而先生之所欲與族人勉之者也。倫篤而恩厚。則人將有必於天。而天且不違乎人。其爲繩繩。振振而至於萬。又出於人之所能爲也。吾由此以知二溪之族之盛果不至於萬不止也。先生乞序於予。久未有以復也。請以是復於先生。其以予言爲可哉。

王文通集卷上序

王

不繼

題海上功卷後

此序作魏歌十二首乃古鏡歌騎吹曲之餘音節施屬

意氣校伐方蒐備講閱計軍實而陳武事之勝意節清

鼓交作吹而奏之亦足以盛介冑之氣而克揚戎

伍之色容若夫諸生之什則古之學者游於庠序觀飲

至獻賦之成作為歌頌以侈其盛蓋雅聲也以置其間

賦甚不類諸生多與予游者必欲書之然仲尼刪詩

而秦人刪錄小或無衣之詩與列國之風並存惟其出

於性情而有合乎禮義則或為怒猛或為寬柔皆足以

被之絃歌而有以動人者然則置余之作其間亦不為

王文選集卷十二題卷後

不可有善觀者當不以諸生之雅而棄余之厲而憲使

柯公方兼總文武之事以為職雍容禮樂之談而常有

毀戎軍旅之備其於是詩撓取而雜用之軍中樂作神

閒意暇徐而聽焉介冑之士徒實以盛氣而發容公之

所聽必有以見其怒而不失節者則余之屬要歸於雅

莊雅

與蔡道卿書

宛京相案每動江東之思方與諸君羨二妙之諧樂也

惡聲忽至計我宅之初然聞之五內俱憤繼以駭詫屏

不肯信終加詢覈乃益辛楚是日即與家叔相對歎歎

不覺涕之橫集也反告室人愁面相顧慘戚無歡嗟乎

豈謂吾與宅之常山野寺把酒之久竟為永訣之期也

耶同志弟兄回首幾人而生無促膝之歡死無執手之

別嗚念友誼軫喪若隕其為哀痛胡可云已自余至燕

見宅之與諸同志簡札益不敢量其進然所論說間於

余心未安方將吐露愚悃不遠千里相正何圖書未就

王文選集卷十一

而計已報懷未及盡而哀遂無窮耶余問顧司徒新山

公云宅之未卒前十日道卿至生宛終始于於宅之可

為無負矣予今雖欲出意見披胸臆致平生於宅之宅

之又烏能聞之耶使予不早繫官猶與宅之有數年之

聚如吾道卿也如今已矣此志長齋竟為薄祿嗟予良

友新悲轉切前悔愈增予今雖與諸子憤命怨天呼鬼

神而顧惋又何益於宅之宅之又烏能知之耶嗟嗟道

卿昔賢酬劍於心許宣父任殯於無歸吾輩今日所以

致情於幽冥者烏但以流淚為深痛長嘆為不意哉托

妻寄子往人所繫宅之冥冥未能無望予二三子也宅

之有金與子弟雖肆於文詞有同方之愛予不敢有異
 視宅之第也已與君采訂盟明年乞告還山其園修葺
 且終宅之之義事已具書家君想得命即可舉耳宅之
 平生所有著作俱在南都吾子不可不以為意吾輩未
 即死安可使宅之一卒遂其長無聞於後也宅之易簀
 有道卿敬手足而歿又為之主其喪旅謁南歸復有陳
 常山護其危險此未足為宅之悲少妻正室大母垂白
 始婦相贈三寡孀孀此可大以為痛耳吾子不負
 當使宅之慰於泉下勉之而已獨憫吾子離索建康出
 入無侶延津之分長違山陽之哀易起子之况抱吾可
 王文遜集卷二書
 遙諭異域相望梓往懷別頗無意於軒冕之榮矣何日
 相見罄子區區臨楮哽塞不知所云
 似祭宅之文

與翁東厓書
 此詩見諸公
 去歲之事草野所聞已不忍言况公親見其慘又磨其
 責其為痛心疾首又可知也正當使公英畧頌畫一剪
 此醜以雪畿輔數萬生靈之憤而遽有此罷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方公起時僕聞之慷慨增氣為賦十詩未
 及尋便寄公不久而輦罷報矣然詩在篋中他日小集
 載之自是一題目不但稍有佳句為可存也既存稿於
 家亦不免使公見之悲愛因亦思目不能妄然自休
 而覽吾此詩又當增一題目也自見公之出為國
 家立大功而果為生靈告必報之忿也鄙人日夜望之
 王文遜集卷二書
 臨書惘惘何由得盡
 國警

與李三洲書

頃從淨峯公處見所屬吏士所為此公紀述大征之文
 皆意義俱陋詞采謬劣真不足以補表盛美極壯銳
 文字之學不講於世其誤不淺此亦事之揚雄贊趙克國韓愈紀
 平淮西猶云近世詞章之事如亂漢征嚴和伯南平徐
 戎僖公服淮夷與夫宣王中興而中甫樊謝諸卿之功
 使不見於詩書孔子雖欲存之以為後世法亦何所考
 據而傳之耶此段考上僕謂淨峯公之功烈既已不載吉甫方叔
 而作者無人何以擬降周雅載之無窮也不獨如此也
 周人有雅而宣王之興始有考於後今作者無人何但
 王定遺集卷上書
 人臣之美不著而已且無以昭贊有明之功德於漢唐
 之表尤可憾耳此段欲見其美今此公又當與公其底平猶一續楚多
 才上宜必有能著其美者僕竊願兄之幸無惜一示及
 也此段其美僕之文極不能令時所好常欲存之以俟後不意公
 獨好之故耶及之以資經武之暇之一談不然此言也
 其不為妄且易與晉人之言善為師者好以整父好以
 服度公之整且必有暇也故論之如此幸有以教我僕
 將因以知公之暇也

公平生以文章自負集內見之書札十拾其八已不
 免於僂矣而於此淨峰公一題亦欲自擅所長耶然

此書却吞吐可味羅應經

陽明先生知行合一故欲無言也先生學陽明之學
 獨以詞章脫俗一世似於德行有間矣而文學則同
 一時之雄

與薛方山書

方山天下之士也。正氣直節爲衆人之所不能而犯舉世之所不敢。聲名橫溢。震動時流。如鳳翔千仞。人人爭觀。今天下之人。孰不知有方山者。而吾獨識之。於未有所聞之時。故聞方山之所爲。卓偉如此。既以加慕。而亦喜自負也。方吾以天下士稱。方山於同志之中。有知吾者。因以慕方山。有知方山者。因以信吾。然亦有不知吾者。因以疑方山。有不知方山者。因以信吾。其時吾之言猶未爲天下之言也。今則天下之人。皆知有方山。而吾之言不復有記者矣。僕雖廢於時。然進爲於世。猶有特達如方山者。是彼爲之也。吾正何憾。况又出於吾之所知。而厚者其又何憾。區區之心。顧方山益勉之而已。又講方山於家。姑朋友之間。忽得洪君。乃深與方山相信。而推慕講服。尤其至者。使吾喜而不怠。故因其行。有此奉寄。蓋僕於當世交雅之訊。候久無意矣。雖方山之在念。亦念之而已。不復以相聞爲意也。以洪君於方山如此。其至。而吾又於洪君特至也。故不得無以寄方山。若夫向往惓惓之心。則不在訊問之有無。蓋樂此又不能以有寄矣。然吾豈忘哉。唯方山之鑒之也。

傲岸之氣溢於毫端。而親厚之情。即見於中。故是筆

妙

王文選集

卷一書

與汪直齋書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負罪何可言其所以遲遲而負稽遲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祇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為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為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為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歷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此始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王文公通鑑集卷十一書

二記盛為一代所傳二文要為差強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魯南豐宜黃筠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為千古絕筆而王公視魯猶為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為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訛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捐數十本見寄尤所望也

古文記學制藝中理題文字既須理精得其理矣而筆力所至易落平近所以難也予覽先生記學文凡

數篇取義深而意態雄傑然不如明倫堂記為最故選內止登此一篇餘俱不登

與項曉東書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僕
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匆之際復教
詳至如此不但仰慰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為
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暇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
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為文者不當雜出於老
子而當一於孔氏之言其所以及孔氏之得失雖未得其
精要而於學者一於此而不出入於彼義則正矣。老氏
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并為老氏發論亦不必答也。惟
所以論為文者其義雖正而於識不為達也。文之為道
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
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
為雜。南人周任之言每舉於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
以矢口為言而於前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有前人之
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
迭見於孟子而陽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
賢固加於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惡陽虎之暴又
不論矣。惟其有取於老氏而皆出於孔子此所以為學
孔子者之為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
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為正而豈可以為文而亦

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大是而正合
非獨交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
語義則序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於此亦自謂
不為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
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深於文者知之老諸生粘皮帶骨者聽之

撫寇碑

此碑在溪南之鄉崇山造

汀漳於國為要郡上杭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造
 天牙錯趾踞臨險隘縣曰晉薄密緇其民狎為非義悍
 狙搜席祗戈甲禦敵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長子育
 孫生蕃齒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壯視其老
 賄危忽忽為盜數厥有治者不按其性不問其習益
 視彼民忿憤望而攻擊刻鉅如農疾秀惟懼不殘民不
 見德又弗微威既狃於習且偷其生則張蛇怒螳奮踞
 購吏既警民民亦毒吏警毒而積交不得已於是溪南
 之民惡聲膠固歷彌年所滿無餘豈不悲哉嘉靖癸
 卯之歲郡丞魏侯宗堯移攝邑事聞而嘆曰安有為吏
 而民實警在邑所治處溪之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
 惟為吏者之責吾將為溪南之民滿濂惡聲登濟維新
 借之大道候教布令開以誠心民聞不疑選日戒徒往
 泊其鄉而教諭梁君彥錦實贊終侯之計而決其行乃
 與訓導郭君慶幸學官弟子邱道克道南李如珠賴榮
 先從焉戎器不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房魁首
 醜黨部勒有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旄覩觀於道
 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昔為魁首今為長正皆為醜黨
 今為編氓刮癩洗瘡復還骨肉攘霧撤隘再觀白日民

視繆侯如出子寄奴久雖孔哺一旦還歸婉孌膝下始

識悲姓民視梁君如駭童孺未識天冠驟焉師傳拱

揖步趨時顧驚喜吏既誠民民亦懷吏用行滿誠破關

壁壘曰險爾平曰驛爾開曰萊爾易過犒牛酒過給未

相過分麻縷過置門塾男耘女織各得其業戶誦家嗟

知慕為士向之盜者棄去如昨溪南山川出垢遺濁尤

色發揚若若濯濯焉呼是溪南也在昔若彼在今如此

烏提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頑之疾民之不

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為泉州南安令以繆侯撫

寇之績告予曰願有記予不識繆侯而知梁君之言可

王文通集卷十一

信故特書之贈上杭之民使勒之石以詔不忘

豎義無甚奇特而聲色神韻一一昌黎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此公諱源字上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爲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順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爲獨著。封主事杜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主文遺集卷十一行狀

三

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氏孫女一人漢懷郡庠生娶楊氏孫女一人。曰夢蘭聘僉事黃慈女孫女三人。冲懷娶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戶部主事徐榮長子用。案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東啟皆出高氏。所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澤懷未聘。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舉于東郊玉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嶮峻頭黑手紫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媒娼之語不敢至其耳。爲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崇禎鼎同進尤最。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

跡所履屐於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購之不得一見其顛顛。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角觝之戲於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恥所購書者紳中俸賜友人謂其爲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是利篇於天稟而論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應試其文異之獎待極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侯有所屬事業成均文以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郡王非先生莫可。嗣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主文遺集卷十一行狀

三

近於榮利已如此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貨賄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爲壽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設爲多利事憚公嚴格數治酒饌爲好會翼娛公意公舉五清格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歛手不大爲意。志不得恣所欲則搆兵脩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嘆爲得職。并舉公

官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教公言公值
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勅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傲遂左
故縮其期限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
雪中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時翰林楊
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還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
不開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
使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爲逆瑾阻然公
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
曰吾願畢矣跪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
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
王父遺集卷二行狀
夫習於晏熙高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爲難焉紳
容嗟贈送填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歡事親養而能敬迺
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煖其
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婢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
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
俟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
與莊安人昇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蹇蹇然行也女
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爲之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
吾自勝之不爲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微
時所交公親爲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

自視肴酒致其芳美長有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
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
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挈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反盛衣
冠以俟或大醉手煖湯茗進之候寢然後收休穢獲道
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扶叱咤不至大馬服御器
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
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惻惻寬之而爲誰護父姓
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
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錄髮無所加分田多圯境埆
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
王父遺集卷二行狀
五年之間左右無力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
秋高公亦已老望者遲遲立者垂白七著盤飴之奉溫
以淪色泉中傳誦嗟歎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
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
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
應曰吾養二親耳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
而爲子孫謀祿耶言者屢薦於朝故相桂公尊爲吏部
尙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次之少傅方公獻
夫代桂公爲吏部遷拜公尙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
致仕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歿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

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焉足
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倚仰千古之
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壒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為
妖艷者遠甚無他玩好九屏在旁平生不與絲竹與人
談有及物價市利靡縮低昂之說即日塞似不能言至
於陳說理道揚榘風雅聲亮有韻如巨木撞鐘鳴聲應
耶聽者忘倦咸酒然自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
為宗雄偉典健其語所獨到新破規矩亦自為方員一
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者以為不得所
托行尊輩舊學為時師尤不自持特以冲下接好笑訪
至文選集卷十一行狀
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行之者一語之工寵
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其腹裏之食衣裘不能
具裝褻繞瓦徹體若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為
布衣杆茂公饒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為學既入仕
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為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
日人自以晦顯異見耳郡邑大夫鉞慕德屢承風致敬
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開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
然不以他事相潤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為先進之交及
去為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賈
明屠公倬是也一公並時名流懷德若此必有得於公

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
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其家於前後薦者凡七
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旨以公為賢者也公之材不見
於位分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為鄉
黨閭里所誦誦其詞誦者不過以公為有至性為行高
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何如使公當
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無始初不堅卧不起有諸
巨公之力欲引以為重必期致遠顯有當世事功然公
去之蚤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舍去就豁然當於義
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功顯赫者之所為
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
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凡
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為殮
諸子貸於人先大夫歸購財而偉成廬今其墓漸田而
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餓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入不
能與竄伏草莽瓦礫而寓其孥於池郡侯王公士俊盛
然歎曰及吾為守而使賢者無以晚其身吾之愧也議
損貲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某應曰此
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弊為之改造
當食為之授殯又為之受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

稍哀猶有中國授室養官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謹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廡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歿而可祭於廟非先生其誰然未舉是諸子之不宜而小子之罪也日月有期數至將啟謹次序原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請銘公之墓俟觀民風者采焉項碑詩蓋之致然須知其有遷改之法有通篇之法又有正對旁寫之妙須善會之

戶部王事周顯山公墓誌銘

此銘係王事周顯山公墓誌銘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活一命之奇無當世之貴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謂之夫使身遵其真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避殃為不濟而全其身體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足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王支王支也

王支

四

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計而固為是說以自解脫耳此下大題片事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仕為戶部王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愷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若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愛死如受命為東西兩此之行亦事之所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交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閣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

所近如量王渥中漸而不入其白鵲如也非衣獨食
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誦
注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同而謹起拾遺錄然必
爲君子矣其應詔一疏翼以微誠感情其爲求死也王
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微其死也而君不幸死
益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
爲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脩障阻忠至竭及必能以
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
無悔於當日之死也此段先略其生知君心而斷其
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通
王友通卷十一爲後上疏逮杖之曰爲幸五月六日王友通
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爲年王友通
其仕不失其年不承其學專銳而力進其行動修而日
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酸然可知
也此段自作祭之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
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
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分王友通事公現以狀委
予曰貧不能墓于子願諸當路之賻與緇紳之遺賈地
後市之里實益山之麓穿城堅密路以是歲甲辰十一
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惟唐君之不欲君

無傳也亦傳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
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傳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
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贈書相勉之意而有
孤封至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
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
耶亦其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
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本春秋之義而論其志是勸進一層寫法而筆力滲
次幽勁幾於不可思議

處士陳東莊及妻黎氏墓表

此墓所葬其妻有二人
南海處士陳公名謙有德而壽其在殺皇帝朝令天下

入粟實邊嗣以冠服公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

以令格強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老而翁以

年七十已上有行義受冠帶後其家厚給酒肉綿帛如

詔自既老且榮為州鄉長者其家又殯而孫子蕃茂嫻

塔盡得名家子尚書湛井泉公道德問學為一代宗工

呼翁為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嫻始一門之內和氣旁

皇翁不惜以錢子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論其意

而力佐之鄉人無不踴躍長少咸歎陳翁夫妻二人之賢

而重歎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巾童即構家禍同里鍾

姓者與巨獄以構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於原勢不可

禦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家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思

其少翁不能與仇為理公不為止榜笞楚毒若若食飽

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沮色為同繫者所覩同繫故仇

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此段之疑不絕方翁繫獄自謂不出

父兄竭力榮排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

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

父兄亦然所辭且為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

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山不出未可知不

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絕之非人所為有俟之而已翁

既出而黎氏歸翁此段之疑不絕此兩人者其於為義可謂堅若

草傳矣予親先王制為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脩其職

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履披帶簪本席執几帶鴈佩

頌極卑而甚勞以為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於踰

守發憤赴難而不悔與侮而能勝非章子監也吾人欲

勿蕩童汪騎而仲尼以為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

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自命焉翁之事足先

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為難者也此段之疑不絕在於婚

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為兄翁使

始致命禮之教人非為僞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

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釋也有期先王謹婚

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

則皆有陷辟之凶絲練之免無期而衿帨之申難俟其

不得嗣為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

不尤可以為難哉此段之疑不絕噫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兩

人則豈有擇便苟活後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

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

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陳翁兩人之事

固予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某州通判陳君也

君以文學爲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顧獨
深好予文予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顧予
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爲之論著其祖
父母之行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其事佳甚而議論精暢足以發之

宗儒祠告文

夫子既沒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嘗所刪定述作者班
班其有門人後記其所與弟子問答彙而爲書皆行於
世儒者乃謂夫子歿而微言絕蓋書雖存而所以言者
則不可得而傳矣其所謂絕不虛言也予載之乃有
王先生者心領神悟於聖遠之時使絕者復續其功偉
矣謂先生之學不於所存之書得之也則先生之遺書
可考而知皆得之於書也謂書之足以發先生之學也
則千載之間讀論而講習之者不知幾人專門名家殆
數千百而獨先生得之焉此先生之於夫子之言蓋得
其所以言者蓋聖人之所以言者不外於吾心之所同
然求之吾心而有以自信焉則書雖不存而夫子之言
亦不絕也况其言之載於書者班班存乎今學者不能
內信其心自得於已割裂於章句之末矯揉於形迹之
似皆棄於先生者也其早無師傳爲學已晚不揆固陋
竊嘗盡心於先生之遺言豈敢謂能得其所以言哉惟
知求之心而庶幾有以自信耳分部江州則先生之祠
巍然於過化之地神爽昭嚴儼若一日不勝願學之志
僭告斯文

陽明先生之學心學也是聖人之學也後來學者耳

食不知心學何在動以陽明之學妄肆詆毀雷同吹
莽試與之誦斯文

艾天傭文選引

通古今文章源流升降之變是非離合
真偽釐毫千里之差與夫作文管尾開
合抑揚點奪之法供其議論者天傭子
集是也蓋其見既高長於論文故論無
不備而動中窾卻使人心解神怡所謂
有味乎其言之也神韻氣骨掛讓都雅
彷彿廬陵則又其於古人中賞心得力
獨深之處讀先生之文既有以知古今
之文如此又知先生之文之所以如此
其益寧有涯耶茲選於其論文之言尤
雅者無不錄言之雅而義有複見者不
錄時行稿如金正希序四家合作摘謬
等序人人舊習者不錄其他誌銘諸體
集內本不多載錄其尤雅者一二宜黃
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艾東鄉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題選評

卷之十二

序

今文定序篇上

今文定序篇下

今文待序篇上

今文待序篇中

艾文

目錄

今文待序篇下

甲戌房選序上

陳大士近藁序

王子華觀生草序

德山五義序

蹈花篇序

黃章邱近藝序

楊尙賓近藝序

朱咸一近藝序

鄭從周秣陵問業序

陳王在近藝序

平遠堂社藝序

諸子玉粒序

郭蝶公五詩序

王承周四書藝序

段康侯近藝序

陳大士合併稿序

卷之十三

序書傳論著後記

張龍生近刻詩集序

目錄

張培甫四書稿序

丁喜哉近稿序

合刻梁飲光姜開先北征草序

皇明史採韻語序

徐思皇易解序

賀東鄉孫侯滿考序

賀徐如山年伯七十壽序

募修文昌帝君閣序

爲僧募建白衣大士像序

與年姪溫伯芳論大家書

答陳人中論文書

謝孝子傳

養心莫善於寡欲論

讀宋史禮樂志論

讀王世貞四部稿書後

書篤孝傳後

兩吏部失盜記

順天府安化寺羣旅樞記

文

目錄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十四

明艾東鄉先生著

宜黃劉隆廣唐德選評

序

今文定序篇上

尊學府諸益之書斷以考亭之章句因裁以為題敷陳
詞義如一出於聖人之言其道精微變化向來自秦漢
以來未有盛於斯文者也蓋自洪水迄隆萬以至於今
名儒將相予既論著其文考其行事至於盛衰之際未

艾文

卷三

嘗不掩卷三嘆也夫文章之道始而質終而文然後盛
極而衰迨衰矣又有維且挽之者而後盛豈不以其人
歟然一祖之世可謂質矣其文不甚著見成弘而後乃
稍可紀不獨追思一時人心風俗節義事功之槩而祖
宗朝停尙質實風厲學官之意亦往往而合然則所謂
質者可謂非盛歟予考次其人青田浦江義烏一時從
龍之傑不由舉業升進置勿論若夫西楊南楊之論思
東楊之經畧北塞寔忠定夏忠靖周文襄之理財用人
王忠肅之典銓于忠肅之計安社稷馬茶襄項襄毅馬
端肅余肅敏許襄毅王威寧王靖遠之勲伐耿清惠季

蔡定海忠介之清節遜國諸臣方鐵周景等之從容就

義劉球鍾同楊瑄孫忠烈許忠節之致身李忠文鄭文

靖吳文恪之經明行修其舉業之文皆不概見或時為

好事者偽附其間自數十君子而外其他文學節行議

論數輩之人不以舉業著者又往往皆是吾痛悲夫文

彩盛矣而功名不立視祖宗朝停尙質實抑退浮華之

意抑何遠也夫數十君子者熟離著於竹帛其或楷模

後進兼顧立備至矣然則所謂質者果可謂非盛歟若

夫高文毅薛文清王三原羅正憲介夫鄭汝愚王文

恪王文成諸君子皆以賢名於理學事功忠義止且

艾文 卷三 兼有制舉之長篇章流播久而愈顯所謂彬彬質有其

文者非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矣 若其奇慨處深之承之領取不盡 論定一代之文而寄慨於無文者謂以有文為衰無

文為盛蓋先生以行高一世而文復特擅長借題擴

寫而又不欲斥言之微婉頗堪首遠詞文讀至末幅

斯令人神解矣

今文定序篇下

今天下言舉業。斷自成化至嘉靖。以守溪荆川昆湖方

山爲四大家。果可謂之定評歟。以予觀之。此一特之論

非一代之通評也。古以詩文定著。時因以名其家。自

施李以及建安黃初。至於唐宋。代有各號。然卒未有兼

綜條貫。備衆家之體。而能盡一代之長。其父兄乎。稟

聖言以爲經。其理深微。廣博其目。繁委其辭。好學深思

而得其故者。豈盡不足。庚續發明。補國家之所未及。耶

故謂國家之言。足以盡一代之通評者。非也。雖然。守溪

荆川至矣。師循其說。猶若有所未足。何歟。或曰。學者率

於所見。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舉而爲行。足以不能

深究先正之法。然予考今之說。繇以得失之故。蓋時時

有所發明。或曰。昔之言傳。今也將觀其後。夫昔之言。非

盡傳也。當其時。蓋亦汗牛充棟。既而彫零磨滅。不可勝

數。而後傳者之言。立然。則今之能爲傳者。可知也。嗚呼

聖道脩矣。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與。蓋得

其肯要者。十未五六也。又進而求其性情。且夫以今人

之詞。代聖人之言。與以古人之詞。代聖人之言。均之非

聖言也。然必曰。與其今也。寧古也。何居。然則合一代之

之不悖於聖人者。附列先正之後。而異其詞。太史公曰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若夫其言

確其詞。雅馴。吾舍先正其誰與。歸諸高而降。雖以俚矣

方言。鄙諺。時有見者。爲其言之不悖於聖人也。適而存

之。存其言而已。焉啻昔之耶士。以詩賦論策。士日漸於

淫靡。功利。固無足怪。今非孔孟程朱。不道也。宜其志氣

清明。踐履純固。以暢四肢。而發於事業。然有其言而無

其行者。未有甚於斯文者也。可勝嘆哉

此篇當合上篇看。上篇慨前輩之無文。而其他之有

文者。又不足珍。此篇美前輩之有文。亦不足。以掩一

代之人。若隆萬而降之。不雅馴。更無足數。皆先生自

負語也。其措置神韻。全摹史遷

今文待序篇上

事有傳於千百世之遠而後世疑以爲非說有出於一人而天下或以爲是君子闕之至於制舉業亦然則以其說傳於千百世之遠而亦或出於一人也以予觀於今之學者不特溺於所習聞而已雖其說僅倡於一時權藉聲勢之人亦僥然若終身之譽而不敢他適焉呼何其自視之淺也古之君子其自許也不輕故其待人也不苛其於論師友矜慎詳復再三而後可以韓退之之豪欲屈一李習之而不能其持論也常與退之角檄國文公以斯道爲己任其於龍川東萊象山三君子所學既不苟爲同三君子亦各自持其說考其一時朋交切磋之助皆後世所不及而學術人才之盛至今令人追慕而不能已不者學一先生之言惟恐其不肖又惟恐其或攻之也相與峻其營壘嗚呼何其自許之小也至最下者又從而獵其詞吾無取焉而所錄於斯刻者又間有所乙注吾求無愧於聖賢之理而已夫鄙陋而無志不深求聖賢之理而安於庸衆之說此昔賢之所棄也

先生寄潘昭度書云先輩中題意甚確而文不合時近日文有才華而題意疑似則人之今文待先輩文

合時而題意確近日文有才華而無愧先輩法脈者則人之今文定是文定全璧文待節取也今於序內未言此旨俟具眼者自辨之於此見古人制作之精未易心解

今文待序篇中

易書詩春秋戴記各占其一以爲業而學庸語孟四子之書則士皆合而治之焉。祖宗創取士之法可謂盡倫盡制矣。其意蓋以爲六經之精微盡於四子之書也。詩三百篇其引見於四書者什而六七。聖賢之說詩與諸儒之說詩拘牽文義者可謂殊矣。其語及於易書春秋者尤寡。然而古而古者長進退存亡之理。四時行而百物生。無往不富也。而告其列國之君大夫選而與其弟子言政皆右帝王修身齊家。無不得失褒譏之。林至於禮樂九約言之。乃在視聽言動治其性情之事。盛六經之精微至四書而源流愈合。踐履見矣。其神存是以異其器。爲舉業者目取各物象數銖兩而配合之。蓋六經之旨自六十篇之官名錄數玉帛施上華木之器無不見於學庸語孟之文。嗚呼何其近而不知漢儒於道十未窺其一二也。宋大儒之所不屑而今且尊奉其棄餘其好名而無實亦可見矣。若夫此刑名農墨黃老之學陰竄入以代孔孟之言。自以爲奇且古而不知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此又馬鄭王韓諸君子所

不序也

此言王李之學

友文

卷三

入

今文待序篇下

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此段古碑之所始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服先儒教義。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猶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人制舉業也。其徒龍谿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人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考矣。衡較其文。持詳於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為此者此段在陽明誰為之始歟。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精粗為舉業之偏者。自斯人始。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見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川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也。吾將有所論著。而始言其槩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而思返矣。

此言良知之學。此三篇當合看。首篇是綱。中下二篇是目。蓋當時文風大壞。大概不出此二種。其弊由於信其傳而宗其說也。此兩題序不僅為定待言之。乃先生平生得力處。全集內大旨也。其逆思故獨深造筆力較他作亦更高古。

夷文

卷十序

甲戌房選序上

八年春甲戌房選成予既列其目如左而復為之論者其首曰嗚呼今天下言正文體者何其難數乎以來

所以風示士子訓厲學臣與夫鐫考官點解人法令如是嚴且具而文體終不能正何也始者主司慕悅新

奇奇士未收而先收填剽割裂竄經錄子之文其文外似富而中甚貧而天下之士既以為愛近者主司稍稍

悔之思返古道歸於純雅純雅未收而空疎庸腐之人雖然並進甚則謬誕無稽之文儼然列之房牘而不畏

天下之議其後豈文體終不可正歟原其心非不欲為

國家收得士之效也而所收終不能如衡文者之心又何歟吾以為此皆不讀書之過也士子淺陋而不學則

弱者安於庸腐強者相競為填剽而衡文者亦復如之衡文者淺陋而不學則以庸腐為醇雅以醜陋為奇古

其識量所至固無足怪成弘正統以來濟之應德諸君子載籍既博故其理確其詞雅馴役百氏於筆端而不

見其迹而當時衡文者能觀數君子於高簡朴淡之中見其讀書破萬卷之勢今也不然故愚謂為禮部禮科

者與其言正文體莫若勸天下士多讀書與其勸天下士讀書莫若勸進士多讀書夫今之進士皆將來鄉會

兩試為主司為分較為提學使為府縣提調官有師帥衡文之責者也使其皆讀盡天下書豈有失士之懼哉而二三大臣以天下為已任當思年來東西交訖盜賊

縱橫吏不職民不安無以副上任使皆由士無實學儼能請於上鄉會兩試分考諸臣無以科俸資薦及衙門

規格限其任使特命大臣考試其文必擇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舉業之人以為考官如此而文體不正未之

有也善乎今翰林奇庵傅公之言曰伯樂非徒能相馬也其奇乃在於相相馬者今之大臣其必能相相馬者

而後可乎相相馬者必以讀書為主世傳王介甫為大

名司理而韓魏公為守嘗謂介甫若年少宜多讀書介甫頗恨魏公以為不知已今考本傳介甫初仕為淮南

僉判夫嘗司理大名而魏公判大名時介甫已為知制誥雖傳記小說稍異然大約魏公前輩平時鼓舞後進

之言至今猶想見其人韓忠憲宋景文同召試中書選時王武恭公帶平章事例當謝有空疎之謙武恭公曰

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厲學問其後忠憲謂景文曰王公武人倘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吾願今之進士皆當如韓忠憲宋景文以學問自勉

而今之大臣皆當存心如魏公武恭策厲後學以成就

天下之文人，文體之正，目幾幾俟之矣。

公頗不得志於場屋，故有此論。故益洞徹根株，羅應

理合如此耳。勢則必不能如所云然。論自營送

文

卷十一

主

陳大士近藁序

大士者，書其言滿車，言嘗已序而藏之矣。海內之知大

士者，無不心畏口噤，而猶若有不滿者，曰是不合於有

司之尺度也。有司失大士，不以自罪，傍觀者咤歎息

亦不以非有司，曰是有尺度在焉。嗚呼，有司之尺度，我

知之矣。是其人果嘗親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而

而命之以為當如是，如是則雖千百世不易可也。若

猶是今日有司之所為也。有司亦人耳，吾不深繩以聖

賢之責，而始取於秦漢唐宋大家之文。與今日有司之

尺度章摘而句比之，格格乎不相中也。意者今之世所

稱先輩君子若王唐諸老，庶幾卑之亡甚高論歟。然而

取有司之尺度合之，則見其腫脹支離，氣棘理濛而益

不相肖也。然則有司之尺度何為者耶？大士之文置王

唐諸老弗論，其士之合聖賢之旨，次之與秦漢唐宋大

家相上下，而排空出險以御其自得者，則雖其怨家仇

人，不能以相毀而猶不滿於有司之尺度何耶？然則為

有司者，可不自罪傍觀者，可不以是罪有司耶？天天下

事不難於因襲而難於創始，左國之後無左國，駢之後

無駢，史遷之後無史遷，韓歐之後無韓歐，故大士之先

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海內故大士者至衆而終不

能省無他創與因之分也雖然大士身爲諸生而天下
翕然宗之天下之爲大士者得其皮毛鱗角則已皆踞
幾科躋廡仕矣此獨非有司之尺度所收乎而至於大
士則憂然疑之吾是以嘆夫命之不猶也有司之尺
度既無當於聖賢之立而天下之爲大士者亦未嘗不
得志於有司故吾序大士不序其深遠之所存而姑序
其淺者以見有司之尺度不足泥而世之疑大士者無
徒以是爲也

此文落筆縱橫靈奇似大士爲制藝手腕於此見先
生文心之變

此文

卷十一序

十五

王子羣觀生草序

其序序
予年十有七卽與子羣以童子試受知於當湖李養白
先生是時子羣少予二歲其後予七駕而不過而子羣
以乙卯先予登賢蓋然十餘年來予文頗行於世而子
羣終秘不以示人予爲之再三聳導乃始發其藏稿與
前後應試之藝而予始得論著其文曰昔歐陽公有言
君子之學求其是而已非爲異也使天下皆爲異則安
見好異者之能獨爲異也予以其言而摘其尤者論之
此段言兩漢之好異而不能爲異
今之言文必尊兩漢然兩漢之士獨董子明天人賈生
識時務而已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
學究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爲富求其一言
一字出於其心之所自得無有也客難解嘲實戲七發
七啟七辨七徵之類前創後師命詞遣意如出一轍此
與今之雅子執筆爲八股文字摹倣抄襲有何差異讀
其文不終卷而使人厭惡鄒陽獄中一書已開六朝駢
偶庸穢之習雖太史公以千古一人亦爲其艷冶所惑
而錄之故吾嘗謂兩漢之文不必盡棄而極衰之文亦
未嘗不自兩漢始也原其所以是數子者非有見於道
德性命之旨能言其中之所自得中無所得故遂以浮
華爲異而效之者又以爲異而趨之故其文至於庸靡

吳腐而不可讀。由是觀之。文之好爲異者。未有不至於
同。而文之不爲異者。雖欲同之而不能也。文至於同。則
雖以兩漢詞人之雄。而不免爲稚子之執筆。況其次乎。
制藝自震澤昆陵高步成嘉之際。如規矩之於方員。蓋
文之能事畢矣。萬曆之季。此風浸遠。一輕薄少年。中
無所得。而以浮華爲尙。相習成風。其文非經非史。非韓
柳歐曾諸大家之言。其人皆營館閣。省則自南宮之
試。至兩畿各道所爲典試。事校分聞者。又皆其人之
居高而呼。其應愈衆。而近日十八坊稿之文。爲其於是
制藝中。大都以里巷之語。代聖賢之言。遂至于庸腐臭
腐而不可讀者。原其初。皆起於中無所得。乃以浮華爲
異。而至於不能爲異也。予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者。起
而振之以易詩書春秋禮樂之言。代語孟之文。以古雅
深醇之詞。洗里巷之習。一時後輩從風不變。夫爲文而
根六經本道德。亦聖人之門所當然。爾非有異也。而一
少年又從而效之。舉予三人之文章。做抄襲。蓋予三
人者。雖不爲異。而亦發懼不能爲異矣。獨子輩生於時
文浮靡惡習之時。能自拔於流俗。率其中之所自得。不
以世俗之浮華爲異。而期與世人同。及予三人者。出子
輩又能參古今文質之會。率其中之所自得。不以予三

人爲異。而期與予三人者同。夫好爲異而卒至於同。此
漢之詞人。所以併於稚子也。不爲異而又卒不能同。今
於子輩見之。然則子輩所爲文。可知已。若子輩者。可謂
學求其是。而不爲異者也。子輩今字康侯。予仍呼其舊
誌。二十年總角之交。不忍忘其朔也。
議論放恣而律度嚴密

其文

卷五

六

德山五義序

德山五義者吾友李宗文自京山抵武陵之德山寺取孟子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之語各爲一義以誌其道途之苦且有託而云然也雖然以予觀於宗文家世貴顯又年少有聲非若窮愁騷苦有大不得志者存乎其中抑何故而於窮苦之言且平知此意者和平之音淡而愁思之聲要於窮愁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有如古人之所云者於是乎進而之於天修辭立其誠不誠未有能辭者也今宗文之辭其於窮餓空乏之狀鉅細無遺句層見錯出可謂誠矣既以其辭求其人而不得及詳而觀孟子之書則見孟子之所謂天者其於天所以待聖賢之道猶有所闕而未備闕而未備故不能無後天下後世之疑且夫天之厄聖賢也若有不心窮餓空乏者矣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而公又負展以朝諸侯讀其所謂成禮樂明堂郊廟受釐陳戒燕享勞來之詩雍容都雅抑何盛也及其遭管蔡之難棲遑東山風雨漂搖猶不能禁其音之嗷嗷然後知天之所以厄聖賢者果不盡出於窮餓空乏而爲聖賢者雖富貴福澤未常有耕漁販築樵車之事而其中固有不得不志者存也其後復觀

卷十一

三

文

卷十一

三

夫子之門人其平居講習問答未間有感情不平如羿羿禹謏之言者疑必出於原憲回由之口而乃出於南宮敬叔敬叔固三桓之子弟也而卒不爲勢強有力者諱由是觀之天之所以厄人與凡爲感憤不平者果不待於窮餓空乏也歟嗟乎天之厄傳說諸人也窮餓空乏拂亂之而已此語矣而進之之說也故傳說以下諸人無怨詞天之厄周公也而在宗社難自絕親此涕泣而進之之說也然則宗文之業在鳴鶴之卒章矣故其言愈苦而愈工宗文爲本學先生從子海內名儒皆知其文故予不具論而論其爲五義者既以補孟氏之闕而又賀宗文之將受大任於天也

鑒空處愈說得浹洽大家有數文字

踏花篇序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時因以名篇也
此篇可補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

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
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
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
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
而獨浮慕於貪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
而以山川窈窕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壤其人烏言
夷而不通商賈不知鹽醴者何限誠得是地而種桃其
其女

卷十一

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
必以未至為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
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
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
焉也夫是山以婦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
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怪世之為文者不知六籍子史
之大而侈花草虫魚為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
文而汚後為斯遊者其慎之哉

觀此更不許俗人說雅事

見解高脫不為陳言俗說纖毫粘滯而其點綴跌宕

往往令人失笑

文

卷十一

黃章邱近集序

此段序作序之由
常寧之爲縣在衡山之南山益高水益駛其縣不當水

陸之衝士大夫東西行者未嘗過而卽焉而予以謁樊

貞符先生至其地先生見予於黃子章邱章邱其數年

之交維出以試予而予所見者皆其近藝蓋近藝爲古

而與術章邱於此道可知已其門人崔弼易百朋段舜

錫龍其師之交付之刻劇而予爲之序曰昔孟子有

言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

大弱役強斯二者皆天也密如孟子之言則是荆楚之

猾憂秦之吞併皆天之所爲而史之所載秦人捕斬

首虜詐誘降坑之卒幾至百萬韓魏燕趙之民自高魯

至於耳孫其首世世懸於秦庭而必盡歸之於天則是

天者不仁之尤者也至夫子修春秋筆削予奪之權於

荆楚尤嚴不得與諸夏齒常恨其書止於獲麟不及觀

夫子所以待秦之昭襄始皇者爲何如然而聖人之言

其欲挽強大之天爲賢德之天者未嘗一日忘也至於

殷周之王千有餘歲而秦以力戰爭諸侯一世而亡若

是則雖天之意亦固不樂其爲強大之天而數窮理極

終歸於賢德之主然則謂天爲不仁者謬也自有制科

以來得人之盛莫踰於成弘正嘉之際當是時主司之

所錄者皆輿論之所推輿論之所推者必爲主司之所

錄於是王錢兩公之業出天下翕然宗之此所謂賢德

之天也至於今日主司之所錄者未必皆輿論之所推

輿論之所推者未必盡爲主司之所錄以俚語諺說浮

薄不根之文資後進其構又足以進退天下之士而

士亦從而宗之彼非以其賢其德服人也以其強大服

人耳嗚呼恥空疎庸雅之人被以冠服降以爵寵又使

其子孫身都富厚而問其所出進者則俚語諺說浮薄

不根之文也天耶人耶然制科三百人中所爲賢德

之天與強大之天常相御而行故自有制科以來其人

至於三萬而其以文番者不過數十名家自數十名家

而外當其時其文非不哀然行於世而其後至於問其

姓字而不可得由是觀之雖制科中強大之天終不能

勝賢德之天而謂天之無意於文人者亦謬也章邱藝

昔爲文以圖美濃麗爲主彼其心蓋有斃於今之強大

之天號令一時者然既已爲之而不遇則剗削浮華獨

存古質亦霜降水涸木落歸根之意也而予所取章邱

獨在近藝非故以好異動章邱亦以制舉藝之爲道其

蘊皆唐虞三代聖君賢相之事業其精微則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之學於是予御之以才則必司馬遷劉向韓

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曾鞏之文章如是而遇於世則
爲賢德之天不幸而不遇則金石可滅而吾文不可朽
其爲賢德之天固在也予願與章邱共勉之八人以華吾
以杜人以浮吾以與人以俚語吾以經術人以補綴斷
蹊爲篇法吾以淺深開問首尾呼應爲篇法以共俟夫
賢德之天而以文之公評付之後人可也

取義閔深發論悲痛讀之使人心憤使人氣壯

文又

卷十一序

三

楊尚賓近藝序

予少以文章交天下士以爲士以文相推得一藝耳意
必有升沉顯晦死生禍福臨其交而不變者其人即未
必交或文人而兼有其長皆予所願見蓋嘗以此陰求
天下之可士求之而不得則文章聲氣之外猶或庶幾
其一遇其後乃得交西安孟旋方先生孟旋於予交雖
淺然度其人留心古貌不以顯鳴望其心者也予
去孟旋十年都使問候後此寂然無每孟旋故人來流
吾江藩及吾郡邑者孟旋必以予爲托孟旋不冀予知
予亦不屑屑報謝知孟旋行古之道盡其所當爲者也
意其聲氣所孚予所謂求之而不得者庶幾得之因以
陰求天下可士於孟旋之門近者讀孟旋之文而果得
楊子尚賓尚賓友孟旋十年而尚其交深其語信而可
徵其推尚賓也以爲慷慨然諾無少餘粟急人惟恐不
及意所不可貴勢親暱莫或強之有古豪傑之風及予
交尚賓然後嘆孟旋之知人而恨尚賓之晚也尚賓
生池陽山中意常不安其鄉時時往來江淮吳越間然
終寡所合獨久客曹進士元甫元甫意氣傾海內常以
其身赴人之急免人之厄當其紆隱密書雖妻子不及
知獨時與尚賓謀元甫豪於進士尚賓豪於諸生兩君

皆天下奇男子也。然諸爲元甫所振者，不獨元甫不使人知，即向賓亦不使人知。天下不以多元甫而益以多向賓，齊君求蹕商微世當道，擠之幾不自免。向賓爲奔走，搢紳諸公，獄竟得解。當是時，若求匿民間，僅僕皆散，無敢從者。獨向賓攜手同行，比事竟，向賓終不自明。及予詢向賓，向賓亦默然。若無所與者。然後益嘆孟旋之知人，而恨得向賓之晚也。然孟旋以制舉爲海內宗匠，家絃而戶誦，而向賓以諸生故，交情不替。獨著於一二知己，今年春予始得客向賓，與之游，洞澈而清泉，夷猶者久之。發其行囊，得數十首其文，高華偉麗，奇怪突兀，如向賓之爲人。蓋予所謂文人，而兼有其長者，不獨於孟旋見之，而又得之向賓。向予之多幸也。夫孟旋於制舉業，實人倫之宗，然尤稱向賓之作，以爲有言人不湑不傷之致，而予亦謂向賓瞻而不穢，詳而有體，得班氏之遺尚。賓於此道，可知已然。然向賓終不自足，將返九華，杜門謝客，其學益專，其業將益工於其行也。爲序其近藝遺之，使海內之士，不獨知向賓之文，而且以知其人也。

叙次一線到底 羅應經

全用孟旋陪說文行互見其中幅忽插入曹進士局

勢埒斷續開闢之勝而賓主之法益變化

其文

卷十二序

其

朱咸一近藝序

事之至難者莫難於御衆。一畝之宮。上妻子而下僮僕。不待智者而後能御之也。淮陰論兵。過十萬不以許高。祖夫將百萬之衆。如使一人。故多而益。蓋不然。智愚勇怯。雜不齊。金鼓之聲作。而敗端見矣。此符泰之師。所以殲於肥水也。讀書爲文者。亦然。苟其學一先生之言而止。則亦何難之有。至於上下數十載。什什伍伍。井然於吾心。而又融治其神情。使達於吾之手與口。此何異於將百萬之衆。呼吸運用。如使一人者哉。蓋嘗思之。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於楊用脩。用脩生平所編輯。百有

卷十二

三

餘種。老師宿儒。不能悉其書目。可謂有衆百萬者矣。及觀用脩所自爲文。何其華而不振也。豈用脩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歟。若是則雖有百萬之衆。而不能呼吸運用。如使臂指。無美乎其爲博也。假有人焉。其博無愧於用脩。其役使載籍。不獨見之於古文辭。而併見之舉子業。使其性靈與其學術相輔而行乎。聖賢之旨。則君子於其人宜何如。然自吾求友於天下。始於豫章。得王孫儔儀。儔儀著書頗宗用脩。然及其所爲文。則吾不能不以用脩者恨儔儀。而又以王孫故。不得見其長於制藝。則吾凡以爲藝。最後至齊安。又得朱咸一。咸

一著書不亞儔儀。而詩通文通。詞通於子。意尤合。齊名一錄。較班氏人物。題事而增詳。未知古今人思去者。何其於樂書窮律尺。聲器之變。則又爲儒先之功。臣意咸一所編輯。必窮年究竟。億萬精神。忘寢食。疲無暇於詞章之學。而成一游刃恢恢。讀其國草。比物連類。有足悲者。計咸一所得於載籍。如將百萬之師。呼吸運用。若使臂指。已見其全矣。而間出一二制舉業。以示予。則儔儀之所無。而用脩之所備有也。嗟夫。學之博者。每至舉子業而窮。何也。彼其所傳者。古人之神也。其蘊藉古今。嘗具數千年載籍之理。而性靈之妙。至顯襲古人一句一字。而不可。則所謂將百萬之衆。如使臂指者。又在言語文字之先。此吾終身習之。而猶見其不及。而咸一爲之有餘地。故予至黃岡。獨深交咸一。而黃岡人竟無有知咸一者。彼將學一先生之言。而足豈能窺咸一之涯。淡哉。著述然咸一於車戰。師師皆有師授。與予言天下事。嘗有杞憂廢恤之慨。區區制舉藝。與其所編輯。又其小者。天下無事。則已。天下有事。不能不用咸一。則吾所謂事之至難。莫難於御衆者。又豈獨於咸一之文見之哉。是日自蘭溪放舟至九江。

卷十二

三

八比之業其分際人多不知謬爲誦病觀先生此言
乃知此道深處

艾文

卷十一

三

鄭從周秣陵問業序

癸亥之冬自楚如金陵西安孟旋方先生在焉因得交

其門人鄭君從周曾從周近刻成而予爲之言曰昔韓

退之有言文章不爲當世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審

如是也則退之之不當傳於後世也久矣夫當世與後

世之人心一也天下豈有不傳於當世而能傳於後世

者哉卽以退之之身論之退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

推陷廊清之力一時爲然宗之此非爲當世所共怪者

也爲文而爲當世所共怪者莫如楊子之太極至有獲

詭之譏可謂極矣以楊子爲有後世之知乎然自今觀

之世特有其書而已矣未嘗有深信而篤好者也卽有

好之者其人不不過附聲逐響苟自誇大以爲此先漢之

書耳非能別其美惡之所存也其書勦取太初歷法錄

兩尺寸陰用其實而別爲各以新之其文如孫子學語

號嘍未成蘓子瞻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

雄而後生無以自解然則爲當世所共怪者亦豈有後

世之知哉從周閉戶讀書不祈人知然而好深湛之思

無異於草位然其文光芒陸離根茂而枝沃源深而流

長人人無不知從周者若從周可謂不爲當世所共怪

矣雖然從周將此諸乎流俗而不必見知於有識則亦

何難之有何也。楊雄之倖既為當世所共怪，而又不為有識之所賞。若退之之文，則當時已為有識之所賞，而僅為流俗之所怪。故其文有傳不傳之異。予與從周聚旬月，見其每一藝成，質之孟旋，孟旋以為然。質之賀廷玉、易驥、侯廷玉、職侯，又以為然。夫廷玉以吳越之辭，其文圓細刻露，而不能不推從周之醇。從周以楚黃之制，其文豪宕奔放，疎節調目，而不能不推從周之雄。剛至於孟旋以義法之宗，表裏兼至，而亦不能不推從周之安和備美也。從周可謂不為當世所共怪，而又為有識之所尊者矣。若予之迂拙自命，不敢自居於有文。

古文

卷十一

序

稠密

陳王在近畿片
太祖始定江南，克武昌，當是時，廬陵陳公子將距軍門。上謂太祖奇其言，便居幕府。從中山王北征，天下既定，以功為寧國守。因卒於官，而葬焉。子孫從而家其地，越數代而以文學著者常數十人。王在而後，又以鄉舉選於主司，亦其報然也。今歲之夏，予始至宣城，因得交王在。王在辭業通敏，秀外而慧中。友其人，讀其文，以為上。下於稽川南諸理齋。君子之間，蓋讀之而恐其盡也。然王在祖居，以而家其地，舉於主司也。又出吾鄉，給諫魯齋章公之門官。城佳山水，謝仙隱，李俱奉之流風。遺韻照映千古。廬陵為理學節義之邦，其風朴拙而端謹，合之王在之文，既若淵源二者，交匯其勝，而章公又以言路為一時所景仰，進取於其師，以厲其氣，宜其文之兼至而備美也。然予讀王在文，幾百首，王在若不自憚，謹粹其十之。今將上章江省，魯齋於豐城，然後返廬陵，展丘墓而予亦理棹東湖於其行也。為序其文而弁之，而又思所以益王在而無由。雖然，王在行矣，當元之季，子將居廬陵，棄其田數百畝，規封而樹畜之時，人不解也。其後四方兵起，因巢其中，而溝堞以為壘，鄉人賴以免。王在試諫，故老接其營，部伍必有能言之者。

古文

卷十一

序

自茲以往。順流。方舟而下。戰。鄱。湖。克。僞。漢。皆。太。祖。親。征。
用。武。之。地。舉。酒。賦。詩。開。平。寧。和。之。造。烈。必。有。雜。然。而。見。
於。咏。歌。者。視。敬。亭。宛。句。爲。何。如。也。

從開處者筆寫得淋漓跌宕

古文

卷十二序

三

平遠堂社藝序

此段序其名

建昌郡治之南平遠堂基在焉其地本以臨贛城高而
郭熙秋山平遠之義以名之而吾友吳逢因與子年家
子葉孟侯暨諸同人結社其中因以名其篇而屬予爲
之言夫目之所見有物封之不能盡要諸至於江天萬
里日盡孤鴻青山一髮杳杳天際若是者爲平遠於遠
耶抑平而後遠也爲文亦若是而已矣六經語孟之理
平遠不平遠之理平易質實天下後世永有能盡其際者也至於諸子百
家之書好爲艱深詭異與天下後世爭奇平之稱然推
之而不能達按之而無深遠以自藏彼亟亟然欲其言

重更

卷三序

三

之傳也而不知其見之有物以封之也推其義以律今
知平遠之爲制舉藝者將何去何從乎夫理僻者詞必空詞艱
者境必狹今之雕琢其句幽渺其意者吾知其所挾云
豈成弘正嘉隆萬以來大家輩出遂不知世間有繁露
太任郭象王弼之書而待近日之摹擬割剝以爲奇乎
抑厭之而不爲也噫何其視先輩之淺也今其文具在
膏試與諸君醞酒登臺而讀之觀其離合斷續有無滅
沒此斯臺之落霞斷岸蒼然暮色也觀其萬象一毫景
理畢會此斯臺之列岫千螺春田一抔也觀其高峻簡
潔平寒竹立此斯臺之層崖飛瀑銀河千仞也觀其軒

湧起伏耶態立勢此斯臺之走龍蛇踞虎兇而翔鸞鳳也如是則吾方疑所謂平遠者尙不足盡斯文之曲折而以視世之艱深詭異真如窮源僻壤一無所見而已矣然則諸君子之以名其篇其有此爾也建昌於江右山水之勝獨甲他郡士生其間宜其雄深渾厚與曾子固羅景鳴之文章經術後先蔚起而逢因孟侯輩極恢奇與衍之觀雖其爲文雖諸流俗然視世之矜挾一二子語沾沾慕倣以爲高則又若有夷然不屑者丹崖綠嶽連山石室生物之功不與焉平時廣野沃饒千里我黍我稷顧其名思其義諸君子逢年之利操契而俟

文

卷十一

序

得刀之言對病之樂

之矣雖然更有進焉斯象也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寥寂而氣清然後得之意夫文之至者朝氣怒生不得而與也霜降木落水澹而源泉見然後有以盡天下之理則信乎秋山平遠之義不以名吾臺而以名吾文此又吾序諸君子意也

諸子玉粒序

山陰王廣益其所選諸子名曰玉粒既壽之梓而以弁言見屬竊謂經史之後能爲六經史漢之文章者尙有數大家而諸子之後無復爲諸子者何也六經之理高深廣大出其塗者千萬年而未有窮也史屬辭而麗於物所識盛衰大指成學治古文者蓋有不待勉而爲之矣若夫諸子之書其大者僅僅莊周老聃韓非管仲荀卿孫武而止既而必於一家之說偏誠毀難無當於聖賢之音又况僞書百出闕尹明習子華立子之類皆魏晉間稚子鄙夫竊古人之名以自見卑腐已甚不待識者而辨也其中如新序說林一時君臣賢士謹言直論雖多有可存者而重見廢出破碎異同不復爲大家所法至其爲語貴尙矜僻效之者不獨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也馴至於詭異巧後傷理敗氣而降爲六朝之排儼然後知子書之後無復爲子書者蓋先輩大家蕩之而不爲非不能也乃至今日而濫極矣三家之村稍識文字輒用子書之僻詭者以文其淺學嗶嚅然曰吾繁露也吾太玄也夫太玄之陋姑置不論卽董子一書先漢朴拙踈莽之氣尙未漓也此豈以句字爲奇者舍其大而效其細何異於買櫝而還珠乎廣益之選所

文

卷十二

序

爲發憤而作也。雖然廣益將選諸子以正天下之爲諸
子者而天下之爲諸子者將愈甚則何以正之。吾以爲
摘諸子之長以正天下之爲諸子與窮諸子之短以正
天下之爲諸子其歸一也。廣益於諸子之所長既已盡
之矣。由吾前說而思之諸子之所短不亦盡乎。故吾序
有進焉者要使天下之爲文章者進而求之。人
即天下爲諸子者要當如老聃莊周管仲韓非荀
卿孫武諸大者而止而爲老聃莊周管仲韓非荀
武者取其醇焉而汰其疵庶其可也。或曰廣益饒者著
者多義未行則固有起諸子之選而上焉者吾將再爲
之言之矣。

卷十一序

元

先生議論唐宋兩代文字獨推歐公子以爲先生文
之佳處正在不一一規撫於歐故無俗調

郭蝶公五詩序

蝶公五詩篇什雖繁觀其旨大都爲病而發憤有作也
片君詩者莫不言蝶之情形栩栩欲化真若逐隊於花
粉柳絮之間而君亦真若以莊生之言自寓者然以予
觀之君之病由於居母喪哭泣哀毀幾不自全致以是
廢棄而戚戚不能應闕中試者五六年於茲君於斯道
非若莊生之視君臣父子茫茫然若萍僅於水中而不
計之也而視今之片君者又徒以花香鳥嘯水光山色
園草芳菲竹樹濃綠以爲有至人焉寄幻其中則亦謬
矣。詩三篇皆古忠臣孝子之極思而昔之不得志於
時流離放逐者常若游神於雲車風馬上下八極閱風
伍闕之間宜君之自寓於蝶夢也。君以孝自修又以自
傷故廢業罷試愈不得爲顯親揚名以遂其孝君之悲
歌憤惻條忽窮墨遂若有齊視天地芻狗萬物寄其身
於生生化化之中然後知君之去莊生無者有幻者實
踐性敦倫無愧於詩人之教則謂五詩與離騷此征相
表裏可也讀君之詩者亦可以慨然而賦矣。

悲壯頓挫

王承周四書藝序

王生親賢持其文請予於金陵予讀竟呼左右告之曰
吾目中不見此文久矣此歸太僕桂北海之遺派也詢
其家世勿失怙而受訓於毋山此二句後中無師友得吾先後房
評及四家合摘而詳讀之乃知孔孟程朱之理而推究
性命之學以發為文文之合時與否傲然不計也然則
生之習予也久矣予既烈文之誦字之曰承周而又為
序其文曰制舉業之有外華名稿猶昔人文集之有古
文也制舉業之體自八股而外為兩平三平四平為前
後截為散體其局雖一然常以出於近科纖俊軟腐者

卷二 序

古文

為時文而出於先常能根據經史理學高偉朴拙儼然
自名一家者為古文猶昔人文集其名為碑誌序記傳
狀之體則一然自昔以排偶摘裂較量句字如唐之王
楊盧駱宋之楊劉體者號為時文而中間儼然深厚雄
博絕去羈囿如唐之昌黎先生宋之歐陽子者乃名
古文故古學常易囿而時文常顯於天玉推之今日則
以時文顯科第者十常八九而以先輩古體進者十不
一二至於少年後輩模襲坊刻方言俚嘯無所不入問
之以先輩姓字已不能舉而況於誦習其文乎推而上
之碑誌序記傳狀之體亦然歐陽公得舊本韓文於漢

東李氏徒見其浩然可愛而因嘆天下無能言韓者又
自嘆亦以方從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不復盡力於韓
文及其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尹師魯之徒皆在乃相
與作為古文而韓文遂行於世然則古學之易湮在昔
已然不獨今日也然學者苟能自信則其易湮者固當
大行於世雖今之為先輩者亦當如韓氏之文久而愈
光理固有當然者承周年十九無家庭師友之素一旦
聞吾言而服膺先常如服父師非徒似其貌而已其被
服飲食如見程朱諸大儒於几案之前其言質而理正
考之於題無不合者其文詞刊除枝葉如嚴霜之肅草

卷二 序

古文

木獨危柯老幹傲然風雪之表蓋近時所稱引雜博非
聖之書與浮華不根據之語反覆承周數十藝無一犯
者吾是以愛之而畏其志之堅且決也嗚呼先輩之舉
業不見尊於世奚啻如韓文之在宋初以歐陽公之好
古必待進士及第不為科舉時文而後得肆力焉今承
周始入庠序其去祿仕也甚遠而其傲然不屑為時文
已能卓然如是此不獨見守溪荆川歸胡數先生之舉
業如韓文之久而愈光而一時倡導之力使天下知先
輩之必傳於後因以推原其故則又知先輩之所以傳
者為其尊經翼傳本於丘明遷固之氣格而剷除一切

乎。此則爲之爲可貴而後天下乃有知承周爲子固子
瞻之徒相繼而起者則表章先輩等於韓文其必自今
之歐陽子始也。

極參差之致而森然整齊

文

卷十一序

星

段康侯近奏序

此段奏

三代之世取士之途稟於一然士之進也似易而寔難
戰國之世士以其術自進然士之進也似難而寔易唐
宋以來士不難於進而難於自立至於今日之士進也
難與易兼行於世而其難者至於廢頓轉徙而無所從
三代之世鄉舉里選之法士有賢能足以自與者未有
不列於朝然士之致此者必有孝悌忠信素孚於宗黨
而無間言格之以誠積之以久其名聲可說立而冒飾
也故曰似易而寔難戰國之世士各以其說干諸侯以
蘇秦張儀之才致困於秦廷辱於楚相然天下分裂諸
侯各招致賓客互收其所棄之士不得志於此者必得
於其所敵故曰似難而寔易唐宋以來雖有貢舉學校
之設然士有以獻賦得官而當時藩鎮所辟有入爲朝
臣名公卿者至宋則大臣之所薦舉及其父兄姻婭所
得任子皆蔚然名世偉人出其中則是士之不難於進
而難於自立者也國朝以四書經義取天下士士有占
一經不知大意而稍能作八股排偶之文則已可掇制
科登仕進嗚呼抑何易也易者愈易則難者愈難何也
此段奏上雖謂人處難境
主司可以易售則士之進其勢有必至於難者於是高
才積學終身而不得志者非若鄉舉里選之世可以其

積行自見雖有新會崇仁數君子而非取士之常制士
不見用則有老困而已而天下一家又非若韓魏燕趙
秦楚之君可以互收其所棄與夫薦舉任子之類他有
可表見其稍可轉徙者獨有輸粟人成均合其鄉郡與
二京之士俊庶幾求良主司者而售焉然成均以前士
或恥之曰吾鄉羅景鳴先生以困鄉閭久始發憤輸粟
入國學先生取巍科爲名翰林弘正間稱古文詞必推
羅景鳴其文在韓昌黎柳州之上下於是有志之士
相率效之爲焚舟之戰致有鬻產買貨而爲之者嗚呼
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如此吾交以康侯博雅通人也其
尊人爲廉吏家不逮中人產而康侯又有聲宜水衡湘
以南爲舉子業者必以康侯爲宗宜水之士試督學則
康侯冠試直指則康侯又冠而康侯竟以困鄉閭不得
志鬻產輸粟嗚呼此豈康侯初志哉士之不得志於時
者如此予此以於韓魏中微而難易以楚游之暇得交康侯康侯示予以鬪鴉草
及近藝若干首予笑謂康侯天下承平無事吾儕無所
自見故甘心於其所難至於廢頗轉徙而無所從今東
方多故此豪傑效功之時也取古今成敗是非之故山
川地形險阨天下之大勢三韓百越控制推廣興亡倚
伏之機宜成一家言可以自見乃不爲其易而爲其難

卷十一 序

呈

何居康侯曰此吾所謂易也必此難而彼易則李廣之
不封侯豈亦爲今之制舉之科限耶予取其文讀之則
信乎必良主司而後售非立於其易而亦必爲主司之
所售非限於其難者也今而後有繼羅景鳴先生而起
者將在康侯矣予困於鄉閭久亦將鬻產買貨以從康
侯於成均庶幾倖其所易而不至以難自格也

三代以來代有廢頗安得歸咎於制然不得志人定
須如此說羅應經

密敕○羅圭峯文思竊謂其雕琢太過不欲列入大

家予于先生稱其在韓柳之間或亦未定之論歟

艾步

卷十一 序

吳

陳大士合併稿序

文以明道爲王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是故有得於道則本之中者不食然後知明而理足知明而理足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能極其心之所明而發諸外者無窮而光且大既光且大然後於聖賢之言能廣其所藏之質而不泥其跡故其明有以自立而其後可以傳六經既遠仲尼既歿諸子百家皆無得於道而學者號稱秦漢秦漢之書自董子繁露天人而外未有能明道者也下逮晉魏千有餘年其書僅爲高史之所述而不爲明道者之所宗韓退之起而振之渾乎仁義道德而其言遂傳於世至宋而南豐曾氏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而王荆國蘇眉山並生其時其文皆以明道爲主而其入又當濂洛未興故能開深純之先無事理之障至王荆國則又以六經之旨創爲時藝出古而後之讀其當時所式士子者奇古淵博莫不淳於道蓋非荆國之時藝而卽荆國之所爲文也然其爲法可以備見古今情通性命故雖以高皇雄畧度越前代而取士之法一稟於宋二百年來王唐兩先生高步成弘之際學者推爲極盛而予則以謂此中衰之漸也今讀兩先生之文斤守題跡而不能廣聖賢所藏之質視國初劉誠意姚少

卷十一

序

卷十一

序

師云宋末遠奇古高質則有間矣豈非有歎於光大歟蓋自荆國至於今八百餘年金峯靈谷之所孕育而吾臨川後得陳大士大士識方宣悟世所共知至其以明道爲王本之中者知明而理足高出秦漢晉魏以上則予獨知之而人未必知也蓋作大士之時藝而卽王荆國之時藝也非王荆國之時藝卽荆國與南豐眉山之文也故大士文雖於知者時時見疑而大士屹然自守不爲稍屈又以家貧館穀二三豪富之門爲之代筆長短豐約方圓平險之度隨其人爲俯仰莫不極其心之所明慮之無窮而成以光大其於聖賢之言周情孔思隨方互見皆能廣其所藏之質而不泥其跡此無他有得於道則本之中者有餘故其發於外者有不得而知也同彙集其文及代作者得千餘首藏之家塾嗣兒且長適二三父執之文可以千百矣

大士先生文千古一人惟此言之能盡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十五

明艾東鄉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序書傳論書後記

張龍生近刻詩集序

龍生以詩名海內者十餘年而予未得覩龍生之詩今

春人武陵講郡守夢澤張公公時有分守浙西之行其

屬邑之長令皆會而龍生從其尊人令桃源又夢澤先

生門下士也故偕至武陵而予始得見龍生於僧舍既

讀其詩而數刻後取其未刻詩若干首屬予序而行之

大槩皆律詩也夫詩之有律其名何自而起易曰師

出以律詩之有律猶兵之有法也其首尾結撰後深開

闕之次第抑揚點奪有餘不盡之態與夫寄旖動於排

偶不為律所縛而終歸於律者惟老於法者能之而思

之獨造韻之沉雄皆附以見而後能傳於世予為諸

生二十年近十年而始敢為碑記叙論之文近五年而

始敢為詩然於詩猶為古樂歌行而終不敢為律蓋憚

其言之嚴而遂至於自廢也及觀陸萬以來以詩名海

內者蓋亦有域法而棄規矩者矣其游魂厲魄至今猶

能依附草木為祟人間而予且兀兀守其繩墨而不效

然則予雖憚其嚴而終不敢以無法自便也嗚呼天下

事豈有以無法而成者哉即以兵論之古之善戰者無

如項籍古之敢勇深入致死不顧者無如霍去病及項

梁教籍以兵法籍不敢竟學而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

去病曰顧方畧何如至觀籍之所以敗高帝之所以成

則高帝以法而籍無法而終漢武之世不能得志於雅

斜者去病為之也高帝據全秦之盛身自為法以執籍

於榮陽京索之間而淮陰收燕代撫全齊英布彭越往

來梁楚間絕其餉道令自戰其地以分其力則籍不過

困獸之在穴中乃徒恃其區區之力雖所向披靡其所

恃固已淺矣去病之攻雅斜不能得其要領徒以力戰

深入致死不顧為功雖有所俘斬殺掠然元狩四年兩

軍之討雅斜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歸也存者三

萬而已自是雅斜之士卒之耗亡不可勝計也漢自是不

能大出擊雅斜而去病之功亦止於俘斬掠獲而不能

大斤經制其後唐有突厥之患以太宗之強李靖李

勣之勇而預利長驅中原至與太宗隔渭橋而陣比

之雅斜勢十倍而李靖以千騎出惡陽斷其不意

披其巢穴一戎而擒預利而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提

兵入不測之翰海而徒以蹂踐焚蕩墮殘以爲是足以困維斜者此兵法之所忌而李靖之所不爲也故太史公微示其意曰常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嗚呼天下事豈有以無法而成者哉而今之爲詩文者輒以去病之言爲口實曰顧吾所爲文何如嗚呼亦不思之甚矣今龍生之詩其於深開闢抑揚然奪之法三致意焉其於律不爲所縛而終歸於律而思之獨造龍之雄渾附而見焉所謂老於法者也雖然龍生從其尊人念銘公令桃源其門如帝其私解如天神雖賄養僕僕不令外接而龍生出會賓客如平時凡桃源佳山水龍生無不

文文

卷三

至至必形之詩此於世法似有所不可者而吾則謂老於世法者莫如龍生夫念銘以世家子而出爲廉吏自將介特寡倚執道一以從事故雖龍生之游而無損於念銘之治龍生之才勝人真桃源山水結千古之緣而其性又清高恥與俗士爲伍置伯夷魯史於伍都之市衡而不能有所礙故雖以念銘之治而無礙於龍生之游則所謂不縛於律而終歸於律者不獨於龍生之詩見之也予以孟愛別龍生去而之衡又去而之常寧大率以舟車應酬廢置現今將理歸棹次湘渚假鴈峯僧舍而始得爲龍生居言杜子美客衡湘洪水卒至經旬

不得食未陽聶令具舟迎子美且饋白酒牛炙子美窮餓輒飽遂以醉終衡未相去不百里湘中人至今以爲美談今予客衡陽衡陽令與予不相識無白酒牛炙之贈不至如子美之酷醉而念銘張公貞符樊公兩先生爲予地主亦不至如子美之窮餓而又得爲客煙雨之勝龍生之詩如子美之詩者序而傳之則子美之流寓所得孰多故予既爲龍生序而又書此以示龍生使龍生讀之知予之超然於世雖流寓之苦無往而非樂也

文文

卷三

雍容昌博之體而細針密縫緣毫可觀

四

張培甫四書稿序

此段序案

壬申東變起培甫以避地來京師攜其文沿道歌呼贊

之京師顯人爲文章立聲名者莫不人人多培甫今歲

之春予至京師始讀培甫文因與培甫言東事又得耶

其文而爲之序雖然予何以序培甫請以東事言之古

人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制舉業亦然當賊始發難也

使有聲望重臣告以逆順利害禍福如韓昌黎之於王

廷溪衆必心動潰解可不煩血刃其次則州縣有能吏

所部機快民壯操習有素步止有法器械備具任以保

甲鄉勇縣令能知其督力藉壯夫家之數以便宜從事

其文

卷三

五

呼吸可辨度雖中下小邑當得訓練千人以千人禦叛

卒三百草薶禽獮之耳又其次則力不能禦處形見

勢屈而甘辭智誘覆之隘道其衆可以詐阮也計無有

出此者而待其燎原滔天以海爲歸墟豈非不脩之故

哉詞舉業之爲倫亦如是而已矣先正大家氣尊體具

不動聲色理嚴而法肅此昌黎之所以服廷溪也其次

則繁瑣曲折貫穿周浹隨其所遇性命功學問之理

左右逢源若以多筭勝少筭無足難我者此州縣能吏

之所以儲倉卒非常也又其次則學不足其才有餘避

難規易舍實際而擣虛僥倖於一試苟奪耳目然亦可

以集事此詐誘而覆人於險非師武臣力也然未有計

不先脩而能出此三者故吾序培甫序其能脩者而已

矣培甫爲文既已繁瑣曲折貫穿周浹其於題也彌縫

其闕畧而有以待其不虞所謂以多筭勝少筭者於斯

人見之若夫氣尊體具不動聲色俟之而已矣視大舍

實際而規險道吾有以知培甫之不爲也培甫勉之自

茲以往以吾之學御吾所遇之題若簡賦蒐乘皇皇然

立於強大之間與如有倉卒非常之警者天下豈有難

事哉既以東事序培甫又爲天下事有行吾意於

荆陝晉豫之間則紛紛召外兵以重殘吾民者其可以

其文

卷三

六

閉閣却謝也夫

先生長於經濟不竟其用卽此可規其樂其他所著

上提學陳公祖疏賊退至水豐上蔡太尊論戰守事

宜與鄭三尊論南城馬政等書皆切中時宜茲以快

臨不能全登且無裨於制藝非誦讀所急也

丁喜哉近稿序

太史公周行天下各山大川非獨以壯其文而已蓋將以考正六藝究觀漢世刑置沿革之故與夫秦所以併天下劉項所以戰爭成敗之跡古之君子其學往往如昆子常以身驗之二十餘年間北渡淮東之濟汶求九河故道考之禹跡大半非故其後復從襄都宛葉過鄭魏以入燕趙之故掘觀唐宋以來舊史所載用兵故地或合或否至各長老所指次靖難師南渡與中山王北定中原諸處又往往有得於傳記之外者至於風土習俗變遷不常究於泥古之非然後知太史公周行天下

卷三

非獨以壯其文而已也丁喜哉爲吾師天行先生之次子先生以節義文章著當世歿而諸子無以爲家喜哉南踰江至錢塘上會稽山江都出鄞陽徜徉於敬亭秦淮之間者幾二年所前後踵所得詩文半其遊而舉業之文爲多嗟乎喜哉生不出國門一旦遊最所至半江南所見土風地形吏治民隱所接見窮約隱人深思好學之士與艱難險阻情僞之變以証向時所學所考按何如也既已見之於文而梓之以行世又喜其文之因長而益工也故樂而爲之序喜哉有兄半子早知各於世伯仲以文社相雄長今而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予

請續向戌之後以觀其盛矣

筆筆頓挫 羅應經

文全摹太史公論贊○江山之助其論已高不獨壯其文更高

其文

卷三

八

合刻梁飲光姜開先北征草序

國初用舉業取士其意蓋慮徵聘薦舉久之長僥倖之門故榜名易書示天下以至公然常多爲之望不盡出於甲榜但使士之稍能斯道不致離經怪古者皆得出爲時用則得人之途廣非如今之偏重進士科也又其時在位公正廉直接舉如法州縣之吏苟有一善未嘗不達於朝廷士之才守廉能者必進士而後見明經乙榜自願以年少服官而其時所爲舉業期於暢曉通達非有湛思渺慮許服妖言如今日主司士子而不可方物也此段古今日偏重進士豪傑有志之士生於今日逢明聖之王欲見功

升文

卷十三

九

業於當世既不能如國初之榮寬而勢便而內自政府外自撫按銅護資格明經乙榜雖吏治如黃蕭如夷齊議論如陸贄且諫敢言如汲黯魏徵亦終浮沉州縣勢不得不借進上以自見而其所爲舉業以謀進上者理道愈微學術愈分遇合愈難主司之衡裁愈臆亂不敢誰何天下赴試之士如儀秦之游說簡練揣摩引錐自刺求當而後已不幸而不遇則亦往往有蘓君之時此段古今日偏重進士儀何敢言之意其堅且苦如此自三年屈首所歷窮愁隱約姑置勿論雖當借計吏赴春明所過此風疾勁塵埃蔽日發凍如木冰與誰從走卒爭舍與中時時聞

馬渡溺臭久習安若更以爲香美往往寅而作揚腹冒露而行日午始得食薄暮倉皇投止凡案筆硯不能精良然猶展卷疾書揣摩時務冀幸經書題義一當閣中之目此亦蘓秦簡練揣摩時也然才力薄學不足以應卒者終不能爲而吾友梁飲光姜開先聯騎翻下馬疾書掀髯大笑以爲樂然予讀飲光文如讀馬史聞先文如讀班書又似湛思渺慮如不欲戰者此甲戌北征草之所爲刻也同時行者鄭超宗孫大宣許啓程所爲文等之以司刻故不並書雖然予揣一君之志區區爲舉業計哉生今日欲有爲於當世勢不得不出於此也美其首節刺心枯形以求當於主司問其志不過博進士以蓄溫飽寬其用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其規模布置衝激震撞尚不如卑卑之儀秦豈二君志哉既以是序二君而又追思予四科北試乙丑自齊魯入燕越丁卯由襄鄧宛葉以趨中山辛未甲戌皆走濟上循直治入通惠河所至不爲舉業獨時時下車詢唐宋金元以來攻戰遺跡及開闢難規模進取與運道變遷潛事得失而本業荒陋藐無循省今始以出位之思爲愧而以飲光開先摩厲一戰之意爲雄快及觀先輩名作未有以赴試速征行者獨歸

升文

卷十三

十

有此以餘波益也
太僕有壬戌紀行太僕宿楊村華蔡庄親途時故記嘆
宋人不能至此以幸生一統全盛之世為樂而今歲甲
戌之試荆襄川陝之士有向隅而不及試有中道而剝
於寇者然則為北征草者固將式歌且舞以生逢國家
全盛遠邁唐宋為喜然亦豈遂無世道之憂哉
題中題外極俯仰進退之妙

艾文

卷三片

士

皇明史採韻語序

武昌孟誼先阮國朝記載上自洪承迄於泰昌為韻
語而疏注其下既成梓矣屬片於予予讀而卒業曰善
乎太史公之言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其意
叙述古之作者如左丘明之徒以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然則孔子無論已虞夏商
周之書其人皆稷契皋陶周召太公得志於時者之所
為也豈必皆屈于放逐而後有離騷韓非因秦而後有
說難哉嘗試論之始所謂詩非能窮人蓋必窮者而後
工耶使太史公遭遇漢武與平津侯輩進退人主之前
亦安能協六經異傳勒成一家之言乎嗟夫謫先應公
車二十年而不能博一制科滿選人以青袍教授中州
五載而置之哀牢金齒黎山怒江之地拂袖歸武昌乃
克著書書成數萬言其指次先朝明聖盛德賢大夫功
業置之作者之林如史遷所云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是耶否耶嗚呼明興二百七十餘年人文輩出獨史
學不逮古人天下所藉以見先朝之什一賴有雷司空
鄭端簡二書耳然吾獨恨司空閣誌載而端簡序述過
簡傳體又多未脩有能繼史遷之業而記注當代者尙
有望於後之人若認先之書較其義類於二書孰為難

合雖然此不自誕先始也索隱述贊述之矣司馬貞以史記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其意難究因爲之釋文演註又爲述贊而終之以韻語蓋欲約文歸古約旨歸律使讀者由尺寸而得尋丈後世讀史遷之書如觀江河之水波濤洶湧變怪萬狀由是而觀索隱所爲述贊猶澄湖止水各有涯涘片簡之義已得全意則謂索隱非史記功臣不可也以索隱述贊推誕先韻語則誕先之志明矣合二百七十餘年而爲書合全書而爲古四言詩之韻體又復刑煩取要而疏其間駢騁亦既動矣今而後有緣史遷而成明史記有緣明史記而爲述贊者其必以誕先爲首功也或謂誕先胡不爲史遷觀夫遷之自序曰太伯遜歷江參見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遷之言未嘗無韻語也至於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卽以六言五言爲相梁體亦何差異嗚呼遷生西漢之初比於班書微爲古質自昔已有斯言其絕去排比聲律時固使然古今文章升降之際其可以概論乎哉

是史記指南 羅應祥

史與韻異體也看其借端生義說成一片只是終題

而曲暢旁通神韻超然

史記

卷三

十四

徐思皇易解序

思皇易解成予未得讀而思皇以序言爲讀予何能懸
爲思皇序特爲思皇言易之理而已世之爲易者多端
於經神先生所不道而世人亦附之於易予請以簡
易之說告之予嘗爲易上下論其說甚詳而大約不越
一語曰中庸之爲書易之書也善說易者莫如中庸中
庸之一章由天而及人由人而合天及其卒章言下學
立心之始而亦及於大此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說
易之爲書猶之中庸而已六十四卦一百八十四爻聖
人詩後錯綜而爲之言皆欲人之以人而合天推天道
而及人事以人事言易易之道盡矣斯說也莫約於吾
夫子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人事之
義學易之要思皇其以予言爲然乎抑荒唐其辭如京
房管輅支離謬悠其說如楊慈湖輩則前人之爲此者
多矣予其書遂編入老莊關尹與張道陵林靈素之藏
此吾之所欲請之司敗而正其罪者思皇何以教我時
思皇索予序易又索予序其所批點論衡予以中郎秘
論衡此其識終困於東漢而其文亦遂爲魏晉梁陳之
僞言不願效一言也

六經莫精於易說得如此平實此等文字可補先儒

未倫之旨

集文

卷三

三

賀東鄉孫侯滿考序

上四十七年東鄉邑侯養翬孫公當是秋爲考績之期而諸生某某等函書入都門而請一言于郡人也先後所親東鄉賢令若而人故以言紀君侯者無如王夫誦守令之賢者視其政之廉能事之勤惰而尤必觀其先後宦於茲土者以卜民心之向背蓋賢令之後有賢令以繼之民以安於乳哺之故去而不思賢令之後無賢令以繼之民以驟失乳哺之故去而追憶此其人之賢否可考而知也此段引右以見繁仁一理儒者之言必稱古昔古所稱愛戴歸往數百年奉以爲君者莫若夏商夏商自禹湯以迄於季世

文文

卷三

七

中夏賢聖之君六七及其亡也不過以一桀一紂而遂夷爲匹夫彼以夏商先王之澤隆溢深厚其民自高曾至於耳孫世世戴以爲君一遇其子孫之不肖若鹿駭獸竄奔逃恐後何哉蓋民久安於夏商先王之至仁而予以至虐猶之夫安於衽席之上而驟置之湯火之地民情何常之有譬於嬰兒也撫抱而嘔咻之猶未得其歡暫一失所則至於啼呼號咷不如其煩不已也然則承仁之後劫於見虐而承虐之後易於見仁承虐之後用仁則所謂饒易食消易飲事半而功倍承仁之後用虐則雖一事之苛一念之刻而其民已嘔噉起矣胡不

卽漢唐之事以觀之漢之文帝恭儉寬仁承遐之目深山窮谷田夫野老莫不哀慕景帝繼之非有大暴刻也不過用晁錯之說申約束明法度而七國相叛戢至亡天下唐之郭汾陽上平變賊猶如父母李臨淮各將也代之而軍中生變思欲擁子儀而拒光緒大漢景李臨淮豈習爲暴者哉亦以文帝汾陽之澤有難乎其爲繼者矣由是觀之今之郡邑守令不幸而所繼者爲暴人也則固易於見仁幸而所繼者仁人也則雖小有疵政其民必輕於見虐而重其前者夫後之恩蓋千十餘年

文文

卷三

六

間於東鄉令君得二人焉其始爲富順傳吾曾公曾公之爲政也簡易近民寬里胥蠲緩矢吏不擾民民不畏吏及其晉秩瓊海以五載爲吏而不能具千里之糧其後復得洪雅岷源劉公劉公之爲政也包荒忍詢平衡量釋冤獄不避疑謗以爲民請命及其入覲待命天官以五載爲吏而不能備楊楸之獻夫此二君之澤雖不能如夏商之先王然繼之者亦其爲漢景李臨淮時也而養翬孫公適繼之孫公爲政吾不知其視二君爲何若其果能使其民徐徐于無乳哺之失以重前令去後之恩歟抑使其民更覺富順洪雅以爲不可復也嗚呼使公而仁人也東之民何幸而嘔咻長養千餘年於

茲士哉此禹湯桀紂之分是在公所以自勉矣或謂公
述言尤切方窮困居滌時環堵蕭然未嘗以尺牘干有司窮視其
所不為遠視其所為公必有可觀者是不然亦嘗聞古
之言婦德者乎其始自慙以為宋伯姬也人人亦以為
宋伯姬也不幸而遇盜不能死遂誰佚以終其身夫貨
利之誘人至於結綬為令而愈甚此亦其遇盜時也君
侯其有以自處乎每惡世之為文者類皆媚郡邑以
成其私故於君侯也不以諷而以規公勉之予且日幾
幾望之

為當事言全於論古處透出愈深

卷三

十九

賀徐如山年伯七十壽叙

此口實古慷慨節俠之士其身雖不用於世必有所寄焉以見

其才其寄也蓋將有以用之非盡以為息機也吾常執

此以觀人有既用而蟬蛻於功名之表推其餘猶能與

人王爭臣妾之利者於春秋得一人焉曰范蠡有不用

而待時卒能行其志功見名立於一國得一人焉曰田

疇然吾觀其人大率堅忍深毅淡於勢利而後可以有

成天蠶自去越而辭齊相持天下之中而若於陶候時

轉物致費巨萬時以劉虞公孫瓚之故躬耕徐無山中

環而歸之者五千餘家以布衣而立殺盜評訟之條婚

嫁學校之禮此吾所謂不用於世而有所寄焉以見其

材者其後時以曹公之眾出盧龍登白狼立功塞外意

雪仇耻然後知時之寄其有以用之也若夫蠶之息機

有不待居陶而見之矣當其陽節未盈陰節未極勾踐

凡四欲用其民而蠶不可蠶之以息為用而復息視

時差異然至於辭會稽之封却亭侯之賞雖以勾踐之

伎恐曹公之虛誠不能易其志意則其堅忍沉毅淡於

勢利其歸一也予嘗推此道以律今之人而得吾年伯

徐如山先生先生之子思皇與予同舉於鄉一時同籍

兄弟連事父母與為其父母者莫不色喜雖其親戚交

游且以爲光榮寵然先生是時方泊舟潯陽渡彭湖
不一日可就思皇之養於南州而先生維舟東下不之
顧也予已心儀之以爲度量有過人者既而詢其詳則
思皇甫生而先生已爲西蜀之遊思皇已壯與其兄枉
國先後試學宮登科籍甚而先生未嘗一歸故里若小
丈夫揚揚明得意者竊計國家以爲補名位奔走天下
之士士枯形判心幾得一遇不啻如會稽之封亭侯之
賞也先生之以息爲用以用爲息雖未可知而其堅忍
沉毅淡於勢利則古之人有難之者以是觀先生之
所爲用則考其杖屨所至百憂坐忠萬荆襄吳會許者
取平分者取宰困者取食與衣先生部署其人如部吏
士然後知先生之寄焉者非盡以爲息機也於是先生
年七十矣思皇邁江漢而壽先生於荆同籍兄弟謀所
以爲祝雖然導引吐納其人常自廢於物外卽壽如倚
松非先生之志也意者以息爲用則壽先生者無如壽
國之說矣古者將圖中原必有事於荆襄其經理陝右
必以蜀爲進退之地非獨以其形勢便利也議者常欲
推擇其豪使爲嚮導或因其智勇便利使規進取或用
其財以壯軍實募屯種皆先生所優爲而數年以來西
南騷騷動阻兵據險先生客遊其地必有如范蠡田疇

志雪仇耻而陰爲之計者督撫重臣物色其豪必在先
生吾見先生之以息爲用也會稽之封亭侯之賞所以
壽先生者意在斯乎皆曰是先生之志也因授諸簡而
使思皇致辭焉

理深故附會生色

文文

卷十一 壽賀

三

纂修文昌帝君閣疏

此閣在縣南有開魏然屹立午道者為太平閣閣之東草

創而未飾者為文昌閣當岷源劉公令東鄉時德洽政

孚邦之士民醵金而建之以為祀公之所然以公方蒞

茲土也法不當有祀故始以浮屠老子之說寄焉其後

公以循良高第入為戶部主事又六年出為廣西之桂

林知府而文昌之役猶未告成友人吳士衡王孔永與

子皆公所獎拔士也謂是役不可以不竣乃糾合二三

同志百事募施而授簡於予使升其端者之天官書及

漢晉二志并魁載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一曰次

文昌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

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也及觀王氏兄聞諸書則謂

帝君十七世為士大夫至西晉末坐於越嵩張氏始跨

白驢而仙掌司文章之籍而棲其神於蜀之梓潼天斗

為帝車運乎中央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

初無待於人之神以司之况自周迄晉凡二千年豈生

民之初繼歷世數必虛其職以至於晉而後再屬之帝

君耶抑帝君文武忠孝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歟降中

生者不然則英秀奇麗之氣死而不朽上比列星若傳

說之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祀則又有異者邕邑

之士民既有德之令長而尸祝之而上及於帝君不已

誣乎雖然郊禘宗祀必有其配若后稷之於天文王之

於上帝是也公以眉州名士出仕茲土其鄉邦皆帝君

所生所治所仇所報所懷神之土疑必有夙種其間而

其功德著於吾邑者釋冤滯釐部解有會不顧身之義

蓋嘗欲改輕齋以逸山民設驛使以休郵傳雖為當事

者所沮然義勇形於色而心勞吾邑者周且至矣且所

謂文者非翰墨藻繪而已懷柔萬民德及遐邇係之以

文定之以武斯義也帝君剛則用之雲山矣明則用之

清河矣即其化蛇裂石摧壓五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

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則不能仁而仁故能勇是公

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猶有進於此大物之無遺鑑者

至於神而止矣群天下億萬之士三歲而叩其什伯之

一以貢於禮部禮部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一而為

三百人宜其為帝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必

庸且不肖然空疎庸腐與淫穢惡戾之人往往糾青紫

登仕進而高材績學修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頓而不

得沾縣官之祿即或遇矣又遲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鋒

而用之以有為於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歟抑世固

有樂醜惡正如釋氏所稱諸許無天行者之神以為是

人之與而不盡出於帝君歟抑帝君之側有竊弄其柄
 若世所給暗者雖有與控警之責夫昧日昏喪錯亂帝
 君之文衡而使是人得冒濫以進歟乃人則異其凡今
 之高材績學屢擢而後遇者則人必曰是人也常擢於
 某指於某幸而遇某先生之識鑒而始見其奇也故雖
 以英之不肖而公固嘗惜其居誰之長而收之勞新之
 餘然則人者固獲神之所不及矣是說而勢文昌之
 閣不已左乎夫物之不齊情之不一材者必售而庸者
 必黜則鬼神何所呈其巧而人將無擇其真漢茫昧之
 思而力於所學豈復有聽於神者哉不取必於人而取
 必於神然後良楮美惡可以並進然後材者歸其數於
 天而不材者亦將貪覲愚痴微幸於不可知之地誠持
 吾說而告之以帝君之靈雖智愚賢否靡求弗獲不必
 盡責其所學則傾儲而應者惟恐後也既以是募邑人
 而又西望梓潼稽首蒿呼自茲以往不敢望以陳文神是為之和分別
 賢不肖盡改包荒之度而但哀憫下士材臣使得與庸
 庸之夫並驅天路且帝君亦將以此上報我憲宗純皇
 帝褒封之典為國家收養士之福而下以慰士子之心
 也。

憤懣不平之氣壘胸中發為鴻篇有義則意有諸

謙意有平恕意有視頌意離合斷續抑揚予奪讀之
 反復不厭

古文

卷十三

三

爲僧募白衣大士像序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至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
爲衆生祈孕嗣者致願祝焉而屬予升其簡端予前後
爲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居其
半大士間修空覺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強人以不知
而備其感應靈之迹皆現於唐太宗之食鴛子
現像於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之人而未常及
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者求有子而求福德
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嘗發明其的然之理
合於吾聖賢者則吾於大士之文尙有所闕方思補其

卷三 像序

此段編說

未備而不能不動念於覺初之請也雖然僧伽靈異之
迹其能固不可思議至於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
而又予以福德智慧之子則吾嘗竊疑之以彼其道既
已棄妻子婚宦不事則宜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獨
不以其法繩人而且爲衆生遂子姓之樂况嗣續之事
起於男女此壯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爲穢濁鄙
蕩乎彼且然相其間何爲者則當察疑之以爲神談所
載傳聞所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爲大士者一切皆僞而
予一二友人則又確有明徵如極嶺熊君雲將李君兩
君皆今世偉人其言應不妄極時未舉子時奉白衣觀

音惟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遶河橋見兒
澡浴水濱有浮菱聚流而下羣兒瓦菱去其糞因大呼
曰得一菩薩矣瓦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堅重
與菱並浮又與菱待因建菴以覆之自是連舉三丈夫
子事詳極峰所自爲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克齋公之
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官丁奉持白
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傍一玄授之雲將家多婦
媵他有所寵愛其室人欲私試之秘其夢不以語雲將
既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兩君皆今世偉人不
爲綺語以惑衆而予又得之兩君所親授非若神談傳

卷三 像序

此段編說

聞之謬以大士靈異之迹合之大士所爲棄妻子婚宦
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得蓋當思之西方之所謂僧
伽卽吾中國之所謂聖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賢
哉無子而求有子有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大
賢與庸衆之所同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其
爲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蛇其心而後可且獨此也
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
有賢子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
庶有賢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
事則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爲治者皆可懸而不用

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即有子而皆皆庸暴虐奸鄙之人則天下之亂自此而起矣九傳又而越發爭聞之慘有不可勝言者復有世道成敗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為春秋戰國生民之免於塗炭者其福總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為子者幸而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被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於此矣亦安能怡然於升遐祖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厭人道之感者亦以網羅世道而已矣抑是說也不始於僧伽月令之記曰位鳥至至之日以太平祀於高禘而史記世家亦有禘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於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大儒不以為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於中國也秦漢以來三代之典既廢無復有位鳥高禘山川禘祀之禮而佛老之書遍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子既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舉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覺初持吾說以募武陵常有踴躍捐施而為之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遍詣國士則夫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介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

艾文
新編合書之古
卷三 像序
无

特其毫末予於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揚波之言然自可詞澤應經
曲暢

艾文
卷三 像序
羊

與年姪溫伯芳論大家書

兩日奔走未及報命承詢大家猶之謬云人至三百武藝皆全也今夫鄉村之富民家有菽粟有金銀而無珠寶無古玩無法書奇畫此不可以言大家必如冠蓋仕族族大人眾不惟有科第人文又有道德忠義又有方術伎學之人又有臂力拳勇之人下至作奸犯科出鬼沒神之人無所不有此所謂大家也文章大家亦復無所不有方為大家古文中惟歐公足當之歐公自史記文自韓文自柳文又有六朝辭藻文自宋齊梁陳唐時之文如稿如王如李如劉如蘇如黃如歐如曾如呂如此所以為大家諸史中惟史記可稱大家史記極簡老文極波瀾浩渺文極整齊嚴核文又有極疎節濶目文極慨諸諱嘲文又有極詞嚴義正之文此所謂大家也時文亦然時文惟守溪先生無所不有次則震川荆川歸歐直曾海蕪有極簡老文字又有極輕婉文字有古文與世又有曲折疏宕然此非可語於今日之人也年侄就所近而為之既專既力門戶完好優游恬適泛及所長以漸及所短然後無所不有然抑難矣惟神智誌之

板用虛字成其機軸成其結構一種老朴簡勁之致

郎出其中

其文

卷三書

三

答陳入中論文書

此段序係伏人來意

入中足下向在安江舟中，舜仲示我足下時藝數首，不
八子處有此文，此其之類
復讀之，頗覺落想，思人雖中間操縱未純，然度爲此不
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
株株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爲便足千古。其評品
他文皆未當，不佞心竊歎足下少年未嘗細讀，古今之
書而顛倒是非，謂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充，心漸細，漸見
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不必與之爭也。及足下
行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爲，怡心賦，乃始笑足下，謂
往如是耶。此文乃昭明選體中之至早，至腐，歐、曾大家
所視爲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文
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汗顏，而
足下乃斥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爲香美爾。故張
以下皆此意
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荆川，足下所寶持如是，不
足怪也。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辨，然不佞憐
足下之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得不
不正告足下。足下書甚冗，然其大意，乃專指斥歐、曾諸
公，以爲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
李、于、鱗、王、元、美二人爾。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
以下諸條皆此意，此其之類
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起洋後，而上又謂歐、曾、蘇、王

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爲左
氏、司馬氏，則已。若求與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
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
方言，世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於吾文，獨能存其神
氣爾。從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山、程之於山
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
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
於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於秦、漢者，無他，韓、歐
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
言里俗而沾沾然遂以爲秦、漢，則足下之舟楫實於元
美、于、鱗者爾。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
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
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
曰：舍舟之不登，而西州中一艦一舳，滿裝而泳之，曰：吾
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秦、漢，猶
之乎一艦一舳也。足下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何津
筏之有。昌黎、蘇、史遷，尙有形迹，若姑不論，足下試取歐、
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益得
其風度於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
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

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鰲舟中之一物爾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下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韓歐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常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為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為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于法而不至於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為宋之文

卷十三

文

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為體餽釘以為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闢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窘滯浮蕩之文其氣雖而不屬其意果其語誠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為有法可乎

此以清談

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情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處於六朝排對填事榮靡粉澤如是而議宋賦恐宋人

不受也宋之記誄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爾以此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陋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吳之粗鄙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爾如是而以變亂古法罪宋人宋人不受也足下又引李于麟之言曰宋人樸於脩詞理勝相掩以為宋文好易之証然予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為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其彼以句字為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構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為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嚴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書詩次之春秋又次之禮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為經之差等以是為時代之升降審如是足下悞矣足下云易脩辭最難時代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要耶醉耶夢雖自伏羲然一畫爾未有文字豈文辭皆文王周公故謂周易尚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文周彖爻辭乃在千歲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遂稍不難而次於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為經原由象數其體自與眾作異若果以難為勝則周公之書如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時

何不併作交辭體。蓋取初九初六潛龍牝馬之說入之耶。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爲文之高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証。如此則何必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也。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於孔子足下宜稍恕之。得無以條達遂爲論語病耶。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遂併孔子論語視同朱儒語錄不復論其文耶。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不及書詩耶。且孔子生自明同爲春秋人而論語條達不同。今傳何也。又不問之公羊穀梁何也。然且無論論語易經。其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家。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繁詞不入易經。獨存文周家。又辭耶。文各有所王。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爲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楊雄太位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爲最矣。無怪足下之賀賀然無所之也。然足下所尊奉崆峒鳳洲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違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後於漢。故唐文不及宋。宋後於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嗚呼。然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之詩。不如唐。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

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子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涉海是難。勞最奇。至於海則平易。坦坦得金焦障之以比功北地。濟南爲能與水爭順流。反逆之勢。嗚呼。是何謬耶。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涵濶。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食稻食餅。浮華清風。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然足下以爲此地濟南之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耶。逆流耶。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群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於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閭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爲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澹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露。倘水質將盡。獨與液凝結而不能爲也。因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謬。故卽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以聖賢禮義之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遊

嚴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屈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總得留天壤使後生尙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受足下一盼耶且足下於三君子中稍恕嚴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道嚴少時抄襲秦漢句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道嚴以其少作爲臭腐而足下追嘆之然則足下孔吳時受勝足下今日耶至於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脩前史

其文

卷三

其

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或以應制故不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錄者則誠有之要之師摹歐魯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明之長然自今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詆之何也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時駁之未晚今恐尙懸絕足下之論止此故答足下亦止此計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字業於舜仲書中言古文之詳不尙述也足下駭稱秦漢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婁子榮陳仲醇兩公雖未

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偶費往請爲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十年徐徐與不佞論文未爲晚也尙有匆匆草草奉復惟原炤不一

卧子於古文如此其問學十百倍下於卧子者又謂之何

其文

卷三

其

謝孝子傳

謝孝子名長良字子起瑞金縣人父爲永定知縣小妻郭生子起於官置生而有異食不近腥血強予食驗之至七日必復稍長能依道士法持斗毋戒人莫知其所以六歲父滿秩遷官盡取群書封識之他器物無所取九歲從父官鄂州踰年卒哀毀骨立如成人父卒後母與嫡幾訟子起旦夕泣毋前其居避之徑解訟相款十一歲暴卒三日復甦人皆以是異子起亦稍得自立十三侍母疾滯被面旦暮號如不欲生母疾已復侍嫡毋疾與婢子同臥起早暮拜而號如所以事母嫡毋

艾文

卷十三

聖

能撫沐乃歸毋所嫡爲感動量分產食之是歲試於縣以嫡毋病不郡試十五復試於縣嘗冠軍問嫡毋病復歸縣令強之不可十七毋強之始婚十八補縣學諸生籍兩試皆冠是時嫡始均產授之嫡兄稍昂毋詢則以均告年二十始與同縣榜以且楊以任楊兆隆朱恒敬謝士芳六人結赤水社益肆志於學明年原於二十人中方是時舉業文字相習爲剽剽割綴子起憂之作四書辨魔論著綱目諸史爲君子錄文多未竟而子起復再困場屋遂以其年丁卯九月四日死於清江之橫梁其死也夜半盜起舟中人皆赴水子起與俱同死者爲

士芳兆隆或曰孝子不當如是或曰孝子習度江上下灘淺石鱗立不害孝子蓋欲自全於盜也是時以任自南昌赴禮部試聞子起死歸視殯之子起有兩女無子以任爲之立後以兄之子枚廉收立爲之子

艾南英曰自舉子業興士多能以童學見者子不且論論孝子大節如是孝子十歲哭父哀毀如成人父卒能感悟嫡毋撫孝子如子如是近代公卿之子家愧孝子多矣孝子生而有異死復甦如趙襄王長復厭棄婚聘強之乃可而終不能自全於盜悲夫

紀年處是史法之妙

艾文

卷十三

聖

養心莫善於寡欲論

有所以治其心則必得其所以治心之術而後可以冒天下之道而無難心者無形之物也條而此條而彼條而理條而欲條而上下條而千百世無以治之則將潰敗四出而吾又不自知其潰敗之形於是日陷於糾纏因惑輻輳擾亂之衝則心之失其養也至矣服牛乘馬援龍飼虎莫不有養而况於心乎雖然知所以養心而不得其養心之道則猶之糾纏而已猶之因惑而己謂因孟子之言而申之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夫聖賢之說其於心也宜斷斷然而防禁之嚴而其於欲也宜峻且絕之而且曰養曰寡何也夫人情之所必然者先王未之禁也先王以爲吾將盡禁也則彼必愀然而不樂愀然而不樂則勢將至於不自勝於是未免盡扶其閑以去而吾之教終窮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苟其有合於道則雖詩人之好色也怨誹也先王未之禁也以爲但使之不淫焉不亂焉可也夫如是則人之從之也易而吾之教未始不行於其中且夫君臣之道生於榮祿而父子之恩生於情愛以及日用人倫之衆莫不生於安其身而利其用然後百爲起焉則欲也者所以起人道之錯繆而雖聖人莫不由之也

古文

卷三

四

古文

卷三

四

是故聖人之養心也猶之養嬰兒也不絕其耳目口鼻好惡之常而亦不使挾其閑以去是故養之以甘食悅色也而又爲賓主百拜盤辟之禮和樂而不流晏安而不亂與夫晝居於內而問其疾之類以防其逸也養之以宮室輿服也而又爲之采芻豢養疇璫瑀以節其邪也養之以群居聚樂也而又爲之無辭不相見無禮不相漬以制其狎也養之以琴瑟張矢鐘鼓編磬之類也而又爲之式號式呼恒舞恒歌之儀以戒其流也若是者未嘗絕其欲也以爲先王既許我以甘食悅色矣許我以宮室輿服矣許我以群居聚樂矣豈欲其絕欲乎此所以將盛欲而節之也夫如是然後先王之教行然則人知絕其欲之爲養心也而不知寡其欲之爲養心也心之有生息也猶雨露之滋草木也心之必有所麗也猶火之必麗於木也夫人不能禁其心之所生有所麗苟其有所生有所麗不麗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大則麗於日用事物詩書圖史搏拊依遊之煩顧當其博而相求困而相守順而爲喜逆而爲怒得之而爲吉爲無咎失之而爲凶爲悔吝者皆欲也夫欲者非必聲色貨利而後謂之欲也則夫絕其生禁其麗吾不知其何以爲養也今夫攻戰者非有敵以爲之對

則無以知其勝。我者非有欲以爲之。對則無以知其游移而不染。安行而自得也。然則寡之又寡。以至於可寡者。曰聖賢之無欲也。順理而得其正。非逆用而絕其塗。逆用而絕其塗。釋氏之說也。無榮祿遇合。則無君臣矣。無情愛。則無父子矣。無喜怒哀樂。則無達道無天地萬物矣。是禁其生。絕其麗也。禁其生。絕其麗。則亦以何者爲心哉。故曰。將有以治其心者。必得其所以治心之術。而後可以冒天下之道。而無難也。

旨。在闢佛。蓋見孟子所論之精。

其文

卷三

聖

讀宋史禮樂志論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於史者。果可謂之禮歟。予讀其書。不過有司之儀注而已耳。石之帝王。脩身齊家。以及於天下。殷周之興。遠自稷契。積功累仁。千有餘年。而後禮樂興。宋之爲宋。規模褊淺。蓋可知矣。郊禘之事。至不能舉。其太祖之所自出。而所謂因仍附會。緣飾先代之禮。以自文者。中夏三三大儒。不能正其非。豈當代之君儒者。固有所不盡言歟。司馬遷作史記。禮樂書於高惠文景之制。缺而不詳。或曰。十篇有錄無書。蓋褚氏所補。予謂遷特詳言之。而樂取荀卿諸儒禮論。樂記以當之。且以寓追古觀今之意。非闕也。其意曰。是安得有禮樂云爾。然後知遷之意。遠矣。若夫紹興而後。寄國於山蹊海隅之間。庶事苟且。忘親事。其於禮樂之本。何如也。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禮儀注。而正其先後議禮之言。便是非有所究。蓋史遷之意也。

自具結構。而烟波澹蕩。

讀王世貞四部稿書後

王世貞前後四部槧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嘗讀其書竊怪以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傍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極高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視世廟爲何如。王世貞雅有文名又喜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

李本

卷十三 書後

是

者既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集吠聲附會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贄之書敢爲高論陰詆孔孟士子學問稍有本源者猶知其非而世貞之書則皆以票擬深秘可逐事文致勝政久遠聞見無稽而材相英君千載知遇誅戮稍稍過當易以惑人竟未有知世貞之罪者霍光數昌邑王之過君子猶以爲疑世貞罪狀相尚獨可信乎。近日復取其書編曰史料嗚呼信史果如是哉。

發覆語故特英爽

王世貞

卷十三 書後

是

書寫孝傳後

姚仲宣以身歸於上帝請代毋算帝如其請而仲宣死
此其序也
 毋壽至今其事詳諸公傳中然仲宣病且死其兄子雲
 復請以身代第而帝弗許也事頗迂誕然其理固然無
 足怪且古有之矣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武
 王果九十三而終未終之先克商二年之後王有疾而
 周公請於三王願以身代王穆而公不死予謂此皆天
 也非人也聖人德雖與天合然豈能以其年齡與子且
 以其身代兄蓋天將開周八百之歷故以年與武使
 披殷而克亂然天下初定未遑禮樂之事使非周公典
 文
 章法度事制曲防必殷遷洛周之為周未可知也文王
 之能與子以齡周公之不得代其兄嗚呼天之有意於
 人國如是哉夫仲宣之得代天以為有子雲也故能成
 仲宣之孝若夫不與子雲以代弟使事生者以終仲宣
 之義而仲宣獨有其名高是亦天之有意於姚氏也夫
 丈夫智畧特愚無身爾得臘尺寸之柄一死也固有重
 於泰山者吾願子雲勉之自茲以往緩與食息思為有
 用之學以無負當世庶有以謝仲宣於地下嗚呼人不
 知子雲而區區誦胡語渡海求普陀以請代竊意儒者
 不言天則已若言天則天所知者必周公仲尼之教爾

豈知有幻誕無稽如釋氏者而聽其誘人以死哉
 議論大而極平實而極沉鬱頓挫之致

文

卷三傳後

五

兩吏部失盜記

兒時聞某吏部忘其名。久爲小偷入宅宅內戶扇殿其無所得獨盜雞數翼以去。吏部故居城郭。次早則縣典史至。次知縣至。次知府至。問所失幾何。願授簿追之。吏部爲以金銀銅幣諸重器爲籍。使追捕如法。數月後獲他盜於境。盜多重寶。皆知其非吏部物也。然陰迎合之。召其家使議其議爲已物。沒入之。兒時又聞有吏部某忘其名。吏部始居城郭。以擇形勝。山居所始曠莫。一日午坐。盜僞爲某官來謁。吏部方出。滿客盜即持其手紅巾露刃左右。班班如雷。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

吏文

卷三

三

都縣守巡各至問所失。吏部曰。吾家無一物。獨去破舊具一牀耳。然郡縣守巡畏其威。不敢不捕緝如法。旬月獲之。諸重器具在。盜亦自伏。爲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因類二事爲兩吏部失盜記。艾子曰。夫誌其所有。與誌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兩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於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哀哉。目其所非有。不敢居其所有。當其時爲之不足深怪。獨難其一讀斯文也。羅應經

愈風趣愈刻毒絕倫

順天府安化寺募旅樞記

崇禎七年三月十一日。姜左氏卒於京師。十七日寄柩於安化寺。二十六日。輿歸通州。海舟中。此寺左右延廣里許。僧房不數椽。餘盡土室。室各有寄樞。或三或五。樞各書其人男女省。姓。名。皆江南之。以名利來京師。卒而未能歸者。樞寄寺有歲例。每樞僧月收銀五十文。歲久不能歸。江南或子孫微絕。無親友代輸月錢。土室罷新樞。無所容。僧利月錢。因取歲久無月錢者。暴露風雨。中以新樞入。予悽然傷之。因與僧議。僧曰。每室一樞。費銀以分計者三十。可畢事。予數暴露者。得樞二十有

吏文

卷三

三

計費銀陸兩有陸銖。度行囊尙可供。又慮僧漁其費。因念予所善金剛寺野竹僧。可仕使主其出。而安化寺僧主其屋役。又慮其子孫或自江南來。購其樞。無所考。因爲立簿。使野竹與安化僧合而籍之。各執其一。凡二十有二。坎編以千字文例。每坎外爲表。內以磚置樞上。表書編號。簿書其男女省。姓。氏。籍。則合載其表。磚所誌異。日購者按籍沿坎。啟磚而驗之。百不失一。又慮予所葬有限。而將來之不能輸月錢者。未可知。復爲文以記之。後有暴露者。野竹持予文告諸同志。廣吾意而行之。可也。予所知交家於京師者。皆豪傑氣。雖異時相續舉

行之予見寺北有曠地諸公若以義舉多建土室以待
不能輸月錢者類處之三年無購而後爲之葬且以待
夫不能歸塋又不能輸月錢而尙有子孫志未定者亦
仁人君子錫類之一端也寺垣外尙有露柩數十箇安
化僧云金華館主之其許人葬否未詳也因併記於予
文以待同志者崇禎七年四月二日艾南英記。

度愴